

## 卷 上

### 铁拐修真求道

#### 点绛唇

流水行云，气清奇，将谁依附？烟云名声，留与幽人付。犬吠天空，鹤唳乘风去，  
难凭据，八仙何处，演卷从头顾。

说话八仙者，铁拐、钟离、洞宾、果老、蓝采和、何仙姑、韩湘子、曹国舅，而铁拐先生其首也。铁拐姓李，名玄，铁拐乃其后假身别名也。先生质非凡骨，学有根源。状貌魁梧，挹五行之秀气；心神宣朗，识天地之玄机。年方弱冠，不务家人生理，即慕大道金丹。以为大地皆虚，人生皆幻。世情嗜欲，悉伐性之斧斤，富贵功名，皆迷心之鸩毒，纵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亦身外之浮云。巨无而始有，有而必无，又一定之常理。人生自有乐境，何必维系俗情，羁延岁月。反观在乎自尽，何不觉察夫梦，放浪形骸。于是立志修真。遂别亲友，寻清幽之谷，依深穴之岩，垒石为门，拔茅为席，澄心净虑，服气炼形，寝食屡忘，数载不辍。又思自用私心，终非实际；管窥蠡测，终非大观。一旦思有老君者，吾宗姓之仙祖，有太上老君至道之名，流行于世。闻在华山居住；典型模范，何不倾心师事，任性修真，以毕吾愿？于是束装长往，披星戴月，宿水餐风，一路玩景适情。有诗言志：

谁把红炉大冶调？陶将皮袋出英豪。男儿识得机关巧，脱出风尘便是高。

吟罢，勇往前行。在路非止一日，看看行到华山。那山果然奇妙岩峣，有松柏交翠参天，突兀千寻，云烟掠地。霞鹜齐飞，骚客寄豪吟之兴；岩泉一碧，幽人怀长往之思。当日有诗为证：

泉瀑涓涓净，山花霭霭飞；白云回合处，应是至人栖。

吟罢，家爨晚烟，山印新月。先生自思：暮夜叩门，不敬莫大。乃留宿山下。未知来日进见老君、宛丘何如？

#### 老君道教源流

却说老君者，太上老君也。自混沌开辟，累世化身而来，有诞生之四，迨商汤、周时，分神化气，始寄胎于妙王女八十一岁，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丑时，降诞于楚之苦县赖乡曲仁里，从母左腑出，生于李树下，指树曰：“此吾姓也。”生时白首，面黄白色，额有参天纹理，日月角悬，长耳短目，鼻纯骨双柱，耳有三漏，美髭须，广额疏齿，方口，足踏地支，手把天干，

---

挹(yì)——舀，采集。

弱冠——古代的年龄称谓，20岁曰“弱冠”。

鸩(zhèn)——毒酒。

羁(j)延——拖延、延误。羁，停留。

管窥(kuī)蠡(lí)测——以竹管窥天，以瓢测量海水。蠡，瓢。比喻对事物观察了解得狭窄片面，浅

崢的意思。

岩(tiáo)峣(yáo)——形容山势高峻。

爨(luàn)——烧火煮饭。

迨(dài)——等到。

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号曰老子，又号曰老聃。周文王为西伯，召为守藏史。武王时，使为柱下史。成王时，仍为柱下史，遨游西极天竺等诸国。康王时，还归于周，后复遨游开化西域。乃以周王三十三年，驾青牛车，出函谷关。守关令尹喜知之，求得其道。

尹喜，字公文，天水人，初母当妊娠，梦天上降赤纹上身。父喜。生时，但见家中陆地自生莲花遍满。及长，眼有白精，安形，长须垂肩下胸膛，似有天神之貌。少好学，善天文。周康王时为大夫，仰观乾象，见东方有紫气相连，知有圣人当度关而西，乃求为函谷关令。预对关吏孙景曰：“若有形容殊俗，车服舆当过关所遇异常，当物色迹之。”

周王二十三年，七月十二甲子，老君果乘白舆，驾青牛，徐甲为御，欲度关。关吏入白喜。喜曰：“今我得见圣人矣！”即朝服出迎，跪伏叩头。邀之曰：“愿请留神驾。”老君谢曰：“吾贫贱老拙，居住关东，今往关西，暂往取薪，君何故见留？且告别。”喜复稽首曰：“大圣岂是取薪人？知圣人当来西游，思慕有日，愿少憩神驾。”老君曰：“间关道路，闻有古先生，善人无为，水有绵绵，是以身就道。经历关，子何故留那？”喜又曰：“今观大圣，神姿迥绝，乃天上之至尊，边吏何足挂齿？愿不见弃，少垂哀悯。”老君曰：“子何所见而知？”喜曰：“去冬十月，天圣星西行过昴：自今月朔融风三至，东方真气，伏始龙蛇而西及。此大圣人之证，故知必有圣人度关。”老君怡然笑曰：“善哉！子既知吾，吾亦已知子矣。子有神通之见，当得度世也。”喜再拜曰：“敢问大圣姓字，可得闻乎？”老君曰：“吾姓字渺渺，从劫至此，非可尽说。今姓李，字伯阳。”喜于是就官舍，设座供养，行弟子礼。老君乃为喜留关下百余日，尽传以却外修真之法。

时老君之御者徐甲，少倾于老君约曰：“愿言钱至关时，当得七百三十万钱。”甲见老君言，道远追，亟求索钱，老君谓曰：“吾往而取诸国远，当以黄金为值赏你。”甲如约。及至关，饭青牛于野。老君欲试之，乃以吉祥草化为一美女，行至牧牛之所，欲行以言戏甲。甲惑之，欲留，遂负前约。乃诣关令，讼老君，索佣钱，老君谓甲曰：“汝随我二百余年，汝久应死，吾以大玄生符与汝，所以得生至今日。汝何不念此，而乃讼吾？”言讫，符自甲口中飞出，丹篆如新。甲即成一团白骨。喜乃为甲叩头，请赦其罪，以求更生。老君复以太玄生符投之，甲即立生。喜乃以钱偿甲而礼遣之。

一日，老君谓喜曰：“吾昔告你古先生者，即吾之身，尝化乎竺乾，今将遂有还乎？无，吾于今游矣！”喜叩头请侍行。老君曰：“吾游乎天地之表，游乎冥冥之间，四维八极，上下无际。你欲随吾，焉可得乎？”喜曰：“入火赴汤，下地上天，灰身没命，愿随大仙。”老君曰：“汝难，当相合道法当成，虽然受道日浅，未能通神，安得变化随吾之身？汝当清修此道，日久自然即可成道，行化诸国矣。”于是复以道德五千言授之，期以千日之外。可寻吾于蜀，青羊之肆也。言讫，耸身空中，坐云华之上，面放五明，

---

白——告诉，指下级对上级陈述某件事。

昴——二十八宿之一。

朔——每月初一为朔。

亟(jí)——着急，赶快。

饭——喂，给……吃。

诣(yì)——到……去。

身现金光，洞然十方，冉冉丹空光烛，馆舍五色云现，良久乃没。喜目断云霄，涕位慕恋。其日江河泛涨，山川震动，有五色光射大，太微遍及四方。喜遂将老君所说理国修身之法，去奢灭欲之言，叙而编之，为三十六章，名曰《西昇经》。喜乃屏绝人事，三年之内，修炼丹汞，凡所授书，悉臻其妙。乃自著书九篇，号《关尹子》。至二十五年，往西蜀，寻青羊之肆。

老君以甲寅年升天，至乙卯岁复从太微宫分身，降生蜀国大官李氏之家。已先敕青龙化生为羊，色如青金，常在所生婴儿之侧，爱玩无数。忽一日失羊。童子寻觅得于市肆。喜至，遍同居人，无青羊肆者。忽见童子牵羊，因自解曰：“既有青羊，复在市肆，圣师所约其在此耶？”因问：“此谁家羊？牵欲何在？”童子答曰：“我家大人生一了，爱玩此羊。失去两日，儿啼不止。今已复得欲回家。”喜即嘱曰：“愿为告大人之子云，尹喜至矣！”童子如其言，人告儿。儿即振衣而起曰：“令喜前来。”喜入其家，庭宇忽然高大，涌出一莲花之座，见化数丈白金之身，光明如日，顶上回光，建七曜之冠，衣晨精之服，披九色离罗之帔，坐于莲花之上。举家见之俱惊怪：儿曰：“吾老君也。太微是宅，真一为身，太和降精，曜魄为人，主客相因，何乃怪也”。喜欣喜无量，稽首言曰：“不意今日复奉天颜。”老君曰：“吾向留子者，以子修世未久，深染恩爱，初受经诀，未克成功，是以待子于此。今子保形炼气，已造真妙，心结紫络，面有神光；金名表于玄圃，玉札系于紫房；气参太极，解形合真矣。”即命召三界众真，后天帝君，十方神王，洎诸仙众。顷刻净空而至，各执香花，稽首听命。老君敕五老上帝，四极监真，授喜玉册金文，号文始先生，位为无上真人，居二十四天王之上；统领八万仙真，飞腾虚空，参侍龙驾。其家长幼二十余口，即时拔空升天。

至敬王十七年，孔子问道于老聃。老子曰：“良贾深藏若虚，盛德容物若愚。”孔子退而叹曰：“鸟吾知其能飞，鱼吾知其能游，龙兴风云之中，吾不知其上下。老子其龙乎？”

烈王三年过秦，秦献公问以历数。遂出散关。赧王九年，复出散关，飞升崑崙。秦时降陕河之滨，号河上公，授道于安期生。汉文帝时，号广成子。文帝好老君之旨，遣使诏问之。公曰：“道尊德贵，非可遥问。”帝即命驾诣之。帝曰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卒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天下有四大，王居一也。子虽有道，亦朕民也。不能屈，何乃高乎？朕能使人贫贱富贵，子知之乎？”公乃附掌冉冉在虚空中，如云之驾，去地百余尺而止于玄虚。良久，俯而答曰：“今上不在天，中不类人，下不居地，何民之有？陛下焉能令富贵贫贱乎？”帝乃悟，知是神人。下辇稽首谢礼。授帝《道德经》。

成帝时，降曲阳泉，授于吉《天下真录》。章帝时，授于吉一百八十八戒。安帝时降，授刘敞“罪福新科”。顺帝时降，授天师《三洞经录》。桓帝时，降天台，授万年先《上清大宝》八洞诸经。明帝时，降嵩山，授天师冠注之《新科》等经。唐高祖时，降羊角山，语言善行，唐公授命符。玄宗天宝初，降丹凤门，帝亲享之兴庆宫，上又降语田同秀，以函谷所藏金甲相传。又降语王元真妙真符。宋政和二年，降华阳洞天，授梁先生《加句天童护命经》。盖无世不出，先尘劫而待化，后无极而常存；隐显莫测，变化无

---

洎(jì)——及，到。

过——过失。引申为责备。

去——离，指距离。

穷，普度天人，不可具述。史云：老子西升之时，五色光贯紫微。昭王令大史占之云：“当有圣人西去，千年之外，声教返北，此西化之兆也”。自昭王甲寅至汉永平，累千年，为绩博物志云。唐高祖武德二年，普州人告善行于羊角山，见白衣父老呼善行曰：‘为我告唐天子言，为老君即其祖也’。高祖因立庙；高宗追尊元玄皇帝；明皇为注《道德真经》。

宛邱先生者，服制命九得道。至殷汤之末世，已千余岁。以方传弟姜若春服之，至百年，视之如一十岁童子。彭祖师之，受其方三首。此老君、宛邱之出处，开引道教之源流也。

## 二仙华山传道

一日，老君与宛邱在华山论道，忽清风一阵，吹入堂中。老君谓宛邱曰：“君知此风乎？”宛邱曰：“似有异人来此。”老君曰：“吾观仙策，李铁拐将欲成道，今日之来，乃铁拐问道也。即命二童候于山下。二童甫至，忽见一人仙风道骨羽服，飘飘而来。二童趋近问曰：“君得非李先生乎？”李曰：“是也。君何以知我？”二童曰：“吾奉老君命，迎君于此。”先生暗喜曰：“老君知我，谅必于道有缘也。”乃向前行礼称谢，遂同二童登老君之堂。

但见老君在上，毫光照曜，景星庆云。肌肤绰约，似闺中之处子；精神充溢，犹襁褓之婴儿。次观宛邱，童颜鹤发，碧眼修眉，翩翩有道，意气融融，保真气象，真天上神人，非人间凡骨也，先生趋拜，二仙答礼命坐。先生再拜曰：“弟子山野鄙人，林泉末品，太池欲求上达，精微未臻。来追觅仙踪，仰祈觉悟，幸蒙不弃，得睹仙颜，诚夙世有缘，三生有幸，倘憫弟子斋宿之诚，问道之切，指迷大觉，则佩德殊深，感恩弥厚。方将拜跪，不胜永怀之至，敢望坐乎？”老子曰：“居，吾与汝：至道之精，杳杳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。无道无所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，必静必清。毋劳尔形，毋播尔精，毋呶尔性，息虑营营，乃可长生。”先生闻论，心花顿开，尘情冰释，再拜稽首曰：“夫仙之道，天地之道也。”转拜宛邱。邱曰：“汝名在仙籍，执此操修，不日可到，何必多求。”因命二童送行。先生再拜辞别。二童送至迎所，相别而归。

## 铁拐独步遇师

却说先生自华山别归，复居岩穴深林，深会老子之旨，熟思宛邱之语。运道益坚，用功益力。能出阴神，四方清逸，幽人闻风兴起，相与往来，多求为之徒者。

一日先生与其徒论道，忽见祥光绕其户牖。先生观之良久，乃曰：“此气非常，必有异人降临吾室。”乃独自出斋散步。高山绝顶，见一鹰振羽高岗，喟然叹曰：“诗云：‘绵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’”知其所止也。此鹰独

---

曜(yào)——照耀。

户——门。

牖(yù)——窗户。

立于此，诚为知止。即有清间弓矢之徒，惟嗟望耳；缙缴之巧，安能施乎？奈何世人营营逐逐，争蜗角之虚名，觅蝇头之微利，自驱陷井，至死方悔，岂不出此鹰之下乎？吾益有自傲矣。因口占一绝云：

知止不求才，金睛半倦开；振衣千仞岗，何致恋尘埃？

吟毕，正见祥云缥缈，清气江洋，见二人跨鹤而来。向前视之，乃老君、宛邱也。先生急忙迎拜。老子笑谓李曰：“观子今日之游，固然足以发吾昔日之旨矣。”乃与李同至茅斋，先生再拜请教。老子曰：“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无为。游心欲淡，浩气欲养，与物自然无私矣。”因与李约曰：“吾欲游西域诸国，欲偕汝行游。可于十日后，神驰吾侧，毋相违也。”言讫，即同宛邱驾鹤望空而去，先生目送，啧啧称善，乃归茅斋。

不觉光阴易过，十日已周。乃呼其徒杨子嘱曰：“吾将出神，赴老君之约于华山，留魄在此。倘游魂七日而不返。方可将吾魄化之。若七日未滿，当好为吾守此魄，勿使倾坏，以违吾言也。”嘱毕，静坐游神而去。

### 杨徒守尸误化

却说其徒受命守尸，加意防护，日夜不敢少休。及其六日，忽见家人驰至，促之曰：“母病十分沉重，死而复醒，专待一见，可急驰归。”杨子大哭言曰：“母病危急，师魂未返，如我去，尸谁与守。”家人曰：“人死固无复生之理，况死已六日，其中肺肝必腐，犹望其生，是守胶柱之见也！不亦愚乎？况师以我合，亲以天合，孝与友固不能两全，而亲与师又岂容并大？虽成我之恩，与生我者并重，其中并无缓急之分。纵终事之道，与受命者同，其内不无常变之别。吾以为师六日虽不终期，失信之罪，犹可逭也。倘亲一旦告终，送死不及，终天之恨，其谁道之，不如便化其尸，速归事母，庶可两全。否则非吾所能及矣？”杨子闻言，一心犹豫。但事既穷迫，不可得兼，只得听之。乃具豆积薪，置尸其上，陈列祭品共輓章，涕泣再拜祭之。輓章曰：

母病不可起，师魂犹未归；师言将待践，母命安忍违。舍鱼取熊掌，二者难兼之，

涕泣辞灵魂，华山好自依。

祭毕，燃火取豆抛撒其中。火烈薪多，尸骨须臾化尽。乃望空大哭一场而归，其母已死。

### 铁拐托魂饿葶

却说先生神出华山，随老君西游竺乾诸国，厉蓬萊、方丈，遍游三十六洞天。邀游数日之间，多得老君之道，乃欲辞归，老君笑而不答，为之偈

---

缙（zèng）缴（zhu）——把丝绳绑在箭上，射鸟用。

自傲（jǐng）——自己觉悟而下犯过错。

周——满。

胶柱之见——胶住琴瑟上之格，不能调节音调。比喻拘泥不知变通。

逭（huàn）——逃避。这里指避免、逃脱。

须臾（yú）——片刻，极短的时间。

风葶（pī）——饿死的人，葶，同殍。

偈（jì）——佛经中的唱词。

而遣之归。偈曰：

辟谷不辟麦，车轻路亦熟；欲得旧形骸，正逢新面目。

先生辞归之期，正当七日，却来茅斋寻魄，毛发无存。徒亦不见。转身见积薪之处。暖气腾腾，幽烟寂寂，始知身尸被化，深怨弟子背盟。游魂到处无依，日夜凭空号叫。遥值饿莩之尸，倒于山侧，猛想老君临别之偈曰：“欲得旧形骸，正逢新面目。”然此饿莩之尸，即吾面目也。数固如此，何必尤人？魂正无依，何暇择体？于是乃附饿莩之尸而起。饿莩者，蓬其首，垢其面，坦其腹，跛其足，倚紫色拐杖而行。世传先生之形跛恶者，盖其附饿莩之体，非其本原旧质也。先生既托尸而起，又能辟谷变化；将手中竹杖以水噉之，成铁。人间多不知其姓名，惟以铁拐先生呼之。

### 仙丹起死回生

却说先生知其徒之母已死，乃自思曰：“彼守我之尸而不终者，迫于母也。彼之母死而不克送者，累于我也。我不为之起死回生，彼将终身抱恨矣！”于是，手提铁拐，肩背葫芦，迳至杨家。只见杨子哀号哽咽，顿足捶胸，抚棺长恨，欲拔剑自刎。铁拐进前故问曰：“死生有命，不可强求。人子事亲，生尽孝，死尽忠，棺槨衣衾，卜之宅兆，哀戚送之足矣，何必以死继之？”杨子言曰：“我因吾师神出华山，令吾守魄，约以游魂七日不返，方可化之。及守至六日，适吾母以疾闻，势不能待，竟化师魄而归。及归，而吾母已死。是内不能尽孝于母，外不能尽信于师，母必以我慢命为不孝，师必以我之失信为不忠。不孝不忠，众人耻于当时，君子羞于后事。天地罪人，世间废物，速死犹晚，何敢生焉？”言讫复欲自刎。先生持之曰：“忠孝在于立心，君心如此，则忠，所谓不忠不孝者，实大忠大孝也。吾因出游，得异人传授起死灵丹，必待善人方可援救。今子善人也，试与尔母服之，或能回生未可知也。”杨子闻言，急忙拜跪求药。先生于葫芦中取出一丸与之，以水调灌母口中。须臾，气续脸红，长叹一声而起，如素无病者。合家稽首拜谢先生，求其姓名。先生曰：“吾即汝师也。因汝化我尸，我附他形而起。又知汝母已死，恐必相怨于吾，故来相救耳。今闻汝言，吾子之用心不是过也，汝母今日回生，可就终养。”复以一丸遣杨子曰：“服此可以延年，且尚有会日也。”杨子再欲求问，先生忽化清风而去。杨子望空拜谢，服其丸，事母终老，寻李铁拐旧处。二百年后，铁拐引之同升。

### 戏放青牛乱宫

却说铁拐自救其徒之母，复归老君之所。老君曰：“今番汝却了悟也。”乃设宴相款，极欢而罢。

一日，老君出游，铁拐与诸仙童戏曰：“青牛在此，与汝各跨一会，游乐何如？”仙童曰：“可。”于是铁拐向前解其绳锁，将欲跨之，那青牛见其形貌跛恶，打了一惊，脱其缰勒，如天崩地裂，逃出云霄。铁拐同仙童追赶半日不能得。乃两下各相埋怨争论。适老君归，问曰：“何故争嚷？”一

---

噉（lìn）——含在口中而喷出。

素——平素，向来。

童告曰：“铁拐与二童欲骑青牛。牛见铁拐惊恐，逃缰而去，四方寻觅不得，是以争论。”老君呼众责曰：“此牛前番飞下凡间，惹下许多灾殃，遣人力追而得，吾故锁之，今汝等间戏放逸，又不知何如作祸人间，罪过非小也！”因杖其二童，滴降铁拐下凡，将功兑过，方许复归。一面使人寻觅青年去了。

却说那牛得脱缰锁，如龙归海，似虎还山，跳跃千般，奔腾万状，竟投西域而去。忽闻喜乐喧天，笙歌聒耳，回头一顾，乃大秦国之处，见缓缓灯火，辉太极之林光；袅袅香烟，接九天之去雾。品物极永陆之陈，窈窕尽燕赵之美；翩翩舞袖。百媚春色；婉转歌声，雕梁旋绕。果王家之极乐，人世之大欢。青牛见此，顽心顿生，乃自言曰：“此处快乐如此，我不在此居住，欲何往之？”于是显春神通，竟入宫掖，先将国王摄出，置于二十里外虬松岩下，忽宫中鼎沸，王后传旨，不见国王，俄尔，王从空飞下，状貌恰肖。淫乱后宫，无能辨者。惟王后察其举动言谈，非王体态。次早传旨，宫中有怪，群臣皆至观望。牛精慨然冠服临朝，群臣亦莫之辨。惟后力言其非。群臣正无可奈何，值钦天临奏称，妖星犯主星至急。群臣始疑，然亦未敢明言现在之王为怪，因出榜寻觅真主。俄尔有樵夫报称二十里外，虬松岩下：有一人王冠王服，号叫群臣教授。群臣闻言，悉奔迎驾，牛精在宫内大怒，竟将后收冷宫。诸嫔见其威勇，任其淫辱，莫敢言其非者。

且说群臣救驾，见工立在岩上高峭处，不能得下，乃用架及岩，使大力者以绳系筐，盛王于筐中，渐放而下。群臣拜伏请罪。请问其故。王言：“昨夜二更，有牛头一人，越入官中，负朕于此。”群臣奏曰：“其人今假陛下容貌，现在宫中。王后指斥其怪，且被囚入冷宫矣。”王曰：“似此可差羽林军进宫擒出斩首。”一声旨下，羽林军士火炮震天，旌旗耀日，望后宫进发。国王、群臣督其阵后。方入宫门，忽宫中大喝一声，那妖放出一把火来，烧得羽林军士，七东八西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群臣急退，国王退入太庙。王曰：“吾观此妖，法术无边，不可以人力敌也。众卿有何高见退妖，速奏朕知。”言犹未了，一臣出班奏曰：“离此十里有一玄女神庙，其神最灵，四境之内，凡有灾殃，求之必应。况陛下为社稷之主，宫殿根本之区，怪物放恣如此，神女岂容之哉！愿陛下竭诚斋戒致祷，玄女神娘必能显迹驱除也。”

### 秦王请祷玄女

却说国王闻奏，竟如其言，沐浴斋宿，传檄亲祷于玄女庙中，檄曰：

朕膺天命，抚有大秦。万几朝夕乾乾，民瘼晨昏切切，深幸民安如堵，灾祸不生；不意变起萧墙，患生宫掖。今有牛头妖怪，潜入深宫，逞异类之雄威，把朕躬于岩穴；起

---

谪(zhé)降——降职。这里指神仙受处罚，降到人间。

虬(qiú)松——拳曲的怪松。

肖(xiào)——相似。

檄(xí)——古代用于晓谕，征召，声讨的文书。

膺(yīng)——承受、承当。

万几(jǐ)——旧指皇帝处理的纷繁的政务，同“万机”。

民瘼(mó)——人民的疾苦。

豺狼之毒性，囚朕后于冷宫。淫辱妃娥，污秽宫闱，八方怀怒，七庙含羞。曾敕羽林问罪，反过屠戮之凶。故宜司马报仇，又乏制御之策。虔心请祷，祈显神灵。倘歼妖物于宫闱，愿敕庙貌于不朽。檄文传至，神明鉴之！

国王既祷庙中，将檄文烧化，自回太庙，与群臣商议破妖之策去了。

却说玄女览过檄文，登云一看，乃知青牛作祸，因自言曰：“老君何故疏虞。致令此怪作祸。本待诛戮，但于老君面上不便。”于是一面差人将简书奉知老君，一面托梦于国王曰：“可于明日点兵攻击，我自有制妖之法。”大喝一声苏醒。国王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即起呼群臣曰：“适来梦一女子，教我点兵攻击。彼自有制妖之法，此梦果可信乎？”群臣曰：“此必玄女指示，可依其吉行之，必有应验。”

国王次早传令，点兵五十万，围定后宫。那妖正在宫中作法，闻兵四面围壅，即喷一口法水，化成火轮火箭。正待要烧秦兵，忽一女手执净水瓶，从空撒下，其火尽灭。白青牛向一望，只见玄女在上，急欲变去，被玄女将剑一指，现出真形，不能得脱。

且说老君在堂上查青牛之事，忽报玄女使至。唤入，使者呈上云笈。老君开读，略曰：

道长静居法界，青牛肆毒大秦。其久不之返也何故？

读罢叹曰：“不意此畜扰害如此！”谓使者曰：“为我拜上玄女，匆匆不及回书，即遣人收拾矣。”随命徐甲曰：“可执符带锁，速往大秦，收取此畜而回。”徐甲领命而往大秦。正值青牛与玄女相战，乃向前大喝一声，投符牛背，锁缚牵出宫门，投东而去。宫中悉平。国王回宫整饬，宫中迎出其后。敕封玄女，大其庙宇，摆其夜宴。余论不题。

### 铁拐屡试长房

却说铁拐因放走青牛，老君斥下立功赎罪，乃化身为一老翁，隐其名姓，背一葫芦，施药于汝南市中，病者求之，无不立验。因悬一壶于市头，及罢市，即跳入壶中，市人莫之见。有费长房者，官为市长，一日在楼上静坐，忽看而异焉，因往再拜奉酒。老翁曰：“子明日更来。”长房是日果往，翁乃与俱入壶中。但见正堂厅上，旨酒佳肴，盈衍其中；共饮毕而出，嘱不可与人言。后乃就长房楼上曰：“我仙人也，以过见责。今事毕当去，子能相随乎？楼下有好酒，与卿为别。”长房使人取之，不能胜举，令十人扛之，又不能举。翁笑而下楼，以一指提上。视其器如有只一升许，而二人饮之终日不尽。长房心欲求道，乃以家人不忍相离为忧。翁知其意，乃折一竹，度长短如长房，使悬之舍后。家人见之乃长房也，以为缢死。大小哀哭，遂殓殓之。长房立其旁，而众莫之见。

于是遂随翁入深山，践荆棘，于群虎之中，使之独处。长房不惧。又留长房于室，室以朽索悬万斤之石于其上，众鼠竞来啮索欲断，长房亦不移。翁遂曰：“于可教也。”复使食粪，粪中有三虫，臭味特甚，长房心恶之。

---

宫闱(k n)——内宫。闱，旧指妇女住的内容。

壅(y ng)——堵塞。

整饬(chì)——使服装整齐。

以过见责——因过失而遭受责罚。



翁曰：“子几得道，恨于此不能，奈何！”长房欲归，翁与一杖曰：“骑此任所之，顷刻至矣，至当以竹投草破中。”又为作一符曰：“以此能驱使鬼神。”长房乘杖，须臾来归，自谓去家甫经旬日，而已十余年。即以杖投葛陂，倾视则龙也，家人谓其死久，惊讶不信。长房曰：“往日所葬竹杖耳。”家人发塚，则竹杖犹存焉。自后这能医疗百病，鞭答百鬼，驱使社公。或独坐恚怒，人间其故，曰，“吾责鬼魅之犯法者也。”又尝食客，而使使至宋市鱼，须臾还，乃饮。或一日之间，人见其在千里外者数处。桓景尝学于长房。一日谓景曰：“九月九日，汝家有大灾，可作一囊，盛茱萸系之臂上，登高山饮菊花酒，祸可消。”景如其言，举家登山，至夕方还，见牛羊鸡犬皆暴死焉。一日，长房自矢其符，竟为众鬼所杀。

却说铁拐自谪降后，立功满足，复归老君之所谢罪。后来得为上仙，乃乘云琼岛，跨鹤瑶天。每降凡间，则人贫于队中。南中一家，设大功果，老仙至。有谁楼执持牌二童子，忽对语曰：“明日设功果之家，那烂脚贫子，乃铁拐者仙也。当往见之。”一童曰：“诺。”适一守更之夫得知，大异其事。次日往设功果之家观之，果有烂脚贫子，在灶边向火。更夫即拜之求度。贫子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更夫曰：“昨见谁楼二童对言，故知大仙来此。”贫子曰：“但从我来，即度你。”那贫子却从灶中走去。更夫惧火烧身，竟不敢从。后归至途中，复遇贫子在前，两追至求度。贫子曰：“汝今且归，为我钉起谁楼二童，却来桥上会我，那时我自有船来接你，汝可跳于船上，便是度汝之处，毋得恐惧也。”更夫归至谁楼上，果将二童钉起。夜来其童哀叫，痛苦万端，深怨更夫。次早更夫竟往桥上候贫子船只。自辰至午不见贫子，只有一叶小舟流至，更大不敢上。忽贫子亦至，曰：“何不上船。”更夫曰：“叶舟安能重载？”铁拐曰：“汝凡念太重，不可度矣。”乃自跳入舟中，冲风逐浪，驾人云中。有钟离、采和、仙姑等八仙侣，乃从上流指点，援引而去。

### 钟离将兵伐寇

钟离名权，燕台人。后改名觉，字寂道，号和合子，又号王阳子，又号云房先生。父为列侯，官云中。诞生真人之时，异光数丈，状若烈火，侍卫皆惊。真人顶圆额广，耳厚眉长，目深鼻赤，口方颊大，唇脸如丹，乳达臂长，如三岁儿，昼夜不声不哭不食。第七日，跃而言曰：“身逐紫府，名书王京。”及壮，仕汉为大将。边报纷纷，言吐蕃率众三十余万，号五十万，侵犯边疆，擄掠妇女，擄劫民财，势如山崩潮涌。守臣抵敌不住，望风而走。乞提大兵退虏，倘若迟缓，边疆莫保，实为紧急。报闻朝廷，京畿震动。天

---

之——去、到。

陂（p）——不平坦。

发塚（Z ng）——挖开坟墓。

恚（huì）——怨恨。

食（sì）客——请客人吃。

使使——派人。

市——买。

擄（biào）——指不正当的亲近。

子乃宣群臣议事，敕令大将钟离权，统兵五十余万，号八十万，即日起行。朝内群臣送至郊外饯别，并作诗以壮之。诗云：

大将出皇都，腰悬金仆姑；笑谈空丑虏，声誉勒丹青。

钟离自别朝臣，点齐车仗粮草兵甲，一一齐备，乃传令三军曰：“自古中华居内，以制夷狄；夷狄居外，以事中华。未闻夷狄逞强，侵侮中国者也。大汉开基以来，四海永清。蛮夷效顺，今者吐蕃小丑，侵犯边疆，九庙震惊，社稷摇动，正臣子竭忠之日，军士用力之秋。明天子以大将嘱我，统尔三军，尔三军之士，宜各有勇知，方不负上意。今与尔约，遇敌则鼓勇前进，毋得退缩逡巡。在路则恪守节制，毋得侵掠禾稼，掠取民财，淫乱妇女；凡在此类，有一犯者，斩首示众。其奋勇克敌者，奏功之日，重赏重用，决不虚示。自钩之后，各宜遵守，毋取罪焉。”令毕，三军肃然。乃遣先锋前行，兵分三队，自将中军，督前后二队，一齐进发。果是旌旗蔽日，金鼓喧天，堂堂大国，威风凛凛，气象当时。有诗为证：

将军西伐阵云高，气壮虹霓耀锦袍；风动角弓鸣塞外，功成丹诏出重霄。

### 钟离不聿交兵

三军倍道而行，早到奇水之上，与吐蕃之兵相对下营。次早，两军各列成阵，只见一声炮响，金鼓齐鸣。汉军阵上，旌旗开处，拥出一员大将，眉如双剑，面若涂朱，红袍金甲，横枪立马阵前。蕃兵阵上拥出一员大将，金盔银甲，执定大刀，立马阵前。二将果是英雄，有诗为证：

二将交兵日，英雄不可伦；气奔天地裂，威震鬼神惊。

金鼓撼山岳，旌旗乱白云；安危凭一击，千古说难分。

汉将钟离大声喝蕃将曰：“中国抚柔四夷，犹之赤子，不廷者置之度外，奉贡者厚往薄来。四海倾心，遐迩仰德。何尔吐蕃，不思倾心归顺，以沾皇仁。顾乃屡怀反侧，扰我边疆，岂谓大国少问罪之师乎？如速归降纳贡，下失封职，倘其执迷不悟，齑粉目前！”蕃将粘不聿答曰：“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，高才捷足者，皆可得之。汝汉可得之他人，我亦可得之于汉，乘除有数，无足怪者，且天地生人，犹如一体，固无内外之分，亦无华夷之别。我昔纳贡，自不兴师，今已兴师，必无降理。请决雌雄，以分胜败。”钟离闻言大怒，提枪直取粘不聿。不聿举刀来迎。两马交攻，约斗八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不聿思胜不得钟离，卖个破绽，回马便走。钟离策马赶去，心中亦自提防。不聿挽弓搭箭，扭身一箭射来。钟离急躲，箭从耳边过去。钟离回马便走，不聿赶来，却暗取飞刀望后一掷，不聿眼快，把刀急架，仅伤面上，一痕如线，不聿吃了一惊，回马便走。钟离不追。两下混战一场，各自鸣金，收回大寨。

### 钟高大败蕃阵

---

夷狄——外族，泛指外国。

逡（qūn）巡——有顾虑而徘徊不前。

恪（kè）——谨慎而恭敬。

遐（xiá）迩（ěr）——远近。

却说钟离回到寨中，点校军士，多有带伤，皆令行军医者医治。自思蕃将英勇，明日决战，力敌难以取胜，必须用计胜之。乃连夜急遣轻骑二万，分四面埋伏，但听连珠炮响，四面齐起，以擒蕃将。又令三军四鼓造饭，五鼓排阵，平明交锋。又令一军但看蕃兵败走，只掠其辎重，据其营寨。分付已定，各军各自去了。

却说蕃将回帐，检点军士，多有折伤。自思汉将武艺高强，不若明日与之斗排阵法，便就阵中擒之，则汉人不敢正视，郡县可破竹而下。乃传令军士，三更造饭，四鼓饱食，五鼓出兵，自骑骏马，横定大刀执绛旗一面，往来指引。布一阵于奇水之西，以待汉兵攻打。那阵布得整整齐齐，重门叠户，按天地自然之秘，藏鬼神不测之机，果是高妙。

及至黎明，汉至陈兵望见蕃将之阵，布得坚如城郭，门户周全。钟离大惊曰：“吾谓不聿一勇夫耳，不意深识兵机，善晓阵法，如之奈何？”乃急上将台观望一遍。良久曰：“原来乃八卦阵也。彼设此阵，欲我攻击，倘不得破，彼就阵中擒我耳。既如此，可将计就计。”乃呼牙将冯己上台问曰：“汝识此阵乎？”己言：“不知”。钟离指点告曰：“此八卦阵耳。其阵内按八门，人门者，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也。惟从生、开二门进者则吉，其余皆凶。汝可熟认其门，带精骑二千，从东南青旗角上杀入，绕东北黑旗而出。复从东北杀入，绕过东南，其阵自乱。我以大兵随后攻之，克敌必矣。汝可熟记细心，勿使差迟，以误大事。”冯己领命，细观熟察，下台带领精骑二千，竟从东南角青旗处奋勇杀入，绕出东北，阵且莫敢当。复从东北杀入，冲过东南，阵中把立不住，一时皆乱。冯己见阵势已乱，大叫士卒曰：“将军算计已定，大丈夫立功正在于此！”士卒大喊冲入，敌军中大乱，钟离见彼阵中旌幡散乱，麾兵大进，一声连珠炮响，四面伏兵齐起，围裹将来，杀得蕃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川。不幸弃寨逃走，汉兵追赶二千里而返，获其阵中粮饷兵甲无数，收兵奏凯回营，大劳三军不题。

### 蕃兵劫败汉军

却说钟离原是上界仙子，因掌书有过，谪下界中。至此复当破阵征战之时，正当铁拐从空而过。一见杀气腾腾，伫空一望，乃钟离与蕃将大战。铁拐曰：“钟离已当遇道超凡，何乃执迷不悟在此？且夷人固不可灭，收功自有其人。设使钟离收其全功，必自封侯加爵，彼时沉溺太深，有误大道。不着使之战败逃回，出迷路而超仙界，岂不美哉！”于是化作者翁，竟投蕃营而去。

却说蕃将大败之后，收兵计数，十万已去八九。正思报复，无计可施，乃愁愁闷闷，坐帐沉思。忽小军报道：“营前有一老翁来见。”不聿自思此翁并无故交，者翁来见，必有说也。命引入。老翁入帐，见不聿揖而不拜。不聿问曰：“翁来何事？”翁曰：“特来贺将军耳。”不聿曰：“吾败将丧兵，羞惭无地，何可贺之？”老翁曰：“将军差矣，胜负兵家之常，若即再战，未可量也。奈何一挫而遂丧其锐乎？吾以为汉兵得胜，其志必骄，今夜劫营，定获全胜。况中国将星隐隐不明，难星侵之至急，今夜彼营必有大灾，其兵必乱。此时将军四面突入，彼皆以为从天而下也。岂有不胜之理哉！”言讫，即辞而去。不聿闻言大喜，便下令一更造饭，二更劫营。有未将必忽进曰：“汉将多谋，老翁之言恐有诈也。何深信之？”不聿曰：“汝言虽是，

但老翁之言深合兵法，且吾亦已怀此意矣。汝但鼓勇听令，再勿深疑。”随即点精兵四万，分为四队饱食而进。每路兵分作两队，以防前后教授。一更之后，人御枚，马摘铃，悄悄往汉营四面埋伏而去。但看火箭四面皆起，其营中之失与否皆勿论也。

却说钟离得胜回营，大劳三军，论功行赏，将近三更方罢，牙将冯己进曰：“敌人虽败，士卒尚多，今夜可防劫寨之患。”钟离曰：“汝言正合兵法，吾自备之，汝在外更宜谨慎。”冯己领诺而出。时至三更，忽后营火起，乃铁拐所为也。值天风骤发，火逞风威，风加火势，连烧大营。”军士急救不能得灭。正值惊慌，蕃兵望见火起，放起火箭，四面伏兵，一齐鼓噪突入。汉兵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望风奔走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钟离提枪直出，正遇不聿，战十合余见军士乱逃，又不知敌兵多少，只得落荒而走。行不数十步，又被蕃兵拦住。后面不聿又到。正在危急，却得冯己挺身杀人救出，未及脱身，坐下马却被箭射死。冯己夺蕃兵一马与骑，走上山坡，回头一望，只见营寨皆焚，黑夜如同白昼。全军尽散，左右止得千人。大叫一声，坠于马下。冯己急忙扶起，背后追兵又至，己曰：“将军急行，吾自断后。”钟离乃放马望山谷而去，蕃兵亦不追赶。余话不题。

### 钟离败逃山谷

却说钟离单骑奔逃，望见火光渐远，喊声不起，方自放心。自思：为国大将，统领三军，方欲扫荡丑虏，澄清海宇，功业著于当时，声名垂于后世，以为一代伟人。不意军前败阵，正张逐北之威；营内火灾，竟成败夫之名。全军皆丧，单骑无徒，上负朝廷，下误大事，不唯君上见罪，然亦有何面目以见父老乎？果是天亡我也。语云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不其然乎？”在路自伤自叹，行至平明，不知去路，又无人家可问。只得纵马前行。看看日中，人饥马饿，细观前路，尽是山，溪小径，并无大道，只得勉强又行数十里。不觉红日西沉，月轮东上，走入深林之中，隐隐幽幽，草木丛杂，寂寞无边，忧愁愈甚。仰天叹曰：“此绝地也！”

正立马踌躇，进退不定，忽山阿中转出一个胡僧，其人碧眼丰颜，蓬头露顶，身披草结之衣，手执竹篱之杖，大步前来。有忻忻自得之深趣，怀落落不羁之气象。钟离见其不凡，下马拱手同曰：“鄙人为大汉将军，因征北蕃失利，迷道至此，伏望祖师指引宿处，俾寻归路，田结非浅！”胡僧点头不言，但为之前行。引至数里外，见一村庄曰：“此东华先生成道处，将军可以敬息矣。”言讫揖别而会。钟离见其处清幽寂静，迥别尘凡。异草奇花，桂馥兰芬，娇黄嫩绿，色夺绮罗。一派流泉，两行松柏，细细行来，恍惚三径通开，未审人间天上。乃从容系马庄前，未敢高声惊动。

### 东华传道钟离

---

御枚——古代军队秘密行动时，让兵士啣着像筷子一样的东西，以免说话被敌发觉。

忻忻(xīn xīn)——同“欣欣。”

俾(bì)——使达到某种效果。

脚结——日环结草，报恩之意。

迥(jiǒng)——相差很远。

却说钟离独立良久，忽闻庄内有人，吟诗一首。诗曰。

自乐平生道，烟萝古洞间；  
野情多放旷，身伴白云间。  
有路不通世，无心孰可扳；  
康床孤夜坐，圆月上前山。

听毕曰：“此碧眼胡僧饶舌也。”忽一老人披白袍裘，扶青藜杖，肩门拱袖前曰：“来者汉大将军钟离权耶？”钟离闻言大惊，知其人为异人，向前揖而答曰：“是也。”老人曰：“何不寄宿山僧之所？”钟离曰：“不才受命征蕃，因兵失利，卑骑奔逃，遍寻客舍僧房，则尽草茅荆棘。沿路寻问，饥怪不堪。幸遇一僧引至庄所，得睹尊颜。乞望容留，自当报答。”老翁延入庄中，饮以麻姑之酒，食以胡麻之饭，因谓之曰：“功名富贵，总是浮云，战斗攻围者，为凶器也。君曾见万古以来，江山有何常主，富贵有何定数？转眼异形犹之黄粱一梦耳。若贫道行年差长，看破世情，闲居自在，远脱樊笼，虽不能入道超凡，庶几不为尘世所羁矣。将军何必苦恋功名，劳心俗虑？”钟离想其言谈情致，意味深长，顿释虎豹之雄心，转为鸾鹤之观念，因请问其养生之诀。翁曰：“养生无他，但虚其心，实其腹足矣。”钟离曰：“何谓虚其心，实其腹？”翁曰：“心为一身之主，念其本末，洞洞空空，原无一物；自人累于物欲，而虚者始实，必却其欲，反其原，则虚者虚，而神在万物之表矣。腹者精之开，究其始生，保合完固，毫无渗漏。自人得形于色，而实者始虚，必固其精，窒其慾，则实者常实，而精在不损之天。二者完全，则老者可童，少者可寿；可以身游紫府，可以名书玉册，岂曰仅仅养生已哉。”钟离闻其言，顿大悟曰：“若非仙翁提醒迷途，几于一身终陷尘网！即以师事老人。老人以长生秘诀、金丹火诀、青龙剑法，悉授钟离。次日辞归，老人指以路途，回顾庄房，不见其处。钟离叹曰：“真异人也！”乃寻归路望家而去。

## 飞剑山 斩虎

却说钟离得老人指示回至家中。先是其家人闻其与北蕃战败，踪迹杳然，皆以其歿于军中，举家号哭挂孝。至此突归，一家欣喜无限。问其败阵根由，离备言其故。及至单骑自逃，迷失山谷，胡僧引路，仙翁传道数端。其家人曰：“当日诞生，曾有异光数丈之端。能言，又有身游紫府，名书玉册之句，周知当有异常之遇，不应死于剑戟之中也。”乃设大筵庆贺，尽欢而罢。

居数日，钟离思败阵私归，朝廷若闻，必深加罪。今得仙剑之道，时刻不离，乃欲问迹修真，适其兄钟离简者，亦仕汉为郎中，性素慕道，弃职归家。闻权之言，喜而不寐，即欲与之同行。权乃辞家别眷，披道服，执拂尘，两角带髻，二人飘然竟投华山三峰而去。道经小溪，见白鹭立山涧边浴水，权谓简曰：“鳧之头何短？鹭之颈何长？欲断彼续此，其可能乎？吾以天下之事，其不可长短者固多也。吾人诚然识破机关，至道即在眼前，天地皆吾掌握。但世人情欲难割，所以大道不达也。”议论未终，忽闻喊声大震。视

---

延人一引领，引进。

(yú)——山弯儿。

之乃众人逐虎也。那虎生得白额金睛，威猛无比。屡屡出山伤人。有一寡妇之子，年十余岁，一日同仆人园取果，为虎噬之，其母痛恨至极，竟讼于县。县令哀其情切，令猎户率居民捕之。众人长枪短械，鸣锣围至山下。其虎在山大吼一声，奔腾下岭，连伤数人。咬牙咆哮，依负南山之阳而立。但见逐虎之人，大半惊倒在地。其中有勇敢之士，亦徒攥臂观望，不敢向前。适二人至其处，众人看见钟离身体魁梧，状貌清奇，乃相谓曰：“若得此人共搏此虎，不难得也。”中有一人曰：“彼道者，以救人为本，何不迎之。”众人皆至权前求助曰：“此虎伤害多人，本县出令剿捕，其虎勇猛难当，见今又在数人，负而立。伏望道长仁慈助力，与民除害。”权闻言未及答，其兄简谓之曰：“孽畜如此作害，汝云已得青龙剑法，何不试之？”权曰：“诺。”即取剑在手，大喝一声，望 擲去。那虎大叫一声，鲜血淋漓，坠于山下。众人称异，齐至拜谢。请问其姓名，钟离笑而不答，但收剑归鞘。兄弟自相谈论而去。

### 点金济众成仙

二人行走了数日，不觉来到华山。见其山接连天日，吞吐云霞，果是名贤隐迹之乡，仙子传真之处。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山耸霄汉外，云里路苔峤；  
瀑布流千丈，如铺练一条。  
下有栖心窟，横安定命桥；  
巍巍镇世俗，华山名独超。

又诗云：

突兀三峰接九天，云霄深处即神仙；  
分明指汝超凡路，何事男儿到此边。

兄弟寻至三峰，结草为庐，日夕修炼，期年之内，未见成功。一日出游，见贫人填路，问其故。曰：“乃年岁不登，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之四方。权叹息久之。回至山中，言于简曰：“饥谨荐至，民不堪生，殊为可悯。”简曰：“济人利物，仁人之心。汝识金丹之道，不度斯世之民，成之何用？”权曰：“吾亦将欲试之。”乃取铜锡之类，于前，少放灵药，以火焚之，皆成至宝，广布贫民，因之而得命者，千百万家。

一日，有上仙王玄甫者，知钟离道将有得，降于价班访之。钟离见其丰神特异，言论奇妙，拜求长生之诀。王曰：“心遑遑而无动，气绵绵而徘徊，精涓涓而遗转，神混混而往来。开崑崙放七窍，敛元气于九垓。凿破玉关，神光方显，寂然圆郭，一任往来。”言毕而去。

一日，又遇华阳真人，传以太极刀法，火符内丹。于是洞晓玄机之道，深明往来之理。一日，别其兄，独游云山，至鲁居郟城之崆峒，于紫金四浩峰居之。忽石壁猛响一声，开若门户。钟离直入其中，见一玉匣，启而视之，乃神仙秘诀也。钟离怀之而出。未几，其石复合，居数日乃复归三峰，玩

---

遑遑（huáng buáng）——闲暇。

涓涓（juān juān）——细水慢流的样子。

怀——作动词，把……揣在怀里。

未几——不久，不多时。

其秘诀，遵而行之。忽五色祥云满户，仙乐频奏，渐入斋中，有仙鹤呼权曰：“玉帝有命，迎汝回天，且转复旧职矣。”权谓简曰：“兄少留此，不久即复会也。”乃授简玉册，乘云仙去。简自与权别，深求秘诀之理，更加修炼之功，臻清净无为之字，金简玉册之要，遂能察往知来，通玄人妙。一日云房跨鹤到曰：“兄今至道已开，尘缘已满，不可复留此山矣。”乃与之同日升天，度纯阳而去。

### 采和持板踏歌

蓝采和者，乃赤脚大仙之降生也。身虽为人，不昧本性。放荡不羁，游玩一世。常衣破蓝衫大带，墨水腰带，阔三寸余，一脚着靴，一脚赤足。夏则衫内加絮，暴烈日中而不汗；冬则单衣而卧雪，耳口鼻气出如蒸。每于城市乞钱，手持大拍板长三尺余，醉则踏歌，老幼皆随观之。似狂非狂，歌则随口而作，皆有神仙意，人莫之测。得钱则用绳缚之而行，或散去亦不之顾；见其钱或赠贫者，或与酒家，周游天下。人有自儿童时见之者，及自发之时，复见之，其颜貌如故，衣履如旧。后遇铁拐，相与讲道。一日，于濠梁酒楼上饮酒。闻空中有笙箫之声，忽然乘白鹤而上，落下衣衫靴带，相移冉冉而去。人视其服，乃玉也。旋亦皆失去。后复每每见之。采和歌词十二首。

一歌云：

时人想云路，云路杳无踪；高山多险峻，涧涧有真龙。碧草前兼后，白云西复东；  
欲知云路近，云路在虚空。

二歌云：

我见世间人，生而还复死；昨朝犹二八，壮气胸襟上。如今七十过，困苦形憔悴；  
恰似春日花，朝开暮落矣。

三歌云：

白鹤那肯化，千里作一息；欲往蓬莱山，将此无粮食。未达毛羽落，离群心惨恻；  
却归旧来巢，妻子不相识。

四歌云：

垂柳暗如烟，飞花飘似雪；夫居离妇州，妇在思夫县，各在天一涯，何时复相见？  
寄语明月楼，莫栖双飞燕。

五歌云：

骊马珊瑚鞭，驱驰荡荡道；自怜美少年，不信有衰老。白发应会生，红颜岂长保；  
但看此邱山，个是蓬莱岛。

六歌云：

本志慕道伦，道伦常护亲，时逢桃源客，每接话神宾。谈玄明月夜，穷理日临晨；  
万机但泯迹，方识本来人。

七歌云。

铁笔大纵横，身材极魁梧；生为有胆身，死作无名鬼。自古如此多，君今争奈何？  
可来白云里，教你紫芝歌。

八歌云：

浩浩黄河水，东流长不息；悠悠不见清，人人寿有极。我俗乘白云，曷由我生翼；  
唯当少壮时，行住须努力。

### 九歌云：

我今有一襦，非罗复非绮；借问作何色？不红亦不紫。夏天将作衫，冬天将作被；冬夏递互用，长年只如是。

### 十歌云：

世事何悠悠，贪心未肯休；听尽天地名，何时得歇头？四时凋变易，八节急如流；为报大宅主，云地骑白牛。

### 十一歌云：

高高山顶上，四顾极无边；独坐无人知，孤月寒照泉。泉中且无月，月自在青天；吟此一曲歌，歌中本是仙。

### 十二歌云：

东家一老婆，富来三五年；昔日贫于我，今笑我无钱。渠笑我在后，我笑渠在前；相笑倘不止，东边复西边。

## 张果骑驴应召

张果者，混沌以来白蝙蝠也。其受天地之气，得日月之精，历岁久远，化而为人。后隐于恒州中条山，得受宛丘、铁拐诸仙论道说法，往来汾晋间，长生不老，父老云：“自为儿童时见之，已言数百余岁。”常乘一白驴，每倒骑之，日行数百里，休息之时，虽折叠之，其厚如纸，藏于箱巾中。欲骑，则以水喂之，复成为驴，倒骑于其上，奔跃而去。唐太宗、高宗征之皆不起；武后召之，乃出山，佯死于妒女庙前。时方炎热，须臾臭烂生虫，于是时人方信其死。后有人于山中复见之。

开元二十三年，明皇诏通事舍人裴晤，驰诏于恒州迎之，果对晤气绝而死。晤乃焚香宣天子求迎之意，俄而渐苏，晤不敢逼，驰还京中奏其事，明皇复命中书舍人徐喻、通事舍人卢重玄，齐敕书迎果。果见其意诚，竟到东京。命迎之于集贤院安置，备加敬礼，公卿皆往拜谒。帝问神仙之事，果不答，但息气至累日不食。

一日见帝，帝赐之酒，果辞曰：“小臣饮不过三升，有一弟子可饮一斗。”明皇闻之喜，令召之。俄顷，一小道士自殿帘飘下，年可十五六岁，姿容俊美，步趋闲雅。拜见上，言语清雅，礼数中度。明皇爱之，命坐。果曰：“弟子当侍立。”明皇愈喜，赐酒饮及一小斗。果辞曰：“不可再赐，过饮必有所失，此特致龙颜一笑耳。”明皇固赐之醉，酒从顶上涌出，冠冲落地，忽化为金榼。上及嫔妃皆惊，笑视之，失道士矣。但金榼在地，验之乃集贤院金榼也。其榼贮酒一斗矣。又能指鸟鸟落，指花花落，指锁门开，复指之如故。又能徙宫殿于他处，复能徙故处。入水不沉，入火有莲花托之而出，屡试仙术，不可穷述。常自言：“我生尧丙子岁。”其颜貌如六七十许。时有邢和璞，善知人寿夭，帝命推果年，则懵然莫知。有师夜光善见，明皇使夜

---

渠——方言，他。

起——出任。

佯（yáng）——假装。

俄——突然间，时间很短。

俄顷——很短的时间。

榼（kē）——古时盛酒的器具。



光视果，竟不见果之所在焉。

### 果老殿中辨鹿

一日，明皇谓力士曰：“吾闻饮酒而无醉者，奇士也。”时天寒，因取以饮果。三进，颓然曰：“非佳酒也。”乃缩颈，视齿皆焦，顾左右取如意一试，因出药傅之，良久，其齿复灿然如玉。明皇偶于咸阳获一大鹿，将令大官烹之，果曰：“此仙鹿也，已满千岁。昔汉武帝元符五年，有曾侍从数于上林护此鹿，乃放之。”明皇曰：“吾囿中之鹿多矣，况时代变迁，岂能常存乎？”果曰：“汉武帝放时，以铜牌志于左角上。”上命验之，果有铜牌长二寸许，但文字凋落耳。上曰：“元符是何甲子？至此年数凡几？”果曰：“是岁癸亥，始开昆明池，合算成八百五十二年矣。”帝命太史校其历，略无差忒。时有叶法善者，嘉禾人，世为道士，尝游白马山古室，遇二仙人授以正一二三之法，能伏劾鬼怪。帝尝征诣京师，欲宠以官，不拜。对适在朝，上问之曰：“张果何如？”不敢言。上固诘之，对曰：“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，臣方言其实。”上许之。法善曰：“混沌初分白蝙蝠也。”言未绝，忽七窍流血，僵仆于地。上急诣果所，免冠跣足，请赦其罪。张果曰：“此道多口，若不罚之，恐泄天地之机耳。”上复哀恳久之，果以水喷其面，法善即时复生。帝益重之，诏图形于集贤院，号通玄先生。果屡陈老病乞归恒州，帝赐绢三匹，命随从弟子二人，给以肩舆。到恒州弟子一人发回，一人相随入山。天宝初，明皇又遣使征果，果闻之，竟卒，尸解而入仙班。弟子葬之。后发棺视之，乃空棺而已，帝立栖霞观祀之，后有人题其图一绝，诗云：

举世多少人，无如这老汉；不是倒骑驴，万事回头看。

### 仙姑得梦成仙

何仙姑者，广州增城县何素女也。生而顶上有六毫。唐武后时，住云母溪，年十四五岁时，梦一神人云：“食云母粉，当轻身不死。”黎明醒觉，乃自思曰：“神人之言，岂欺我也。”于是日食云母粉，方知果是轻身。其母因其时当已及笄，欲议择婿。姑坚执立誓不嫁，母竟不能强。一日，于溪上遇铁拐、采和，授以仙诀，常往来山谷，其行如飞，每日朝去暮回，持山果归。遣其母。母问其故，但云去名山仙境，与女仙论道耳。后渐长成，论说异常。武后闻其特异非常，遣使召之到阙，至于中途，忽然失去，使臣四下寻觅，竟不能得。景龙中，铁拐引之，白日升仙而去。天宝九年，见于麻姑坛，立五色云中，大历中，人见其于广州小石楼，刺史高皇目击之，乃

---

饮(yìn)——给喝。

囿(yù)——养动物的园子。

劾(hé)——揭发罪状。

固诘(jié)——反复盘问。

肩舆——轿子。

及笄(j)——旧时称女子年达15岁。

强(qiáng)——勉强。

上其事于朝。

### 洞宾店遇云房

洞宾姓吕名岩，字洞宾，号纯阳子，乃东华真人之后身也。原因东华度化钟离之时，误有寻你作师之语。故其后降凡，钟离果为其师，而度之。一云其为华阳真人后身，以其喜顶华阳中也。洞宾，唐蒲州永乐县人。祖渭，礼部侍郎，父谊，海州刺史。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时生。初母就好时，异香满室，天乐并奏，一白鹤自天而下，飞入怀中不见。真人生而金形玉质，道骨仙风，鹤顶猿背，虎体龙腮；凤眼朝天，双眉入鬓；颈修颧露，身材雄伟：鼻梁耸直，面色白黄。左眉有一点黑子，足下纹如龟。少聪明，日记万言，矢口成文。身長八尺二寸，顶华阳巾，衣黄襤衫，系八皂绦，状类处子，年二十不娶。始在襁褓，异人马祖相之曰：“此儿生相非凡，自是风尘外物，他时遇庐则居，见钟离采和，年心记取。”后游庐山，遇大龙真人。传授遁剑祛魔。会昌中，两举进士不第，时年六十四岁。还长安，酒肆见一羽士，青巾白袍，偶书三绝于壁：

其一曰：坐卧常携酒一壶，不教双眼识皇都；乾坤许久无名姓，疏散人间一丈夫。

其二曰：传道真仙不易逢，几时归去愿相从；自言住处连东海，别是蓬莱第一峰。

其三曰：莫厌追欢笑话频，寻思离乱可伤神；闲来屈指从头数，得到清平有几人。

洞宾讶其状貌奇古，诗意飘逸，因揖问姓氏，且延羽士坐下。士曰：“可吟一绝，余欲观子之志。”洞宾援笔书之。其诗曰：

生在儒家遇太平，悬纓垂带布衣衿；谁能世上争名利，欲事天宫上帝神。

羽士见诗曰：“吾云房先生也。居在终南鹤峰顶上，子能同我游乎？”洞宾未应。云房知其意，因与同煮黄粱，云房自为执炊。洞宾忽就店中昏睡；梦以举子赴京，状元及第，始自节署擢台谏翰苑秘阁，及指挥使，无不备历；两娶富贵家女，生子婚嫁早毕，孙甥云绕，簪笏满门，如此几四十年。又独相十年，权势颇赫。偶被重罪，抄没家资，分散妻孥，流于岭表。一身子然，辛苦憔悴，立马风雪中，方兴浩叹，忽然梦觉，炊尚未熟。云房笑吟曰：

黄粱犹未熟，一梦到华胥。

洞宾谓曰：“先生知我梦乎？”云房曰：“子这来之梦，千形万状，荣悴多端，五十年间一瞬耳。得不足喜，丧何足悲。世有大乐，而后知人世一大忧也。”洞宾感其言，遂向云房求度世之术也。云房试之曰：“子骨肉未完，须待数世可也。”云房别去，洞宾暗想云房之言，遂弃儒归隐；云房自是设十难以试之。

### 云房十试洞宾

第一试：洞宾一日自外归，忽见家人皆病死。洞宾委之大数，心无懊恨，但厚备葬具而已，须臾死者皆复生，而洞宾亦不之怪。

第二试：洞宾一日卖货于市，议定其值，市者反悔，止酬其值之半，洞宾无所争论。

第三试：洞宾元日出门，遇丐者到门求施，洞宾与以物，而丐者索取不

厌，且加淬焉。洞宾惟再三笑谢。

第四试：洞宾牧羊山中，遇一饿虎奔逐群羊：洞宾牧羊下山，独以身当之，虎乃释去。

第五试：洞宾居山中道舍读书，忽一女子年可十七八。容貌笔色，美可媚人，自言归宁母家，今以日暮无处安身，借此少息；既而调弄百端，夜逼同寝，洞宾竟不为动。如是者三日始去。

第六试：洞宾一日外出，及归，则家资为盗劫尽，殆无以供朝夕，洞宾略无愠色；乃躬耕自给，忽锄下见金数十锭，洞宾以土掩之，一无所取。

第七试：一日洞宾遇卖铜器者，买之而归，见其器皆金也，即去寻卖主而还之。

第八试：有疯狂道士陌上市药，自言服者立死，再世可以得道。旬日无人敢买，惟洞宾买之。道士曰：“子速备后事也。”洞宾服之，全然无恙。

第九试：春水泛滥，洞宾与众共涉，方至中流，风涛波涌，众皆危惧，而洞宾端坐不动。

第十试：洞宾独坐一室，忽见奇形怪状鬼魅无数，有欲斩洞宾者，有欲杀洞宾者，洞宾但危坐，毫无所惧。复有夜叉数十，解一死囚，血肉淋漓，号位言曰：“汝宿世杀我，今当偿我命。”洞宾曰：“杀人偿命理也。”遂起索刀欲自刎偿之，忽闻空中大吼一声，鬼神皆不复见，一人鼓掌大笑而下，视之乃云房也。曰：“吾十试子，子坚心无所动，得道必矣。但功行尚未完足，今授子黄白之术，济世利物，使三千功满，八百行圆，方来渡子。”洞宾曰：“铁作黄金有变异乎？”曰：“三千年后始还本质耳。”洞宾戚然曰：“误三千年后，人不愿为也。”云房笑曰：“子惟心如此，三千八百悉在是矣。”乃引洞宾至鹤岭论道而去。

### 钟吕鹤岭传道

却说洞宾在岭问曰：“仙可为乎？”钟离曰：“修之则为仙，不修则为鬼，顾仙有五等，功有三成，在人修持何如耳。”吕曰：“何为三成五等？”曰：“凡行法有三成者，小成、中成、大成之不同也。仙有五等者，鬼仙、人仙、地仙、神仙、天仙也。”吕曰：“何谓鬼仙。”钟曰：“鬼仙者，五行之下，阴中超脱，补象不明，鬼间无性，三山无名，虽不入轮回，亦难如蓬岛。终无所归，止于投胎就舍而已。”吕曰：“鬼仙有何术何功而至？”钟曰：“修持之人，始也不悟大道：而但求速成，形如槁木，色若死灰，神识内守，一志不散，定中以出阴神，乃清灵之鬼，非纯阳之仙。以其一志阴灵不散，故曰鬼仙。”吕曰：“何谓人仙？”钟曰：“修真之士，不悟上乘大道，道中得一法，法中得一术，信心苦志，终世不改，神气日清，形骸日固，人间之疫不能为害，乃曰人仙。”吕曰：“何谓地仙？”钟曰：“始也，法大地升降之理，取日月生成之数、身中用年月，日中用时刻，先识龙虎，次配坎离，辨水源清浊，分气候早晚，察二仪，判三元，分四象，判五行，定六气，聚七宝，序八卦，行九五，炼形注世，而得长生，故曰地仙。”吕

---

淬（suì）——斥责，诘问。

愠（yùn）——怒。

戚然——忧伤的样子。

曰：“何谓神仙？”钟曰：“神仙者，以地仙厌居尘世，用功不已，而精金炼质，玉液还丹，炼形成气，而五气朝元，三阳聚顶，功满形忘。入仙自化，阴尽阳纯，身外有身，脱质升仙，超凡入圣，灭绝尘俗，以返三山，乃曰神仙。”吕曰：“何谓天仙？”钟曰：“神仙厌居三岛，而传道人间，道德有功，而入道有行，功行满足，受天书以住三十六洞天，而返八十一阳；天在八十二阳，天而返三清虚无自然之界。故曰天仙。”吕曰：“鬼仙不求，天仙亦不敢望也。地仙、人仙、神仙之法，可得闻乎？”钟曰：“凡人仙不出小成法，凡地仙不出中成法，凡神仙不出大成法，此是三成之数，其实一也。用汝求道，人固不难，以道求仙，仙不出远。”二人相语，累日不倦，钟于是悉传以上真秘诀。

有郑思远者，善律历，晚师葛孝先受诸经，并丹法，居乌迹山中。山有虎生二子，虎母为人杀，虎父惊逸，虎子号，郑恩远持归养之。后虎父来至思远家，跪谢之，即依思远下去，后恩远每出行，即骑虎父，虎子负其医书。有友人许亿患牙痛，因请思远来医，欲远以虎须数条置牙间，则思远为授之，虎伏不动。后仙去为丹阳真人，是时同太上施真人由东南远虚而至，相揖而坐。施真人曰：“侍者何人？”云房曰：“海州吕谊之子。”因命洞宾拜二仙。思远曰：“形清神在，目秀精全，真心学道也。”去后，云房谓曰：“吾朝元有期，当奏汝功行于仙籍。汝亦不久居于此，后十年洞庭湖相见。吾门金简玉符，及金丹数粒，传授于汝。”少间，有一仙奉金简玉符，语云房曰：“上帝诏汝为九重金阙上仙，当即行。”云房谓洞宾曰：“吾赴帝诏，汝好在人间修真功德，他时亦当如我。”洞宾再拜曰：“吕之志异于先生，必须度尽天下众生，方愿上界也。”于是云房乘云冉冉而去。

### 洞宾酒楼画鹤

洞宾既得云房之道，火龙真人又授以剑法，使游江淮。时有蛟精出没淮水，或作雷雨，沉去州县民房；或乘风鼓浪，覆往来客船；或化为人，淫乱良家女子，乱者即病多死。人甚苦之。官府百计驱逐，不能制治。是时府县正设蘸出榜，求异人降服蛟精。适洞宾至，自言于府县曰：“我能除此，汝勿多忧。”府县甚喜，即请行法。洞宾拔剑挥舞，大喝一声，望水中一掷，须臾淮水皆红，一大蛟死于水面。其剑复跃入鞘中，众皆惊异，求其姓名。曰：“吾回道人也。”府县酬以金帛，皆不受而去。自是江淮间悉定。

洞宾斩蛟之后，游至岳阳，或施果于街市，或玩游于乡村。欲得正心好善者而度之，通县无有其人。适有辛氏素业酒肆，洞宾往其家，大饮而去，竟不以钱偿之。辛氏亦不向索。明日又至，饮之而去。如此者饮之而半年，而辛氏终不与之索钱。一日复去其肆饮之，乃呼主人谓之曰：“多负酒债，未能一偿。”命取桔皮画一鹤于壁上。曰：“但有客至此饮者，呼而歌之，彼自能舞，以此报汝，数年之内，可以富汝矣。”主人留之饮，乃竟别而去。后人至饮者但呼之，其鹤果从壁上飞下，跳舞万状，止则复居壁上，人皆奇之，于是远近来观，饮者填肆，不数年果大富。一日洞宾复至。主人见其入，延归拜谢，大饮。洞宾问之曰：“来者可多否？”主人曰：“富足有余矣。”洞宾乃三弄其笛，其鹤自壁上飞至宾前，乃跨之乘空而去。主人神异其事，

于跨鹤之处，筑一楼，名黄鹤楼，以记其事。后来有诗题其上云：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留黄鹤楼；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，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### 洞宾调戏白牡丹

洞宾既辞辛氏之酒，又慕洛阳之花。一日游至洛阳，见一女子游玩而至，年方二八，轻盈秀雅，窈窕妖饶，眼含秋波，眉如新月，过处人人注意，行来个个皆思。李白有诗可以赞之。诗云：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；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
洞宾思曰：“广寒仙子，水月观音，吾曾见过，未有如此妖态动人者。倾国倾城，沉鱼落雁，宜颂矣。”不觉心动，前近问之。曰：“乃歌舞名妓白牡丹也。”吕曰：“良家女子则不可妄议，彼花柳中人，吾可得而试之。况此妇飘飘出尘，已有三分仙气，观其颜色艳丽，独钟天地之秀气，而取之大有理益。”于是自化为绝样才子，以剑作随行童子，丹点白金一锭，竟往牡丹之家，纳其物而拜之，那女子露朱唇以答礼，启皓齿以陈词，更兼洞宾少年美貌，天称其心，注意频观，妖态毕露；含情凝笑，百媚俱生。比乍遇之时，又增十倍矣。请问洞宾姓名，洞宾以回道人答之。洞宾更通赂艳，牡丹深加眷恋。俄尔酒至，对饮剧欢。酒至半酣，牡丹持酒醉劝，呈婉转之喉，歌新艳之曲。此时洞宾以为掌上之舞，般般出众，种种动人。洞宾忘却仙凡，不觉大醉。醉而就寝，牡丹媚态百端，洞宾温存万状，鱼水相投，不为过也。云雨之际，各呈风流，女欲罢而男不休，男欲止而女不愿。且洞宾本是纯阳，岂肯为此一泄；牡丹正当阴盛，终无求免之心。自夜达旦，两相采战，皆至倦而始息。自此洞宾连宿数晚，云雨多端，并不走泄。牡丹深怪，以为有此异人。吾今尽其技之所长以迎之，不怕彼不降也。是夜呈飞鸾之势，效舞凤之形，尽春意之作为，竟不能得其一泄。牡丹自觉困倦，乃谓之曰：“君异人也。吾今骨软神疲矣。”洞宾以久恋风尘，恐道友知觉，乃托言欲归。牡丹极留之，至涕泣不忍舍。洞宾乃为之约而去。

### 仙侣戏弄洞宾

且说铁拐老仙，一日下游凡界，正在江淮外海等处，偶遇何仙姑飘飘而来。铁拐招之同行。因问仙姑曰：“汝从何来？”仙姑曰：“有唐广贞，因血疾别夫修道，吾从而度之。”铁拐戏之曰：“惟汝无夫，亦欲他人无夫耶？”仙姑答曰：“人皆有妻，汝何独无妻乎？”铁拐笑曰：“独留与卿作配耳。”二人正戏语间，忽蓝采和骑张果之驴至，喝曰：“好好做甚事来？道友之中，一人宿娼妓，你二人又私相调戏，大玷仙教清规，吾将汝等奏帝去也。”铁拐曰：“汝从何来？”采和曰：“吾见蝙蝠老儿息歇，吾盗其驴，周游八极耳。”铁拐曰：“好，好，我等并无作贼，汝盗张果老之驴，赃物现在，乃欲强曰奏人耶？我等当先奏汝矣。”铁拐向前故夺其驴，三人相与大笑。铁拐徐问曰：“何人宿娼？”采和曰：“汝果不知耶？吕洞宾嫖淫白牡丹，绸缪特甚，今暂相别，日复至矣。”铁拐曰：“钟离每称其徒资质高迈，却

用如此功夫，不如同往戏之何如？仙姑曰：“可。”采和曰：“汝二人先往，吾当送驴还果老去也。”于是铁拐作丐夫，仙姑作丐妇，商议如此如此，竟往白牡丹家去。

却说白牡丹自别回道人，终夜思其所动所为，必非凡品。正在独坐沉吟，忽有贫子来乞。牡丹曰：“何故到此？”贫子曰：“医汝心病。”牡丹极有眼力，见其人言语古怪，神气非常，与他人面目不同，与以酒食，二人求益则益之，以财物求，又与之。仙姑乃谓牡丹曰：“汝曾思回道人乎？”牡丹曰：“然。”又曰：“汝知其不泄精之故乎？”答曰：“正不知其故耳。”姑曰：“彼仙人也。吾今教汝、候其再至，交感正浓之时，故以手忽指其两肋，彼一时惊觉，必泄其精，此谓迅雷不及掩耳，乃夺生之奇方也。汝得之可不死矣，切勿露其机。”牡丹欲再问，忽不见二人。牡丹曰：“彼皆仙人也，其言不可不信。”次日洞宾果践约至其家。牡丹喜甚，置酒共饮。夜来与云雨，大展其能。至洞宾恣意之时，以手指其两肋，洞宾忽然惊觉，不及提防，一泄其精。洞宾起曰：“谁教汝如此？”牡丹曰：“昨有贫子教我。”洞宾曰：“此二仙何饶舌至此。”牡丹细问其故，洞宾曰：“吾乃纯阳也。彼二贫子铁拐，何仙姑耳。”牡丹再恳求度。洞宾曰：“汝尘缘未满，须当满足。”因与牡丹一物曰：“服此可以脱凡。”乃呼童子至前，喝声复成剑，佩腰间腾空而起。后来牡丹亦仙去。

### 三至岳阳飞度

洞宾在牡丹家泄后，一别不敢复至，因自念曾有度尽世人之言，今何未能？乃复游于岳阳之间，以卖油为名，暗想有买不求添者度之。卖几一年，所遇皆过求利己者。惟一老姬持一壶市油。洞宾与之，即持去。洞宾诘之，问曰：“凡买物者皆求益，汝蚀不求何也？”姬曰：“所意惟一壶，今已满足，君之功多矣。何敢求益。”复以酒谢洞宾。洞宾欲度之，见其屋间有井。乃以米数粒投井中，谓姥曰：“卖此可以致富。”老姬留之，不答而去。姥回视井中水皆酒也。卖之一年，果大富。一日洞宾又至其家，老姬不在家中，问其子曰：“数年卖酒何如？”其子曰：“好则好矣，但苦于猪无糟耳。”洞宾叹曰：“人心贪得无厌，一致于此。”乃取其米而行。老姬归视之，井皆水矣。姥急追之。洞宾从岳阳度洞庭，同钟离度湘子而去。目诗其上云：

朝游蓬岛暮苍梧，袖里青蛇胆气粗；三至岳阳人不识，吟诗飞过洞庭湖。

后至宋政和中，宫中有人曰，会见邪姿类王妃嫔，屢为祟。上多设计较，竟莫能除。自二月至三月初九，六十日。一夜，梦见金甲丈夫，形类道士，碧莲刀，紫藕柄，手执水晶如意，谒上曰：“臣奉上帝命，来治此祟。即召一金甲丈夫法崇，捉而斩之且尽。”上问：“丈夫何人？”道士曰：“此乃陛下所封义勇真君关羽也。”上勉劳再三。因问：“张飞何在。”羽曰：“张飞为臣累，却世世劳苦一身，今已为陛下生于湘州家矣。”上问道士姓名，道士曰：“我乃吕纯阳，四月十四日生。”由是知其为洞宾也。自此宫禁安然。遂诏天下有洞宾香火处，皆加妙通真人之名。其神通妙用，不能尽述。仍有诗词歌诀皆存留于世。后岳武穆父果梦张飞托世。故以飞为名云。

## 卷 下

### 湘子造酒开花

韩湘子，字清夫，唐人韩文公之犹子也。生有仙骨，素性不羁，厌繁华浓丽，喜恬淡清幽。佳人美女，不能荡其心；旨酒甘肴，不能溺其志。惟刻意修炼之法，潜心寅白之术。文公屡勉之学。湘曰：“湘之所学与公异。”文公怒而叱之。一日，出外访道寻师，正与纯阳、云房相遇，乃弃家从之游，得传其道。后到一处，见仙桃红熟，湘子缘树而摘之，忽枝断堕地，身死而尸解。

湘子欲度文公，因其人持正，故先以术动之。适其年天旱，帝命文公出甫坛祈祷雨雪，久祷不得，将罢官。湘子化作道士；立一招牌曰：“出卖雨雪。”人报文公，文公使人请之祈祷，道人登台作法，俄尔天大雪雨。文公未信其妙，谓道士曰：“此雪我所祈乎，汝所祈乎？”道士曰：“我所祈也。”公曰：“何以凭据？”道士曰：“平地雪厚三尺三寸。”公使人度之，果然，公略信其异。一日，文公寿诞，亲友盈门称贺，设席大宴。忽湘子归，与公祝寿。公且喜且怒，湘坐席间，公问曰：“汝久游在外，不知所学何事？试作一诗，以观汝志。”湘子启口便吟，诗曰：

青山云水隔，此地是吾家；手扳云霞液，宾晨啜落霞。琴弹碧玉调，炉炼白朱砂；  
宝鼎存金虎，芝田养白鸦，一瓢藏造化，三尺斩妖邪；解造逡巡酒，能开顷刻花。有人能  
学我，同共看仙葩。

公览之曰：“子能夺造化之权那？”公即命造酒开花。湘子取樽至席前，以金盆盖之。少顷开看，果成美酒。又聚土成堆，不移时开碧花一朵，似牡丹差大，颜色更丽。花开拥出金字二行云：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”文公读之，不解其意，湘曰：“他日自验，天机不可预泄也。”众皆称异。于是饮酒极欢。饮罢，湘复辞公游去。

### 救叔蓝关扫雪

却说唐宪宗素性好佛，一日两蕃遣僧进佛骨，其色红润光焰。宪宗惑之，欲迎之人宫，诸臣莫敢言其非。文公以为异端不祥之兆，乃上表谏之。以为：“佛乃夷狄之法，自黄帝以来，禹、汤、文、武皆享寿考，百姓安乐，当是时未有佛也。迨汉明帝时，始有佛法，乱亡相继，运柞不长。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元、魏以下，事佛渐谨，年代尤促，椎梁武在位四十八年，三舍身为佛家奴，竟为侯景所迫，饿死台城。由此观之，则佛不足信明矣。如其身在，奉命来朝，陛下容纳，不过宣政一见，礼宾一设，赐衣一袋，卫而出境，不令惑众。况其身死枯朽之骨，岂宜入宫？群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举其罪，臣实矜之。悉付有司，投诸水火，以断天下之疑，绝后世之惑。佛如有灵，能作祸福，凡有灾咎，宜加臣身。”表上，宪宗大怒，议降潮州，限日起行。文公别家，遂往潮州而去。行不数日，彤云四起，寒风急飘，纷纷雪下。文公行至一处，雪深数尺，马不能进，路不可知，又无人家可问。约马退转，亦无归路。风紧雪飘，衣衫尽湿，冻馁难禁，愁苦无诉。忽一人冲寒寻路，

---

犹子—侄子。

寅白之术——古代指方士烧炼丹药点化金银的法术。

扫雪而来，视之乃湘子也。向前谓公曰：“公忆昔日花间之语乎！”公问：“此地何处？”湘子曰：“此蓝关耳。”公嗟叹久之，乃曰：“事固有数如此，吾为汝足前日之句。”诗曰：
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朝阳路八千；本为圣朝除弊政，敢将衰朽惜残年。云横秦岭

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，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障江边。

乃与湘至蓝关傅舍中宿焉，公方信湘之言不诬也。是夜公与湘论往来之事，修真其道，公深悦服。次日湘辞行，出药一瓢与公曰：“服一粒，可以御寒暑。”公恍然。湘曰：“公不久即西归，不惟无恙，且将复用于朝。”公曰：“此后复有相见之期乎。”湘曰：“前期未可知也。”乃飘然而逝，后复度文公仙去。

### 钟吕弈棋斗气

却说钟、吕自引湘子登仙之后，闲居蓬岛。取棋对弈，数局之间，忽钟谓吕曰：“汝曾记岳阳楼贪恋白牡丹之事乎？”洞宾答曰：“嗜欲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而遇美色，犹为难禁。彼时弟子尚且脱胎换骨，其如花似朵，绝世无双，顿觉留意，虽得采其英华，然不免为其迷恋。以此观之，凡人之流溺，无怪其然也。”钟又曰：“此固然也，黄鹤酒肆，汝留饮半年何也？”吕曰：“虽是饮酒，本为欲践昔日度尽世人之言，故久留人间，借此以迷人耳目，亦为炼气存神之助耳。”钟离笑曰：“饮酒恋花，二者并用，铁拐者友笑汝为仙家酒色之徒。非虚语也。”洞宾闻言自觉惭愧。但师弟之间，分有所拘，未敢深辩。忽见南北地道杀气冲入云汉。洞宾令仙童拨云视之，乃是南朝龙祖，与北著龙母鏖战，杀气冲入于此。钟曰：“吾以气数推之，尚有二年杀运未除，俾黎民无故遭此荼毒之苦，为可怜耳。”吕曰：“师父既以气数知之，还是龙母战胜，还是龙祖战胜！”钟曰：“龙母妖类，走下北蕃，但一国已出外郊。尤祖奉天应运而王，以为万民之王，本非妖类可抗，今彼实不知天数，逞强犯分，虽能扰乱一时，不久当为龙祖所灭。”吕曰：“城门失火，殃及他鱼，二龙争斗，无辜受害。仙家以救人为本，顺父何不降凡，辅龙母以不争，扶宋室于不替，庶宇宙无尘，万民安堵，岂不为美？”钟曰：“世界纷纷，自有分定，我仙家只好清净无为，优游风月，那有许多心绪，与之分解？”言毕，飘然望洞中而去。

### 洞宾私椿椿精

却说洞宾见钟离已去，自思师父今日之言，似觉太过，谓众仙以嗜酒悦色自我，是以我为无道行也。师父谓推之气数，龙祖必胜，是自逞其先见之明也。我今不若私降凡间，扶得萧后，以败宋兵，一见气数不足为凭，二见酒色不足为累，三则杜师父之口于无言，绝众仙之笑于不争乎。既而又思曰：“众仙可以出气，师弟终难拂情。近见碧罗山下有万年椿，今已成精。不若使人造之，脱身降世，先助萧后进兵，我却于暗中调度阵法。事成则乘势进发，摧陷宋师；不成则亦收伏椿精，掩众耳目。斯则我之所志既行，师弟之情无碍，一举两得，有何不可？”于是即命仙童招至椿精，谓曰：“汝历年

---

荼(tú)毒——毒害。荼，一种苦菜。



已久，今已通神，隐见变化，为福为祸，汝悉能矣。吾今有事，欲汝一行，果能赴吾之望乎？”椿精谓曰：“大仙有命，水火不辞，斧钺不避。”洞宾曰：“近日萧太后与宋君争强，吾欲使汝强萧弱宋，以显神通耳。”椿精曰：“他事祸福，某可能作之，但兵凶战危，权在天地，事关气势，恐小妖法浅术微，不能夺造化之权，彼时有误钧旨，深为不便，请辞！”洞宾曰：“汝勿过虑，吾有六甲兵书三卷，上卷仰观天文，中卷参道变化，下卷尽藏阴阳、迷魂、妖遁之事，人难测度。上二卷汝不必学，吾今教汝下卷，精求熟练，不日萧后出榜招募英雄，汝持此卷行之，以敌中国。功成之日，与汝同入仙道，决不食言。”椿精曰：“小妖素性愚蠢，兵书意味，玄远深长，一时恐不能透彻，万一为人测破，如之奈何？”洞宾曰：“汝且先去揭榜，吾亦随降助汝施为，汝好生在念，勿推托也。”椿精领命，即日拜别，大喝一声，化道金光，投北蕃幽州而去。

### 萧后吕客谈兵

却说萧大后者，北蕃君后也。每进强兵侵宋疆界。先是太宗驾游五台等寺，被其知觉，暗地陈兵，将太宗围困，赖令公杨业与子六郎杨延昭定计，力救得脱，自是累累结仇，至真宗即位，彼乘新君初立，国计未定，便长驱深入。宋帝使王全节拒之。萧后闻南兵勇盛，即出榜招贤。忽一人走至榜前，大喝一声曰：“众人不必徒观榜文，还是我揭。”众视之，见其面如搯铁，眼若金珠，身長一丈有余，两臂筋肉突起，凶勇奇异。遂同挂榜守臣叩见萧后。萧后视之大喜曰：“有此怪异之人，何愁军容不振！”因问壮士姓名。椿精答曰：“小人祖居南罗，姓椿名岩。”后问曰：“汝来投军，有何武艺？”岩曰：“兵书战阵机谋，无所不通，一十八般武艺，无所不晓。”萧后大悦，即与文武议封其官。萧天佑奏曰：“壮士初进，未见其能，但当以中职封之，待其建立奇功，再加升擢，亦未为晚。”后允奏，封岩为幽州团都统使。岩谢恩而退。

忽报宋兵将近幽州。萧后曰：“将有椿岩，威武绝伦，不惧南兵矣，欲更得一奇士以为军师，则智勇俱备，可以战必胜，攻必取。惜军中乏此一人，令吾睡不安枕。”椿岩向前奏曰：“娘娘勿忧，臣举一人，足以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”后问为谁。岩曰：“臣之业师姓吕名客。”后曰：“彼有何能？”岩曰：“天文地理，典籍诗书，六韬三略，神术妖术，无不备晓，即周之吕望，汉之子房，三国之孔明，未能出其右也。”后曰：“其人安在？”岩曰：“现在宫门外。”后命宣入，吕客立于阶下，长揖不拜。后见其人，仪容端雅，举动端详，知其人必非凡品，乃从容问曰：“卿至此者，但求富贵而来乎？非有利吾国而来乎？”客曰：“富贵非吾愿，闻娘娘与南朝争衡，特来助一臂之力，以取中原之天下耳。”后曰：“中国兵马颇多，战将颇勇，将以何计破之？”答曰：“南兵虽精勇善战，臣惟以阵法胜之。然幽州军马，不足调遣，以臣愚见，须借鲜卑、森罗、黑水、西夏、长沙五国之兵，各五万到此，然后仗臣平生所学，排下南天七十二阵。宋之君臣，必暗然莫知，将碎心裂胆，计无所出矣。”萧后闻言大悦曰：“以卿之才，真子牙重见，孔明复生，何忧宋之君臣哉！即拜吕客为辅国军师，总理内外军马，又遣使

---

见——同“现”。

臣赍书帛金宝，往鲜卑五国借兵而去。

### 洞宾大排天阵

却说五国之兵，不日皆到。吕军师乃提椿岩、韩延寿等出军，离幽州望九龙谷而进。吩咐离九龙谷一望之地，架七十二座将台，每台令五千军守之。又设立五坛，上立旗号，按青黄赤白黑之色，内开七十二路，往来通达。台既筑成，众兵排列。

吕军师令鲜卑国黑袒令公马管，率领部属列在九龙正路，作铁门金锁阵。分一万军各执长枪把为侠门，把守将台七座。又分一万军各执铁箭，按为铁栓，把守将台七座。又分一万军各执利剑，按为铁棍，把守将台七座。马令公领军去了。

吕军师令黑水国铁头太岁，率所部军，靠九龙山左排作青龙阵。分一万军手执黑旗，按为龙须，把守将台七座。又一万军分为四队，各执宝剑，按为四个龙爪，把守将台七座。铁太岁亦领军而去。

吕军师令长沙国苏何庆，以部下靠九龙谷，排作白虎阵。分军一万各执宝剑，按为虎身，把守将台七座。分军一万各执短枪，按为虎爪，把守将台七座。又分耶律休哥，屯兵一万，把守将台六座，于前按朱雀阵。耶律奚底，领兵一万，守将台六座于后按玄武阵。四国左右，作倚角之势。苏何庆、耶律休哥等各领勇兵。

吕军师令森罗国金龙太子，以所部军端守将台中座，按作玉皇大帝，坐镇通明殿。蕃夫人代作黎山老母，再统中营，分军一万，各穿青黄赤白黑服色，按为四斗星君。另军各二十八名，披头散发统中台前，人按二十八宿，仍令土金牛装为玄帝，上金秀手执黑旗，排成龟蛇，把守天门之北。

吕军师令西夏国黄琼女，以所部女兵，手执宝剑，按为太阴星。萧挞赖率所部各穿红袍，按为太阳星。仍令黄琼女赤身裸体，立于旗下，手执骷髅骨，遇战大哭，按为月孛星。耶律沙卒所部巡视四方，按东西南北，结为长蛇之势。

吕军师令萧后、单阳公主，率兵五千，各穿五色袈裟，为迷魂阵。内杂著憎五百，为迷魂长老。密取七个怀孕妇人倒埋旗下，遇交锋之际，观取敌人精神。吕军师又令耶律明选五千健僧，手执弥陀珠，装为天雷音寺诸佛。另以五百和尚屯列左右，按为阿罗偈帝，居七十二天门之首，以吞敌人威势。

吕军师阵势已定，使椿岩、韩延寿督战，每阵中观红旗为号，未知宋兵如何迎敌？

### 宗保论阵漏机

却说宋师王全节等出军迎敌，望见九龙谷边，阵势排得重重叠叠，似那城郭。全节谓军士曰：“自战争以来，阵势多曾经历，未有如此之坚固变化者。萧后军中必有能者，若造次与战，必有所败。先须申奏朝廷，使遣能将到此商议，然后进兵。”李明日：“事不宜迟。”乃即写表，并阵图遣人奏之真宗。真宗见奏大惊，急聚文武商议，即调三边杨六郎来敌。六郎来到阵前细观。不知其阵，乃请御驾亲征，并调杨老令婆来观，亦不知其阵之所出。六郎正在忧闷，其子宗保年 38 十四岁，忽至军中曰：“此阵吾能破之。”六

郎不信令婆曰：“汝试言之。”保曰：“九龙谷自东北起直至西南，皆按各把守，内有七十二座将台，中间路路相通，名为七十二座天门阵。靠右侧黑旗之下，阴暗无光，埋有妖妇在内，乃昏迷敌人之所。此处颇觉难破，其余尚有不全之处。中台玉皇殿前，缺少天灯四十九盏。青龙阵下少黄河九曲水。白虎阵少主锣二面为虎眼，少黄旗二面为虎耳。玄武阵上欠珍珠日月皂罗旗一面。吾依法破之，如风扫叶，彼上将之头可悬麾下矣。”令婆等大喜，问其何因知此，宗保曰：“昨因赶令婆遂至一处，有大圣母授我兵书，故知之耳。”六郎即奏真宗，来日出战，不意奸臣王枢密漏此消息于萧后，后即召吕客言阵有不全之故。客曰：“果有未全，当按法添起，即使轩辕复起，不能破矣。”吕军师辞出场中，令于玉皇阵上添起四十九盏明灯，青龙阵上布起九曲黄河，白虎、玄武等处各布齐备。次日宗保领兵出阵，望得天阵布得完全，无路可破，大惊，谓其父曰：“不知何人泄此玄机？令彼天阵添设完备，永无可破之机，即神仙无所措手矣。”六郎听罢，大叫一声，昏绝于地。众官具奏于帝不题。

### 铁拐大怒洞宾

却说铁拐与钟离弈棋，并争胜负，忽果老自外至，曰：“前番弈棋，师徒不睦，致令惹出大祸，今复相尚斗气耶？”铁拐曰：“有何大祸？”果老曰：“洞宾向者不服钟友之论，忍气下凡，以椿精为将，己为军师，扶助萧后，今排七十二天门阵于九龙谷，宋兵不能得破。六郎命在旦夕，宋室危如垒卵，岂不是惹出大祸？”钟离闻言默然。铁拐乃大怒曰：“天下有大数，岂得妄为！华夷有定分，何敢相挟！洞宾逆理犯分，有干天条，若不惩戒，后将效尤，是败仙家之规矩者，自此子始也，汝等不加攻击，吾当表之天庭，贬此小畜，不得托生。”言讫，推棋而起。时采和、仙姑知此，皆怀不平。惟湘子与洞宾有引度之情，力相劝解。少顷钟离言曰：“众友息怒，吾当自往收之，如其执迷抗拒，彼时众友共攻，犹未为晚。”此时铁拐怒气未消。果老曰：“如此汝当速行，不然外国大捷，宋室必受灾多矣。”钟离亦安慰铁拐等友，顷刻驾云向九尤谷而来。铁拐又使仙姑探听钟离消息，以决行止去了。

### 钟离医疾调兵

却说众官表奏六郎得疾原由，帝命出榜招医调治。忽报有老翁揭取榜丈。帝命宣进，问曰：“卿何方人氏？”老翁答曰：“臣祖居蓬莱山，姓钟名离，人称为钟道士。因杨将军为阵图得病，特来救之。”帝见道士仪表非凡，而言语清亮，知其必不凡之器，即命往视六郎。钟离奏曰：“疾病臣能治，但要得龙母头上发，龙公颌下须，二味和药方可。”帝曰：“何处可求？”钟曰：“龙须出于陛下，龙发出于萧后。”帝沉吟半晌，命孟良细往求之。道士谓良曰：“汝去彼处，得其发后，萧后苑中有白马一匹，汝可偷回。又有九眼琉璃井，可塞其当中一眼。”

孟良至蕃数日，果干三事而回，道士将须发调药，六郎一饮而愈，真宗欲拜道士官职，道士曰：“世外闲散之性，不愿得官，但此来实欲为陛下破

阵而来也。”帝曰：“卿能如此，当勒名金石，以垂不朽，”道士曰：“此阵变化多端，一件不全，难以攻打。容臣指示宗保行之。”帝允奏，即拜道士为军师。六郎命宗保拜道士为师，道士令胡延显往太行取金头马氏，率所部来营听候。又令焦赞取八姊、九妹。又令岳胜往汾州调回大将来此。又令孟良往五台山取杨五郎，分遣已定，各自去了。

数日之间，五处兵马皆至。宗保又得穆桂英为妻，商议出兵破阵。道士曰：“天阵气势甚难，必得细心大胆者，先往巡视一遍，方可攻击。”焦赞领命，假作萧后敕者巡过一遍，归言阵图奇异，有太阴阵妖气逼人，更是难打，宗保问道士曰：“大阴阵中有妖人赤身裸体，此主何意？”钟曰：“彼按月孛星，手执骷髅，遇交战哭声一动，则敌将昏迷坠马，今破阵必须先去此人。”宗保曰：“谁人可往？”钟曰：“金头马氏前去必能成功。”乃差金头马氏率兵二万从第九座天门攻入，又差八娘引马军一万，靠大阵而入，接应马氏之兵。道士登台观望。

却说金头马氏，从第九天门杀入，正遇黄琼女，赤身裸体来敌。马氏见面骂曰：“汝乃一国贵介之女，助逆远来，且居下贱之职，披露形体，羞耻不知，而且扬威耀武；纵使事成，异日有何面目，以见父母兄弟乎？”琼女闻言惭愧，即慌忙回阵，且约里应外合。次日闻宋兵至，杀出归降。

### 大破金锁青龙阵

却说当日既胜北蕃一阵，又得黄琼女归降，真宗大喜。钟道士又令穆桂英破铁门金锁阵，令柴太郡破青龙阵，宗保曰：“桂英可往，吾母怀孕在身。如何可去？”钟道士云：“统兵一万攻阵，再令人接应，谅亦无妨。”即令一万兵用火炮火箭之类，候交锋之际，炮箭齐发。又令一万兵从九龙谷正北打入，绕出青龙阵后，接应柴太郡之兵。众听计，桂英扬声大喊，分左右攻入铁门金锁阵，恰遇著将马荣，交战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桂英部下各望角道而进，铁锁阵军，被宋兵放起炮箭，死者无数。蕃阵中铁栓铁棍，二十四门精兵皆起，宋兵奋力攻打，北兵队伍不整，其阵遂乱。桂英奋勇前进，大喝一声，斩马荣于马下。宋兵乘势大杀，遂破其阵。

又说柴太郡率所部三万来到青龙阵下，吩咐孟良引劲兵一万，先夺其九曲黄河水，后从龙爪而出，却引兵打出龙头，绕出后阵，与穆桂英合兵。孟良领计先行。郡主大喊，攻进左阵。蕃将铁头太岁率本部来敌郡主。二人正在大战，忽阵后一声炮响，孟良以劲军从龙腹截出，太岁复兵来敌。孟良、太郡乘势进击彼龙须龙爪，十四门精兵齐出，郡主与孟良前后力战。将近日晡，郡主力乏，冲动其胎，在马上叫声疼痛，一时坠下儿子，昏倒阵中。铁头太岁回马来抢，正在危急，忽阵侧一彪军马如风似电来到，乃穆桂英也。力战太岁，方二合，太岁化道金光而走，却被血气冲住。桂英抛起飞刀，斩于阵中，蕃兵大乱；孟良又从后阵杀到，遂破其阵。桂英向前救起太郡，纳儿怀中，合兵一处而返。

### 钟离令破白虎阵

---

勒——刻。

晡（b）——申时，午后三时至五时。

却说北兵见宋军连破二阵，即请吕军师商议。尚余数阵甚固。钟军师又命六郎，亲破白虎阵。次日，六郎率骑军二万，杀入白虎阵中。椿岩在将台上，手执红旗，麾动蕃将。苏何庆遂开正座阵门迎敌。恰六郎勒骑相交，战上三十余合，何庆佯偷，勒马而走。宋兵乘势杀进，忽将台边铜锣响处，黄旗闪闪，及成八卦阵，丹阳公主引精兵围合将来。何庆复兵回杀，将六郎困在阵中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败兵报知宗保。宗保大惊。钟军师曰：“急令焦赞从旁道攻入，打破其锣，使虎无眼，则不能视。又令黄琼女从右门攻入，砍倒二面黄旗，使虎无耳，则不能听，其阵必乱矣。”宗保又唤桂英率劲骑一万，当中杀入，以救其父。

却说焦赞听知六郎被困，声如雷吼，率兵从南道杀入，正遇蕃将来迎。交马二合，被赞一刀砍死，杀散其众，向前打破二面铜锣。适黄女与赞合兵，抄出白虎阵后。保庆见其势摧动；慌忙来应，正遇桂英，二人交锋，不二合，何庆绕阵而走，桂英拈弓搭箭，射着何庆，坠马而死，宫主见夫有失，急来报仇，不防阵后黄琼女一骑杀至，手执钢鞭，从背后打落马下，口吐鲜血，逃归本国。六郎闻听金鼓之声，知是宋兵来救，从内奋勇杀出，正遇焦赞，四处交会，遂破白虎阵。

### 钟离令破玉皇阵

却说白虎阵已破，钟军师又令老令婆，同八娘、九妹，攻打玉皇阵。语之曰。“此阵按有梨老母，若能先擒此人，其阵易破。”宗保又令王贵率所部，从正殿打入，为三路救应。令婆领兵鼓噪，杀奔玉皇殿来。椿岩摇动红旗，梨山老母董夫人拍马来迎，两骑相交，斗到数合，夫人勒马便走。八娘、九妹两翼绕进，忽阵内金鼓齐鸣，蕃兵围合将来，把令婆等困在核心，王贵闻知，急引兵杀入救之，被蕃将韩延寿射中心窝而死。败兵归报，宗保大惊。钟曰：“急令桂英前去救应。”又令杨七姐率兵抄入殿前，灭其红灯，使敌人不知变动。

却说桂英杀入阵中，正遇董夫人力战八娘、九妹，势在危急。桂英一弦发矢，正中夫人之身，落马而死，乘势杀散围兵，救出令婆、八娘等，正遇着七姐破了红灯，遂合兵一处杀回。韩延寿见兵势难锐，不战而退，遂破玉皇阵。

### 大破迷魂太阳阵

却说玉皇阵既破，钟军师谓宗保曰：“迷魂阵最为惨毒，可急令五郎破之。”宗保曰：“吾观正中营中，吕军师自在，其人变化不测，恐难取胜。”钟曰：“此处吾自当之。”即吩咐五郎谓曰：“可带小儿四十九个，各执柳条一枝，阵中但遇妖气，则令小儿向前打之。复从旗下掘去孕妇之尸，其阵自破。”又令孟良打入太阳阵，抄出其后，接应五郎。

且说五郎鼓噪杀入迷魂阵中，正遇萧天佐，交马战上十合，天佐败走。又遇单阳公主舞刀来迎，不数合，单阳拨马而走。五郎赶入阵中。又见耶律休哥播动红旗，妖气并起，一群阴军号哭而来，宋军各自昏乱。五郎令小儿扬威，手执柳条，御风而进，妖气渐散。宋军赶至麾下，掘出孕妇。耶律休

哥慌乱，弃阵退走。五郎赶上一刀劈死，示战蕃僧无数。单阳公主措手不及，被宋兵刺于马下，萧天佑见了提兵来救，五郎冲出阵前，相战二十余合，胜负不分，五郎暗把降龙棒打中其肩，化作黑龙而去。

却说孟良冲入太阳阵中，正遇蕃将萧 赖，交马二合斩之。直冲阵后，会着五郎合兵一处，迷魂、太阳二阵遂破。

### 钟吕对阵回天

钟军师又谓宗保曰：“玉皇殿乃金龙太子所守，必定天子亲征以压之。其阵中四十盏天灯、相形珠、白凉金、日月珍珠皂罗旗，皆其阵之号，必先令人去之，其阵一战可破。”于是一面使天子亲征，一面令孟良、焦赞等破阵。

却说次早，鼓罢三通，孟良与焦赞领兵杀至玉皇殿侧。孟良夺下相形珠、白凉金，焦赞砍倒日月皂罗旗。正遇着蕃将土金牛、土金秀，两下杀至，孟良奋勇，一斧劈死金牛。焦赞斩落金秀。蕃兵大乱。队后六郎却反拍马攻入，射落号灯，其阵遂乱。二十八员星官杀出，被孟良等戮之殆尽。金龙太子见势危迫，勒马欲走，被宋帝追射杀之，举火焚其通明殿，蕃兵死者不计其数。自此兵威大振，势如破竹，孟良攻入朱雀阵，蕃将耶律休哥弃台而走。焦赞攻入玄武阵，耶律休哥又败走，焦赞追上斩之。呼延赞攻入长蛇阵，耶律沙见阵俱乱，不敢迎敌，拖刀便走。恰遇宗保阻战，两马相交，背后孟良等兵又至，耶律进退无路，自刎而亡。

韩延寿见天阵十破八九，急召吕军师问计，军师亦觉惭愧，乃怒曰：“汝去，吾当自往擒之。”即率本营劲兵，向前奋恨而来。椿岩作动妖法，一阵飞沙走石，日月无光，宋人不敢开眼。正在黑暗之际，钟道士奔至阵前，将袍袖一拂，其风逆吹，蕃兵自乱，日月复明。椿精看见钟离，翻身便走，报知洞宾曰：“钟仙长来矣，可急趋避。”言讫，化道金光先去。洞宾犹未收兵，钟离向前喝曰：“何不便止！开言相戏，汝乃成仇，干犯天数，荼毒下民，可速归仙，师徒如故。倘若少忤，祸在目前。”洞宾默然曰：“一时过误，伏望含容。”于是钟、吕二仙，就阵上腾云而去，军中人人皆称异不题。

### 湘子设筵和好

却说铁拐诸仙，专候钟离消息，忽仙姑至。铁拐问曰：“汝探钟离、洞宾之事如何？”仙姑曰：“钟离已自收伏洞宾，今皆回矣。”铁拐曰：“洞宾虽归，理不可纵，必须面责其非，今自谢罪，庶几长幼之分不紊，仙家之礼不乱，不然，彼将以天下事，皆可玩弄矣。”果老曰：“老仙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言犹未了，钟、吕皆到。铁拐正色谓洞宾曰：“嗜酒贪花，皆汝事实。钟离言及于此，于汝何伤？汝乃逞能挟仇，播弄大祸，以今观之，果能逆气数以逞才能乎，无知小子，犯分欺天，若非众友解劝，奏汝天庭，永坠尘凡，不得超生矣！”洞宾曰：“非是我抗师父之言，但因椿精凡间作孽，欲往收之。及至今见此阵纷坛，一时技痒，聊试阵法于军中，不意利害至此！”铁拐大怒曰：“椿精本汝所使，欲逆气数，是汝本心。今乃借此为言，迷众耳目，利口奸心，全不可与入道矣。此匹夫，留此必为云为雨。”乃拂袖而起。众皆向前劝住。铁拐大骂不休。

果老谓洞宾曰：“汝既作事轻狂，便当小心领罪，乃饰辞掩护，安得老仙不怒？可听吾言，向前谢罪。”果老乃引洞宾于铁拐、钟离之前，下拜请罪。众复为之告免，湘子乃为开筵把盏，铁拐怒气乃息，然后和好如初。于是开怀畅饮，酒至半酣、铁拐曰：“上界八洞诸仙，而今七人于此。但再得一人，可配足矣！诸友何不推举一人，以足其数。”众言见曹后有弟一人，真是仙骨，异日当成正果，可引入班，钟离曰：“另日待我亲往试之，如有道行，引之不难。”众皆曰：“可。”至是铁拐离席，劝勉洞宾数怀，众仙各相酬饮，大醉而罢。

### 国舅学道登仙

曹国舅者，宋曹太后之弟也，名友。其弟曹二，恃帝室之亲，逞豪染之性，夺民田地以自益，占人子女以自娱，且每不法，趋走小人，多出其门。国舅始力诲之，不能易其恶，终力惩之，而反为其仇。国舅曰：“天下之理，积善者昌，积恶者亡，此一定不可易者。吾家累积阴功，故有今日之富贵。今吾弟积恶极矣，虽能明逃典刑，不能暗逃天纲。倘一旦祸起，家破身亡，彼时欲牵黄犬出东门，不可得也。吾耻之惧之。”于是尽散家赀，周济贫乏之人，不问所为。乃辞家别友，只身道服，隐迹山岩，修心炼性。数载之间，心与道合，形随神化。忽一日，钟离、洞宾游至其处，问曰：“闲居修养何事。”国舅曰：“其他无所作为，欲修此道耳。”二仙曰：“道安在？”国舅指天。二仙曰：“天安在？”国舅指心。钟离笑曰：“心即天，天即道，却识本来面目矣。”遂引入仙班。

### 八仙求文老子

却说男子登仙，先拜金公；女子登仙，先拜金母，一日，何仙姑见诸仙友曰。“往者金公寿诞，众女仙亦往称觞，今金母寿诞在迩，众友亦将往为祝寿乎？”钟离、采和曰：“我辈虽各有所统，然大礼所在，凡在天者，皆言往贺，吾等安可不往。但患无佳物以为敬耳。”张果老曰：“彼居极乐之乡，何物不备？必得名人之文以寿之，亦不落于俗套。”铁拐曰：“此言正是。”洞宾曰：“他人之文不足为奇，若得老君之作方妙。”仙姑曰：“老君待李仙长最厚，何不往彼求之？”铁拐曰：“吾意正如此。”又曰：“求文系众人之事，若吾独往，似欠至诚，还要众友同往何如？”果老曰：“可。”乃驾祥云齐至老君门外。

仙童报道，八仙来谒。老君披衣出见，命坐。八仙动问起居一遍。老君曰：“近来有事，言之可笑，”八仙再问：“何事？”老君曰：“因下界诸生，盗吾文字，来取功名。有文昌下界，持正文衡，大厌书生文字深刻，以为皆主佛老诸经，乃斥吾道等经，置而不用，深为可恼。吾今将原著经典，尽行

---

赀(z)——同“资”。

觞(shāng)——酒杯。

迩(ěr)——近。

大厌——满足。

跋录，藏之九重天外，不复与世人作舟楫矣。”众仙曰：“还当出之，矜式天下。”铁拐自思曰：“今日之来本为求文，值彼正以文字为怒，如之奈何？”八仙面面相视，未敢发言。忽老君复问曰：“诸仙长公降小斋，必有见论，请言何妨？”铁拐曰：“因王母寿诞，诸友往贺，无以为敬，特借重老师大文，书之于轴，以为寿耳。”老君曰：“吾正恶此，汝又求之，不将又为世人作话柄耶？”众仙曰：“天凡迥隔，安得便知。”老君曰：“书生极善模仿，一字不作，庶免议论。第诸君来此，不可终辞。我为作一词以寿之何如？”八仙曰：“更妙，更妙。”老君援笔书之，乃《千秋岁》一调，词曰。

昆仑日暖，阆苑风光好。玉楼醉，玄女傅朱颜，顿觉乌云晓，增纤巧；人在也，荣华南极祥光绕。位比东王老，历万劫而不朽，瑶池台上司阴教。钧天诸品，就赞乾坤自悠久；今朝海鹤添筹，莫惜金樽倒。

八仙读之，称赞不止，于是辞别，老君送至云端。八仙驾云而返。乃求天孙之锦为轴，编星为字，剪霞为彩，且度王母宅字之宽广而为之。即日完备，乃令仙童持轴，并仙桃仙酒前行。八仙盛服乘云，望王母庆寿而去。

### 八仙蟠桃大会

却说王母者，即龙堂金母也。以西华至妙之气，化大生于伊川，姓猴氏之乡；名回，字婉于，一字太虚。位于西方，与东王公者理二气，调成天地，陶钧高品，凡上天下地，女子之登仙得道者，咸所属焉。居崑崙之山，闻风之易玉枝，王台九属，车带瑶池，右环翠水。有女五人，名华林、媚嫫、青娥、瑶姬、王嫱。周厉王骑八骏西巡，乃执白圭玄璧谒见西王母，觴母于瑶池之上。王母为之诗曰。

白云在天，山陵自出。万里悠远，山川间之。将子无死，尚能复来。

迨至后汉元封元年，降武帝殿，进蟠桃七枚于帝，帝食其二，欲留其核。母曰：“此桃非世间所有，三千年一结实耳。”偶值东方朔在其间窥之，母指而言曰：“吾桃三熟，此儿已二窃之矣。”至是又其寿诞，诸佛、玉皇、诸神、诸仙，皆致礼来贺，宾客满庭，大开筵宴。但有送礼物旗帐之类，皆未有可意者。忽仙童报道：“八洞神仙来贺。”母命接入。八仙把盏、礼毕，送上云轴。母命张挂，展之云霞灿烂，光辉满堂，诵其词句琳琅，有味隽永，且其制合堂之宽广，尺寸不逾，王母大喜，命开阆苑同游。但见其中奇花交发，异卉丛主，珍禽逐客飞鸣，灵兽迎人盘舞，蟠桃红熟，正垂方朔之涎；青鸟相鸣，欲集武帝之殿。处处有异香随拥，步步有仙乐相从。万异千奇，不能尽述。且又台殿回旋屈曲，不知东西，直抵九层，高增无算。上窥无极，下彻四方，仍见插青点黛，拖白曳练者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果如古诗所谓：

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宰相家；

有田俱种玉，无地不栽花。

又设宴瑶池之上，以酌八仙，但见筵中摆列交梨火枣，玉液琼浆，胡麻

---

矜(j n)式——敬重和取法。

恶(wù)——讨厌，憎恨。

第——但是。

阆(láng)苑——传说中的神仙住处。

觴母——为王母敬酒。



紫芝。珍异之品，无不备陈；水陆所有，无不悉至。又见其女五人，仪容绝世，丰度飘扬，目湛盈盈秋水，眉开淡淡春山。飘飘次第前来，迎接八仙就席。八仙等众，谦让致恭。坐定，母命五女互相持觞酬劝。饮至半酣，母呼侍女董双成等与曰：“前武帝为吾命汝歌舞，今久不闻汝等之音，可歌今日之乐，吹弹一番，以快众仙之耳，不得有违！侍女领命，董双成乃吹云和之笛，王子弹八琅之璈，许飞琼鼓太虚之簧，安法其歌妙初之曲。四人更唱叠和，高卑互陈，陆续不绝，果是钧天广乐，余韵悠扬。八仙听之心旷神怡，不觉鼓舞。蓝采和持觞母前为寿。母曰：“久闻贤弟，善能踏歌，今日正当行乐之会，何不为我一试。”采和曰：“阳春白雪之后，恐难为和耳。”母曰：“各适其意，何必过谦。”采和乃出庭前，扣衣盘舞，俯仰纤徐，仍执云阳之板，颠狂跳跃。大踏步歌曰：景毕具。众大笑。母曰：“此吾戏臣之中所未及者。”乃以大觞连酌之。众仙又推湘子唱道情一曲，湘子离席鼓笛唱之，鼓音语句，并皆奇绝。母曰：“此曲逼真仙景。”因命安法其记而效之。忽仙童捧蟠桃至，母命众仙各食其二，又命五女持巨觞劝众仙饮。八仙乐极兴高。饮之不觉大醉。果老率众辞谢，王母命五女送出云端。正在辞别，忽望见东海白浪滔天，风涛拍岸，浩浩荡荡，并无涯际。洞宾曰：“久闻东洋广阔，其中蜃气楼台时出，不如今日乘兴东游，以观其景何如？”铁拐曰：“可。”果老曰：“今日醉矣，还待另日再行。”钟离曰：“人不易齐，兴不易起，况龙华会在近，便从此游之，即赴龙华会而返，岂不一举两得？”众皆曰：“然。”乃辞别五女，八仙飘飘东游而去。

### 八仙东游过海

却说八仙来至东海，停云观望。只见潮头汹涌，巨浪惊人。洞宾言曰：“今日乘云而过，不见各家本事。试以一物投之水面，各显神通而过如何？”众曰：“可。”铁拐即以铁拐投水中，自立其上，乘风逐浪而渡。钟离以拂尘投水中而渡。果老以纸驴投水中而渡。洞宾以萧管投水中而渡，湘子以花篮投水中而渡。仙姑以竹罩投水中而渡。采和以拍板投水中而渡。国舅以玉版投水中而渡。

却说龙王在宫议事，忽见水面一浓白光，照耀水晶诸宫，透明天地。龙王不知何故，急令太子摩揭巡视。太子得令，即带兵将，绕海巡视，只见采和脚踏玉板，浮海而过。太子曰，“我在龙宫，万宝俱备，未见如此物之奇妙可爱者，求之决不可得，不如使人夺之。”乃命手下向前夺其玉板，连采和皆没于海中。太子将采和囚在幽室，持宝归宫。一时宫殿光明，如添日月，龙王大喜，设宴庆贺。

且说众仙登岸，不见采和，等待多时，杳无踪迹，众仙惊讶，铁拐曰：“此必龙王作怪，不当寻之。”果老曰：“吾谓酒后不必逞兴，不意果有此祸。”钟离谓洞宾曰：“此事系汝创议，今采和之失，须当汝往寻之，我等先往会上专听消息。”洞宾应声，前往海滨遍寻不得，乃高声叫曰：“龙王好好送人还我，如其不然，举火烧干汝海。”有夜叉闻得，报知太子曰：“有人在岸叫骂，若下还人与他，便将此海烧干。”太子听罢大怒，即出海上问曰：“何人大胆，在此放肆出言？”洞宾曰：“吾乃上仙吕纯阳也。因道友

蓝采和没汝海中，故来寻回，可报龙王，急送还我。”太子曰：“不还汝将如何？”洞宾曰：“举火烧干汝海。”太子曰：“休得狂言。可速回去，不然连汝擒下。”洞宾大怒，拔剑赶去。太子复入水中去了。洞宾乃把火葫芦投入海中，须臾变出千百葫芦，烧得水面皆红，海中鼎沸。龙王问曰：“外面如何喧嚷？”左右禀道：“前者太子夺得玉板，并擒其人，囚于幽室，今吕纯阳在外要人，太子不还，彼将葫芦烧红水面，大众惊恐，所以喧嚷。”龙王曰：“既夺其物，不当更囚其人，传令即放还之。”左右送采和上岸，正遇洞宾，略言被擒之故。洞宾收了葫芦，与采和同见仙友商议去了。

### 洞宾二败太子

却说仙友见采和、洞宾皆至，欣喜无限。惟采和涕泪潜然。众间曰：“汝何故被擒？”采和曰：“适因玉板光焰，照耀龙王宫殿，被太子摩揭逞强，率众从下夺之，擒我囚于幽室，无路可脱。今幸吕兄烧海，龙王惊觉，如今放还。玉板留在龙宫，不能得出。自采忝在仙班，只道逍遥自在，不意今日无故被擒，受尽耻辱，伏望众友为我复仇！”言讫大哭。众仙皆怒；铁拐曰：“水族小妖，何得如此无礼？众友不必用力，只凭我这葫芦，烧干其海取之，不愁不得玉板也。”果老曰：“且待洞宾再往索取一遍，如其不还，烧之未迟。”洞宾乃同仙姑再往，大声索取。夜叉又报之太子，太子曰：“此子又来，前者出言无状，且烧吾海。父王不合放还其人，今复来此取宝，如此大胆，我便点兵擒之。”即令蝦兵蟹将十员，一齐上岸，来擒洞宾。

洞宾与战数合，太子败走海中。仙姑把竹罩放海中罩住，太子走不能脱。复鼓勇向前来战。洞宾大喝一声，将剑望空一掷，正中太子头额而死。蝦兵蟹将逃奔，又被仙姑罩住，斩首无数。败兵报知龙王，言太子被杀。龙王大惊，急令二太子点兵点将鸣鼓来战。仙姑、洞宾向前挺身力斗，忽太子把枪一招，海中兵将四面围裹将来，把洞宾、仙姑皆围在垓心，一时冲突不出。洞宾着急，忙取飞剑望空掷去，化作千百万把，从上飞落，杀得四面围兵，鲜血淋漓，死者无数。二人冲出阵前，正遇二太子挺枪纵马来，洞宾拔剑一挥，断其左臂。太子负痛逃入海中，余兵俱皆逃命。洞宾、仙姑亦自退去。彼时龙王正在探听消息，忽见太子断去其臂，奔回大叫一声，昏绝于地。左右扶起，半晌言曰：“可恨洞宾损吾二子，今吾切齿痛心，若不报复此仇，枉居王位！”乃即传令，尽起海中十万精兵，亲自督战，扫除仙党，以报二子之仇。令出，乃自披挂点兵去了。

### 八仙火烧东洋

却说洞宾、仙姑回见众仙，备言龙王不还玉板，反令其子统兵来战，被吾杀其长子，又断其二子一臂，败兵逃入海中。采和闻言大喜。独果老怒曰：“彼虽逞强，汝只当以言语化之。今杀其二子，龙王岂肯灰心？不久大兵至矣！”钟离曰：“事既如此，亦当准备以待之，莫使噬脐无及。”铁拐曰：“汝本善战，试以此战当用何策以胜之？”钟离曰：“以我愚见，汝等须当

---

忝(ti n)——谦词，表示辱没他人，自己有愧。

噬脐无及——噬，咬，意思是用嘴咬不着自己的肚脐，没有用。比喻后悔来不及。

听吾调度，则可一当百，百当千，敌兵虽众，管教片甲不回。”铁拐曰：“当战斗之时，安危所系，敢不唯命是听。”钟离曰：“今日不必他处借兵，只我八人，分作四路，各人变化些少军马，以故迷人耳目，但设军中令旗一面，摇动之时，四面齐出，足以破敌人矣。”众仙曰：“此计大妙。”

言犹未了，只见尘头蔽日，喊杀连天。龙王引兵来到，列成阵势。龙王出阵，大骂洞宾，欲报二子之仇。钟离即令洞宾、湘子居左，采和、仙姑居右，铁拐、国舅殿后，果老管旗，但见我斗他不胜，便可摇旗，招动四面之兵。分遣已毕，钟离自作先锋，舞剑出到阵前。龙王见了，更不打话，提枪直取钟离。钟离挥剑骤马迎敌，二人战至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龙王阵上兵将，见战不下钟离，乱出助战。果老见了，摇动号旗，忽四面喊声大起，左有洞宾、湘子之兵杀到，右有采和、仙姑之兵杀到，后有铁拐、国舅之兵杀到，龙王正不知四面之兵多少，其兵不战而乱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，钟离督战愈急，龙王见势不利，落荒而走。钟离四处急追，龙王奔入海中。铁拐、洞宾放出葫芦之火，烧干海水，烟焰腾天。钟离又以拂尘蘸水洒之四方，仙姑又以竹罩盛水灌于葫芦之内，须臾之间，东洋火炽，竟成一片白地。龙王挈其妻子逃于南海，其他鱼龙等类皆为煨烬。八仙收兵，奏凯，皆入龙王水晶宫殿驻扎去了。

### 龙王奔投南海

却说南海龙王敖闰升殿，问左右曰：“东海何故烟腾尘起？”有巡海水官奏曰：“东海龙王与八仙交战，所以如此。”龙王曰：“彼既有事，何不通知？”急令点兵看守南洋，又令哨军打探东海消息。言未了，忽殿门外鼎沸，左右报道：“东海龙王带妻子来投。”敖闰大惊，急令接入殿中问故。东海龙王大哭曰：“近因八仙过海，有蓝采和脚踏玉板，光照宫殿。长子摩揭不合夺彼玉板，致令吕纯阳统兵来取，长子与死战焉，次子率兵往救，又被断其一臂而死，吾心恨极，亲自往战，又被四路埋伏战败。急忙退回龙宫，又被将水激运，放火烧干，据住龙宫。人亡国破，无处可依，挈家特投贤弟，伏望垂念同气，客留孤穷，振兵报复，以雪大耻，万幸万幸。”敖闰听罢，大怒曰：“太子既夺玉板，亦当理讨，何得如此纵横，杀人放火！大王勿忧，吾当统兵与汝报仇。”且问：“八仙兵有多少？”龙王曰：“兵不多，但精勇耳。”又问：“见屯何处？”对曰：“据住我龙宫，”敖闰喜曰：“彼既屯此，是自送死矣。”龙王曰：“当以何计破之？”敖闰曰：“彼居高旱之处，必须提兵遣将，列阵与战，破之颇难。今既龙宫被占，是失其地利，吾决四方之水以灌之，彼即有巨万雄兵，通天本领，亦无所用其武矣。”东海龙王曰：“此计大妙，但事在即行。”敖闰急令写告急文书二纸，以达西、北两龙王，约以来日五更，准听连珠号炮，决水助战。差亲信二人持书往西海北海去了。

二王接得文书，开看一遍，令来使回报，来日灌水伺候，惟听号炮进发。敖闰得了二处回音，仍令河海水官四十员，各带领兵去，一齐接应四面之水，务宜张威，须各用心。各官领命去了，又点精兵十万，以助厮杀。又今东海

---

挈（qiè）——带领。

煨（wēi）烬——指慢慢煮烂。

龙王提督各处军务，催军造饭饱食，乃自披挂，坐待五更进发，且看胜负如何？

### 龙王水灌八仙

却说八仙烧干东海，夺得龙宫，见其中富贵非常，珍宝满地。入后宫观看，只见所失玉板亦在，众仙得之大喜，各相谓曰：“此畜富贵如此，何不知足，夺此玉板何用？今日国破人亡，果是自作孽，不可活也。”言论之间，不觉天晚。众仙战斗困倦，皆曰：“便在此处一宿。明日早赴龙华。”言罢众仙皆睡。

果老终是春秋高大，更兼有事在心，夜卧不寐，醒至四更，听得外面轰轰有炮响，谓众仙曰：“外面人声大作，想有敌兵复来，可作准备。”众曰：“彼已大败，安敢再来？”铁拐曰：“兵法有虚有实：善战者敌不其守；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。”又云：“‘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’此数者皆兵家之所不可忽者也，况彼素善于水，而吾侪又居海下，倘决水一灌，不其皆为鱼鳖乎？”钟离猛省曰：“此言极是。”急令洞宾出视，未及回报，只见一声炮响，喊杀震天，因面潮头，如山似练，滚滚而来。八仙急欲登岸，并无去路，举火烧海，水气从上逼下，火皆无光，水溺至身，无计可脱。正在惊慌，只见国舅一人不溺，行即水开，住即水止。众视之，其腰间宝带，乃辟水犀为的，众仙大喜曰：“执此可复此仇矣。”乃各取其犀带一片在手，水即分开一路，众仙登岸逃出。

四海龙王督兵决水，专待八仙溺水擒获报仇。但见水溺东洋，并无八仙动静，皆以为溺死海中。敖闰报令收兵，乃与三海龙王相会，致谢救援之意。东海龙王亦自向前答谢，传令宫中备下筵席，款待三位龙王，须臾完备，四海龙王皆入宫饮宴去了。

### 八仙推山筑海

却说八仙逃至海岸，思量退去，又忍一场恶气。思量再战，龙王羽翼又盛。正无计可施，忽洞宾曰：“一不做二不休，我有一计，可胜百万之兵。”众问其什安在？洞宾曰：“彼能以水溺我，我便以土掩之。方今四海龙王皆在东洋饮宴，不如推倒泰山以填之，此亦是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彼兵将虽众，方救之不暇，焉能与我开战乎！此回虽压不死龙王，亦可必然胜矣。”众仙贺曰：“此计甚妙，甚妙。”于是八人竟上泰山，先将余土沙石搬入东洋，然后八人分作八面，齐力将泰山一抬，震天响了一声，那山倒入海中去了。只见沧海变我桑田。八仙拍掌大笑曰：“此可以雪被溺之耻矣。”视之良久，乃投龙华会而去。

却说四海龙王正在饮宴，忽报沙石乱坠，南海龙王曰：“此必八仙走脱，又来攻击也。”四王出视，只见泰山将崩。急令军马走时，泰山已倒海中，敖闰所领雄兵全军皆没。仅脱得四王，并左右数十骑耳。东海龙王回头一望，宫殿皆陷泥沙，海面尽成平地，槌胸大叫一声，口吐鲜血，倒于马下，左右救起，同三位龙土皆投南海商议而去。

## 龙王表奏天庭

却说四王来至南海，只见东海龙王闷闷无言、流泪不止。敖闰寻思半晌，从容谓曰：“大王勿忧，吾用一计，已致八仙无地矣。”东海龙王忙起问曰：“吾弟既有奇计，何不令我知之？”敖闰曰：“以吾等之见，八仙已有四罪。”王问曰：“何谓四罪！”敖闰曰：“擅杀命子，焚烧龙宫，妄移泰山，筑塞东海。凡此四者，有犯天条，罪所不容。王今息甲休兵，惟以正理奏之天庭，玉帝必怒，怒则必遣将征讨，吾以精兵继之攻进，彼时杀之，则是奉命征讨，有罪不及于我。彼若战胜，又得抗命之罪，愈触玉帝之怒。只此一表，便足致之死地，大王何必多忧？”东海龙王大喜曰：“吾弟神谋妙计，非吾所能及也。”即命写表文。其略曰：

东海龙王臣某表：为八仙纵横，四犯天条，不法大变事。臣奉命东海，恪守天规，波浪不兴，鱼龙成若。洛阳千种，不乏灌溉，良田万顷，悉皆滋润。今有八仙某等，不守清教，放纵人间，用术矜能，翻江搅海。臣长子摩揭奉命巡海，劝谕不从，反逞飞剑之雄，戮臣二子。又发葫芦之火，烧臣龙宫。然犹怒气未平，推泰山犹如压卵。雄心不改，塞东海以绝流通。伏念二子被诛，将王位于谁继？龙宫被压，将此身子谁依？泰山其颓，谁作土壤之主？东海其塞，谁为细流之归？罪犯天条，望正法于不赦，事关切己，敢冒死以上闻。臣稽首顿首，不胜痛心战兢之至！

敖闰写毕，递与东海龙王，即日伏阙上奏玉帝。玉帝阅表，果然大怒，即命天将赵元帅勘视，且喝之曰：“若果然有此四事，随即征讨八仙。”元帅领旨，却往东海而来。四海龙王迎接，备言八仙之害。即引元帅渡海登山，细勘一遍。只见泰山成地，东海成田，元帅大怒，即问八仙现居何处。龙王对曰：“现在龙华会上。”元帅辞别龙王，卒众天兵，往投龙华会而来。四海龙王皆以大喜，各归点兵，伺候厮杀而去。

## 八仙天兵大战

却说八仙正在龙华会上，同众天仙饮宴，忽门外喊声大起。天兵一字排开，当先一员大将乃赵元帅，立马提刀，高叫：“玉帝有命征讨，八仙可急向前受缚勿迟，不然刀斧无情。”会上众仙听得，并皆失色。铁拐曰：“此必是龙王先奏知玉帝也，然我等未曾奏辨，安得便加受缚。”洞宾曰：“天将既至，我当出与言之，俟明日亦奏玉帝，然后听其论罪。”众仙齐曰：“然。”洞宾乃出阵前言曰：“天将请先回天，待到来日某等亦奏天庭，然后领罪。”元帅怒曰：“汝等罪恶重大，时刻尚且不能容之，安待来日？”洞宾曰：“安见罪恶重大？”元帅曰：“平山塞海，放火杀人，罪恶不大，更有谁大？”洞宾曰：“有谁见证？”元帅曰：“东海龙王有表奏汝。”洞宾曰：“安得听其一面之辞？”元帅曰：“吾只奉玉帝圣旨，那管汝等是非！”言罢举刀直取洞宾。

洞宾不敢与战，绕阵而奔，钟离看见龙王陈兵在后，心中大怒；又见天将追迫洞宾，挺枪便出。天将见钟离出马，舍了洞宾，便取钟离。两马相交，约斗二百余合不分胜负，忽天兵阵后东海龙王出马助战，八仙队中洞宾亦出敌住。龙王回马夹攻，又约二十余合。天兵阵后南海龙王又出，八仙队中湘子出马敌住；天兵阵后四海龙王齐出，八仙队中采和、仙姑亦出敌住。西边

擂鼓摇旗，步骑相攻，尘飞烟起，从午至申，胜败不分。会上众仙看见，暗暗称奇，忽阵中大响一声，钟离坐下之马倒，将钟离掀在地上。赵元帅纵马赶上，提刀正要砍落，不防铁拐从后奔来，举杖正中元帅手腕，弃刀于地而走。铁拐提起钟离，乘势力攻。龙王大败而逃，余兵四散奔走。八仙追至海边而还。会上诸仙持酒庆贺，果老曰：“今日虽则胜之，却是有忤玉旨，明日必有大兵至矣，如之奈何？此骑虎之势，不可下矣！诸位仙友在此，万望扶持。”时有齐天大圣，亦与其会，乃大笑言曰：“诸友放心！某虽不才，愿当一面。天兵若至，管教片甲不回。”八仙称谢，再三嘱托一遍，又向会上饮酒去了。

### 观音和好朝天

却说赵元帅被伤手腕，回至天庭奏曰：“臣某承命巡视山海之中，泰山果倒于海，东海果系填塞，杀人放火，事事皆真。臣率天兵征讨，八仙仍复逞强，杀伤臣手，追迫龙王，伏望再派强将剿除，以肃天威。”是时龙王一面往如来借兵，一面又有告急声至，玉帝大怒，即命关、温二将，统领天兵二十余万，漫空布野，在龙华会来擒捉八仙。又令马、赵二将，统兵二十余万助阵。途中关元帅谓温元帅曰：“此行虽当助力，亦须问明是非，若龙王不得罪于八仙，彼八仙又安能逞此强乎？况此事又非小可，八仙交结亦多。吾看此番必有人来和解。昨赵元帅过于刚暴，所以败与他人。今吾与汝去，当临时观变，先礼后兵可也。”温元帅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兵至龙华，列成阵势。温、关出马，令人通报，请八仙答话。铁拐曰：“此关、温先礼后兵之意，然其军容强盛，不可轻敌，我往老君处求救，汝等可战则战，可守则守，须度量行之。”众曰：“然。”铁拐驾云去了。

钟离与果老曰：“汝与国舅、仙姑同理军务，采和、湘子辅助大圣教授，吾与洞宾与关、温对阵。”吩咐已毕，乃出马阵前，躬身与温、关施礼。温、关亦躬身答礼毕。关元帅从容言曰：“昨何抗拒天兵？”钟曰：“非敢抗拒天兵，因赵元帅刚猛不容分理，所以未及承旨耳。”关曰：“然则汝何故推山塞海？”钟曰：“因过海赴会，龙王无故强夺五板，且擒仙友蓝采和，拘囚幽室，某等再三往取不还。更恃四海之兵，以此凌弱，某等含屈无伸，以致如此。”言犹未绝，忽喊声震天，乃马、赵二将从后杀到，温、关、钟、吕四人对阵，全然不动。马、赵侵掠八仙后阵至急，忽八仙阵中突出一员大将，手执铁棒，势猛过人，英雄无故，众视之乃齐天大圣也。更不打话，直取马、赵二将。马、赵迎敌，斗至数合，大圣手起，一棒打下，二十万天兵没其一半。众皆失色。马、赵欲退，大圣又起一棒，马、赵挺刀齐隔，二刀皆折。

正在危急，忽见老君、如来皆到，大叫：“敌将休斗，待我讲和。”大圣方才住手。老君、如来忙至阵前，劝开二阵。唤八仙、龙王向前问故。忽见一人驾云到来，众视之，乃是观音见二处战争，来此看理。老君、如来二人以手招观音相见曰：“大士正来得好，不然亦将遣人相迎，以和解一事。”观音曰：“何事？”老君曰：“八仙与龙王之争！欲大士同为之分解耳。”观音曰：“此事不敢如命。”老君、如来曰：“何故？”观音笑曰：“洞宾

那生最是轻薄。我向在洛阳造桥，彼常多方调戏。”老君、如来大笑曰：“今有我二老在，却不妨事也。”三人坐定，龙王、八仙各来陈说其理。如来终是大果，听了只念“阿弥陀佛”；老君终是老肚，听了只说“也罢也罢”，全无非可否。八仙与龙王又在争论不息。观音十分心焦，只得向前谓老君、如来曰：“此事如何分割？”二人曰：“全凭大士主张。”观音曰：“以弟之愚见，处此不难，但玉帝既怒，必须先见玉帝，然后处之。”二人曰：“大士之言有理。”三人乃同见玉帝曰：“特来讲和八仙、龙王之争。”玉帝曰：“八仙十分无状，既推出塞海，放火杀人，又伤吾大将，其罪难逃。”三人曰：“八仙固是有罪，然其初起于龙王，无故夺其渡海玉板，又且囚困采和，两个忿争，以致如此。及其问罪兵至，以未有辨奏之故，非敢抗拒天兵也。”玉帝曰：“既然如此，惟三位之命是听。”

三人齐出，再至阵前，观音谓八仙、龙王曰：“天下无久争而不和之理，若必力争，两必有伤，自古如此，吾等见过玉帝，特为汝和解，须当皆听吾言。”龙王、八仙曰：“大士处得其平，无有不听。”观音问：“玉板何在？”龙王曰：“烧海之时，又被八仙夺去，”观音令八仙取玉板至。八片之中，选其至美无暇者二片，付与龙王，以偿二子之命。且慰之曰：“汝子为此而死，今已死之，不可复生矣，惟将二物偿汝，留之宫中如见二子也。”龙王涕泣哽咽称谢。且禀曰：“此事从命矣，但龙宫被塞，何处安身？”大士默然，请之于老君、如来。二人曰：“前事处之当极，此事还要大士主张。”观音曰：“此亦不难。”乃向前将手指一伸，便入海中一挑，把那泰山挑起，放在原处，海中殿宇景物如故。众皆悦服称贺。老君、如来曰：“今日若非大士至此，吾二老全无主张矣。”于是三人领八仙、龙王至帝庭谢罪。帝曰：“事如何处？”老君、如来曰：“大士将玉板二片以偿龙王二子之命，复整理山海如故，众皆悦服矣。”玉帝关云一望，见泰山益高，东洋益深。乃大笑曰：“人言观音神通广大，至今果然。”乃召八仙、龙王曰：“汝等无故扰乱乾坤，本当重罪，但看在老道、老佛分上，并皆从宽，龙王罚俸一年，八仙谪降一等，俱限一年满足复常。”八仙、龙王谢罪。帝即命四将班师，老君三人辞别玉帝而出。龙王、八仙在外拜谢。三人乃一齐辞别，驾云各往本处而去。自此天渊迥别，天下太平。

诗曰：

八仙踪迹居岛蓬，会罢蟠桃过海东；大士不为扶山海，龙王安得就深宫。

自后八仙屡屡出见人间，但凡人肉眼多不识得者。彼亦必待有缘者而方度也。又将诸仙近事以及神通列述于后：

国朝时，忽有道士卖木圈于市，其圈连环，并无刀斧痕迹。人皆奇之。有一书生悟曰：“神仙多戏术，今二圈连环，似一吕字，意者是吕洞宾也。”出拜之求度，道士曰：“何故如此？”书生曰：“悟圈中之意，知师力吕祖也。道士曰：“后面之人叫我卖耳。”书生回头，不见道士。

长安一人家，造酱一大缸，有毒蛇淹死其中，主人不知。忽有老者骑驴而过，直入其家，打破酱缸而去，主人出视之，有毒蛇一条在内。大惊，奔往谢之，其老骑驴缓缓而行，主人力追不及。人以为张果老也。

南中有烂脚丐者，卧于桥上，终日呼人替其摩脚。三日呼，无其人知。忽大笑，腾云而去，人以为李铁拐也。然其摩脚者，谕言能为之摩者，即度之也，借无人识。

广中新造一寺，本寺僧建一石碑，欲书钟、王之家字。一日寺僧出，

令徒守之。忽一道士至其寺，就笔欲写其碑。小徒不从，夺去其碑。道士即以笔染水写诗一首，其字流动如珠，今存焉。诗中有“自别岳阳曾到此”之句，盖纯阳所为也。

山东鲁王好道，殿前有一大槐，已死数年，王深惜之，不忍代斫，一日斋僧，一道士后至，坐其树下。内臣持斋与之。道士从手上束以一黑丸含其口，内臣恶之。道士将树钻一孔，纳丸其中，书以吕字于地而去。次日其树复生，枝叶皆茂盛如故。

又三日，鲁王设醮，有一尼怀胎求食，而鲁王笑与之食。俄而腹痛欲产，鲁王命居一室，忽产一子，王命育之，其夜子母皆不见。仅留二口字于壁上。

此皆近闻，录之终篇，其余仿此。



## 玉帝起赛宝通明会

却说三十三天玉皇上帝，起一赛宝会，出下玉旨，令集三界神祇，及西天诸佛，俱各要赴金阙，各带宝贝赴会，三月三日，大开天门，西天世尊同上帝首坐，众神挨次序而进，山呼礼毕，依次而立。上帝传下玉旨云：“朕立极以来，未会卿等，今立此会，名曰三界通明会。卿等各有传流宝贝，请试一赛以显神通。”众神齐声应诺。

第一班上八洞神仙。汉钟离取出羽扇一把，献上御案。上帝问曰，“卿此宝有何妙处？”钟离奏曰：“此扇煽火火灭，煽风风熄，煽邪邪死，变化无穷，化船过海，遮日卷月，收雾行云。”玉帝闻奏大喜。又有张果老取出锡仗一根献上，奏曰：“臣此宝可挑泰山，入水水裂，顶地地开，干变万化。”又有曹国舅献土析板一只，奏曰：“臣此宝一析，三界通知，敲开能呼使用，收聚伏鬼，合笼捉邪，大有神通。”又有吕洞宾献上雌雄剑二把，奏曰：“臣此剑能飞万里，斩妖灭邪，自会相寻，入水水分。”又有蓝采和献上金线篮一只，奏曰：“臣此篮撒去飞空，装尽世界，不论未熟菜果，采入篮中，自然成熟。人坐篮中，诸人莫见。”又有铁拐李献上葫芦，奏曰：“臣此葫芦，内藏风火，要风便风，要火便火，要金便金，要银便银。内藏臣自身心体相。指东飞东，指西飞西，百般可用。”又有何仙姑献上铁罩奏曰：“臣此罩能罩日月无光，摆动可以移星换斗，坐入其中，可以水火不入。”又有韩湘子献上鱼鼓，奏曰：“臣此鱼鼓打动，天昏地暗，内中可藏数万天兵，呼妖自入，跨之可登水天。”玉帝闻奏八仙宝贝，俱有妙处，龙颜大悦。

又有西天诸佛，名观世音者，献上莲花座，奏曰：“臣此宝，善者必自然通慧，可知百世；恶者登变作刀山，一架莲花可化万物，撒上半空，呼刀成刀，呼剑成剑，千变万化。”又有万法教主普庵祖师，献上拂帚一只，奏曰：“臣此宝拂，人去千里，三界邪魔一见，不敢近前，一拂能仙万人，亦能变化。”又有三元三品大帝献上金枪一把，奏曰：“臣此枪可以除魔捉鬼，能避水火二灾，撒上半空，变化无穷，呼杀即示，呼止即止。”又有北方玄天上帝献上皂旗一把，奏曰：“臣此旗能卷天三界，恶鬼强妖一见自入，七日成水。”又有白莲尊者献上金钵盂一个，奏曰：“臣此钵盂能藏数万神兵，呼饭出饭，饿鬼一食，止饥三年，豪光闪闪，紫雾腾腾。”又有孙行者，献上如意铁棒一根，奏曰：“臣此棒要长便长万大，要短便如花针，降妖捉鬼，变化无穷，更兼臣一身都是宝贝。”玉帝笑曰：“卿一身何为都是宝贝？”孙行者曰：“臣一个觔斗能去千里也是宝；一根毛能化一百个猴形也是宝。”玉帝大笑曰：“卿试显神通看，果应其言否？”孙行者即在殿前，念动真言，把毛拔一把，口里一呵，满殿都是猴子，各执棍棒，跳跃自舞，玉帝命行者收了，遮袖大笑曰：“朕闻卿昔日从唐僧西天取经，神通广大，今日果见卿实可为第一。朕即赐御金花一朵，御酒二杯。”孙行者谢恩毕。

又有凤凰山圣母，献上金宝塔一只，奏曰：“臣此塔变化无穷，镇邪捉妖，念动咒语，重若泰山，虽千万人不能摇动，变小则小如粟米，虽三岁孩童易能拔起。”又有阎王天子献上孽镜一面，奏曰：“臣此宝善恶莫逃，三界若有隐匿过恶者，提起孽镜，善恶分明，前可照一万年过去，后可照一万年未来。邪魔鬼怪若见此宝，脚酸手软，气化形消。”

又有东海铁迹龙王献上明珠一颗，奏曰：“臣此珠挂于宫屋，满处光辉，

可吞可吐，凡民一见，永无灾难。”又有马耳山马耳大王献上聚宝珠一颗，奏曰：“龙王此宝，不为空希。臣此珠亦能黑夜光明，可吞可吐，凡民一见，永无灾难。更添余真金，要银便银，一指生花，一发结果，一咒飞腾。”玉帝听毕笑曰：“卿此宝可胜龙王之宝。今日会毕各赐御酒五杯。”依次退出朝门，各自腾云驾雾回洞。

后仰上余先生观到此处，见孙行者有此种通，有诗一首，单美孙行者，诗曰：

堪羨猴祖孙悟空，从师西域建奇功；

前扫妖魔并踪迹，今又殿上显神通。

惟有龙王当日被马耳大王当殿比珠。心中不乐，即回龙宫，点起海中之兵，到马耳山喊战连天。军士报入。马耳山大王闻龙王兵至，领兵出迎。龙王大骂曰：“无端匹夫！当日在玉帝面前当殿辱吾。好生献出宝珠，万事俱休；你如若不然，立刻一命难逃！”马耳王听罢，亦骂曰：“你珠本输我珠，何该起此贪心？好好退去便罢，如若不从，少刻间手起刀落，悔之晚矣！”二人战不上十合，被龙王一刀砍于马下。龙王收兵回龙宫去了。却说马耳山大王第一子，名曰三眼比丘，即欲兴兵代父报仇。有母叶氏出止之曰：“今我身怀有孕，不可兴兵报仇。倘得上天怜念，生下是个男子，添一个兄弟，方可报仇。万一不然，只可忍耐，别作商议。”母子商议不题。

却说灵鸟山山后有一洞，洞内有一洞王，名曰独火大王，自言曰：“今世尊如来，当日在雪山修行，来到我这灵山，一见我这里青山隐隐，绿水沉沉，便问我借与他居住，彼时立下文书，议定借他住一年还我，过了一年，去向他取，说我许他住十年。我当时便怒，叫他取文书来看。等他取文书看时，果是个十字，无夸只得与他住十年。过了十年去取，说我写定借他住千年。我当时又叫他取文书来看。文书内又果是个干字。本当和他大闹一场，他的佛法大，难向他取，只得随他。到今日来，灵山兴旺，今十大弟子讲经说法。闻得那经文，若有百虫去听那经文咒语，便投胎为人。朝夕设有斋筵，讲完经卷而吃。我今也去听讲经，他若待得我好便罢，若怠慢我，便闹将起来，放出身中之火，烧了那灵山，有何不可？”

却说如来，一日会开，众弟子于法堂中讲经。经文讲未数句，独火鬼来至堂前，见如来深深打个躬问讯。如来即下座把礼施坐。如来问曰：“大王此行，有何见谕？”大王曰：“乐闻如来好斋而布施，一者特来听讲；二者见求斋筵，”如来允诺，便问弟子曰：“斋筵若完，可备一粟款待独火大王。”徒弟答曰：“今日斋筵排定，未有余剩，师父可叫他明日早来，排一桌等候他。那如来便依此言，对大王说，大王心中大怒，惟见旁边有桌剩的，并无人坐，“我就把来吃，说我不合吃者，便是我的对头。”有孔雀童子进茶来，与师父众罗汉吃，见独火大王坐在他筵席上，大怒曰：“你如何坐我座位，吃我的斋筵？”心中大怒，即将手中滚茶，泼在大王面上去。大王大怒，放出五斗火，将孔雀童子烧倒在地，叫苦连天。如来忙道：“不可比他之见。”独火鬼不听，放火愈炽。如来连忙念动清凉咒，用甘露水救起童子。那大王不甘心，恨如来救醒童子，即要放火烧灵山。幸如来慧眼一见，便念动咒语，放出五百条逆龙，涌起露雾罩住灵山，此火便不能发。独火鬼见火不发，十

---

余（dí）——买进（粮食）。这里指聚集。

合——该，应当。

分着恼，于寺中左冲右撞，出言不逊，妙吉祥进言曰：“我们佛家弟子，亦不比你见识，你可去也罢。”独火大王曰：“恼得我心一边来，把你这狗骨头亦将来烧死。”妙吉祥笑曰：“你的火只好烧别人，烧得我不成；你若烧得我，便见你高。”大王怒起，就放出五斗火，便烧吉祥，吉祥端然不动。笑曰：“你这妖怪，你那火如何烧得我？我乃如来法堂前一盏油灯，昼夜煌煌，听经问法，灯花堆积，一日如来念咒，咒成人身。我这火之相，火之灵，火之听，火之起，你焉能烧我？你这妖怪，今你若再在整日闹我灵山，不得自在，我不免请出三昧真火，烧死你这妖怪，免致后患。”如来慧眼看见，便叫不可之时，独火鬼已被他烧死在地。如来大怒，喝声叫将妙吉祥拿下，责曰：“你这畜生如何敢破我戒？他虽不是，我你俱出家之人，当大慈大悲终是，为何将他烧死？佛法难容，贬去阴山受罪。”吉祥告饶。观音老母在旁保曰：“妙吉祥虽然有罪，乃灵山弟子，不可贬去阴山。当日马耳山大王在日之时，来我灵山祈嗣。今日那娘娘有孕有身，不如送去投胎，等他大难满日，取回灵山，伏侍师父，何不可也。”如来依言，便欲送去。吉祥流泪告曰：“师父命我投胎，奈我不晓神道，恐后被人欺负。”如来于宝座中，念动咒语，说：“我就赐你五通：你一通天，天中自行；二通地，地赶自裂；三通风，风中无影；四通水，水中无碍；五通火，火里自在。”又用法手一指顶门：“赐你一个天眼挪门，可见三界。”就叫观音老母送去投胎。

却说马耳山娘娘，夜间在堂前烧香，忽然见五通火自半空飘飘然飞入身中，略觉不快，腹中微痛，闷入房中，生下一子，亦有三眼。即叫长子比丘曰：“幸今生此子，亦有三眼。异日长成，你父之仇可报。”母子大喜，即取名叫三眼灵光不题。

却说东海铁迹龙王心怀那珠，那里肯放？因马耳山母子无恙，坚守不出，无奈只得退兵。闻马耳山娘娘分娩，便点水兵去打马耳山，一来要取那一颗明珠，二来要拿获那娘娘来龙宫成亲。即带三万水族般粒大将，前至马耳山喊战连天，围住马耳山。那马耳娘娘正坐之间，闻报龙王又点水族兵，来到我山中，口出不逊之言，辱骂万端。娘娘听罢失惊，便叫大公子三眼比丘出来言曰：“你父前被反贼所杀，仇尚未报，不想此贼贪心不改，又点兵到我山中，如何是好？”比丘曰：“娘亲高枕无忧。自古云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孩儿今番点兵出迎，定要擒了这贼与父报仇。”辞别母亲出城。

却说那小公子灵光，才三朝便能言语，出见母亲禀曰：“我要去看哥哥与龙王厮杀。若哥哥输了，我就杀死那龙王。”母亲不肯依言，公子灵光不听母言，便与手下人走出，同去看厮杀。龙王正与比丘大战，杀得比丘大败，走入城中。三眼灵光看见，便要去杀龙王。众人不肯与他去，即将手下人打倒在地，就去大战龙王。各通姓名，战不十合，灵光把龙王一刀斩于马下。众水兵走回龙宫。

却说比丘回城中见母，言败阵之事。母子十分烦恼。手下又走回报言：“小公子见大公子败了，将我们打倒，去与龙王厮杀，不知如何？”娘娘听罢大哭。忽报小公子杀了龙王，首级带回。母亲大悦曰：“此是我夫有灵，故有女儿代父报仇，公子除了此贼，一家不忧。”即将龙王首级吊起号令。灵光公子跪对母亲曰：“孩儿闻此处多有名山，儿欲辞母观玩景致。”母亲嘱曰：“你去不妨，只怕你生祸，即叫一老家人同去，早早回来读书，免我

倚门而望。”灵光即辞母亲，欣然上路玩景。行不几里，听见钟声响处，问老家人口：“前面钟声响处是何去处？”老家人口：“乃是灵虚殿，三元赐福天宫，北极紫微大帝所在。”那公子见说，就去灵虚殿看景。

却说大帝去朝玉帝未回，只分付朱衣仙官、羽衣仙官二人看守灵虚殿。忽公子进来相见，言他是马耳山小王子，今日来此朝大帝，以观景致。二仙官曰：“你若是马耳山来的公子，待我备斋筵来相待，你千万不要往后殿去。”二仙官言罢，转入厢房备斋。三眼灵光就往后殿，见殿门闭上，上面封住。灵光即开门入去。正看之间，那两个鬼乃是江南八十一州火珠精，就认得是灵光公子。大叫：“公子快来救我二人，永不忘恩！”公子说：“这里又无人看管，你何不走去便罢了，如何要我救你？”那二鬼曰：“这枪是降魔伏鬼的金枪，他将我来镇在此，公子可把此镇枪取去，我们方才走得。且此枪公子若拿得去，异日亦有用处，”公子闻言，即将金枪拔起，二鬼拜谢便走，遍游天下害人。

灵光偷此金枪在手，不等斋筵便走，等二仙官听得后殿响亮，即忙来看，不见公子及少鬼金枪。二人正恼之间，忽大帝从空而下，因问：“二妖如何走了？”二仙哭告前事。大帝怒曰：“此小畜生敢这般无礼，盗我金枪，放走二妖精！我且将阴阳斗换转，将我九曲珠化做马耳山，他走在我珠内，还我金枪便罢，如不还我金枪，便将他困死在珠内。”那灵光恐大帝赶来，先叫老家人口拿枪回家去了。灵光被帝大喝一声，不许脱离，走入珠内，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灵光在斗牛宫投胎

却说灵光上路，正走之间，被紫微大帝用九曲珠法，走转灵虚殿，来见大帝。大帝曰：“你这畜生，焉敢胆大，偷我金枪，放走二妖！好生把金枪还我便罢，如若不然，少刻间叫你死在珠内。”光曰：“我何曾见你金枪？”大帝曰：“你令家人先拿回家去，何敢瞒我？”灵光再三不招。大帝大怒，念起咒来，即把灵光困死于九曲珠内，把这朵灵光撇在半空，飘飘荡荡，无处依倚。有八景宫大惠尽慈妙乐天尊，正在打坐，忽见半空中一朵灵光，左冲右突，无拘无束。天尊自思，不免用手招招他来，送往斗牛宫赤须炎玄天王那里去投胎，有何不可？即用手一招，招入袖中而去。

却说炎玄天王正坐之间，忽报天尊到。天王迎接相见礼毕，天尊曰：“贫道今日造府，非为别事，敬送一位贵子，得来降生，内有古记为凭。”天王曰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天尊曰：“少刻间公主即要分娩，若生下是个男子，左手掌上有一‘灵’字，右手掌上有一‘耀’字，又有三个眼，便是我送来的。若无三般古记，便不是我送来的。”正说间，忽报公主生下一个男子，果有三般古记。天王大喜拜谢，请天尊取名。天尊名：“就叫做三眼灵耀，等待久后长成，我来领去做个徒弟。”天王大喜，送天尊分别不题。

时光似箭，一日长成，天尊复去斗牛宫，带灵耀来为弟子。天王接入见毕，言领公子去为徒弟。天王大喜，令即儿子出来拜天尊为师。灵耀依父之言拜辞父母，同天尊回八景宫，教他一十八般武艺，变化无穷，赐他五日冒火丹，天尊要去朝五帝，试灵耀手段，故把钥匙交与金刀童子。天尊下山出去，灵耀问童子曰：“师父在洞，他与你讲甚的？”童子曰：“我不与你说。”灵耀再三推问，童子只得对他说曰：“师父说叫我看守金刀，不要与你晓得。”

灵耀讨看，童子坚执不肯，灵耀自思曰：“他不肯把与我看，我不免变作师父。”脱转出来，念动咒语，变作师父，叫童子曰：“可取出金刀来与我，我要带上天曹去赴灵宝会。”童子不晓得是灵耀，只说是师父，即取出来交与师父去了。灵耀骗得过手，便把火来炼作一块三角金砖藏起身上。

忽一日师父回，童子曰：“你取刀去赴会，为何不带回来？”天尊曰：“我何曾回来取刀。”童子急告曰：“既然不是师父，必是灵耀。”天尊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童子曰：“三日前灵耀问我讨刀看，我不肯与他看，想是他变作师父来骗去。”天尊曰：“既如此，可叫他出来问。”童子即叫灵耀出见师父，师父审问，只得一一说明，说：“我炼作金砖，以便收拾好用，待天曹斗宝，把与师父去赴会。”天尊不究，吩咐曰：“此宝变化无穷，能当阵助战，可要埋藏，不可有失。”吩咐而散。

却说玉帝正坐殿上，有西方太白金星上表奏曰，“今有上界走下二怪：风之桃，火之桃，号作风火二判官。今在中界飞帘洞中作怪，吃人无厌，乞圣上速差天将收获，免致凡民涂炭。”玉帝闻奏大惊，即与众真君商议，谁可带兵前去获除二妖。众臣奏曰：“今有三眼灵耀，乃佛家弟子。数胎出世。今从炒乐天尊为弟子，神通广大，此人可行。”帝即传玉旨，下差灵耀带大兵五千速下中界擒获二怪。灵耀领旨，收过天兵，拜辞师父，又回转马耳山去看母亲、哥哥，取那盗的金枪使用。

却说娘娘见儿子回来，大喜曰：“你往年到何处去，全然不知踪影，至今日回来。”灵耀曰：“孩儿不才，丢却老娘、哥哥，怨孩儿不孝之罪。现在又在天宫斗牛宫投胎，取名叫做灵耀。”母曰：“你今日到此我与你母子朝夕得见，免我忧虑。”灵耀曰：“不孝又奉钦命，押兵去中界收取妖魔。”母曰：“回来为何？”耀曰：“不才回来看母亲，要取前盗的金枪去用，倘若得胜，即便回来，优待母亲。”娘娘听罢，遂即叫取金枪与他，母子相别而去。

却说风火二判官，坐于飞帘洞中饮酒取乐，忽报天宫差三眼灵耀领天兵五千，前来喊战连天，围住洞门；二人听罢大怒，即点起洞中小妖，杀出飞帘洞来，两下大战。二判官念真言，脚踏风轮火轮，风火大作杀来。被灵耀吐出三昧真火，制住风火。放起三角金砖，打得二鬼大败，走入洞中，将洞门紧闭不出。灵耀自思，他若不出，焉能成功？心生一计：“不免变作天曹玉女，将火丹变作仙桃两个，进入洞府去。只说我是王母娘娘面前玉女，听见下面锣鼓响亮，欲看厮杀，一时忙错下来，走差路头，进你洞来，哄他吃我仙桃，有人吃了精神百倍加增。神通之妙如少年。他若吃了，我便呼他烧起来，可不好也！”

却说风火二判官，败走入洞，十分烦恼，吩咐把洞小妖，坚守洞门，不可有失，言罢，忽报一女子在洞口。二鬼曰：“叫他来见我。”那玉女进前，诉言前事。二人见是仙桃，有些好处，心中大喜，对仙女说：“可把桃子与我们吃。我不吃你，放你回去，不然要把你与我吃。”仙女假作不肯，二鬼叫小妖抢上仙桃，各分一只，放入口中，正欲落牙，一滚入肚。二鬼大惊，仙女即现出本相叫曰：“你这逆畜，吃我火丹，还不早降！”二鬼见是灵耀本相，正欲走避，被灵耀念动咒语。火丹发将起来，把二鬼烧倒在地，叫苦连天。灵耀即将二人押回天曹，又得二鬼风轮火轮两般法宝，带得胜之兵回转天曹。

玉帝升殿，灵耀押二鬼回见玉帝，奏说前事。玉帝大悦，将二鬼收入酆

都。即封灵耀为火部兵马大元帅之职。灵耀谢恩未毕，班旁日官邓化出班奏曰：“灵耀才有此小功，我主便封他为元帅，恐众臣不服。我主可传下玉旨，叫灵耀与臣比试，比得臣过，可受此职，比臣不过，不得受此重职。”玉帝依奏，即传玉旨叫灵耀与邓化比试。二人得旨，出朝比试，战不十合，邓化被灵耀一把拿住，满面羞惭。灵耀放他走回，便自入朝见帝，奏说邓化输事。玉帝大悦，即封耀为火部兵马大元帅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灵耀分龙会为明辅

却说次日众真君聚朝奏玉帝曰：“当年五月十五日起分龙会，会集九江八河五湖四海各宫龙王赴会迎旱治雨，救治禾苗。今年会期又至，乞我主可颁玉旨前去会上，众龙王前来赴会，不致失期。”帝曰：“可。”即传下玉旨，问道：“谁人可为会上明辅？”众臣奏曰：“臣观会中，惟火部兵马大元帅，可为明辅。”玉帝依奏，即宣灵耀上殿。灵耀至殿山呼已毕，玉帝曰：“朕观卿忠直英雄，众臣保奏卿作明辅，卿可用心代朕作事，”灵耀谢恩出朝不题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东海老龙王接得玉旨，言赴会治雨之事，心中十分烦恼。叹曰：“吾今年已老迈，如何去得，若然去在会上，见众龙王亦行礼不便，如何是好！”却有儿名叫铁头太子者，侍立在旁，闻父言，上前禀曰：“父亲不必挂虑，自古养儿代老。父亲老迈，去不得，我为子当代父一行，未卜可否？”老龙曰：“此亦恰好，奈你是个好酒之人，倘去那会上饮酒得多，恐有误事，不可以此为是，令我烦恼。”太子曰：“我就当天发个誓愿，现今在行，若再好酒，有违父命，四体不得回乡。”老龙曰：“吾儿今有此志，则我无忧矣。你若到那会上去，那里都是你叫叔的，或叫兄的，可宜谦恭，不可太狂了人。”太子领父严命，离宫上路。夜住晓行，来到一村中，见是个酒店。太子自思曰：“爹爹叫我不吃酒，我今见店面牌上写个酒字，我就思量吃，今如何忍得？”自思不若入店少饮几杯，以免思量也罢。进店就呼酒保沽上酒来，自歌自唱。饮了数壶，将碎金一钱还了酒钱，离了酒店。来到天门，入了南天宝德关，入会堂与众龙王相见。明辅升堂坐定，众龙王依次谒见过。明辅曰：“下官蒙玉旨。差我为明辅，赐宴以待众列位。凡饮酒之间，不可造次，亦不许游席过座，酒醉不得乱言。有违逆者，推出天门，降职不用。先奉列位酒，然后迎入席前，各依次序而坐。”那铁头太子自思，这个酒是御酒，一年一度，难得吃，不免多吃几杯。言毕，连饮数十杯，酩酊大醉，闹将起来曰：“这明辅好不公道！往年我爹爹来，坐又在上坐，酒亦先劝我爹爹。今年我来，坐又坐在边席，酒又不来劝我，是何道理，不公不公。”灵耀听罢云：“往年设会，乃令尊来，他是前辈。今年你来代他，众位你应在末，为何说我不公？我为明辅，安有偏向？汝既酒醉，故把言语冲我。”大怒，就将铁头太子推下南天宝德关。对众龙王说明：“今日与你众位无干，各人领谕回去，保守地方，勿得违律，取罪未便，”齐皆答应而散。

说那太子被明辅推下南天宝德关，羞惭满面，心中思量，不敢回转龙宫见父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大鲤鱼，身长二丈，在扬州江上游戏，舞水作浪。

---

酆都——传说中为阴王冥府所在地。今作丰都县，在四川省。

忽然潮水退去，被困在沙洲之上，进退不能。却有一伙樵子，砍柴回来的，看见沙洲之上，有一大鲤鱼不能丢去，即把那手上柴刀下来，会集众人，割下鲤鱼身上肉带去。那太子被割得身上疼痛，眼中流泪，发滚起来，把那一伙百姓都踏死了。太子趋回龙宫，流泪满面，哭报父曰：“不肖有违父命，因酒醉后闹了分龙会，不敢回见父亲，变作鲤鱼，在扬州游戏；忽遇水退，不能得脱，被扬州百姓，将儿身上肉俱割尽。想儿必要死的，望父王可看骨肉之情，代儿报仇。”言罢而死。老龙王大哭，就点蝦精蟹将，水族军兵，涌起波浪，杀至扬州。扬州百姓遭其水灾，叫苦连天。

却说扬州有个土神，乃是后土圣母娘娘宝像，见水淹到庙前，本地方的百姓人等，各各来至庙前，一步一拜，拜到庙前，求圣母灵威退其水灾。圣母大惊。即去天曹上表。入了天门，玉帝升殿，百官朝贺毕，有扬州后土圣母俯伏陛前。奏曰东海老龙王涌水淹死百姓事。玉帝依奏曰：“卿且回归，朕即传下玉旨，即差四土星君，带领天兵，速去中界退水。”四土星君领旨，带兵出朝，来至中界，见是东海老龙王涌水。那四土星君用土去填塞波浪，弄得老龙王大败，走向龙宫。四土星君带得胜之兵，来见后土娘娘。娘娘待茶，谈说：“前日水淹到我庙前，庙前有一株琼树，其树自来不曾开花，如今被水淹了，反开一朵琼花。此花胜异气，上香三十三天，下香五湖四海，三界皆闻香味，意欲进上玉帝，不知可否？”四土星君曰：“既有此花，胜如好宝，当进玉帝，有何不可。”说罢告别不题，且听下卷分解。

灵耀大闹琼花会

却说玉帝升殿，群臣朝毕，忽奏扬州圣母同四土星君退水，带得胜之兵回朝。五帝大悦，赏赐星君。又有扬州圣母奏曰：“臣庙前有一琼树，自来不见开花，前被水淹。今水消了，忽开一枝琼花，三界都闻香味。微臣不敢隐匿，献上我主。”玉帝大喜，即赏圣母金花御酒，对众臣曰：“此花有此希奇，朕今起一会，名曰琼花会，凡文武百官，但有功者可插此花饮宴，款酒三杯，若无功者，不得冒请功劳。”便令金枪太子为宴主。

却说太子领旨，聚集众官，一个个依次而到会上。太子传旨云，“我蒙父王命我为宴主，设此琼花会，会集卿等。如有功者，请簪此花饮酒。”太子依次而问众臣，众臣俱言无功，不敢冒受。劝到灵耀面前，灵耀亦推无功，太子见众臣都不受琼花御酒，自己将花插在头上，连饮御酒数杯。灵耀看见太子插了琼花，饮了御酒，心中大怒曰：“你为宴主，圣上叫你劝别人。你却把花自插，将酒自饮，劝你自己不成？”太子曰：“众臣都言无功，我才自己插起，有何不可？”灵耀曰：“我有功劳，该把与我插。”太子曰：“你有何功？”灵耀曰：“我收风火二判官，可为功否？”言未罢，即将那琼花抢来，插在头上，自己取上御酒连饮三杯。太子曰：“你这匹夫，敢如此胆大，欺妄圣上！”灵耀便不答话，将金枪太子鞭打。太子打灵耀不过，众官解劝，太子便走。灵耀闹了琼花会，自号为华光天王。自思曰：“一时之气，打了太子，倘若奏知玉帝，定然见罪，如何是好！不如假推酒醉也罢。”众官大惊，各自散去。

太子走入朝中，玉帝升殿，太子大哭奏曰：“不肖蒙父王命作宴主，今有灵耀不遵玉旨，闹了琼花会，将儿乱打，自号为华光天王，乞父王作主。”玉帝闻儿之言大怒，即宣灵耀入见。玉帝曰：“汝乃臣子，太子乃王，安敢如此？”灵耀奏曰：“臣乃一仆，太子乃一主，臣安敢打主！臣被太子打得不敢动手，主公若不信，可问众臣，便见明白。”玉帝即问众臣，众臣俱奏，都未曾动手，只是言语相伤，帝曰：“纵然灵耀未曾动手，亦不该出言伤朕太子，卿叫太子亦是冒功，安敢如此！若非众臣奏明，卿死罪难免，众臣奏明，免赐死罪，削去前职，贬去卯日宫做个游神，候后将功折罪。”华光只得谢恩，退出朝门，转过卯日宫，参见邓化。众臣退朝不题。

却说卯日宫邓化，知灵耀闹了琼花会。被太子奏上玉帝将灵耀削职，贬在手下来做游神，心中大喜。自思，灵耀是我昔日仇人，今日在吾部下听用。不免吩咐手下的，倘若灵耀到此参见之时，先可打他四十杀威棒，不可轻放。吩咐毕，忽然华光来到。邓化即叫请进。二人相见礼毕，邓化假作不知，问华光曰：“元帅到此有何见教，衣冠不整，功劳何如？”华光将前闹琼花会打太子的事说了一遍。邓化大怒，作威言曰：“若是如此，则我管得你着，如何不跪？”华光只得跪下。邓化即叫手下拿下，要打四十杀威棒，华光对曰：“我未有犯法，如何就要打我？若不公，打不得我。”邓化曰：“你既然这等无理，也罢，你说要有犯法，我便打得你。我如今每日在大堂上点卯，你要在堂上伺候听点；若失点，打四十板；又要随太阳行走，如不在，亦打四十。”华光听令，只得退回私宅，自思曰：“邓化这贼，他与我计较，我不免生下一计，化一个化身随太阳行走，真身去堂上听点过卯，看那贼如何



奈得我何？”原来邓化那手下之人，乃是金鸡，邓化吩咐叫他只管跟着华光走，他若失点，就报邓化知道。岂知华光显出神通，化一个化身，不曾失点。那手下人见华光不会失点，要害华光，生一计较，乃对华光曰：“我今要回家看母，今日不来，凭在将军听点也好，随太阳行走也好。”华光心中自思曰：“这奴才要来哄我，我怎受得邓化这等的气。我想终不是了日，不如在卯簿上题了几句反诗，走下中界，再作道理。”拈笔题曰：“自恨时乖运不通，遭陷天罗地网中，卯簿之上分明写，上写华光反日宫。”

却说华光题毕便去，金鸡转来不见华光，鸡即忙报知邓化。邓化叫拿上卯簿看时，簿上有反诗四句。邓化读罢大怒，就点起本部军马，赶上要捉华光。华光正要走下南天宝德关，正遇邓化。邓化大骂曰：“汝这匹夫，汝本该死，玉帝免汝死罪，叫来我部下听点。汝原心不改，敢题反诗，敢走何处？好好受缚便罢，半言不肯，少刻间性命难存。”华光曰：“你这匹夫，心怀旧恨，又要我听点，又要我随太阳，百般计较，我若不反，终落你手。”邓化听罢，举刀便砍。被华光大杀一场，邓化抵敌不住，回马便走。去奏玉帝不题。

却说华光杀退邓化，走下中界，望见前面有一名山，问来说是朝真山洪玉寺。寺内乃是火炎王光佛，在那里修行乐道。华光听罢，即往洪王寺去见那火炎王光佛。那佛号做劝善大师，那大师在禅坛上正坐之间，忽见华光自外而入，参见礼毕。大师问曰：“久闻天王在上界掌元帅职，享不尽宝贵。今日光降山寺，有何见谕？”华光只得将大闹琼花会，打金枪太子，削去元帅之职，贬在日宫做游神事，说了一遍，大师曰：“到此为何？”华光曰：“不想邓化那贼，与我有旧仇，又要我听点，又要我随太阳，我恩终无了日，因一时之气，题了反诗，走下中界。久闻老师法戒，不才得来拜于门下，不知可容纳否？”大师大喜，即吩咐华光不许如前，可遵从吾法戒。华光受命不题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华光闹天宫烧南天宝德关

却说东海李龙王，一日寿诞贺寿，龙宫内排下筵席，中放一颗明珠，乃是聚宝珠，照耀天中，毫光闪闪，紫雾腾空，星夜光辉。龙王作乐，饮酒大醉。不想华光挪开天眼，一见那珠，念动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蝦虫，下了海中，潜入龙宫，把那珠拿来，向前变出真相，心中大喜，回转洪玉寺，将珠藏起，亦不与师父知道。李龙王酒醒过来，不见那一颗宝珠。龙王大惊，问各水族，俱言不知，龙王遍处寻觅不见踪影。自思必是什么妖怪来此盗去，不免去问南海观音佛母，便见明白。说罢，便离龙宫，早到南海，见了观音佛母。龙王拜问。观音佛母略开慧眼一看，言曰：“你那珠不是别人盗去，乃上界华光变作蝦虫，来到龙宫盗去。其人今在中界朝真山洪王寺，从劝善大师为弟子，你要取此宝珠，可去那里取。”龙王听罢，辞了观音佛母，回转龙宫，点起水族，杀到朝真山，围了洪玉寺。喊战连天。火炎王光佛正在禅坛上打坐，知得寺外喊战，要打进山门。声言要问华光取聚宝珠，光佛大惊，即叫出华光问曰：“今日李龙王统领水族杀到这里，声声说你偷他宝珠，此事实否？”华光曰：“不敢有瞒师父，此珠果是弟子拿来。”师父曰：“今日龙王到来要问你取，如何分说？”华光曰：“师父高枕勿忧，弟子自去退他便了。”华光即辞师父，出了寺门见龙王。龙王曰：“你为何偷我宝珠？”

好好还我便罢，半言不肯，叫你一命难逃。”华光曰：“谁说是我拿你的珠？”龙王曰：“我酒醒不见宝珠，我去问南海观音佛母，佛母说是你偷。”华光曰：“即是佛母说我，今拿来了，你便如何？”龙王听罢大怒，手提大刀便欲砍华光。华光也使枪来迎。战未三十合，被华光杀得大败。龙王带了残兵走回龙宫。华光回寺见了师父，心中大喜。师父曰：“我要上天曹见帝，遇你这一场祸事来，我未曾去得。今日平息，我来日要去天曹。”吩咐华光可要看守寺门。华光在旁听罢，忽然下泪，大师曰：“你下泪为何？”华光曰：“弟子自离上界，到此跟随师父，朝夕思慕父母，不能一见，今闻师父欲上天曹，弟子不能回去，见鞍思马，睹物伤情，故此下泪。”大师曰：“你若为此，乃是一孝子，我不免带你回去，你不可生事。欲上天曹看母便同行。”华光曰：“若得师父提携，得见父母一面，弟子万幸，何敢生事。”大师曰：“既如此，我将一串佛儿珠与你，挂在颈子上，我口念动真言。你若上天，他用照妖镜，亦照你不出，只说是佛家子弟。你去见父母。待我下中界，你依前同我下来。”华光大喜。师父即将佛儿珠一串，放入华光颈中，念动真言，同上天曹。

却说斗牛宫赤须炎玄天王夫妇，正坐之间，思量儿子，不知何方。忽报公子回来，父母大悦，相见曰：“自儿去后，为父母者不知你落何方，心中常常挂念，今日为何得上天曹来？”华光禀父母曰：“不肖自别双亲之后，无处安身，只得走去下界去，到那朝真山洪玉寺，投拜火炎王光佛为弟子。今得师父带我上来，得见父母。”父母听罢道曰：“你前日杀退邓化，走落下界，邓化禀奏玉帝；玉帝大怒。今差太子在玄华殿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要来中界擒拿你。你可在在此暂宿一宵，明日快走下中界去，免生别虑。倘玉帝晓得，不当稳便。”华光曰：“爹娘勿虑，孩儿自有分晓。”华光就叫爹娘安了寝所，自思：“可恨金枪太子，传令要招兵擒我，我不免变作天曹军人，假了姓名，去他那里投军。倘若收留我，我就在他军营内杀将起来，杀死那金枪太子，依前走在下界，却不好也！”来日别了爹娘，只说：“我依然同师父去下界。”爹娘不晓，只吩咐华光小心逃避，待后日有赦，依旧回转天曹。

华光别了爹娘，去到玄华殿。华光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汉子，身長一丈，肩大十围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手拿一把长枪，参见太子。太子一见问曰：“你姓甚名谁？”华光曰：“臣姓陈名三郎。闻太子招兵，要往中界捉华光，特来投军。”太子一见，便对华光曰：“来日我见父王，保奏封你为前部先锋。”言未毕，华光现出本身，用金枪望太子便刺，众军惊散。太子连忙走入北极驱邪院，躲去梭婆镜后，华光赶到，不见太子，只有二鬼在。华光向那二鬼，那二鬼被镜镇倒，巴不得华光打破金镜，救他出来，连忙应说：“避开，那太子走来，躲在我梭婆镜后。”华光闻言大怒，丢起金砖，打破梭婆镜，放走那二鬼，一个乃是金睛百眼鬼，一个乃是吉芝陀圣母，各自逃生，走在下界。太子见打破镜，大声放叫，说：“华光走入天门，闹了天宫，各臣可要捉拿！”四方天将闻知，各起天兵擒捉华光。华光抵敌不过，大败而走。东西南北，走得紧急，不能走脱。华光走到北方地界，乃是玄天上帝守把，华光一见上帝，更不答话，丢起金砖打来。玄天上帝用手上七星黄旗，将金砖卷了。华光心焦，又将风龙降火龙条抛去，又被上帝用七星旗收了。华光惊慌，又用火丹抛去，又被上帝用七星旗卷了。华光进退无路，舍命死战。被上帝驱动北方壬癸水，将华光淹倒在地。上帝用降水棒压住，全身不

能得动。华光原是如来面前灯花，堆积后，如来念动真言咒成。华光乃是火之精，火之灵，火之阳，以此遇见上帝，乃是北方壬癸之地，故不能走脱，被上帝捉住。上帝曰：“你这畜生，好不知世务！你有何神通，敢反天宫打太子。今被吾捉住，有何理说？”华光四肢不能动得，大哭曰：“弟子因邓化所逼，出于无奈，只得如此。今日被上帝捉拿，可发慈悲之心，救我可也。”上帝曰：“你若肯改邪归正，我部下前有三十五员大将，你若归顺我，凑成三十六员，我即救汝。”华光连声应曰，“上帝若肯救我，我情愿归顺，永远不敢有反。”上帝即取来那聚水珠一颗，化成一粒米，叫华光吞下，我便救汝。华光只得吞下那米，上帝嘱曰：“我这米乃是我聚水珠化的，今你吃入腹中，后若有反意，我念动咒语，你肚中水滚起来，七日自死。”华光曰：“若得上帝慈悲，永随左右。”上帝听罢，即将降水棒拿起，放了华光。华光告曰：“蒙师父收留，争奈天兵要捉我得紧，如何得脱天曹？”上帝曰：“你乃火星，可向南方走，南方丙丁火，火助火烧了南天宝德关，方可走脱上界。你在我北方壬癸水，你火焉能斗得水过，如何走得？”华光听罢，言曰：“蒙师父指教，奈弟子法宝俱被师父收了，如何去得？”上帝即取前法宝还华光，华光别了上帝，经投南天室德关。见关门紧闭，华光即指出三昧真火，烧了南天宝德关。众天兵见关上火发，个个只顾救火，华光即走出南方，下了中界。手下人报知金枪太子，说华光放火烧关，走下中界。太子方才收了天兵，上表奏帝不题。话分两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华光来千田国显灵

却说华光得玄天上帝指示，烧了关门，走下中界，身无去向。正忧之间，望见前面有一座山，生得奇异，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景，华光便问当方土地：“那山甚么山？”土地曰：“那山名叫做离娄山，山中有一洞，叫绿水芙蓉洞，洞内有两个大王在那里镇守。”华光又问曰：“是何大王？”大地曰：“我不敢对你说。”华光曰：“有何不敢？”土地曰：“我若说出，他在那里一个便看见，一个就听见，就了不得。”华光曰：“有我在不妨，你只管说来。”土地曰：“此山上大王，一个叫做千里眼，能看一千路外，无所不见；那一个叫做顺风耳，听得千里路外言语，无所不知。又名叫做离娄，师旷，叫做聪明二大王，吃人无厌，骨积如山。”华光听罢，发落土地，便去离娄山。

行不数里，来到离娄山。那千里眼、顺风耳，坐在洞年，顺风耳言曰：“可恨那土地，适才教那华光，说我兄弟在此吃人。于今华光要来这里收我们，大哥你看来未有？”千里眼云：“我也看见了，那贼即日来了，如何是好？”顺风耳曰：“他神通广大，难以抵敌，我生下一计，我与你未免变做两座大山在两旁，看那华光，那认得我们？若认不得，待他行至中间来，就把他捉住吃了，岂不美哉！”二人计议已定，合作二大山立在两边。华光来到离娄山，四边看了，不见一人。华光思曰：“闻这两个妖怪神通广大，必然有作法于我。我将挪开天眼看，走在那里去？”华光挪开天眼，看见笑曰：“这两个妖怪，原来预先晓得我来，先变做两大山，立在两旁，要俟我来至中间，要捉我去吃。我不免心生一计，指作三昧真火。左山边放一把火，右山边放一把人，烧将起来，有何不可。”说罢，念动咒语，指出三昧真火，烧将起来。那二鬼见火一发，连忙走出来与华光大战，华光诈败而走。二鬼

赶来，华光将降魔捉鬼枪迎面一插，哄二鬼曰：“你二人有何神通，如若过得去，要先拔我这根枪。你二人亦拔我的不动。”二鬼曰：“你明杀我不过，敢说此大话。”华光曰：“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，你二人谁敢扯？”千里眼曰：“不消我贤弟扯，我扯起便了。”说罢，先用手一扯，扯不动，用双手扯，又扯不动。顺风耳亦向前扯，也扯不动。华光曰：“莫说一个扯了，就你二人齐向前扯，也扯不起。”二鬼不知是计，心中不信，二人齐向前扯，又扯不动，被华光念动咒语，将二鬼双手都粘在那枪柄上，拿不下来，叫苦连天。

华光一见大喜，言曰：“我这个叫做降魔伏鬼枪，你这两个妖怪，如何扯得动？你若肯归降我就罢，若不肯降我，即指三昧真火，把你这两个妖怪烧死。”二人听罢，连声应曰：“情愿归降天王。”华光即化出火丹一粒，化作丸子两个，哄他曰：“你要我救你，降我之时，要吃我这两粒丸子，你那手就脱得下来。”二人吃下，便要走去。华光曰：“你二人方才吃的，乃是吾火丹，你二人或是思想走，若走之时，我便火丹发作起来，烧死你。”二鬼不信便走，那华光念动咒语，叫那二丸火丹发将起来，把二鬼烧倒在地，叫苦连天，大叫天王救命。华光问：“汝二人今日肯归降否？”二鬼曰：“若待火灭，倾心归伏，再不敢反。”华光即叫火灭，那肚里此丹便不发。二人即拜倒在地，问曰：“天王今要何处去？”华光曰：“我今欲在这里安身。”二鬼禀曰：“纵然天王要在此处安身，此处可好。这里乃是千田国王管，被我二人作乱，托他的梦，每年三月三日，要办童男童女来此祭赛，我二人保全他国家风调雨顺；国泰民安。”华光曰：“自管今为始，吾与你三个，今后可去千田国王宫室，托他的梦，从今不用童男童女祭赛，要他立我庙宇，刻我三人宝像，春秋二祭，何不好也。”三人说罢，当夜便托梦千田国王不题。

却说千田国王升殿，众臣朝罢，国王曰：“孤昨夜得一梦，梦见一人头戴金龙冠，头上多一眼，手提三角金砖，说他是上界天曹之人，名唤华光天王，说他来到离娄山，收下二人，名叫离娄，师旷。那尊菩萨叫孤从今不用童男童女祭赛，可立一个庙宇，春秋二祭，他保我国永远万年。孤今欲立庙，众臣意下如何？”众臣奏曰：“往年梦用童男童女祭物，我主今得一梦，梦中之神自说不得童男童女，上受春秋二祭，此福神也，安得不从。我主可传下旨意，择一地速造一庙，立神宝像，不必疑惑。”王曰：“何处可造庙宇？”众臣奏曰：“今有城外离城五里，原有一庙，乃是火漂将，今已废矣。我主可传下圣旨，将废庙拆倒，起造新庙，只有此处最美。”国王听罢，即传下旨意，着锦衣卫指挥，带领御林军三千。拆倒庙宇，立神宝像，众臣退朝。锦衣卫指挥宋清得旨，却去拆倒前庙，再立新庙，名曰天王祠。不日成立，国王亲自带众文武，上香祭赛。不题。却说华光得了庙宇；身像受祭毕，吩咐千里眼、顺风耳曰：“你二人可看守香火，不可有害百姓。我去游遍中界，逢灾救灾，逢难救难，你二人不可有违。”二人领命不题。

却说那火漂将被国王拆了他的庙，立华光祠，心中大怒，欲与华光争斗起来，又无华光神通，只得忍耐，昼夜思量，欲生一计害华光，无有门路。忽一日千田国王有一公主，曾许嫁对马国，闻得华光天王灵感，出殿奏父王曰：“女儿闻天王灵感，欲去庙中行香，望父王准女儿一往。”国王允奏。公主即命宫娥彩女，备香灯纸烛，亲到天王庙中行香，公主入殿拜毕，叫手下将神幔卷起。“与我看天王宝像生得如何？”军人即将神幔卷起。公主一

见，便口中叹云：“此天王宝像，真生得美貌。”看罢，上了车驾，由庙前正欲回朝。却有那火漂将看见，自思：“我被那华光害去庙宇，此仇未报，今见公主，又生得美貌，不免起一阵怪风，将公主拿入我洞里去，一则成其夫妇，二则国王只疑是华光拿他公主，以报前仇，可不美哉。”思罢，即起一阵怪风，将公主拿进洞中，安排公主成亲。公主不从，火漂将曰：“你说我是甚人，我乃火漂将也。汝父千田国王将我庙宇拆卸，立天王祠，我无处安身，只得在此洞中。今日你到那天王祠行香，我见你生得美貌，起一阵怪风，拿你到此，成其夫妇，为何不从？你若不从，我就把你吃了。”公主自思：“我若不从，岂不被他吃了？”遂假推说：“我被大王拿来洞中，心中惊惧不安。望大王限我数日，若得定心，然后与你成亲。”火漂将大悦曰：“也说得是，于今到此，是我妻室定矣，走得到哪里去？”即吩咐小妖伏侍公主，自去采办异味，候公主成亲不题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千田国王升殿，众臣朝毕，手下有随从公主往天王祠行香者，奏曰：“臣等随公主往天王祠行香，公主卷起神幔，看见华光宝像，便有思心，出至庙前，忽一阵狂风飞沙而来，臣等不能开眼，吹倒在地。风息，待臣等看时，不见公主。臣等只得回朝见王。”国王听罢大怒：“此必是华光野神拿去，寡人即传下圣旨，吩咐御林军，可去拆了天王祠。”众臣奏曰：“论我主前日之梦，其神云他是上界正神，我主又立庙宇，塑其宝像，安得不思仁义，更以仇报陛下。想必城外有别妖怪，将公主拿去，其中不明。乞陛下出道旨意，可写一通关牒文书烧去，限华光三日之内要送公主回朝，如无，拆之未迟。”国王依奏，即来回天台宫写牒烧去。国王退朝不题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离娄、师旷见公主被火漂将拿去，国王又有牒烧文到，限三日将公主送回。二人欲与火漂将大战，救出公主，二人自思又无火漂将神通，又不得天王回来。正忧之间，忽见天王驾一朵祥云回殿。二人将公主从行香卷幔、出殿、上车回去、被火漂将拿去的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华光听罢大怒，即去火漂将那洞里。却好那火漂将不在洞里，华光入后洞，见那公主哭喊救命。华光曰：“不必啼哭，我驾一朵祥云，送你回去。你必须要到国王面前奏明，说不是我。”公主领命，华光即驾一朵祥云，直送公主回朝。国王升殿，公主即将前事一一奏明，说不是华光，乃是火漂将。今得华光救回。国王大悦。

华光复到火漂将洞中，变作公主，将火丹化做一个枣子，闷坐在洞中，那火漂将入洞，就问公主曰：“你今日身上可好否？若好，可与我成亲。”公主曰：“尚有些不快。”火漂将曰：“等你一日了，你若再说不快，我要成亲，等不得了。”公主曰：“我若与你就成亲，也不打紧，恐你久后意懒，必然不要我。”火漂将曰：“若有此心，天地不容。”公主曰：“我也不信你说，你若要我成亲，我有一个枣子，你若吃我的，我才与你成亲。”火漂曰：“吃便如何？”公主曰：“吃便我和你两个日后和睦。”火漂曰：“既有此好处，何不多拿两个来与我吃？”公主曰：“一个也够。”火漂听说大喜，接过枣子在手，拿上口中，一滚下肚，火漂火上，华光即现出本相，大骂曰：“你这妖怪，这般胆大，拿了公主，连累着我。”火漂大怒曰：“你占我庙宇，前仇未报，今日尚敢来吾洞中欺我？”言罢便欲与华光厮杀。华光曰：“且住，你且说适才吃我那枣子，是个什么？”火漂曰：“是枣，是什么？”华光曰：“是我火丹。你若不降我，我便叫烧将起来。”火漂将不信，提枪望华光便刺。华光一见，便念动咒语，把那火漂烧倒在地，叫天王救命。华

光曰：“你却才不信是火丹，今烧起来，你信不信？于今火种埋在你肚里，你肯降否？”火漂曰：“天王饶命，小人情愿归降。”华光听罢，即叫性火，肚中便不疼痛。华光收了火漂将，在部下听用不题。

却说千田国王升殿与众臣商议，得华光天王救回公主，同文武亲到天王祠建醮行香不题，后仰止余先生观到此处，有诗一首，单道公主。诗曰：

妇人当自守闺春，安可天渊去行香，  
不遇天王神通救，难免身丧洞房中。

### 吉芝陀圣母在萧家庄

却说吉芝陀圣母言曰：“我当日同金睛百眼鬼在北极驱邪院梭婆镜内，被镜镇倒。得遇华光闹天宫，赶金枪太子，那太子走入北极驱邪院，躲在镜后，华光把那金砖祭起，打破那梭婆镜，我同百眼鬼得脱出来，不知他的去向。我今在云端观看，见南京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，有一萧长者，名唤水宫，其妻范氏太婆，每夜在后花园烧夜香，祈求宗嗣，接续香烟。我自思不免摇身一变，变化一个扑灯蛾，去那里打灭灯火，将范氏太婆吃了。我且摇身一变，做了范氏太婆。去迷了萧长者，与他成亲，岂不美哉。”说罢不题。

却说范氏安人，一夜在后花园排下香烛案，正欲拈香祷告，忽见一大灯蛾飞来，打灭那灯。范氏大惊，正欲呼婢点灯，被吉芝陀圣母变出本相，将范氏安人吃了，变作范氏，昼夜与萧长者作乐，今日去东家吃一个人，明夜到西家吃一个人，左邻右舍人家，今日不见一个，明日又不見一个，各各心中烦恼，俱不知真假。范氏轮夜去人家吃人，萧长者亦不知是假范氏。一日假范氏身怀有孕，对萧长者说知，萧长者四十无子，闻妻有孕，十分欢喜，夫妻作乐不题。

却说那天曹玉皇上帝，说华光反了中界，恐后有患，又招军买马要捉华光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华光在萧家庄投胎

却说华光天王遍游天下，来到朝真山洪玉寺，便去参拜佛前火炎王光佛。参拜礼毕，火炎王光佛问华光曰：“弟子，你这两年不来，往何方栖身？”华光即将收千里眼、顺风耳，国王立庙事说了一遍。光佛曰：“此处栖身不定了，目今上帝要起兵来捉你。”华光曰：“若再起兵来，如何是好，望师父指引弟子去路。倘能躲得，久不敢忘师父。”光佛曰：“若得一人好安处，将身投胎就不妨。”华光曰：“于今闻千田国王立庙之后，受万民香烟，如何好便去投胎？”光佛曰：“你今要躲难，此事亦自有说。”华光对师父曰：“弟子去时要如何去？”光佛曰：“当日如来赐你五通，不如都去投胎，总作一胞胎，为个肉球样，待母分娩出来。”华光曰：“凡人哪晓肉球里面之事，必说是鬼胎不肯割开。若将来害了，如何了得？”师父曰：“你放心前去，我随后就来救你。”华光蒙师父指教。只得化五通金光，飘飘荡荡，随风飞舞，来到南京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。华光在云头看萧家人自言自语，说安人

---

建醮（jiào）——设坛祭祷。

安人——六品官之妻的封号。

怀胎二十个月，未见分娩。华光在云头自思：“不若就投此处脱胎去吧，”三更时分，便入萧安人寝所。五通共化成一网白米，滚入安人胎中。

安人醒来，便觉腹痛，叫醒萧长者，萧长者起来，即备香烛当天祷告，乞早降生一男子，接续香烟。祷毕，侍女出报长者曰：“安人分娩了。”长者问曰：“是男是女？”侍女曰：“不是男女，乃是一个牛肚样。”长者大惊，自入看时，果是一个牛头肚样。长者大怒，便令家童：“扛出去，丢在河内，勿与外人知之，被人耻笑。”一个家童领命，即把那牛肚抬去河边，丢在河内。那牛肚一滚上岸，家童大惊。又丢去河内，那牛肚又一滚上来。如此数次，众家童惊得慌忙回报长者说。“那牛肚丢下水去，又滚上来，如此数次，无奈他何？”长者曰：“如此可埋地里。依然抬转，埋去后门也罢了，不可令人晓得。”说罢，家童即去抬回家来，长者闷闷不悦。

却说火炎王光佛变作一僧，入萧长者家去化缘，长者在堂上，和尚向长者跟前合掌打个问讯。长者回礼曰：“长老光临，有何见谕？”和尚曰：“特来化缘。”长者曰：“我有事干，约你明日来也罢。”和尚曰：“长者平日是好善的人，贫僧今日来到贵府化缘，为何见推？”长者曰：“非老夫往日好善，今日见推不舍，我不说你不知。老夫平日斋戒好施，年至四十无儿，今年幸得房下有孕，怀胎二十个月，今日分娩，老夫不胜之喜，看时却是一牛肚样，老夫命家童抬去河边，丢在河内。家童丢下去，滚起来，丢下去，又滚起来，家童无奈他何，就回报于我，我恐外人知之，叫家童依然抬回家来，待夜间埋在后门。有此物件于心，故许长老说明日来。不然我就舍，岂有见却。”和尚听罢，即贺喜曰：“此物不叫牛肚样，乃一肉球。”长者曰：“果是肉球，要他何用？”和尚曰：“长者年四十无子，今日连有五位贵子。”长者曰：“一个不见，哪有五个在何处？”和尚曰：“此肉球内有五个孩子。”长者不信。和尚曰：“你若不信，我即将戒刀剖开你看。”和尚说罢，即将肉球剖开，里面果有五个孩子。长者大惊。和尚曰：“不必惊恐，乃是五尊菩萨，他日成功上天，长者定然有份。此报长者布施之念。”如此，长者大悦。和尚曰：“今日乃是九月念八日，是他兄弟五人生辰，我不免就代五位令郎，各取一名。”长者曰：“如此多感盛情。”

于是和尚即代大的取名叫做萧显聪，次名显明，三名显正，四名显志，五名显德。取名毕，曰：“五位贤郎脏腑凡人不同。”长者曰：“有何不同？”和尚曰：“凡人脏腑是皮肉的，令郎脏腑各有一样，内乃是金轮脏、银轮脏、铜轮脏、铁轮脏、华光脏，有此辨别。”长者曰：“今日生他下来，他要如何？”长者曰：“三日便能言语，长成日，必有四位拜辞先去修行，有一位常在家，要随他而行。”长者听罢大悦，留和尚用午膳。和尚曰：“贫僧有一事要速去，不敢相扰，容日再拜。”长者即送和尚分别而去。萧长者即同五个孩儿，入寝室去见母。母曰：“你五兄弟作一胞胎，我又生一个女儿。”华光曰：“只有我兄弟五人，何又有妹子？”母曰：“你若不信，现在后壁。”那女子即出相见。华光忖曰：“必是前那朵琼花又来投胎。”禀母曰：“妹子取名叫做琼娘。”母曰：“可。”长者曰：“今日有你兄妹六人，可同出堂开筵作乐，以会诸亲。”四个儿子禀母曰：“华光同妹子在此伏侍父母，不才四人先辞父母，要去修行，候功行缘满，迎请老母同往西方见佛。”父母曰：“既如此，我亦不留。你兄弟可要孝顺，免我挂念。”嘱罢，四子即

辞父母而去。只有华光同妹子在家看待父母。长者不胜之喜，请客排宴不题。

却说吉芝陀圣母，自从生下华光兄妹六人，比从前更厉害十分，整日在萧家庄吃人。但有田户来往完租并各项来往的，三吃五吃，吃时俱选后生精壮者。每日如此，有一日，龙瑞王正驾祥云，要朝山恭礼法主，在云头看见吉芝陀圣母在萧家庄吃人，怒曰：“这孽畜居心不改，今又在凡间萧家庄吃人，万民受害。今我不免变作一个方僧，在他家去化缘，那孽畜必然要起心吃我，那时便变出本相，就把那孽畜拿去，打入酆都，除却这害，有何不可。”说罢，离下云端，即变做一个方僧，行了一里，入了萧家庄，敲动木鱼叫化缘。门上看门家童报入后堂，后堂萧安人正坐之时，家童回禀曰：“门首有一个和尚，来问我家化缘。”安人心中大喜，便思量把那和尚来吃。即吩咐家童，可请那和尚进来。家童领命，出来与和尚说知。和尚即同家童入见安人。近前深深打了个问讯。安人回礼毕，即叫家童去排斋筵，不题。家童去了，那安人侧身一睹，见那和尚一表人物，便要动手吃那和尚。和尚见安人起不良之心，即便显起神通，变出本相，走向前一把扯住。那安人回避不及，就被那和尚捉上云端，解入酆都去。瑞王显出神通，用遮镜遮了千里眼，与他看不见千里事，又用铁宝丸二个塞住顺风耳，不能听千里之事。龙瑞王安排定了，依然回转禅坛不题。

却说家童备斋出来，不见安人，又不見和尚。当日长者不在家，有琼娘出问其事。家童将化缘事说了一遍。琼娘自思，想必是和尚拿去。便大哭要出门行路，跟寻母亲。沿途而哭，不见母亲。左冲右撞，叫苦连天，哭哭啼啼，若慈鸟失母之状，令人闻之惨然。来到一处，乃是西乡村。张一郎派到今年乃是个社头，又有一名李进为社长，二人乃是个会首。此处有一乌龙大王，递年要办童男童女祭赛，方才村中一年无事，若无童男童女祭赛，一年不得平静，自然起瘟出瘴。若办那童男童女去祭之时，烧了纸，祭主走开，那乌龙大王自出，受那童男童女去。二人派着是会首，没得一个人去，怎生是好。正说之间，忽见一女子哭哭啼啼而来，高声叫苦，要寻母亲。二社长一见，便起杀人心，口中不说，心中思量，便问曰：“你母是那一家出身的？”女儿曰：“我母乃姓范，我自幼未出闺庭，不知外婆家住在何处。我母亲因今早见一和尚来我家化缘，我母亲叫备斋，家童备斋来前，那和尚将我母拿出门外，我即赶出跟随，并不见踪迹。敢问列位长官见否？”一社长曰：“你姓什名谁？”琼娘曰：“奴家乃是前村萧家庄萧长者女儿，名唤琼娘。”二社长又问曰：“你令尊到何处去？”琼娘曰：“爹爹出门尚未回庄。”二人即附耳商议，诈言曰：“你若是前村萧永富长者令爱，你那是我外孙女。不敢相瞒，我是你外公；那一个是我弟郎，你该叫他叔翁。你如今不必啼哭，你母被那贼秃拿到此过，不想刚刚被我两兄弟撞见，那贼秃被我二人打走了，你娘救得在我家里，你既是我外孙女，我即同你会见你母。”琼娘不知二人是假，只说是真，听二人哄，便随二人而行。二人领到家中，囚在空房内。二人大喜，商议停当：“你得一童女了，如今再去寻一个童男，社日好祭。”二人商议不题，琼娘被二社长哄至家来，囚在屋内，心中思想，不见母亲，又自不得回家，终日放声大哭不题。

却说华光在半空中，打听天曹消息，驾云欲回，忽然听见号哭之声。立

---

递年——递，依次更替。连年的意思。

社日——祭土神的日子。



住云脚，细听却好似妹子哭声，惊慌下来一看，果是妹子琼娘。近前问妹子曰：“你因何到此？”琼娘曰：“哥哥正不得你回来。母亲因前日有一和尚到俺家化缘，母亲被他拿出门来。一时间只顾寻母，慌慌忙忙，步走错路，被此处二人，将我哄到此间，囚禁在此，不知何意。哥哥可救我回家，去寻母亲！”华光听罢，言曰：“我且先送你回去，待我变做你，看那二人回来，如何生意，然后再去寻母亲。”华光驾祥云，送琼娘回家。自摇身一变，变作琼娘。那二社长回来，心中忧闷，言曰：“童女已有了，没有一个童男，明日又是社了，怎生是好？”李进曰：“童男何处讨得？你又没儿子，我又没儿子，没奈何，明日只得将那童女拿去庙中，与那乌龙大王。可对他讲，我二人若有儿子，我自拿一个来凑，我二人又没儿子，止有童女，望大王可怜，看他容否。若不容，再作计议。”张一郎曰：“说得是。明日即备香纸灯烛，取出童女，到乌龙庙中祭赛。”华光听见自想曰：“我正不知囚我妹子为何，原来有此种事。我不免与他押到庙中，看那乌龙大王将我如何。若有反意，我却除了那妖怪，然后去寻母亲。”

那二社长次日果将华光拖出缚了，押到庙中祝罢，退出庙门外，各自散去。忽然起一阵怪风，闪出一汉子，头似大桶，口若血盆，齿如钉耙，伸出手来，欲把华光来吃。被华光现出本相，取下降魔枪便刺，那乌龙大王见了那枪，不能走脱，伏倒在地，被华光捉住。乌龙大王叫天王救命，华光曰：“你若要我饶命，你可改邪归正，你可要吃我个丸子。”乌龙大王曰：“情愿吃天王丸子，归须天王。”华光听罢，即取出火丹一枚，化作丸子，付与他吃了。华光道：“你方才吃我的丸子，乃是我火丹子，你久后若有了反意，那火丹便从你肚里烧起来。”乌龙曰：“再不敢反了。”华光嘱曰：“你今即顺了我，你今夜可托梦村中人，要从此不用童男童女祭赛，止用三牲酒醴。可立我神像，你可在此受享祭祀，看守香火，我离此去寻母亲，”华光嘱乌龙而去。乌龙大王即托梦不题。

却说华光回转离娄山，问千里眼、顺风耳二人说：“我母被哪个拿去，在那里可见么？”千里眼、顺风耳答曰：“老安人被龙瑞王拿去，不知他用何神通，我看不见拿在哪里。”顺风耳云：“我听不知拿在何处？”华光曰：“你们一个看不见，一个听不见，怎生是好！”千里眼、顺风耳言曰：“龙瑞王拿去必不在别处，定在幽冥。天王若要知老安人下落，除非要假太乙救苦天尊设一道场，讲经说法，聚集各方孤魂等众诸般野鬼来听经卷。天王即时审问，必知端的。如其不然，难知下落。”华光听罢，次日即于华光寺中，口念真言，变作天尊，设立道场，讲经说法。三界孤魂诸鬼，无有不到。华光当日乃是佛家弟子，亦知经卷一二，将经讲罢，问众鬼曰：“萧家庄有一萧太婆安人，汝等可见否？”众言未见，华光自思，若龙瑞王拿去，必不到此，只得吃斋散毕。众鬼散去不题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众臣奏捉华光

却说玉帝升殿，众臣闻华光在中界，假太乙天尊说法，疑必有反乱之心。众臣出班奏曰：“今有华光，自从闹天宫走下中界投胎，原心不改，又假太乙救苦天尊说法，必有反乱之心。乞陛下早差天兵下凡，收捉华光，押上天曹，免得在中界作乱，万民不安。”玉帝闻奏大怒，便差人部元帅宋无忌入朝，带领天兵三万，火速前往中界收捉华光。宋无忌得旨，即出南天宝德关，点齐天兵，杀至中界。自思曰：“华光神通广大，难以收获，不若变作一客人，将我火车化作风车，着手下推离娄山洞中去，看他知道不知道。若然不知，进入洞中变出本相，就在洞中捉住华光，省得张弓执箭，岂不美哉？”说罢，即变作客商，坐在车中，着手下推向离娄山来。

却言华光正在离娄山中闲坐，挪开天眼一看，大惊曰：“千里眼、顺风耳你二人可听见么？”二人曰：“禀大王，我二人听见玉帝令差宋无忌，押兵前来，今变作客商，将火车推入我们洞中来，可于中取事。大王可速作计较。”华光曰：“他今变作客商推车到此，我便变作人家一个少年女子，去半路撞他。待他问我之时，只说我要回娘家去，到此脚痛走不得，啼啼哭哭，倘若他把那火车与我坐，我便坐来，可不好也。此叫做将计就计。”二鬼曰：“好计，好计。”华光言罢，即变作一个妇人，在半路啼哭。宋无忌变作客商，正推车过来，未料与华光变那女人相撞。宋无忌只顾前走，那女人将宋无忌车儿扭住，啼啼哭哭，叫客官救命。无忌曰：“你是什么家女子，在此处啼哭，扭住我车？”女子曰：“客官，奴家乃是前村女子，去外婆家，欲回去，脚痛走不得路，以此啼哭。求客官看我可怜，将你那车儿与奴家坐坐。奴家到得前村，奴的爹娘当重谢你。”无忌一想：“此地哪有女子，他莫非就是华光？若是那贼，将计就计，将此车与他坐，他不知我这车是个火车，待他坐上，我便念出咒来，火焰大发，即将他烧死，省得费力，可不美哉？”思罢，即对那女子曰：“我借与坐，到家可要作速下来，与我好赶路程。”那女子曰：“若得回家，自当相谢。”

宋无忌见那女子上了车，忽念动咒语，立刻火焰大作。华光在车中天眼一见，即现出本相，笑曰：“我乃火之精，你那焉能烧我？”显出神通，将火车坐入洞中，无忌惊慌，赶至洞前，洞门闭上。无忌大骂。华光藏起火车，出洞与无忌交战。无忌曰：“你在中界作乱，假天尊说法，玉帝大怒，命我擒你，今你尚敢变作女子，坐吾火车？好好受缚便罢，半声不肯，少刻间有命难逃。”华光曰：“反天宫为邓化所逼，假天尊为寻母亲。烦元帅回兵，转达天听。加若不容，华光出于无奈。”无忌曰：“你反天宫为邓化所逼，假天尊又是寻你母亲，当日谁叫你夺琼花打太子？”华光曰：“就打太子于你何干！”无忌怒曰：“吾奉天命，你这贼敢犯天么？”拿起手中枪，向华光便刺。华光举枪相迎。无忌招动天兵杀来，华光一见，丢起三角金砖，打得天兵头破脑裂，大败而回天曹。华光杀退天兵，终日思计，恐天曹再有兵来。

却说宋无忌带了残兵，回转天曹，奏玉帝曰：“臣领天兵下中界捉华光，

不思华光变作妇人，在界路悲哭，将臣火车坐去。臣与华光大战，华光见战臣不过，丢起三角金砖，打退天兵，臣大败逃回，华光实有反意，更兼神通广大，乞陛下早作定夺，免生后患。”玉帝闻奏大怒，问左右群臣：“今有华光作反，谁可领兵代孤前去捉拿华光？”火部中卯日官邓化出班奏曰：“臣保一人，乃是火部百加圣母，其人有五百只火鸦，若要用时，即能成队听令，此人神通广大，方可去得。”玉帝准奏，即宣百加圣母到殿。玉帝即赐御酒三杯，金花两朵，曰：“卿火速领兵前去。”百加圣母谢恩出朝，带领手下五百火鸦兵。百加圣母有一子名叫火公子，同领火兵，杀下中界，旗旌闪闪，刀枪耀日，喊杀连天。杀至离娄山，围了山洞。吓丧三军胆，惊倒洞中王。

华光正坐之间，小兵忽报天曹玉帝，因无忌败回，又差了百加圣母，带领五百火鸦兵杀下中界面来，口出不逊之言，声声要捉大王，解回天曹。华光闻言大怒，即领本部上马，杀出离娄山。正见火公子，二人通了姓名，两下交战。火公子挥动火鸦，从半空中飞来，各自争先，将华光杀得大败，走回洞中。火公子收兵不表。

且说华光败回洞中，闷闷而坐，欲思一计，收了五百火鸦，方好退得天兵。思了半日，无计可施，自思不若如此如此，方可收得火鸦，退得天兵。即唤出火漂将来，吩咐曰：“吾来日再与火公子交战，他必然又驱动火鸦杀来。吾指个化身，与他战，引他赶我。我真身藏于半空中，待他驱出火鸦赶来，我便取出火丹，念动咒语，化作豆子撒下地来。那些火鸦必定争食。待它吃了，等它飞起，便变作一个大梭婆树，它必然飞来栖身。你便把你的火漂法宝祭出，将那些火鸦尽行装住，带来见我，”吩咐了，火漂将领计而去。

华光次日大开洞门，又和火公子交战。火公子用刀一招，那些火鸦又自半空中飞来，各自争先抢啄华光。华光一见，指出一个化身，与那火鸦赶来。真身腾上半空，念上咒语，取出火丹，千变万化，撒下地来，果然那群火鸦，见了豆子，无心赶那假华光，相争而食。吃毕。见前面有一大树，众火鸦一齐飞起，飞向那树上去栖身，穿翅而鸣。火漂将即取出火妆，打开妆盖，念动咒语，将那些火鸦尽行装了，现出本相，回见华光，将捉火鸦事说了一遍。华光大喜，即吩咐千里眼、顺风耳，于四面张开罗网，叫火漂将打开妆盖，放出火鸦。火鸦便欲飞走，见四面俱是罗网，不能走脱，只得悲声相顾而鸣。华光曰：“你等方才吃的豆子，乃是我的火丹；栖的树，乃是我手下火漂将变的。如今你们被我火漂将拿住，肯降我否？若不降我，我便叫那火丹在你们肚中烧将起来，把你们烧死；若肯降我，可将头点三点，哀鸣三声。”说完，众火鸦齐声哀鸣，头点三点。华光大悦曰：“你等既有真心降我，你们仍然回到火公子母子寨中，若是看见他母子，可一齐将他啄死，是你等之功，回来重重赏汝。”火鸦领命。一齐飞起回至本部。

百加圣母母子见火鸦回来，心中大喜。哪知这些火鸦回来，一见圣母母子，一齐上前将百加母子啄得没处走，只得驾一朵祥云败回天曹。火鸦啄走百加圣母母子，飞回来见华光。华光重赏火鸦。此回又收了火鸦五百只，心中大喜。收了得胜之兵回洞，重赏三军不表。

却说百加圣母母子被华光收去火鸦，反被火鸦啄走，回转天曹，奏说华光神通。玉帝闻奏大怒，即向众臣曰：“华光那贼，如此神通，难以拿获，中界何日得安。不若尽起天曹之兵捉住此贼，以消朕恨。”众臣奏曰：“陛

下不可轻动，此人原是灵山寺如来面前一盏灯的灯花，堆积日久，后来如来念动真言，咒成华光。华光乃佛家弟子，故此神通广大，若要收此人，除非请得如来到中界，方可收得此人，其余之人仍不是华光对手。”玉帝闻奏，即命金枪太子去灵山，请如来到殿。

如来相见毕，玉帝曰：“朕自立位以来，掌管三界大千。今华光那贼打朕太子，反了卯日宫，走下中界，假天尊说法。朕兴兵二次，欲除此害，不想那贼神通广大，坐去火车，败了卯日宫邓化、宋无忌。今者又收去火鸦，杀败百加圣母。母子走向天曹。朕尽起上界天兵，御驾亲征。众臣奏言是如来弟子，故请你到此，乞作良图，勿生后患。”如来曰：“华光果是贫僧的弟子。只因前者烧死独火鬼，贫僧本欲贬去阴山受罪，后因观世音保他，贫僧才赐他一对天眼，加他五通，送到马耳山投胎。因盗三宫大帝金枪，放走二妖，被三宫大帝用九曲珠镇住，将他三魂七魄散在半空，无栖无止，后遇妙乐天尊将华光三魂六魄收了，送至炎玄天王处投胎，长成跟妙乐天尊为师。后得天尊金刀，炼成三角金砖，蒙陛下下令下往中界收风火二判官有功，陛下封他为火部元帅。不想因闹琼花，得罪于陛下。陛下贬去卯日宫待罪。不想卯日官邓化与他有宿仇，每每计较于他。华光思无了日，只得反下中界。华光自下中界，亦不敢有反意，因陛下听信众言，令太子招兵捉华光。华光上天看母，得遇上天，下中界，因火炎王光佛说陛下又要兴兵捉他，华光投光佛指教，火炎王光佛说华光莫若去更生投胎，方免此难，华光依命，将贫僧当日赐他的五通一同带去，作一胞胎投胎，不想华光走至一处，乃是南京徽州府婺源县，有一个萧长者，名唤萧永官，其妻范氏太婆。因长者年已四十无子，那范氏太婆，每夜在后花园烧香，叩求子息。不想被那妖怪，名唤吉芝陀圣母，在云头看见，变作一个火灯蛾，将灯扑灭，把范氏吃了，就变成范氏，迷了萧长者。身怀有孕，二十个月未得分娩，家人唧唧啾啾声入云端，而华光正欲投胎，走到那里，闻此消息，不知是吉芝陀圣母，只道是范氏太婆，投入腹中，生下华光兄弟五人。那吉芝陀圣母原性不改，终日在萧家庄吃人。忽一日龙瑞王在云头看见，即变了一僧，将吉芝陀圣母捉去。华光因寻母亲不见，出于无奈，只得假天尊说法，欲聚众鬼，以问消息，非有反意。陛下可高枕无忧，决无反情。再华光虽在中界，亦有功于陛下。玉帝曰：“有何功劳？”如来曰：“他自下中界，见离娄二鬼、火漂将、乌龙大王俱是吃人之怪，华光今俱收伏，此亦可为功矣，望陛下着一旨，赍旨一道，前往中界，赦华光前罪，可封他一职，永无别患。”玉帝闻言，龙颜大悦，曰：“非如来说明，朕只疑华光有反意。今得如来说明，朕即令人赍旨前往中界。”当下如来别了玉帝，驾云回转西天，玉帝即宣东方木德星君李茂到殿，着令赍旨前往中界。众臣退朝，李茂领旨出朝，即下中界不题。话分两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华光占清凉山

却说华光虽然杀退天兵，不见母亲，心中闷闷不悦，正欲去与龙瑞王作对。取讨母亲，忽报天曹有使命，赍玉旨到。华光出迎至洞内，使命宣读五

---

赍(j)——怀着，抱着。

赍(lài)——赏赐。

旨云：“朕闻卿往中界，众臣表奏云，卿有反意，致朕生疑，差将捉卿。今得如来说明，云卿自至中界，曾收五鬼，为人民除害，亦有功于朕，朕今释然，赦卿前罪，仍授前职，暂坐中界，以受香火，候朕取用，复回天曹立功。叩头谢恩。”华光谢恩毕，设席款待天使，分别而散。华光大喜，对手下众将曰：“今日虽得天封，奈我母亲尚不知下落，怎生是好？”千里眼曰：“若要寻老安人，当日是龙瑞王拿去，除非去与龙瑞王作对，方可寻得。”华光听罢，吩咐了手下看守洞府，即驾一朵祥云，去到问山左屋，直入坛中。龙瑞王在坛中打坐，忽见华光至。龙瑞王知华光来寻他母亲下落，正欲起身答话，华光向前便骂曰：“你这贼秃，我母与你何冤仇，将我母拿去，今在哪里？好好还我便罢，若有半个不字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龙瑞王曰：“华光你好没分晓，谁捉你的母亲？我捉的是吉芝陀圣母，是个妖怪，你为何赖我？”华光曰：“她正是我母亲。”龙瑞王曰：“你这样一个人去认一个妖怪做母亲？”华光大怒曰：“不把我母亲还我，反出言相伤，言语不多，痛如刀割。”手持三角金砖，将龙瑞王便打。龙瑞王见金砖一起，便驾一朵祥云走往清凉山去了。华光挪开天眼一看，见龙瑞王走入清凉山，便赶了去。

却言龙瑞王走入清凉山，那文殊、普贤二人正坐之间，忽见龙瑞王到，三人相见毕。二人问曰：“老师来此，有何见谕！”龙瑞王便将华光寻母赶他之事，说了一遍。文殊、普贤二人曰：“既是如此，可将我青骢狮子与你骑。可从后门去到释迦如来处，方免此祸。”龙瑞王拜谢，即跨上青骢狮子，从后门而去。文殊、普贤二人议曰：“龙瑞王人情做了，华光来到，怎生退他？”文殊曰：“倘若华光来时，即是我与你一个装聋，一个作哑，故意将他缠了，让龙瑞王走见如来便了。”普贤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二人说罢，华光赶至，与二人相见毕，华光曰：“敢问二位，可见龙瑞王否？”二人装聋作哑，故意曰：“且请坐，吃杯茶。”华光吃了茶，又问见龙瑞王否？二人曰：“不见来。”华光曰：“你方才说见，如今又说没有见，何也？”普贤曰：“我有些聋，故不曾听明白，以致乱答天王。”华光心中大怒，挪开天眼一看，见龙瑞王骑了青骢狮子，从后门走往西方如来处去了。便曰：“你二人一个装聋，一个作哑，道三说两，把茶与我吃，好叫他好走，致我赶下上他。这等可恶！我且去捉龙瑞王回来，决不放过你二人。”言罢，便去赶龙瑞王，文殊、普贤被华光说得无言可答。不题。

却说龙瑞王得了文殊、普贤之救，将青骢狮子骑走，走到灵山，参见了世尊，如来曰：“弟子到此为何？”龙瑞王将因捉了吉芝陀圣母，被华光追赶之事。说了一遍。世尊曰：“既是如此不妨，你躲到我莲花座后便了，”龙瑞王即躲到莲花座后去。不一刻，华光赶至，即参见如来。如来问曰：“你到此何事？”华光曰：“因龙瑞王将我母亲捉去，我来向他讨取。将他追赶到师父这里来，师父见否？”如来曰：“并未有人至此。”华光闻未到此，即张开天眼一看，看见龙瑞王躲在莲花座后。华光便曰：“师父好偏向，通是你的弟子。为何瞒我？分明见他躲在莲花座后，好好出来便罢。”如来听了此言，便念动真言，用手一指，只见满寺多是龙瑞王，华光想：“师父用神通，如今满寺多是龙瑞王，我难辨真假，不免再睁开天眼一看。”又见那真的还在如来莲花座后。华光喝曰：“你这贼秃，在师父座后躲不过，快出来把我母亲还我。”如来曰：“如何骂我，你这畜生的天眼是我赐的，竟敢在我面前舞弄！”不免念动咒语，用手一招，把天眼招转，看你还见否？华光彼如来将天眼招去，不识真龙瑞王，心中大怒，向如来取天眼。如来曰：

“赐你之宝，便敢侮师，今不给你天眼，待你来皈依佛道，方可还你。”

华光听罢大怒，取出三角金砖丢起，向如来脑前便打，如来一见用手一招，将金砖收去，贴在胸前，燃成一个“卐”字，藏起肉内。如来大怒，即呼将华光拿下。如来念动咒语，华光四肢不能动。连叫：“师父救命，我为母亲，今日将我这等受罪，师父枉为出家之人。”如来笑曰：“你这畜生好一张利口，始逞你天眼，又用金砖，如今被我捉住，反来说我。我不比你见识。你既云为你母，乃是孝子，龙瑞王捉你母亲，亦是为民除害。你今不可与龙瑞王作对，放你前去，救了母亲，便要来皈依佛道。”华光曰：“师父将我天眼招去，又将我三角金砖收住，弟子今无法宝，安能去救得母亲。”如来曰：“金砖还你，天眼要等你来皈依佛道，方可还你。”华光曰：“弟子若救得母亲出来，就来伏侍师父。”如来曰：“救得母亲，你若不来如何？”华光乃当天发下誓愿曰，“华光若寻得母亲，不来皈依佛道，随侍师父，华光六根不得齐全。”如来嘱曰：“你去勿得另生异端，只去寻母便了。”华光唯唯应诺。如来用手将胸前一挪，取出金砖，成个“卐”字样，如来念动真言，依然咒成金砖，交付华光。后来如来胸前有个“卐”字形，是因此而有。华光得了金砖，没了天眼，心中抱恨而退，如来叫龙瑞王出来，分付曰：“华光如今没了无眼，看你不见了，你且勿回左坛，可在此听经说法。”，龙瑞王拜谢不题。

却说华光被如来收去天眼，心中痛恨，因自思曰：“多是文殊、普贤这两个匹夫，一个装聋，一个作哑，将茶顿住我，才赶不着，被龙瑞王走到灵山，恼了师父，被师父收去天眼，此仇安得不报，我不免变作观世音，前去把清凉山文殊院毁了，以报前仇。”言罢，念动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作观音佛母，入了清凉山。文殊、普贤二人正坐之间，忽报观音佛母至。文殊、普贤接入参拜礼毕，假观音言曰：“今有华光，因你二人前日救了龙瑞王，今要来赶你文殊院。”文殊、普贤曰：“若那贼来，怎生是好！”言未毕，忽见又有一观音佛母至。文殊、普贤曰：“佛母在这里坐了，外面又有一个佛母来？”假观音曰：“外面来的乃是华光，正要来夺你文殊院，变化来的。你二人可要仔细。”文殊、普贤二人难分真假，只得出去迎接入院，二人相见。假观音言曰：“你要来夺我弟子文殊院是么？”真佛母言曰：“华光，你这畜生好大胆，我预先就知你要来夺我弟子的文殊院，我慧眼一见，才到这里。你今竟敢假我之相，好好退去便罢。你若原心不改，叫你一时间有口难言。”假观音亦照此说了一遍，两个俱说，自真自实，再不好分别。真观音曰：“你既言你是真的，敢与我斗宝么？”假的答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真观音言罢，即现出千手千眼。华光见了，将五百个火丹念动咒语，亦变成千眼千手。排列两旁。观音佛母又唤出白鹦哥一只，立在旁边，华光也念咒唤出一只火鸦，变了一只白鹦哥，亦立在旁边。佛母又现出葡萄岩一座。华光亦取出金砖变成葡萄岩。

观音佛母笑曰：“我要捉你何难之有，你变千眼千手乃是火丹，变鹦哥者乃是火鸦，变葡萄岩者乃是金砖，竟敢来幻我？”华光亦照此言。佛母曰：“你这畜生好大胆，我乃大慈大悲不计较你。今既如此，敢同我去到南天宝

---

——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，意为“万德吉祥”。原为古代的一种符咒、护符或宗教标志，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。唐武则天制定此字读作“万”，亦写作 。

六根——佛教名词。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具有能取相应之六境，生长相应之六识的六种功能。

德关么？”华光也言同去。二人便驾起祥云，同上了半天。假的恐怕关上有照妖镜照出本相。便逃走了，佛母仍回至清凉山，来见文殊、普贤二人曰：“我要引他上南天宝德关，将钵盂丢起装住他，给天兵拿去。不想这贼不敢去，现出本相逃走了。我今回来，你二人可谨守此山，不要被那贼赶了。”嘱罢，驾了祥云，回转南海不言。

且说华光现出本相，走转清凉山，大骂文殊、普贤曰：“好好退去，把清凉山与我便罢，若言不肯，我就放一把火烧掉了你的。”叫骂不绝。文殊、普贤商议曰：“若是与他交战，奈他神通广大，战不过他。欲待闭门守之，又怕那匹夫真个烧了此院，怎生是好？若去南海投佛母，他又是个慈悲之人，不若与你由后门走出去，驾云上了天曹，奏知玉帝，说他又占我等清凉山，待玉帝兴兵来捉他，却不是好也！”二人商议妥了。即出后门驾祥而去。华光骂了半日，并不见一人出来。华光大怒，手提主枪，直杀入文殊院。只见院内并无一人。不知二人去向。华光自思这必是他们去奏玉帝。我当准备有兵来。不言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哪吒行兵收华光

却说玉帝升殿，众百官朝罢，传表官奏曰：“中界文殊、普贤二人有表奏。”玉帝宣进。文殊、普贤二人奏言：“华光在中界，原性不改，杀到臣山中，占住文殊院，又欲谋反，乞陛下早作良图，免生后患。”玉帝见表大怒，与众臣计议曰：“今有文殊、普贤二人入奏云‘华光在中界作乱，占了清凉山。’朕欲兴兵去捉他，卿等言谁可领兵？”班部中文曲星余珂出班奏曰：“臣保一人，乃是昆沙宫天王李靖之子，名叫哪吒，此人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。有一绣球，内有十六个头目，带领五千瘟阵鬼兵助战，无有不胜。”玉帝闻奏大悦，即宣哪吒到殿，封为定远 88 征寇大元帅，赏金花二朵，御酒三杯，当殿挂彩出朝。

哪吒即点了本部人马，杀下南天主德关，望离娄山杀来，立了寨营，令人打战书入洞，便问谁敢出马。有前部先锋独角逆鳞龙，应曰：“某愿当先。”哪吒即着逆鳞龙挑战。那逆鳞龙怎生打扮？只见他头顶独角，眼若金铃，露牙一似猛虎欲食，伸爪犹如狼取人心。逆鳞一动，满地飞沙；立直脚，身向半天。横枪立马，耀武扬威，在洞前大骂。华光见了战书，心中大怒，出与逆鳞龙大战，至五十多合，不分胜败，华光诈败，逆鳞龙赶来，华光取出三角金砖丢起。独角逆鳞龙不知防备，被华光金砖打在一个角上，鲜血直流。逆鳞龙大败，走回本寨，见哪吒言华光神通。

哪吒即时自己出马，与华光大战。哪吒出阵怎生打扮？只见他头戴红花紫金圈，身披八宝绣盔甲，脚穿绿线皂皮尖底靴，左带花花绣球，右挂九节铜鞭，手持长枪，身骑红鬃战马，高喝曰：“华光受缚！”华光出洞曰：“元帅尚不知我的心情么，统兵到中界来逼某何也？”哪吒曰：“你乃佛家弟子。前者世尊亦曾于上帝前替你讲情，释你前过，玉帝乃赦汝前罪，今何原性不改，又在中界作乱。我今天兵到此，尚敢出战！你早早下马受缚便罢，半言不肯，少刻一命难逃！”华光曰：“某本无此心，玉帝苦逼我反，也没奈何？”言讫便与哪吒大战。自辰至酉，不分胜败。二人罢战，明日又战了一日，又不分胜负。华光曰：“战不为稀罕，明日与你斗法。”哪吒曰：“明日便斗法。”二人各散。

来日五鼓微明，二人出阵，华光丢起金砖，哪吒撒起花花绣球；华光又丢起风火轮，哪吒也撒起红花紫金圈。华光放出火鸦，哪吒亦放出五百鬼兵对住。又是一日，不分胜负，各自收法。哪吒坐在寨中，有八角头陀曰：“小将出马，定胜华光。”哪吒即使他出马，与华光交战，被华光丢起金砖，打落头上角，鲜血淋漓，大败回来，入绣球中养病。又有九天十八角同波罗龙要出马。哪吒曰：“前八角头陀败回，你去有何神通？”罗龙将曰：“小将此去与他厮杀，显出神通，将他引入水中淹死那贼。”哪吒大悦，罗龙出马，与华光相战，果将华光缠入水里去。岂知那华光在水中，显出神通，就在水中与罗龙将大战。罗龙将哪比华光手段，被华光杀得大败而走。哪吒大怒，欲自出马。又有和合二神曰：“不须本官出马，某二人愿往。”哪吒曰：“你二人有何神通？”二人曰：“某二人一个有如意，念动咒语能把华光招来，我弟用宝珠果盒装住来见本官。”哪吒又吩咐须要小心。二人出马，与华光交战。华光丢起金砖，被如意招往果盒中去了；又丢起火丹，也被招去装入，华光心慌，又丢起风火二轮，以及火鸦，俱被招去装了，华光用金枪挑来，亦被招去装了。和合二神大喜，正欲装去见哪吒，忽然小军向前问曰：“华光贼被你二人装了。”二人曰：“是我装了。”说未完，当时华光被装之际，如醉如痴，听小军说了名字，华光在盒中翻起来，自言曰：“我只道睡在床上，原来被此贼装在此。若非小军叫我名字，我险被他装去。”即时在盒中显出神通，欲杀出来，不能脱身，便取出火丹，烧一个洞，看得见外面了，大叫一声，杀将出来。杀得和合二神大败而回，见了哪吒。

哪吒大怒，又欲自己出马。又有一个名叫霹雳鬼大仙者，禀曰：“小将愿出马，若捉不得华光，决不回兵。”哪吒曰：“看你有何神通？”霹雳大仙曰：“小将能驱得五方蛮雷打人，他若与我战，我便打杀那贼。”哪吒曰：“可要用心。”霹雳大仙便去与华光交战，战到中间，霹雳大仙诈败，华光赶来。霹雳大仙念动咒语，驱动五方蛮雷，将华光打来。华光大败而回。霹雳大仙回见哪吒，哪吒大喜，赏了大仙，却说华光败回洞中，自思曰：“那贼有些神通，用何计破之？”正言之间，有火漂将上曰：“来日天王与他交战，可指一个化身与他打。天王真身可藏在半空，待雷一过，天王将金砖丢将下去打走蛮雷，乘势杀去，岂不好也。”华光大悦。来日出战，哪吒又令霹雳大仙出阵，大仙仍然驱动蛮雷打来，被华光指一个化身与他打，真身藏于空中，将金砖丢将下来，打得那蛮雷没处走。霹雳大仙大败走回见哪吒。

哪吒唤吞世界鬼曰：“你能吞尽世界，何不出战，将华光吞来？”吞世界鬼曰：“本官不说，我亦有此志。小将前去，定要将那贼吞来见本官。”哪吒曰：“须要小心。”吞世界鬼领命，即到阵前与华光交战。吞世界鬼诈败，即张开口，将华光吞在肚里。正欲来见哪吒，禀说其事，来到寨前，不料见一小军问曰：“华光被你吞来了么？”却说华光被吞，昏昏沉沉，忽听得此言，如醉方醒，便欲翻身出来，不能得够。即将火丹在吞世界鬼肚里烧起来，把吞世界鬼烧倒在地，叫苦连天，华光曰：“好好开口，放我出来便罢；若下开口，就烧死你。”吞世界鬼只得开口，华光翻身出来，大杀一场，杀得吞世界鬼大败而逃。华光收了得胜之兵回去。不表。

却言吞世界鬼带领败兵，回见哪吒，说了此事。哪吒见华光有如此神通，不能取胜，怎生是好。若得一功，才好收兵。心中正忧闷，手下有一人进言，其人乃是辟瘟使者，言曰：“小将见华光所最利害者，是金砖，此物是当日八景宫天尊的金刀，被华光取来，炼作金砖，今小将何不变化作八景官金刀童



子，去见华光，假说八景宫师父，叫我来问你讨金砖去赴斗宝会，会若完时，再送来给你用。华光闻说师父要金砖赴会，焉有不肯？他若交与我，即便带回见本官，”哪吒大悦，吩咐辟瘟使者，依计而行。辟瘟使者别了本官，去到离娄山，来见华光，说：“师父要去赴斗宝会，叫我来向你讨金砖去赴会，会完就把来与你用。”华光曰：“此时正与哪吒交战要用，但师父讨，安敢不从。若会完了，可火速送来我用，可对师父说，此系紧要之物，不可有误。”嘱罢便将金砖支付假金枪童子，分别而去。千里眼、顺风耳适出哨在外，看见金砖被辟瘟使者骗去，连忙回报，金砖已去远矣。华光悔之不及，闷闷不悦不表。

却说使者骗得金砖，现出本相来见哪吒，哪吒大喜，打起得胜鼓，领兵回转天曹。玉帝升殿。哪吒奏曰：“华光是佛家弟子，神通广大，臣与斗杀，战经一月，不分胜败。今臣夺得华光法宝，名叫三角金砖。”呈上御案。玉帝曰：“卿领兵下中界，虽未收得华光，夺得此宝是卿之功也。”传命将金砖收下御宝库，即赐哪吒金花二朵，挂彩出朝。玉帝又问众官曰：“华光这匹夫，似此难收，当复如何？”众臣奏曰：“臣等闻得此人乃为母亲之故，也是孝道之人，奈其人性情太急，不能容物，因一毫之仇，便欲报之，故得罪于陛下，乞陛下再颁赦书一道，赦他前罪，待他取得母亲，若不改前非，再兴兵除之未晚。”玉帝依奏，即令驾前将军崔通·赉旨一道，前到离娄山。

华光闻旨接入。使命宣读曰：“朕观卿若有忠孝之心，安肯久为反逆。屡发兵讨，卿云为母。朕今始知卿虽为母，然其中亦不该因一小仇，而成大事，卿意若此救母，反能为祸，战何日得休，朕旨一到，卿无得再生异端，苦心寻母，将功折罪。叩头谢恩。”华光谢恩毕款待使臣，送别而去。华光自言曰：“天兵事今得玉旨，我心宽矣，奈前日被骗去金砖，今无法宝使用，怎生寻得母亲？”忽然泪下，千里眼、顺风耳二人曰：“天王不必烦恼，他人哄我，我哄他人。此去地名有个凤凰山，山中乃是玉环圣母镇守，那里有个金塔，丢起来亦能变化无穷，闻天曹若起斗宝会，玉环圣母常带去赴会，天王可变作天使，去见圣母，若骗得那塔来，炼就金砖，就似先前一般。天王何必忧闷。”华光闻言大喜，摇身一变，变作假天使，即匆匆而去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华光与铁扇公主成亲

却说凤凰山玉环圣母，有一女儿，名唤铁扇公主，年方二八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十指尖尖，三寸金莲，唇红齿白。又有一儿子，名叫山成。母子三人在山中正坐之间，忽然小使报曰：“天曹差有天使至。”圣母出迎，入到厅堂坐下，公主回避。茶毕。天使言曰：“今天曹起斗宝会，命下官来造贵山、借金塔一用，即便送还。”圣母曰：“金塔今交与天使持去，若斗宝会完了，务要送来还我，这里应用。此地多有妖怪，若无此塔，难以制之。故需此塔镇压。”天使曰：“借去若斗完，即便送还。”圣母即命山成取出金塔，交付天使，送别去了。却有铁扇公主躲在殿后，听见来人言词，略有惊恐，乃出对母曰：“方才来的天使，儿听他言词似有惊慌，恐不是真天使，莫非是妖怪变来的。不若叫山成赴去看来，省得挂心。”圣母听了此言曰：“我儿见得是。”即令山成去赶，赶到南天宝德关外。山成问守关将曰，“闻天曹起斗宝会，起是没有？”守将即答曰，“天曹并不曾起斗宝会。”又问：“有

个天使，拿一个金塔入关，你看见没有？”守将回曰：“也没有使命下来人去。”山成问毕，大哭转去见母、姊，将前事一一说了一遍，即是被人骗去。母子大哭言曰：“倘天曹久后来讨此塔，怎生了得？”山成曰：“烦恼也是枉然。不若我到南海问观世音去，便见明白。”圣母曰：“既如此，我儿可速前去。”

山成拜别了圣母，驾起祥云，直到南海，观音佛母正在葡萄岩上打坐，忽见一朵祥云落下，佛母慧眼一看，原来是凤凰山山成。山成遂上前参拜毕。佛母曰：“你到此何事？”山成曰：“我母有金塔一座，今不知被何妖变了天使，将我母金塔骗去，因不知门路，敬求佛母指引寻找。”观音听罢，挪开慧眼一看，对山成曰：“你母金塔不是别人骗去，乃是离娄山的华光骗去，今把塔炼作一块三角金砖。”山成曰：“他有金砖了，为何又要骗金塔去炼金砖？”佛母曰：“他的金砖被哪吒手下辟瘟使者骗去，因此他手下千里眼告他来转骗你的，”山成听罢，拜辞佛母，回转凤凰山。

圣母正在忧闷。山成回见圣母，告知是华光骗去，炼作金砖之事。圣母曰：“若是华光那匹夫骗去，必是难讨的，怎生是好？”铁扇公主曰，“女儿不才，不怕他什么华光，我有铁扇一把，若与他战，把那贼一扇，扇在九霄云外，跌死他，以消我母子之恨。”圣母闻言大喜，即吩咐点起本山兵马，公主披挂，同山成前行，杀向离娄山来，且言公主怎生打扮，见他头戴金花凤子盔；身穿银鳞锁子甲，手持长枪，左带铁扇，右插尖刀。三寸金莲，穿一对铁嘴小皮靴；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秋波眼，柳叶眉，骑一匹白驯马，来到离娄山喊战，犹如天宫降下一嫦娥，凡间又出一西子。真乃天下无双，人间鲜见。口口声声要取金塔。

华光正坐之间，小军报说凤凰山有一公主，带领兵马前来要取金塔。华光闻言，便欲出战，千里眼、顺风耳禀曰：“天王尚未知一事。”华光曰：“有何事？”二人曰：“圣母此女有一把铁扇，能扇人自会跌死，天王不可出战。”华光曰：“纵有此扇厉害，亦要去一战。”二人又曰：“既天王不信，小将二人不才，愿先代天王一战，请天王在后一看便知。”华光准之，命二人出战。二人战未数合，被公主用扇一扇，将二人扇在九霄云外去。千里眼、顺风耳被扇出去三千里，连忙在半空作法，驾云落地，回转离娄山不题。

却说华光在后见二人被公主一扇，将二人扇去了，心中又慌又怒，手持金枪便刺公主。公主提枪迎战。未数合，公主诈败，取出扇将华光一扇，把华光扇入半空。公主连扇三下，即收兵扎营。自思华光会驾云，跌他不死，不如在此等数日，打听有何动静。

却说华光被扇至半空，心中慌了，连忙作法，驾朵祥云自空而下，自言曰：“好个公主好法宝，被他扇在这里来，不知是何处？”正忧闷间，忽听得前面有钟声响。即唤当地土地，土地出见，华光问曰：“此是何处，有钟声响？”土地曰：“我这里是北方，有钟声处乃是风毒洞。洞中有一位老仙翁，在那里修行，故此有钟声响亮。”华光听了，自思曰：“我何下往风毒洞中，求些斋粮吃，然后回去。”想罢即往风毒洞中，见那老仙正在那里坐禅，忽见华光至，老仙下禅相见礼毕，问曰：“客官到此有何见询？”华光曰：“我非别人，乃上界华光是也，因为骗了凤凰山圣母的金塔，不想他的女孩十分厉害，来向我讨，我不肯还，便与他交战。他有一法宝，名曰铁扇，将我扇到此地，不知何方。我若不连忙回云落下，险些跌死。今遇老仙在此

修行，特来求一饱斋，然后回归。”老仙曰：“你就是上界华光元帅。”叫道快取七粒干饭，与华光吃。华光自想：“此道人好可恶！我腹中这等饥，如何将七粒饭与我吃？”华光不吃。老仙曰：“元帅吃不完！”华光微笑自思，且吃下看如何。连吃三四粒，腹中饱了。便送还三粒，曰多了。老仙笑曰：“适才元帅嫌少，为何还退三粒？”华光曰：“某未识珍宝妙处。”老仙笑曰：“恭喜元帅，喜事近矣。”华光曰：“身在难中，有何喜事？”老仙曰：“那铁扇公主，与你有宿世之缘。”华光曰：“老仙错矣，今与他正在交战，是对敌仇人，哪有宿缘可就。”老仙笑曰：“此事不难。我有一药付元帅，名曰镇风丹。”华光曰：“要它何用？”老仙曰：“此丹元帅吃下，来日与他交战，他要扇动你一根头发，也是难的。你若见扇你不动，就将他捉了，怕不成其亲事？”华光大喜，接过镇风丹，吃入腹中，拜别了老仙，驾一朵祥云回转离娄山，与众将相见。

次日黎明，披甲出战。公主曰：“我说这匹夫被我扇去跌死了，为何今日又来？此回必叫你死了。”华光曰：“我那日驾云去寻人，你怎扇得我去？”公主曰：“你这匹夫，昨日被我扇去，今尚敢说大话。少刻间将你扇去，你又是驾云去寻人了！”华光曰：“我说走去寻手下的，你说是扇去。今日与你赌赛三扇为期，倘若你三扇扇得我一根头发动，我与你拿去，将金塔还你。三扇若扇我一根头发不动，我拿你来作个妻子，金塔亦不还你。”公主曰：“你这无赖匹夫，休得反悔。”华光曰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公主自思：“这匹夫该死，与我赌赛，不消我一扇，扇到九霄云外，必是死的。何用三扇？”公主思罢，提起铁扇对华光一扇，果然一根头发也扇不动。华光叫再扇。公主思曰：“好古怪，为何扇他不动！不如再扇一扇。”公主用尽平生气力，又扇一扇。华光又下动。公主惊慌。华光见二次扇他不动，高声叫曰：“请快扇，我兴已发矣。”公主被促，又扇几扇不动，正欲要走，被华光向前一把拿住，叫声“妻子”，捉回洞中。山成见捉去姊姊，大哭，走回凤凰山，报与圣母不题。话分两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卷四

### 华光闹蜻蜓观

却说华光天王捉得公主，来到离娄山洞中，点起灯烛，求公主成亲，公主初不肯从，华光将老仙说宿缘事，说了一遍。公主只得相依成亲。朝朝饮酒，夜夜吹歌。忽一日，思想起母亲，两眼泪下。公主见丈夫下泪，上前问其缘故。华光曰：“今虽得公主成了姻眷，奈我母亲被龙瑞王拿去，至今寻觅不见。故欲别贤妻去寻母亲，但恩情未久，不忍分别。欲思缓去，又恐母亲受难日久，心中忧恩，故有此泪。”公主曰：“美貌才郎朱颜少妇，寻母有期，夫妻日久。当去寻母，勿以妻子为念。不去，恐被天下人议论。君今去，妾回母家候郎回，再行相会。”华光曰：“蒙贤妻指教，为夫的只得前去，你可小心。我今去遍游天下，务要寻见母亲才回。”夫妻说罢，华光唤过手下，吩咐看守洞府，便送妻回转凤凰山去，自己离了洞门，变作一个凡人，各方去询问母亲消息。

忽一日，听见前面有一妇人，哭哭啼啼。华光自思曰：“我且前去看是我母亲不是。”华光进前一看，那婆子却不是母亲，便问曰：“你这婆子为甚的行来行去，如此悲哭？”那妇人曰：“我有一子，当日去山上砍柴，卖银度活，供膳老身。不想此去有一观，名叫蜻蜓观，观内有一道士，名叫落石大仙，若有人到他观里去，便要人施舍入他院中。有施舍的便罢，若没有舍他之时，离观不到半山，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将人害死。老身只有一个儿子，今早出去砍柴，到他庙前过，入庙中去吃水，被那落石大仙看见了，说要问我儿子化缘。我儿子说我贫难，没有施舍他，他就怒将起来，不知作何法，将我儿子害死了。老身止有此子，今被那贼道害死，叫我怎生过活，老身自思不若去寻一个自尽，故此悲哭。”华光曰：“有此屈事，何不去告他？”婆子曰：“若告得他，多时有人去告了。”华光曰：“为何告不得？”婆子曰：“他是个妖人，有神通的，官府亦奈何他不得，多惧怕他，为何去告得他？”华光听了叹曰：“莫说世间有此屈蜻蜓？”老婆子曰：“你亦不可去寻自尽。”遂取出白银十两给婆子曰：“这个给你拿家去养老，我去到那观中除了这妖道。”婆子曰：“多蒙客官救我老命，客官可千万不要到那院中，恐被他害了。”华光曰：“你可放心回去，我自有分晓。”婆子叩谢而别。

华光即轻身自往蜻蜓观中，直入法堂，见那落石大仙伽坐在禅床上。华光上前施礼，那大仙亦下禅床答礼，落坐茶毕。落石大仙问曰：“客官何州何府？到此有何贵干？”华光曰：“我乃是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萧永富长子，萧一郎是也。久闻全真贵观好景致，特来游玩一会。”道人曰：“既是萧长者家，贫道有失远迎。”即吩咐道童，快办斋筵相待萧大舍。二人叙谈坐未久，斋至，道人即排下斋筵，与华光饮酒。至半酣，华光思曰：“我不免取出金砖，看他道行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便假作酒醉，身上取出金砖放在桌上，打一打，又看一看，包起，道人见了，贼心顿起，对华光曰：“大舍今到敝观，望大舍舍些缘在我观中。”华光曰：“言之有理，可取舍施簿过来我题。”道人即取出募缘簿付华光。华光接过簿来，故卖弄笔法，写：“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萧一郎喜舍一”。那道人接过募缘簿一看，言曰：“大舍如何不写舍几多，只写个一字何也，倒要说个明白舍多少？”华光曰：“不消问明白。

你待我好，一字上大有变更，变一万也是一字；待我不好，一分也是个一字，一厘一毫一丝一忽也是个一字。”那道人闻言假作笑容曰：“只要大舍将方才取出来的那一块金子，舍我罢了。”华光曰：“这一块金子，是我平生所爱的物，岂可舍了？”道人听罢，收起出家心，放出杀人意，便曰：“大舍肯也要肯，不肯也要肯。”华光曰：“舍在我，为何说出此话？”道人曰：“这个由不得你了。”华光听了大怒，骂曰：“你是什么出家人，就是个强盗了！”就将酒席推倒，走出门外。道士大怒，口中念动咒语，只见飞沙走石，赶着华光就打。华光一见，指个化身与他打，自己却走回观里去，指出三昧真火，放起火来，烧着蜻蜓观。

忽见两个女人走将出来。华光问曰：“你这妇人为何在此观中？”女子曰：“我们都是那道士拿来的。奴家是荆州人，姓陈名叫惜惜。”那一个女子曰：“奴家是四川成都人，姓黄名百娇。”华光听了便曰：“我驾一朵祥云，送你等回去你可向你家中说，是我救你等回家。”二女叩谢。华光先驾云送陈氏返家，又驾云来送黄氏回去。黄氏曰：“奴家去不得，恐那道士随后赶来，请天王亲送到我家，感恩非浅。”华光听了，就送那黄百娇回家不题。

却言落石道人，知是华光来闹蜻蜓观，那两个女子又被他救去，痛恨一场要害华光，又无门路，只得忍耐不表。

却说成都府黄山岳，自从女儿不见之后，终日烦恼闷坐堂中，忽小厮报曰“启上长者，小娘子今日回来了。”长者出门一看，果是女儿，父子相抱大哭。黄山岳问曰：“我儿为何怪撮去，到哪里？”百娇曰，“女儿被蜻蜓观妖道拿去。今日天曹华光天王放火烧了蜻蜓观，救了孩儿，今送儿回来的。”一家大喜，就令刻工雕了华光天王之像，起一庙字供养，朝参暮拜，以报救命之恩不表。

再说落石大仙自从被华光烧了蜻蜓观，无处安身。一日打听得黄百娇家立了华光之像，起庙字供养，欲报前仇，又欲去迷黄百娇。心生一计，自思不免变作华光去戏那黄百娇。只说见你美貌，故送你归家，务要成亲，一则得黄百娇之乐，二则报了华光之仇，岂不美哉！想罢便行。当日百娇自己闷坐，忽有一人叫“开门”。百娇便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？夜深时分叫我开门？”道士曰：“我是华光，可速开门，与我进来便罢；若不开门，我就害你一家。”百娇只得开门与假华光进来。百娇拜谢前回救命之恩，假华光曰：“自从那日救你回来，见你生得美貌，思来日久，无奈到此，要与小娘子成一对夫妇。”百娇曰：“天王乃上界正神，不该如此！”假华光曰：“你若不从，我就害你一家。”百娇无奈，只得相从，颠鸾倒凤成了亲事，到鸡鸣而去。嘱百娇曰：“贤妻小心，我明夜来和你叙话。”不想次日早晨，长者问小童曰：“昨夜小娘子一夜似同人说话一般，你听见否？”小童曰“我正要问长者，不知小娘子昨夜和甚人说话？”长者大怒，命小童子叫小娘子出来。百娇出来，山岳怒曰：“贱人跪了！你昨夜和什么说话？莫非什么丑事，你好好说来！”百娇曰：“女儿没有人说话，是我自己长叹。”长者怒曰：“你若不说个明白，就把你打死。”百娇见说要打，只得从实说了。曰：“不是别人，是华光他说见我美貌才救我回来，昨夜到我房中要与我成亲。我不肯，他就要害死我一家。以此我只得从他，”长者听了大怒，就要去把庙烧毁了。百娇曰：“父亲且慢，虽说他是华光，恐怕不是他，是别个妖怪假名而来，亦未可知。不如去到庙中烧起一炉香，祷告祷告，倘若是他，然后毁庙不迟。”长者曰：

“说得也是。”

即至庙中将香焚起，祷告未毕，果见华光立在云头上问曰：“黄山岳，你到我庙中祷告为何？”长者见了跪下曰：“我女儿前日得天王救回，一家感戴，天王乃上界正神，为何昨夜到我女房中调戏吾女？为此恳告。”华光曰：“原来你有此不明之事。”即向百娇曰：“来迷你的并不是我，你休推我。”百娇曰：“叫我亦难明，称是天王。”华光曰：“也罢，我且问你，那人是什么时候来的，什么时候去？”百娇曰：“三更方来，鸡鸣就去。今夜他必然来的。”华光曰：“今夜你走别处去睡，我在你房中等那妖怪，今夜来将他拿住，与你一家看，方见明白。”长者大喜。华光是夜潜入百娇卧房。落石大仙果然来叫：“贤妻快开房门！”华光假作百娇声音应他，开了房门。大仙进了房中，正要上床，被华光捉住，叫起一家点灯来看，原来是一条白蛇。举家大惊，便要打死那白蛇。白蛇便哀求天王饶命。华光曰：“你如何敢变作我在此害人，坏我名声？你今日投降我便罢。”大仙满口应承。华光曰：“你可仍现原形，缠在我的金枪上。”长者一家大小叩头拜谢。

华光即回转离娄山，与铁扇公主商议曰：“我到阳间，又收伏一白蛇精，我今又要别贤妻，到各方去寻母亲。”公主曰：“婆婆若是在阳间，你也该寻到了，莫非是死了？”华光曰：“死了在何处寻？”公主曰：“人若死，都要到东岳庙里，你也可去查看，有婆婆没有？”华光依言，别了公主，往东岳庙那里来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华光闹东岳庙

却说华光来到东岳庙大门外，遇着草野三圣，三圣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华光曰：“吾乃华光是也。”三圣曰：“闻你不是好人，东走西撞，无所不为，今来我东岳庙则甚？”止住不肯放入。华光大怒曰：“你这三个匹夫，何敢出言伤我，”丢起金砖就打那三圣。三圣连忙逃去，告与东岳大帝得知。大帝大惊，问六曹曰：“此人名头厉害，到我东岳庙不知为何？”六曹曰：“必有缘故，且以礼待他。”言未毕，华光已至，大帝迎接，坐下茶毕。大帝问曰：“天王贵步下降，有何见教？”华光曰：“轻造非为他事，乃为寻母而来。”大帝曰：“令堂何名？”华光曰：“家母名叫吉芝陀圣母，又名萧太婆。”大帝闻言，即问六曹，可有吉芝陀圣母萧太婆到来。六曹将簿书查看，回大帝曰：“只有萧太婆到，没有吉芝陀圣母来。”华光曰：“吉芝陀圣母就是萧太婆，萧太婆就是吉芝陀圣母。”大帝曰：“是两个。”华光曰：“总是一人。”大帝又说曰：“是两个。”华光怒曰：“只是一个！”六曹禀曰：“我这里只是人死了，在这里点名，却是阴司收管。天王要问明白，可到阴司去一查。”华光听了，就辞了大帝，往阴司去寻取老母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华光闹阴司

却说华光手持金枪，来至阴司，看见一十八重地狱，又见金钱山、银钱山、破钱山、消钱山，又见金桥、银桥、乱柴桥、奈何桥。自思：金桥、银桥我不过，乱柴桥也不是我过的，不如去过那奈何渡，看我母过此去没有。华光见渡子来，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华光曰：“乃上界华光天王。我且问你，我

的母亲在此过渡没有？”渡子曰：“我这所在来千去万，何能知哪个是你母亲？”华光曰：“大名叫萧太婆，小名叫吉芝陀圣母便是。”渡子曰：“萧太婆在此啼哭而过，吉芝陀圣母这里未曾见来。”华光曰：“萧太婆就是吉芝陀圣母。”渡子曰：“是二个人。”华光曰：“总是一个。”二人因此言相争，华光大怒，丢起金砖便打。渡子便走，大叫华光来闹阴司。

渡子走去报阎王。阎王升殿正坐下，只见转表官报曰：“华光来同阴司。”阎王问众臣曰：“华光到此，不知为何？”判官曰：“定有缘故，待他来时，以礼待之便了。”言未已，忽报华光到。阎王接入相见落坐，阎王曰：“久闻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日光降，有何见谕！”华光曰：“不才到此别无他事，只为家母萧太婆，又名吉芝陀圣母，被那龙瑞王拿去，不知下落，疑其死了，来到贵殿，敢问家母曾到此否？”阎王转问判官。判官曰：“簿书查看，只有个萧太婆到，吉芝陀圣母未曾到。”阎王言曰：“只有萧太婆，没有吉芝陀圣母。”华光曰：“总是一个。”阎王曰：“却是二人。”华光大怒曰：“一个为何说两个？”判官曰：“他若不信，可令引魂使者至十伤门内，引与他自己认，便见明白。”阎王即令引魂使者上殿，阎王曰：“天王如不信，可自去一看，便见明白了。”华光乃同使者会见一妇人，华光便问曰：“你何人？”那妇人曰：“我是萧太婆。”华光怒曰：“萧太婆是吾之母，吾岂不认得，你敢在此冒名。”那女子哭曰：“我正是萧太婆，因为萧长者四十无子，我每夜在后花园烧香求嗣，不想被一个扑灯蛾来将灯火扑灭，现出本相，是吉芝陀圣母，将我吃了，把骨头摔往深山。他变做我，在萧家受了胎，才生天王。

我死在幽冥，枉屈无伸。”言罢大哭。华光曰：“原来亦是吾母，怎生是好？”母曰：“你可看吾夫之面，上奏与阎王，赐吾投胎，免得在十伤门内受苦。”华光曰：“母亲勿忧，待儿即奏阎王。”阎王曰：“领命。”华光拜谢与母分别。回转阳间。阎王依言将萧太婆送至邓尚书家中投胎不表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华光火烧东岳庙

华光回转阳世，心中自思曰：“可恨东岳大帝，为何说我闹天曹、闹中界、闹阴司，人皆道我闹三界，不免去放火烧了东岳庙。”来到门下放火，只见火不发。华光抬头一看，只见屋角上有条两头蛇吐出黄沙，故此火不发，华光心焦，丢起三角金砖便打。打走了两头蛇。华光又欲放火，却见丧门吊客哭杀神官兄弟二人，见华光要烧东岳庙，兄弟二人自言曰：“似他这等可恶，无人奈得他何。我与你兄弟两个，不若抬那法宝纸棺材去，将他连哭三声，哭死了他，即以棺材装了，上界去见玉帝。一则讨赏，二则免他在中界作闹。”二人商议已了，即见华光曰：“你不可太可恶。大帝与你有何仇，你要烧东岳庙？”华光曰：“与你二人何干？”二人曰：“依我说，你去了罢，若不肯去，我便哭死你。”华光曰：“你个人，哭得人死？我不信，你哭得死我吗？”二人听了便连哭三声。华光即死于地下。二人忙抬入棺木内，正欲抬去见玉帝。忽然遇见朝真山洪玉寺火炎王光佛来。二人正抬了棺木行，

王光佛问曰：“你兄弟二人扛的什么人？上哪里去？”丧门神曰：“讷耐华光要来烧东岳庙，被我二人把他哭死了，抬去见玉帝讨赏。”光佛自思曰：“这畜生今番若不遇我，就了不得了。吾当救他一救。”光佛假言曰：“你两个不晓得华光来头。”二人曰：“果然不知。”光佛曰：“华光原是玉帝的外甥，你抬去见玉帝，玉帝若怒，说你二人好大胆，你将寡人外甥亦把来哭死，传玉旨将你二人杀了。”那兄弟二人惊曰：“老师父你真是个好入，说得不错，如今便待如何？”光佛乃思曰：“华光乃人之精，见火便醒，不如哄他放一把火烧了棺木，与他走出便了。”光佛计定，对二人曰：“不如放把火烧死便了。”二人曰：“多得师父指教。”光佛别了二人。二人曰：“若不是见这师父，我二人送个死路。”就放起火来，烧得那华光醒将起来，把金砖就打，打得兄弟二人无走之处。华光整了衣服，去朝真山拜谢师父。那兄弟二人被打得头破脑裂，大骂炎光秃驴害死人。

大哭一场而去。

却说炎光正坐之间，忽见华光至，参见拜毕。光佛曰：“弟子好没分晓，你寻母如何不来问我，要下阴司？”华光曰：“弟子一时心慌，未晓来问师父。今日幸遇见，敢问师父，我母今在何处？”炎光曰：“你母被龙瑞王抓在酆都城，日间铜鞭三千下，夜间铁棒不离身。”华光见说在酆都受苦，放声大哭，辞了师父，回转离娄山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华光三下酆都

却说天王回来与铁扇公主商议，要去酆都救母，公主曰：“如何去得？”华光曰：“吾变作天使，去见酆都王，言是玉帝差来，把众鬼押上天曹，就骗得出来。铁扇公主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说罢，夫妻分别不表。

却言酆都王正坐之间，有韩元帅、关元帅把守酆部门，忽报有大使至，酆都王请进。相见毕，问：“天使来此为何？”天使曰：“今奉玉帝差遣，将酆都众鬼押上天曹决罪。”酆都王见说，便问二元帅。二元帅曰：“既是天使，难辨真伪，待我把照魔镜来照一照。”那天使曰：“不消照。”二元帅曰：“恐其中有假。”持照妖镜，华光便走至空中去。二元帅与酆都王曰：“这人母是那圣母，当初被龙瑞王捉来，囚在此地，他今变作天使来取囚，我如何可不照？往年押囚，是清华宫太乙救苦天尊，若他变了他来，险些被他骗去。”华光在空中听见，便回转与公主言曰：“我下酆都去，他疑心，将照妖镜照出我本相。我即在半空听说，我若假作天尊，可被我骗了来。我如今要假作太乙天尊去，”公主曰：“既如此，你可快变天尊去。”夫妻二人商议好，华光即变作太乙救苦天尊去到阴司二下酆都。

却言酆都王正坐之间，忽报清华宫太乙救苦天尊到。酆都王接入坐定，问曰：“天尊到此，有何见谕。”假天尊曰：“来押鬼怪上天曹。”二元帅曰：“要照照。前者有华光变作天使，到此来骗鬼怪母，故我这里要加意紧防。”假天尊曰：“你岂不认得我，何必照得？”元帅曰：“此事不小。”言罢，提起镜一照，华光又走了。在空中听那二元帅与酆都王曰：“险些儿又中他的计。”酆都王曰：“元帅何以知之？”二元帅曰：“若是真天尊下酆都，不是这样来，他有九头狮子推车，有十侍弟子相随，身穿金銮袈裟，左

---

讷(jù)耐——讷，表示反问，岂；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无奈，没有办法。



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有九环锡杖，金钵盂，装甘露水，与鬼怪吃，要玉明扇扇开酆都门，要个金睛独眼鬼，照开光明，才得进去。不然里面黑暗，怎生进得去，今他这般来，我如何不照他！”华光又在云端听见。即回了离娄山与公主商曰：“我又被他照出，说真天尊要有九头狮子推车，十侍弟子相随，金銮袈裟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九环锡杖，金钵盂装甘露水，玉明扇扇开酆都门。要个金睛独眼鬼照开光明，才得进去。叫我如何讨这许多宝贝，想母难救了。”说罢大哭。公主曰：“不妨，奴家讨得来。”华光曰：“公主哪里去讨？”公主曰：“我有个妹子，在清华宫太乙救苦天尊那里做玉女，我叫母亲叫他来，若是玉明扇，用我铁扇。十侍弟子叫手下一变就是了。只要讨九头狮子推车，九环锡杖、金銮袈裟、金钵盂、金睛独眼鬼，好进酆都。”华光曰：“你快叫令堂去叫令妹来，我这里出榜招人，进入酆都。”却有金睛独眼鬼前来揭榜曰：“我当初与你令堂老夫人同囚在驱邪院，得天王打破娑婆镜，救我等走脱。我再不敢吃人。你老夫人不改前过，又要吃人，才有此事。今闻天王要入酆都救母，我有百眼并住九十九个，只用一个眼，说我是金睛独眼鬼。同天王入酆都，以救老夫人，报当日之恩。”华光大喜。九头狮子用火漂将变，九环锡杖用金枪变，金钵盂用金砖变，袈裟以火丹变，安排已定，前去三下酆都救母。

却说酆都王正坐之间，忽报真天尊下酆都。酆都王忙出迎接，入到厅堂相见礼毕。天尊即同酆都王入到酆都门，用扇扇三下，用九环锡杖顿三顿，酆都门开了，独眼鬼入去，押出妖怪来。众鬼怪出见，叫屈连天。天尊曰：“别鬼且收入去，只将吉芝陀圣母押上天曹去。”独眼鬼听了，即将吉芝陀圣母押去了。天尊辞别了酆都王而去。酆都王问二元帅曰：“此何不将照妖镜照照？”元帅曰：“这是真的，也不敢照他。”王曰：“其中可疑。别鬼不提去，只押圣母去，莫非是假的吗？且照照看以改疑惑。”元帅即将镜一照，原来又是华光变的，脱去了。二元帅即点兵追赶，奈赶不上。三人十分烦恼，即令人去打探。

却说华光，三下酆都，救得母亲出来，十分快悦。那吉芝陀圣母曰：“我儿救得我出来甚好，但我要皮娥吃。”华光问：“皮娥是什么，我不晓得。”母曰：“你不晓得，可去问千里眼、顺风耳。”华光即去问二人，二人曰：“那皮娥是人，他又思量吃人。”华光听罢对母曰：“你在酆都受苦，孩儿用尽心计，救得你出来，为何又要吃人！此事不可为的。”母曰：“这不孝，既没有皮娥我吃，要你救出我来做甚？”华光无奈，只推曰：“容两日讨与你吃。”华光即忙出榜招医，若有医得我老夫人不思量吃人者，我当重谢不题。

却言酆都王探知华光出榜招人医他母亲，欲使一人去害吉芝陀圣母。问谁敢前去？内有一人，乃是魔军，向前禀曰：“某愿往，假装医人去揭榜，见得我能医治，倘彼用我之时，于药内放些毒药，将他毒死便了。”酆都王大喜，即令他前去不表。

却说华光闻报有人揭榜前来，心中大喜，请入相见毕。华光去请母曰：“有一医人能医母亲不思吃皮娥。”母曰：“既有此医者，可来见我。”华光即同医者进见。圣母曰：“此非医者，他乃是酆都一个魔军，他定来害我的。”华光大怒要杀他。魔军曰：“你不要杀我，我教你一个方子，他就不想吃人了。”华光曰：“你说来，我便赦你。”那人曰：“若要令堂不吃人，必须讨得仙桃给他吃，就不吃人了。”华光问曰：“哪里有仙桃？”军人曰：

“只有王母金谷园中有仙桃，可巧今年正熟。天王若取得来与令堂吃。就不思量吃人了，”华光听罢，放了军人。即吩咐公主侍奉母亲。自思：“我去偷桃，除非变作猴狲去方可偷得。”思罢，即变作花果山齐天大圣，来到王母娘娘金谷园中。原来园中有一小厮，在那里看守，可巧守者睡着。华光便入了园，上了树一看，果然好一树仙桃。连忙摘了五六个便走。小厮醒来一看，不见了五六个仙桃，却是猴狲足迹。忙报与王母得知，说“失去五六个仙桃，细查满地都是猴狲爪迹，莫非是齐天大圣偷去也未可知。”王母听了，次日便去上表奏知玉帝曰：“今年我园中仙桃正熟，未摘献陛下，今被花果山齐天大圣盗去数个，听我主定夺。”玉帝见奏大怒，即传旨宣孙悟空到殿。玉帝问曰：“仙桃乃三千年开花，三千年结子，三千年成熟，才得此桃。朕尚未见面，卿怎敢偷去？”悟空曰：“半天下雨，不知来头。臣自取经回来，已把一切贪心丢了，何得有盗心，此实不是小臣，恐其中有诈，也未可知，”玉帝曰：“明是卿偷，足迹尚在，岂可言他人？卿乃佛家弟子，着令驾前指挥，送西天与如来处问罪。”众臣奏曰：“臣等闻悟空今果皈依佛道，又是三藏弟子，显无其事，惟恐其中有屈，乞我主不必送他西天去，限他一月找寻。若有了盗者，免他之罪。若没有，那时再送他西天去不迟。”玉帝准奏曰：“众臣保卿，且容卿去查下落回报。”

悟空谢恩出朝，回至花果山，与众子孙奇都、罗猴、月孛等言曰：“不想有此屈事。不知哪个妖怪，变作我本相，去到金谷园偷了仙桃，王母去奏玉帝，说是我偷的。我说不是，玉帝不容分说，欲将我送至西天如来处问罪。幸得众臣保住，限我一个月找寻下落，方免我罪。一个月没有下落，罪仍及于我。叫我往何方去访得着个下落，好不可恼！”众子孙曰：“大圣何不上海去问观世音便知明白，不然怎么去寻？”悟空听了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即打个筋斗去到南海。

观音老母正在紫竹林坐禅，忽见悟空来。老母曰：“悟空为了何事而来？”悟空曰：“只为金谷园中失了仙桃，不知是何妖怪变我形迹去偷的。王母奏之玉帝，说是我，玉帝即要送我上西天去问罪。多得同僚保本，限我一月要有下落，若是无下落，是我也是我，不是我也是我，就要问罪。弟子无奈，特来叩求佛母，指示何人盗去的。”观世音挪开慧眼一看，对大圣曰，“不是别人，乃是闹三界的华光偷去。”大圣曰：“他偷去作甚的？”观音曰：“他三下酆都，救出吉芝陀圣母。那畜生又思吃人，华光无奈他何，出榜招人医治，乃是魔军来说叫他要讨仙桃与他吃，才不思吃人，华光因此变作你去偷仙桃。”大圣见说大怒，即拜别了观音，回至花果山，与众子孙说知曰：“他既去偷桃连累我，我今就与你们杀到离娄山，将那贼捉了。”

即说大圣有一女，名叫月孛星。但见他生得目大腰宽，口阔手粗，脚长头歪，脚声似打雷。遇了不死亦七八。月孛星出来曰：“我也要去。”众人曰：“你生得这等丑，去了给华光等取笑。”月孛星曰：“我定要去捉华光。”众人无亲，只得和他同去。一齐到离娄山，喊战连天。却言华光自从偷得仙桃与母亲吃了，果不思量吃人，心中大悦。忽手下人报说花果山齐天大圣领兵杀来，说天王不该变他去偷桃，累他受罪，要捉天王解上天曹。华光闻言大怒，即下山与悟空相见。悟空骂曰：“你偷仙桃，好变牛变马去偷，为何变老孙本相去，连累老孙。快下马受缚，与我解上天庭便罢。”华光曰：“我讨仙桃与你何干？就变你本相亦所不妨。”悟空曰：“连累我，反说不妨！”便将如意棍向华光打去。华光亦丢起三角金砖，悟空口中一呼，出来无千无

万猴狮，拖住华光，来抢金砖，华光大败。悟空赶去。华光丢起火丹，火光连天。悟空不能抵敌，便败到东洋大海去。那月孛星见父败走了，便将他的骷髅头敲动，叫声华光，华光即刻头痛眼昏，走回山洞。那月孛星的骷髅十分利害，人被他叫名拷了，三日内自死。

却说火炎王光佛知华光与悟空交战，料华光战他不过，必落月孛星之手，特来与他二人讲和。来至大圣寨中，大圣接入礼毕，光佛曰：“闻大圣今与小徒交战，为因变尊相偷仙桃一事，是否？”悟空曰：“是他不该破坏我的名誉。”光佛曰：“果是他不好，容贫僧带来伏罪。今贫僧有一言，未卜大圣肯容纳否？”悟空曰：“有何见教？”光佛曰：“小徒有犯尊颜，被令爱将骷髅拷动，今将死矣。自古道：‘好汉碰好汉。’望大圣饶他，贫僧与你二人说和，结为兄弟何如？”悟空曰：“蒙老师父说，无有不依命的，奈玉帝要把我问罪，此事如何？”光佛曰：“若肯卖人情与我，天曹之事，我自去料理，不涉大圣一些。”大圣曰：“恐玉帝不肯。”光佛曰：“华光是他外甥，加是我说去，无有不肯赦他之理。”悟空曰：“既如此！敢不从命。”即叫出月孛星吩咐曰：“今有炎光老师说和；饶他罢。”月孛星即将骷髅把来削去了，乃向炎光曰：“女儿已削去拷处，饶他命矣。”光佛拜谢而别，来至离娄山，见华光说了前事。华光即同炎光前往悟空寨中相见，结为兄弟。大圣即命排宴款待，各自分别，悟空领兵回花果山。光佛去奏玉帝赦了华光。兵戈宁息。华光分付手下人看守文殊院并千田国庙宇、离娄山，我去遍游天下，逢灾救灾，逢难救难，不日而归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华光皈依佛道

却说灵山世尊一日与众罗汉说：“华光那畜生，当日他赶龙瑞王至我灵山，恼了我，被我把天眼收来，他问我取，我说要他来皈依佛道才把还他，他说容他寻了母亲，即刻就来，当日设誓，说他若寻见母亲，不来皈依佛道，六根不得齐全。他今已救出母亲，功成已满，尚不来皈依，只在中界荡游，恐被外议，说佛家弟子不肯皈依佛道。你们众弟子可去变作凡人，去作神仙戏术的把戏，砍脚砍手，引他来看，他必要向你学此法，就哄他将脚砍下，与青狮子衔到灵山，与他赶来，我来劝他皈依佛道。”众弟子领命，辞别了世尊，变作凡人戏术，砍手变龙，砍脚化虎作把戏。

却说华光正行之时，远远见前面有人作戏法，即近前看了，见做得妙，暗暗喝彩，就问作把戏人曰：“你这法肯教人否？”其人曰：“可。”华光曰：“我要向你学。”那伙人曰：“我们要须一百金才肯教人。”华光不知是诈，即取出百金，那伙人曰：“你既有钱，我就教你，将你那脚与我砍下来。”华光曰：“砍下恐疼。”那些人曰：“从前师父说不痛。”华光就将左脚与他砍下。果然不疼，华光又叫他再砍右脚，那伙人曰：“你自己也可砍得。”华光就自己将右脚砍下，果也不痛。只是安不住。华光曰：“你教我安住。”那伙人曰：“这脚你砍坏了。”叫一声青鬃狮子衔去。那青鬃狮子上前，将他右脚衔往灵山而去，华光一看众人现出本相，驾云而去，乃惊慌叹曰：“中计了，原来他们是灵山弟子。”华光自思：“不免我踏了风火车，赶上灵山，去见如来。”

如来正坐之间，众弟子、青鬃狮子衔得华光脚来。如来大喜。华光亦赶到，拜倒殿前求救命。如来曰：“你当初在这里发咒，说取得母亲，即来皈依佛道。若不来，六根不得齐全，我今就叫你六根不全。”华光曰：“师父你将脚替我安住，弟子就皈依佛道。”如来曰：“畜生，我替你安住罢！”华光原性不改，见如来替他安住脚，起来便走。如来笑曰：“你这畜生往哪里走？”念动咒语，华光走出山门，那脚依然掉下来，仍跌于地下，华光只得走转来见如来。如来曰：“你如何又回来？”华光曰：“今情愿皈依佛道，永不敢反。”如来曰：“谅你从此也走不脱，将天眼还你，替你安上脚。”华光拜谢。如来曰：“你原系出家修行，今以仙班有名，但得正果，你受一面。看还布施轮回簿上，曾注你父母，生当受苦，今日得你皈依佛道，应该同往西方，不落轮回之苦，你母吉芝陀圣母，今已改邪归正，不想吃人，亦可往西方。你妹琼娘，孝顺甚笃，西方有仙子，前母范氏大婆婆，主勤和孝顺，一时屈死，阎王送于邓尚书家投胎，今已七岁。范氏善根不断，待他长成，令人点化，度往西天。马耳山你前母兄，亦修行得道，今又得你皈依佛道，亦在西方来。”自即写表一道奏知玉帝，玉帝依奏，加封华光为五封佛中上善王显头官大帝。其余大众人等，俱依如来表奏，俱送往西方。华光永镇中界，万民求男生男、求女生女，买卖一本十利，读书者金榜提名，感显应验，永受祭享。

---

笃(d)——忠实，一心一意。

## 卷 一

混沌未分天地乱，茫茫渺渺无人见。  
自从盘古破鸿蒙，开辟从兹清浊辨。  
复载群生仰至仁，发明万物皆成善。  
欲知造化会无功，须看《三藏释厄传》。

盖闻一元之气有阴阳，阴阳之气有轮回。且以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之十二时以论，天地大数，若到戌会之终，天地昏蒙，再交亥会之终，天地黑暗。故曰混沌。直至亥末子初，遂渐开明，天始有根，正当子会，轻清上腾，有日月星辰之四象，故天开于子，又至子终近丑，逐渐坚实，地始凝结，正当丑会，重浊下凝，有水火金木土之五形。故地辟于丑。当丑会终寅会初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升，一派正合，群物皆生。

单说东胜神洲大海中有一座名山，唤为花果山。山顶有一块仙石，内育仙胎，一日迸裂，产一石卵，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，目运金光，射冲斗府，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。玉帝垂赐恩慈曰：“下方之物，乃天地精华所生，不足为异”。

那猴在山中，夜宿石崖，朝游峰洞，真是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，一朝天气炎热，都在松阴之下玩耍，却去山涧洗澡，见那股涧水发流，一齐顺涧爬山，直至源流之所，乃是一股瀑布飞泉。但见

一脉白虹起，千寻雪浪飞；  
海波吹不断，江山态还依。  
冷气分青嶂，余波润翠微；  
潺湲名瀑布，真似挂帘帏。

众猴拍手称道：“好水！原来此水远通山角，直接海波。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，寻个源头出来，我等拜他为王！”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，应声高叫道：“我去，我去！”看他瞑目蹲身，跳入瀑布泉中。忽睁眼抬头，看见里边无水无波，明朗一座铁板桥，桥下水冲贯石窍，倒挂流出，遮闭桥门。又欠身上桥再看，却似有人家住处一般。真个好所在。但见那：

翠藓堆蓝，白云浮玉，乳窟龙珠倚挂，萦回满地奇葩，又见那一竿两竿修竹，三点  
五点梅花，几树青松常带雨，浑然象个人家。

看罢多时，跳过桥中间左右观看。只见正当中有一石碣，碣上一行楷书大字，镌着“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”，石猴喜不自胜，急瞑目蹲身，跳出水来，连说两声：“造化，造化！”众猴皆问：“里面怎么样？水有多少？”石猴道：“没水。原来是一座铁板桥，中间有一块石碣，上镌着‘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’，真个是我们安身之处。众猴听得欢喜，都道：“你带我们进去。”却又瞑目蹲身，往里一跳，大声叫喊一会，都进去了。石猴端坐上面，道：“列位先前说，有本事进得出得者，拜他为王。我见今寻了一个洞天与列位安眠稳睡，当拜我为王。”众猴听说，拱手礼拜，称“千岁大王”。自此石猴高登王位，将石字儿隐了，遂尊称猴王享乐天真，不期有三五百载。一日，与众猴饮宴，忽然忧恼堕泪。众猴慌忙罗拜，道：“大王何为烦恼？我等在仙山福地，古洞神洲，无量之福，有何忧虑？”猴王道：“今日虽好，将来年老，暗中有阎王老子勾命，可不枉生世界？”众猴闻言，个个掩面悲啼。只见跳出一个通背猿猴道：“大王不必远虑。如今五虫之内，惟

碣(jié)——石碑。

五虫——古人把动物分为五类，叫五虫：人类叫倮虫，兽类叫毛虫，禽类叫羽虫，鱼类叫鳞虫，昆虫类叫甲虫。

有佛与仙与神三者，躲过轮回，不生不灭，可去学他。”猴王闻知，欢喜道：“我明日下山，云游海角天涯，务必访此三者，学个长生不老，躲过阎君之难。”众猴都道：“善哉！”

次日，命小猴折些枯松，编作筏子。取个竹竿竹篙，独自登筏，尽力撑开，竟向大海波中，趁天风，来到南赡部洲世界，弃了筏子，跳上岸来，弄个把戏，装个猛虎，吓得海边捕鱼、打雁、挖蛤、淘盐之人，四散奔跑，有跑不动的，扯住剥了他的衣裳，着在身上，穿州过府，学人行礼话语，一心访问佛仙神圣之道，忽行至西洋大海，他想海外必有神仙。依前作筏，飘过西海，西牛贺州地界登岸。遍访多时，忽闻林深处有人言语。忙步穿入林中，侧耳而听。原来是歌唱之声，歌曰：

观棋柯烂，代木丁丁，云边谷口徐行。卖薪沽酒。狂笑自陶情？一觉天明。认旧林，  
登岸过岭，持斧断枯藤，收来成一担，行歌市上，易米三升，更无些子争竞，恬淡生身，  
相逢处，非仙即道静坐讲《黄庭》。

猴王听了，道曰：“神仙原来藏在这里。”即忙入里面去，仔细看来，原是樵子，举斧砍柴。猴王近前叫道：“老神仙，弟子稽首。”那樵汉慌忙回礼道：“老拙汉怎敢当神仙二字？”猴王曰：“你不是神仙处，如何说出‘相逢处，非仙即道，静坐讲《黄庭》，《黄庭》乃道德真言，非神仙何？”樵夫笑道：“那神仙与我舍下相邻，这个词儿，他教我遇烦恼时，即把念念，散心解闷，不期被你听了。”猴王道：“你与神仙相邻，何不从他修行？”樵夫道：“我父丧母老，又无兄弟姊妹，只得砍柴换米，供养老母，难以修行。”猴王道：“你是个行孝君子，但望你指教我神仙住处，却好去拜访。”樵夫道是：“不远。此山叫作灵台方寸山，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——斜月是心勾，三星是三点——那洞中有个神仙，称名须菩提祖师。你顺那条小路，向南行七八里即是。”猴王听话，出林上路，径过山坡，果然遂见一座洞府。真好去处，但见：

烟霞散彩，日月摇光，老柏带雨青冉冉，修篁含烟色苍苍。门外奇花布锦，桥边瑶  
草喷香。石崖突兀青苔润，粉壁高张翠藓长，时间仙鹤唳，每见凤凰翔，玄猿白鹿随隐见，  
金狮玉象任行藏。细观灵福地，真个赛天堂。

又见那洞门紧闭，悄无人迹，忽回头见崖头立一石碑，上有一行十个大字，乃是“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”，猴王道：“此间人果是朴实，果有此山此洞。”看够多时，呀的一声，洞门开了。走出一个仙童，丰姿英伟，相貌清奇，高叫：“什么人在此搔扰？”猴王上前躬身道：“仙童，我是个访道学仙弟子。”仙童道：“你是个访道的？”猴王道：“是。”那仙童道：“我师父正才下榻，登坛讲道，说门外有个修行的来了，教我开门接待，想必就是你了。跟我进去。”

猴王整衣端肃，随童子径入洞天深处，直至瑶台之下，见那菩提祖师，端坐台上，两边有三十个小仙侍立台下。猴王一见，磕头再拜。祖师问道：“你是何方人氏？且说个乡贯姓名。”猴王曰：“弟子乃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。”祖师喝令：“胡话！东胜神洲到我这里，隔两重大海，一座南赡部洲，如何到得？”猴王道：“弟子飘洋过海，登界游方，有十数年，方才访得到此。”祖师道：“你父母姓什么？”猴王道：“我无父母，

---

柯烂——斧柄烂掉了。相传晋人王质进山砍柴，见二童子下棋，在旁观看，至终，发觉手中斧柄已烂。  
修篁（huáng）——长竹。

只记花果山上，有一块仙石，某年石破生我。”祖师闻言暗喜道：“这等说，却是个天地生成的，你起来走走我看。”猴王纵身跳起，拐呀拐的，走了两遍。祖师笑道：“你却象个食松果的猢狲，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。意思教你姓猢，猢字去了犬旁，乃是古月，古老月阴，不遵化育。教你姓狲倒好，狲字去了犬旁，乃是子系，子儿系婴，正合婴儿之本论，教你发生孙罢。”猴王听说，满心欢喜，朝上磕头：“今日方知姓也。万望师父慈悲，再乞赐名，却好呼唤。”祖师道：“我们中有一十二字分派取名，乃广、大、智、慧、真、如、性、海、颖、悟、圆、觉十二字，排列到你正当悟字，与你起个法名，叫做孙悟空好吗？”猴王笑道：“好。自今就叫做孙悟空也。”

### 悟空得仙传道

话表美猴王得了姓名，对菩提行礼启谢，不觉在洞中六七年。一日，祖师登坛高坐，唤集诸仙开讲大道。孙悟空在旁闻讲，喜得抓耳挠腮，眉花眼笑。祖师道：“悟空怎么不听我讲？”悟空道：“听老师讲到妙处，不觉如此。”祖师道：“你既识妙处，还要从我学什么道？道字门中有三百六十旁门，旁门中皆有正果，不知你学哪一门？”悟空道：“凭着师父意思。”祖师道：“我教你学术字门字之道，这是推演卜择。教你流字门中之道，这似壁里安柱。教你静字门中之道，这似窑头土坯。教你动字门中之道，这似水中捞月。”悟空道：“依师父说，这几般可得长生吗？”祖师说：“壁里安柱，恐怕大厦将颓会朽。窑头上坯，恐未经水火锻炼，大雨滂沱会滥，水中捞月虽然有影，只恐无捞摸处，到底成空。”悟空道：“这个不得长生我皆不学。”祖师闻言，咄的一声，跳下高台，手持戒尺，指定悟空道：“你这猢狲，这般不学，那般不学，却待怎么？”走上前，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，倒背着手走入里，将中门关了，撒下大众而去。猴王已打破盘中之谜：祖师打他三下，教他三更时分存心；倒背着手行入里面，将中门关上，叫他走后门进步，秘处传他道也。

悟空到了子时前后，偷开前门，来到后门。那门半开，曳步侧身时，走到祖师榻前。祖师不久觉醒，舒开两足。悟空应声叫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在此，跪候多时。”祖师喝道：“这猢狲却来后边作甚？”悟空道：“师父昨日教弟子三更时候，从后门里传我道理，故此大胆，径拜榻下。”祖师道：“你既识得盘中谮谜，是你有缘。可近前来，传你长生妙道。”悟空叩头谢了，洗耳用心，听于榻下。祖师云：“显密圆通真妙诀，惜修性命无他说。都来总是精气神，谨固牢藏休漏泄。休漏泄，体中藏，汝受吾传道自昌。口诀记来多有益，屏除邪欲得清凉。得清凉，光皎洁，好向丹台赏明月。月藏玉兔日藏鸟，自有龟蛇相盘结，相盘结，性命坚，却能火里种金莲。攒簇五行颠倒用，功完随作佛和仙。”

此时说破根源，悟空对师拜谢，依旧转在原寝宅，依口诀调息，过了三年，祖师复登宝座，悟空近前跪下。师云：“你一向修了什么道？”悟空道：“弟子法性颇通！根源坚固。”祖师云：“你既会得根源，只是防备三灾利害。”悟空说：“只说水火既济，寿与天齐，却怎么有个三灾利害？”祖师道：“此乃非常之道，夺天地造化，侵日月玄机，丹成之后，鬼神难容。但

---

卜择——占卜而后选择。



到了五百年后，天降雷灾打你，再五百年后，有自己阴火烧你；再五百年后，彘风自囟门吹你。所以都要躲过。”悟空闻说毛骨悚然，再三哀求躲避三灾之法，祖师附耳传个地煞数七十二般变化口诀，不知说了些什么妙法。猴王一通百通，当时习了口诀，自习自练，将七十二般变化都学成了。只是不晓得腾云之法。

一日祖师登位，悟空再三哀求。祖师又传个口诀，道：“这朵云，捻着诀，念动真言，攒紧了拳，将身一抖，跳将起来；一筋斗就有十万八千里路哩！”悟空即运神练法，会了筋斗云。逐日无拘无束。一日大众都在松树下会讲，悟空卖个手段，变棵松树，众见鼓掌喧闹，惊动祖师。祖师急曳杖出门来，问道：“是何人在此喧哗，不象个修行的体段。修行的人口开神气散，舌动是非生。”众道：“不敢瞒你师父，适才孙悟空演变化耍子，众人喝彩，故高声惊动祖师。”祖师道：“你们起来，叫悟空过来。”问：“你这个工夫，可好在人前卖弄？”又道：“你快些回去，全你的性命，断不要你在此。”悟空领罪，只得拜辞，与众相别。祖师道：“你去不许说是我的徒弟，若说，把你剥皮，挫骨，将你神魂贬在九幽，教你万劫不得翻身。”悟空道：“不敢。”谢了，即抽身念着诀，丢个连扯筋斗云，径回东胜。

哪里只消一个时辰，早见花果山水帘洞。悟空按下云头，直至花果山，却叫道：“孩儿们，我来了也。”众猴都来磕头。众猴道：“喜得我家有姓，但近来被一妖魔，强来占我们水帘洞，我等拼死争斗。大王若再不来，连山洞尽属他人矣。”悟空闻说，大怒道：“什么妖魔，胆敢无状！”众猴道：“那厮自称混世魔王，住居在直北山下。”悟空道：“我去寻他。”

猴子挺身一纵，一路筋斗，直至北山下观看，原来是那水脏洞门，门外有几个小妖。悟空道：“你进去讲，只说花果山水帘洞洞主，说你家什么妖魔，屡次欺我儿孙，特寻来与他见个上下。”小妖听说，即入洞报知悟空所说，魔王笑道：“我先闻那些猴精说，他们有个大王出家修行，想是今番回来。”魔王出门，高声叫道：“哪个叫做水帘洞主？”猴王喝道：“泼魔，这般眼大，看不见老孙？”魔王笑道：“你好大胆，要寻我见上下。”老孙一纵，跳上去劈面就打，魔王拿铜斧望悟空劈头就砍，此时悟空得道之人，受过仙体，变化无穷，身上有八万四千毛羽，根根能变化。悟空见他凶猛，使一身外法，拔根毫毛，口中嚼碎，望空喷去，变做四五百个小猴。那些小猴眼乖会跳，刀砍不着，枪杀不伤，前跳后蹿，钻去把魔王围绕抱扯，蹿裆扳脚，拔毛抠眼，捻鼻子，直打做一个攒盘。这悟空才去夺了他的刀来，分开小猴照项下砍为两段。众猴杀进洞中，将那大小妖精尽皆剿灭。却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，随即洞里放起火，把那水脏洞烧得枯干。猴王念声咒语，驾阵狂风，云头落下，即是洞天，众皆簇拥贺喜，启问降魔之事。悟空备细言了，众皆你扬不尽，合家欢乐。有诗曰：

祖师传道法，悟空得玄机；魔王骚他洞，一旦丧幽微。

### 猴王勒宝勾簿

却说猴王剿了混世魔王，夺了大刀，逐日操演武艺。悟空道：“你们却

---

彘(bì)风——大风。

囟(xìn)门——婴儿头顶骨未合缝的地方。在头顶前部中央。

少锋利器械。”正说间，有两个赤尻马猴道：“大王若要兵器，容易。这山向东去有二百里水面，那厢乃傲来国界，那城中军民无数，必有金银铜铁等匠人。大王若去那里或买或造，教演我等，守护山场，所谓保泰长久之机也。”悟空闻说，霎时腾云，过了二百里水面，果看那厢有座城池。心中暗想：“这地定有现成兵器，不如使个神通，觅他几件倒好。”即向巽地吸气一口吹去，便是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，惊散了傲来国君王，三街六市俱得关门闭户，无人敢走。悟空按下云头，闯入兵器馆中，打开门看，里面无数兵器。悟空使个身外法，变得千百小猴，搬得罄尽，径踏云头，将兵器乱堆山头，唤众猴各执一件，吆吆喝喝。耍了一日。惊动满山妖魔，都来参拜猴王为尊，猴王道：“汝等弓弩熟谙，兵器精通，奈我这口刀榔橛，不遂我意。”众猴道：“这铁板桥下水，通东海龙宫。大王能变化，径入东洋海底，问龙王讨件什么兵器，却不趁心？”

悟空跳至桥头，使个闭水法，攒入波中，忽遇巡海夜叉挡住，问道：“那推水的是何神？”孙悟空道：“吾乃花果山天生人孙悟空，是你老龙王的紧邻。”那夜叉转水晶宫传报：“大王，紧邻将到宫也。”东海龙王敖广出宫，迎进上坐，问：“上仙几时得道？”悟空道：“我自出家修行，得个无生无灭之休，近因教演儿孙，守护山洞，奈何没件兵器。古人云：‘不愁海龙王没宝！’特来告求一件。”龙王不好推辞。龙婆、龙女道：“大王，观看此圣决非小可。我们这海藏中，一块天河定底神珍铁，这几日霞光艳艳，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。”龙王道：“那是大禹治水之时，定江海深浅的一个定子，是一块神珍能中何用？”龙婆道：“不要管他，你把送他，凭他怎么改造。”悟空道：“在何处？”龙王指道：“那放光的便是。”悟空上前摸一把，乃是一根铁柱，约有斗来粗，二丈有余长。悟空道：“忒长，忒长些。”那宝贝短了几尺，细了一围，悟空道：“再细些更好。”那宝贝又细了几分。悟空拿出海藏看时，两头两个金箍，中间有镌成一行字，唤做“如意金箍棒，重一万三千五百斤”。悟空道：“多谢贤邻厚意，你这里有披挂索性送我一副，一总奉谢。”龙王苦辞没有，悟空道：“真个没有，就和你试试此铁棒。”龙王慌道：“上仙，切莫动手，我看南海舍弟敖钦，北海敖顺，西海敖闰若有，当送一副。”即令龟将撞钟，鼙帅击鼓。须臾三海龙王一齐都到。敖广说：“有一个花果山什么天生圣人，认我作邻，要求兵器，将一块天河定底神珍铁与他，又要索甚披挂，诸贤弟若有，送他一副，打发他去。”敖钦怒欲点兵拿他。敖广说：“此铁利害，不可与他动手，且凑副披挂打发他去后，启表奏上便是。”敖闰说：“我只有—双藕丝步云履。”敖顺道：“我只有—副锁子黄金甲。”敖钦道：“我有一顶凤翅紫金冠。”老龙以此奉上。悟空着起披挂，使动如意，分开水路，径回铁板桥头。满山群怪，各洞妖王，—见宝贝大有几丈，细如花针，都来磕头参贺。

—日饮宴酩酊，睡在松阴。梦中只见两人，手拿批文，上有孙悟空三字，走近身，套上绳，把魂灵索了去。至城边，猴王渐觉酒醒，抬头看见城上有三个大字，“幽冥界”。悟空醒悟：“幽冥界阎王所居，老孙超出三界，不在五行，不服他管，怎么又敢来勾我？”勾死鬼只管扯住，拖他进去。恼起猴王性来，耳朵中取出花针，把勾死鬼打为肉酱，打入城中，慌得十代冥王

---

巽(xìn)——八卦之一，代表风。

榔橛(láng-kàng)——器物长大，笨重。

高叫：“上仙留名？”猴王道：“我是天生圣人孙悟空，汝等既登王位，为何不知好歹我！老孙修行得道，寿与天齐，怎么着人勾我？”十王道：“上仙息怒，等我命判官取出文簿逐一查看。”并无有名，悟空亲自检开，直至槐字一千二百五十号，方有孙悟空名字，乃“天产石猴该寿三百四十二岁，善终。”悟空把猴属之类，一概勾了，一路棒打出幽冥界，醒来乃是南柯一梦，悉以勾魂扯簿事与众白之，众猴叩谢。美猴王每日快乐不题。

却表玉皇大天尊一日驾坐凌霄宝殿，忽有东海老龙王进表。表曰：

近回花果山水帘洞妖仙孙悟空，欺凌小龙，直坐水宅索兵器，施法施威要披挂，逞凶逞势，大闹海中，惊伤水族。叩乞天兵，收此妖孽。

玉帝览表，传旨着龙神回海：“朕即遣将擒拿。”老龙王领旨谢去。又有秦广王赍地藏王菩萨表文进上。表曰：

今有花果山水帘洞天产妖猴孙悟空，逞恶行凶，不服拘唤。弄神通打绝九幽，恃势力惊伤十王，大闹阎罗，强销名号。乞遣神兵，收伏此妖。

玉帝览毕，传旨着冥君回归地府：“朕即遣将擒拿。”秦广王亦顿首谢去。大天尊宣众文武仙卿，问曰：“这妖猴何代出身，却就这般的有道？”班中闪出太白长庚星，俯伏启奏：“上圣，三界中凡有九窍者，皆可修仙。此猴天地生成，日月造就，今既修仙，降龙伏虎。臣启陛下，可念生化之慈，降道招安圣旨，宣来上界，录其名籍。此则修仙有道也。”玉帝即着文曲星君修诏，太白金星招安。

金星领了圣旨，出南天门外，直至水帘洞天，道：“我是太白金星，奉玉帝招安，请你上天，拜受仙箓。”悟空叩谢，安排筵宴款待，金星道：“圣旨在身，不敢久留。”悟空吩咐谨守教演，与金星纵起云头，升在空霄之上。正是：

修仙得道孙悟空，勒取宝贝闹龙宫；手持铁棒打幽府，名列仙班宝箓中。

## 玉帝降旨招安

太白星领着猴王，直至殿前，朝上礼拜。金星奏道：“臣领圣旨，已宣妖仙到了。”玉帝垂帘问众卿曰：“哪处少甚官职？”旁有武曲星君奏道：“只有御马监缺少正堂管事。”玉帝传旨，就着他作个弼马温罢。玉帝又差木德星官送他到任。弼马温昼夜不睡，滋养马匹，养天马肉肥膘满。约有半月，众监官设酒请他。猴王停杯问曰：“我这同弼温是个什么官？是几品？”众道：“极小，没有品，只可与他看马。”猴王闻言大怒曰：“老孙在花果山称王称圣，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！”推倒公案，耳中取出宝贝，一路打出南天门外。天丁知他受了天箓，不敢阻挡。

须臾按落云头，众猴都来迎接。适门外有个独角鬼王道：“大王受了天箓，来献赭黄袍一件。”猴王令进封为先锋，鬼王谢恩毕，复答道：“大王在天许久，所受何职？”猴王道：“玉帝轻贤，封我做个什么弼马温。”鬼王道：“大王有此神通，如何为他养马，就做了齐天大圣，有何不可。”猴王喜，命置旌旗，上写“齐天大圣”四字。

再说天庭，那张天师拜奏道：“万岁，新任弼马温孙悟空，他嫌官小，昨日反下天宫去了。”玉帝闻奏道：“朕遣天兵擒拿此怪。”即封托塔天王

---

箓（lù）——即符箓。道士所画的图形声言能驱鬼神。迷信的人认为它有给人祸福的魔力。

李靖为降魔大元帅，哪吒二太子为二坛海会天神。父子谢恩，点起三军，巨灵神为先锋。一霎时出了天门，到了花果山，安住营寨，传令教巨灵神挑战。巨灵神手执宣化斧，去至水帘洞，喝道：“那孽畜，早报弼马温知道，吾奉玉旨来此收伏，叫他早出受降。”猴王听报，披挂出马。巨灵神厉声高叫：“泼猴，你认得我吗？吾乃神霄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锋巨灵神，今奉玉旨擒你。”猴王指道：“本待一棒打死，留你回天报信，只道老孙无穷本事，怎么教我替他养马！”言罢，巨灵举斧，猴王举棒，一场好杀：

棒名如意，斧号宣花，乍相逢不知深浅，斧知棒左右交加，使动法喷云吐雾，展开手播上扬沙。棒举犹如龙戏水，斧来好似风穿花。大圣轻轻抡动棒，巨灵一下满身麻。

巨灵神抵敌不住，败阵回营请罪。李天王喝令斩之。太子哪吒奏曰：“乞恕巨灵之罪。待孩儿出师一看，便知深浅。”太子出阵，悟空迎近前来，问曰：“你是谁家小哥，闯进我们？”太子喝道：“妖猴！我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是也。今奉钦差捉你。”悟空道：“你的齿牙未换，胎毛未干，怎敢大话！留你性命，拜上玉帝，照依旗上齐天大圣封我也罢，不然打上灵霄宝殿。”哪吒知妖神通广大，遂变三头六臂。悟字也变三头六臂，各逞神威，斗了三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那悟空手疾眼快，拔下毫毛，变出本相，赶至哪吒脑后，着左膊打来。哪吒听得棒头风响急躲，被他着了一下，负痛败阵而回，白以竖旗封他四字，李天王道：“彼既如此，且去上界回奏，多遣天兵围捉。”

天王与太子领众将直至灵霄殿，启奏道：“妖猴神通广大，不能取胜，说要封他齐天大圣，即便休兵，不然还要打上灵霄宝殿。”玉帝闻言惊讶：“那妖猴这般狂妄！”班中太白金星奏道：“妖猴不能收兵，莫若万岁大舍慈悲，还降招安旨意，就教他做个齐天大圣，只是加他空名，有官无禄，不与他管事，不与他俸禄，收他邪心，不生狂妄。”

玉帝依奏，即着金星赍诏下到水帘洞外。金星道：“那众头目可去通报，只说上界天使圣旨讨他齐天大圣，特来请他。”众猴跑进报知，猴王大喜迎进。恳留饮宴，金星不肯饮酒。纵祥云，到了天门，径入灵霄宝殿，朝上唱诺，道声谢恩。玉帝命工干官张、鲁二班，在蟠桃园右边起一座齐天大圣府，府内设二司，一名安静司、一名宁神司，俱有仙吏扶侍。又着五斗星君送悟空到任，御酒二瓶，金花十朵，着他安心。悟空别了星君，回转天宫，才是心满意足，在天宫快乐之至。正是：

弼马温嫌小，复转水洞天，封他齐天圣，仙名万古传。

## 大圣搅乱胜会

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，只去东游西荡。一日，玉帝早朝，班中，许旌阳真人启奏曰：“今有齐天大圣，无事闲游，恐后闲中生事，不若与他管事，不生事端，”玉帝即时宣诏，与他权管蟠桃园，大圣谢恩，到园对土地道：“吾奉玉帝点着代管蟠桃园。”土地引进，但见：

果压枝头垂锦绣，花盘枝上簇胭脂。时开时结千年熟，无夏无冬万载迟。凝烟肌带

绿，映日显月姿。树下奇葩并异卉，四时不谢色齐齐。不是玄都凡俗种，瑶池王母自栽培。

大圣问土地：“此树有多少株？”土地道：“有三千六百株，前园的花微果小，三千年一熟，吃了体健身轻；中间的层花甘实，六千年一熟，吃了霞举飞升，长生不老；后面的带纹细核，吃了天地并寿，日月同庚。”大圣

闻言欢喜，一日赏玩，见老枝头桃熟大半，他命土地、仙吏：“汝等门外伺候，我在亭上憩憩。”大圣将熟桃吃了一饱。过二三日，又设法去偷，尽他享用。

一朝王母娘娘设宴，天开宝阁，瑶池中做蟠桃胜会。即着七衣仙女，各顶花篮，园内摘桃，先在前树摘了三篮，又在中树摘了三篮，到后树上花果稀疏，只见南枝上有个半红半白的桃子，青衣女攀枝，红衣女摘了，将枝一放。原来那大圣变化，睡在此枝，被他惊醒。大圣现出本相：“咄！是何怪物偷桃！”七仙女道：“吾奉王母娘娘差来摘取仙桃，做蟠桃胜会。”大圣回嗔作喜，问曰：“蟠桃嘉会可请我吗？”仙女道说：“不曾听得？”大圣道：“你且立下，待老孙先去打听消息。”即捻诀念咒，使个定身法，把那七仙女都定在桃园之下。

大圣纵朵祥云，径奔瑶池路上而去。正行时，撞见赤脚大仙。大圣赚哄仙真，他要前去赴会，却问：“老道何往？”大仙道：“去赴蟠桃会。”大圣道：“老道不知，玉帝因老孙筋斗云疾，着老孙五路邀请列位，先至通明殿下演礼，后去赴会。”大仙以他诳语作真，拨转祥云，径往通明去。大圣驾云念咒，摇身变作赤脚大仙模样，前奔瑶池，走入里面，只见齐齐整整。忽闻玉液琼浆扑鼻，大圣把那管酒人，变做几个瞌睡，拿些百味八珍，佳肴异品，就瓮痛饮一番。自揣客见会怪，不如回府，仗酒乱撞，错走兜率天宫太上老君之处，四无人迹。原来老君在朱陵丹台上讲道，众仙童、仙官、仙吏都在听讲，大圣直至丹房里面，寻访不遇。但见炉中有火。忙去看，炉里都是金丹。就把葫芦都倾出来吃了。一时丹满酒醒，自揣玉帝得知，性命难保，不如下界为王去也，他就跑出兜率宫，回至花果山，众猴跪倒问曰：“大圣为何下来？”大圣说：“今番玉帝依封，只因王母蟠桃大会，未曾请我，是我不等他请，先赴瑶池，把他仙品仙酒都偷吃了，走出瑶池，误入老君宫，又把五个葫芦金丹都偷吃了。恐帝见罪，方才走出天门。”众怪闻言大喜。

却说那七衣仙女受了大圣法术，一周时方能解脱，各提花篮回奏道：“后面大桃都是大圣偷吃，半个也无。”王母闻知奏帝，又见那造酒的同仙官来奏：“什么人扰乱蟠桃大会，偷了八珍百味，吃了玉液琼浆。”又有太上道祖来奏道：“老道炼了九转金丹，伺候陛下做丹元大会，被贼偷去。”又有齐天府仙吏来奏：“大圣出游不知去向。”又有赤脚大仙来奏：“大圣假传圣旨赚哄小臣。”玉帝大怒，即差天兵十万，擒拿妖猴。大圣棒抵天神，战败天王，打退太子。其余鬼王妖怪，天神捉住。天王收兵，围困洞门，专待明日大战。

猴王恣泼反天宫，蟠桃仙酒尽偷空；酩酊横行无拘束，偷丹杀入老君宫。

### 真君收捉猴王

话表南海普陀珞伽山观音菩萨，因王母娘娘请赴蟠桃机会，与徒弟惠岸行者，同登宝阁瑶池。见那里荒凉，席面残乱。众天仙俱来就坐，都在那里乱纷纷讲话。菩萨与众仙相见已毕，众仙备言前事。菩萨道：“既无胜会，汝等同贫僧去见玉帝。”众仙随在，至通明殿前，有四大天师迎着菩萨。菩萨道：“我来见玉帝，烦你转奏。”天师丘弘济启奏，宣菩萨众仙同入，与

玉帝礼毕，各坐。便问：“蟠桃会如何这般冷淡？”玉帝道：“今年会上被妖猴作乱，将仙肴仙酒偷去，朕心因此烦恼，故调天兵十万去收服，今不知胜负如何？”菩萨闻言，即令惠岸行者到花果山探军情，如遇相敌，可相助一功回话。

惠岸行者执铁棍一根，驾云径至山前。见营门甚紧，立住，叫：“把门的天丁，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吒，观音大徒弟惠岸，特来打探军情。”神兵报入军帐，遂开营门放进。惠岸见四天王讫。李天王道：“孩儿从何而来？”惠岸道：“男跟菩萨赴蟠桃会，因会冷淡，菩萨同众仙见玉帝，帝言父王收服妖猴，还未见回报，菩萨因命男到此打探。”言未了，又听得大圣引猴兵来战：木吒云：“父王在上，男领菩萨吩咐，遇贼助一阵，今男愿往。”李天王道：“那厮也有神通，儿去须要着意。”木吒手执铁棍跳出辕门。与大圣通名讫，大战五六合不分胜败。忽然木吒腾臀酸麻，不能迎敌，奔溃走入本营，见四大天王。天王唬得心下惊慌。

即时写表，差大力鬼王同木吒上天奏帝求救。二人闯出本营，须臾至玉帝殿前，呈上求救表章。玉帝开看，见是求救的事，叹云：“李天王又来求救，却将哪路神兵助之。”言未毕，观音奏上：“贫僧举一神可擒这猴。乃陛下令甥显圣二郎真君，今居灌州灌江口。又有梅山兄弟，与帐前一千二百草头军。陛下可降一道调兵旨意，着他助力。玉帝听奏，即传调兵旨意，差大力鬼王赍去。

鬼王领旨，竟至灌江口，直入真君庙，将旨意开读，真君听讫大喜，即唤梅山兄弟六人，及康、张、姚、李四太尉，郭申，直健二将军，统领草头军，带着鹰隼弓弩，直至四大天王营中。相见毕，天王将上项事备陈一次。真君道：“天王不必忧虑。小圣领了玉旨来此，必须收此妖猴。”

真君言罢，同六兄弟等直到水帘洞口。那小猴见真君到，急急报知猴王，猴王听得，即掣起金箍棒，登步云履。西下相见，各言姓名，遂排开阵势，来往三百余合，二人各变身长万丈，战入云端，离却洞口。康、张、姚、李等传令草头军，纵放鹰犬，搭弩张弓，杀入洞内，众猴赶得逃窜无路。大圣正在斗战，忽见本山众猴惊散，抽身走转。真君大步赶上，急走急赶，大圣慌了，摇身一变，钻入水中。真君道：“这猴入水必变鱼虾，待我变作水獭逐他。”大圣见真君赶来，又变一鸩鸟，飞在树上。真君拽起弓一禅，打落草坡，遍寻不见。回转天王营中，云及猴王败阵等事，今赶不见踪迹。李天王把照妖镜一照，急云：“那妖猴往你灌江口去了。”真君回庙中，果见变作真君模样坐在中堂。被二郎神掣一神枪，猴王让过，变出真形，二人又较手段，打转花果山，四面天将围困愈紧。

忽然老君与菩萨在云端观看，见猴王精力将疲，老君丢下金刚圈，当猴王脑上一打，猴王连跌两跤。就被真君神犬咬住腿肚子，又倒跌一跤，却被真君兄弟等神枪刺住，把铁索捆绑。老君与菩萨收起金刚圈，先奏上玉帝，妖猴被捉。须臾四天王众神兵皆转至通明殿。四天王进奏，妖猴被捉。玉帝传旨，命天将解至斩妖台，细剝其尸。不知猴王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佛祖压倒大圣

---

隼(s n)——鸟类之一科，翅窄而尖，嘴短而宽，飞得快，是一种凶猛的鸟。

话表齐天大圣被天将解至斩妖台，刀斧剁砍，不伤其肉，油熬火熬，不伤其生。天兵回奏玉帝。玉帝道：“这厮吃了仙桃仙酒，又吃了仙丹，故浑做金刚之躯。”复差六丁神：“解至老君宫中，把炼月炉熬出他腹中仙丹，谅其身必为灰烬矣！”分付讫，还以异宝明珠赏赐二郎兄弟。二郎谢恩不题。

那老君吩咐看炉童子，把大圣推入炉中。那炉是八卦位次。他将身钻在巽官，巽乃风也，有风则无火，只被烟熏红了一双眼，弄做个火眼金睛。过了七七四十九日，老君开炉取丹，那大圣正在擦眼流涕，忽见炉开，绑索俱已烧去，双脚跳出，放倒者君。看炉童子、道人俱被他打倒走脱。即在耳中掣出如意棒，依然拿在手中，又大乱天宫，无一神可挡。打到通明殿前，幸有佑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，见大子纵横，掣金鞭向前挡住，两下文战，胜败未分。佑圣真君又调三十六员雷将把大圣围在核心。那大圣全无一毫惧色，变做三头六臂，使起二根铁棒，滴溜溜在核心舞弄，无人能近他身。早惊动玉帝，遂传旨着游奕灵官同翊圣真君去西方，请如来佛来降伏此猴。

二圣领旨，径到灵山胜境宝莲台下，与如来礼毕各坐。如来问：“玉帝何事烦二圣至此？”二圣将大圣始终细说一番，玉帝特着二人赍旨相请救架。如来闻诏，即吩咐众菩萨稳坐莲台，唤阿傩、迦叶二尊者追随，离了西天，径至灵霄门外，传下法旨叫雷将放开营门，叫那大圣出来，“我问他有何等法力？”众将退，大圣收了法象，现出原身，叫道：“你是何方善信，敢来止住刀兵？”如来佛笑道：“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。闻你反天宫，因来问你，何方生长？何年得道？何故这等横暴？”大圣道：“我本：

天地生成灵混仙，花果山中不计年；水帘洞里为家业，拜友寻师悟太玄。炼就长生多少法，学来变化广无边；因在凡间嫌地窄，立心端要住瑶天。灵霄宝殿非他业，历代人主有变迁，强者为尊该让我，英雄只此敢争先。”

佛祖道：“你这厮是个猴狲，敢欺心要夺玉帝龙位。你除了长生变化法，还有何手段？”大圣道：“我手段多，我有七十二般变化，万劫不老长生，会驾筋斗云，一纵十万八千里。”佛祖道：“你若有本事，站在我掌中，一筋斗打得出去，算你赢，再不用动刀兵，我请玉帝到西方居住，让天宫你坐。”大圣听得暗笑道：“我一筋斗去十万八千里，怎么手掌打不出。”便道：“善士，你可做得主么？”佛祖道：“做得，做得！”大圣遂收了棒子，将身一纵，站在佛祖掌心，道：“看我去也。”佛祖翻手一扑，把大圣推出西天门外，将五指化为五行山，轻轻地把他压住。众神皆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”玉帝听得，大开玉京金阙，太玄宝宫，安排龙肝凤髓，玉液蟠桃，请如来高坐灵台饮宴。一时众仙各各献宝佛前，酬谢收服妖猴。忽然巡视仙官来报说道：“那大圣钻出头来。”佛祖复写六个金字“唵嘛呢叭呢吽”，叫阿傩、迦叶贴在山顶头上。又发一慈悲心，召五行山土地监押，饥时与他铁丸子，渴时与他溶化的铜汁。待他灾星满日，自有人救他。

妖猴大胆反天堂，却被如来手伏降；渴饮溶铜捱岁月，饥时铁丸度时光。天灾困苦遭磨折，人事凄凉喜命长；若得英雄重展市，他年奉佛上西方。

### 观音路降众妖

却说如来佛辞别玉帝，回转西天，登上莲台。那三千诸佛、五百罗汉、八金刚、四菩萨，近前礼毕。问曰：“闹天宫扰乱蟠桃者谁也？”如来详以

大圣作反收降等事，细说与听，众皆极口称道，分班而退。

倏忽 几经岁月，又值孟秋 望日，众佛讲道。如来微开善日，讲三乘妙典、五蕴楞严。讲罢，对众言曰：“世人不好为善，我有三藏真经，可以感发人之善心。”请菩萨问曰：“那三藏？”如来道：“一藏谈天，一藏说地，一藏度鬼，此是修真之经，正善之门。回耐东土生民，毁谤真言，不识法门之旨。怎么得个有法的去东土，寻个善信，指教他历苦到此取经，永化东土为善。”观音向前道：“弟子愿往。”如来道：“你既肯去，听我吩咐。此去须半云半雾，尔过山水，谨记程途远近。若来取经者，又恐他路上难行，我把锦袈裟一领，九环锡杖一根，付与他应用，使他不堕轮回，不遭重害。还有三个紧箍儿，三篇紧箍儿咒，假如路上降伏妖怪，可叫他跟取经人，收心向善，若不伏，可赚他戴箍在头，自然见肉生根。再念咒语，紧得他眼胀头裂，自然降伏。”菩萨领过法语，作礼而退。与惠岸行者同行，来至流沙河界。

菩萨叫徒弟：“此河取经人如何过得？”言未毕，河中泼喇一声，跳出一个妖魔，十分丑恶，手执一根宝杖，上岸与惠岸大战。两下架住棍棒，那妖问：“你是那里和尚？”木吒道：“我是观音菩萨徒弟惠岸行者，同师父往东土。”妖问：“敢是南海紫竹林中的么？”木吒道：“是也。”妖连忙抛下宝杖跪向前来，道：“菩萨饶命。我不是妖，我是凌霄殿前卷帘将军，只因失手击破琉璃盏，玉帝责贬在此，饥寒难忍，二三日出水寻个生人食用。不觉今日撞了菩萨。”菩萨道：“你既得罪玉帝，又伤生人，罪恶难逃。何不收心向善，待我寻取经人到，你跟他同到两天，拜见如来，将功免罪，复你本职。”妖道：“我愿归正，只恐取经人不来，即来亦恐难过此水。”菩萨道：“怎么难过？”妖道：“此水毫芥不负，只有前日几个取经人被我吃了，骷髅浮在水面不沉，我视为异物，将索儿穿在一处戏耍。”菩萨道：“你可将骷髅穿挂在此，等取经人到，自有用处。我今替你取过法名，以沙为姓，叫做沙悟净，在此专等取经人到。”

两人别了，行不多路，又一高山，有恶气遮漫。不觉一阵狂风，闪出一个猪妖精，又甚凶险，长嘴獠牙，执着铁钉钯，近前就当菩萨一钯。木吒挡住，道：“这妖休得无理，犯了菩萨，决不轻饶。”妖问：“是那个菩萨？”木吒道：“南海观音菩萨。”吓得那妖磕头高叫“恕罪”。菩萨道：“你是何方猪妖？”妖曰：“我是天宫天蓬元帅，只因带酒戏弄嫦娥，被玉帝责在猪胎出世，今在此山吃人度日，不觉冲撞菩萨，望乞恕罪。”菩萨道：“你既犯罪，又复为恶，罪难活赎。”妖言：“我愿归正，只无人指教。”菩萨云：“你肯向善，我替你取过法名，叫做猪悟能，在此持斋把素，待我往东土寻取经人来，你可跟他去西天见佛，管你复转原职。”妖怪叩谢。

菩萨去此前行，只见空中有一条玉龙叫唤。观音问曰：“你是何龙，在此受罪？”龙道：“我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，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，忤犯了玉皇，吊在此间受罪。望菩萨搭救！”菩萨闻言，即转玉帝云：“贫僧往东土寻取经人，路遇孽龙犯罪。启陛下饶他罪，赐与贫僧做个脚力。”玉帝悉依听奏，菩萨谢恩，把龙送在深涧之中，吩咐他：“等取经人到，变做白马

---

倏（sh）忽——忽然，很快地。

孟秋——农历秋季第一个月。

望 H——农历每月的十五。



去上西方，有功许你复职。”

言罢，师徒行不多路，只见金光万道，瑞气千条。木吒道：“师父，前往放光的是五行山，压倒齐天大圣在那里。上有压帖，乃是唵嘛呢叭呢吽六字。”师徒到山下寻看，只见大圣睁开火眼金睛。菩萨道：“姓孙的，我领佛旨往东土，在此经过，特留残步看你。”大圣道：“承蒙看顾，我被如来佛哄压在此五百余年，望菩萨方便一二，救我老孙一救！”菩萨道，“你这生事人，我怕放你。”大圣道：“我已知悔了，愿发慈悲，指条活路，放我修行。”菩萨闻言心喜，道：“我往东土大唐国寻取经人，教他救你，可与他同在西天，入我佛门。”大圣道：“愿去，愿去。”菩萨道：“你既向善，须要取个法名。”大圣道：“我已有法名，叫做孙悟空。”菩萨道：“我前收二人归降，也是悟字排行，你叫悟空，甚好，甚好。”言罢，与惠岸离了此处。

不日到长安大唐国，师徒变做游僧入城。天晚转入城隍庙中。诸神唬得惊慌，皆来迎接。菩萨道：“我到此寻访取经人，到你庙中权住几日，汝神各就本坛，休得漏出消息。”师徒遁隐真形，不知何日寻得取经人。

堪笑妖猴不奉公，当年妄作逞英雄。  
欺心搅乱蟠桃会，大胆横行兜率宫。  
十万军中无敌手，九重天上有威风。  
自遭佛祖如来困，何日舒神再显功。

### 魏征梦斩老龙

此表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，改元十二年，岁在己巳不题。却说长安城外，泾河岸边，有个渔户，名唤张稍，每日提鱼街头货卖，沽饮而归。路逢稚子名李定，问道：“张稍哥，这几日生产如何？”张稍道：“这几日生意好。我因得长安城里西门街上有一个卖卜的先生，我每送他一尾金色鲤鱼，他便与我卜课，百下百着。今日我又去买卦，教我在泾河湾头边下网，西边拖钓，定获满载而归。明日提鱼入城，卖钱沽酒，相请老兄坐叙。”二人从此别去。

正是路上说话，草里有人。原来泾河水府有一个巡海的夜叉，听见说百下百着之言，急转水晶宫，详以上项事回奏龙王。龙王听得甚怒，就要仗剑上长安，诛灭那卖卜的。台前水臣奏道：“大王若去，必有云从雨助，恐惊黎庶，得罪上界。莫若变个秀才，访问真假，然后差人诛灭不迟。”老龙听了，遂摇身一变，变做一秀才，径至卖卜先生处。见招牌上写“神卦先生袁守诚”。龙王见牌，复问人曰：“这卖卜的是谁家人？”众人道：“是当朝钦天监台正袁天罡的叔父，袁守诚是也。”龙王听讫，入门与先生见毕。先生问曰：“公来问何事？”龙王曰：“请卜天上晴雨？”先生随卜一课，断曰：

云送山顶，雾罩林梢。若占雨降，准在明朝。

龙王曰：“明日甚时下雨，雨有多少尺寸？”先生道：“明日辰时布云，巳时发雷，午时下雨，未时雨足，共得三尺二寸零四十八点。”龙王道：“此言不可戏。如明日有雨，依你断的时辰数目，我谢课金五十两，若无雨，或不按时辰数目，我与你实说，定要打坏你的门面，扯去你招牌，赶出长安，

不许在此惑众。”先生欣然答道：“这个一定。”两别。

龙王回宫，与众水臣谈话未讫，只听得半空中叫泾河龙王接旨。龙王一看，只见一个金衣力士，手捧玉旨来到。即整衣焚香接旨，力士回空而去。龙王看旨，见时辰雨数与那先生判断者毫发不差。龙王唬得毛骨悚然，对水臣言曰：“世上有此灵人却不输与他去？”水臣道：“行雨悉自大王，明日差过时辰，克减点数，就是他断卦不准，把他赶出长安，有何不可也？”龙王依臣所奏。次日，巳时方布云，午时发雷，未时下雨，申时雨止，却只下三尺零四十点，改了个时辰，克了三寸八点。

龙王又按落云头，仍变做白衣秀士，到袁守诚卦铺，把招牌扯碎，便骂：“这妖人惑众，卜课不灵，说个日下雨的时辰点数，俱不对。你急出长安城，饶你死罪！”守诚全然不动，仰天大笑：“我无死罪。你说我不认得你？你是泾河老龙，今日下雨克减点数，改过时辰，犯了天条，难免一刀，你还在此骂我？”龙王听说，心惊胆战，慌忙跪下，道：“先生休怪，我前言戏之耳，不觉有犯天条，望先生救我一救！”守诚道：“我救不得你，我指你一条活路。你明日午时三刻，天曹命魏征处斩；魏征乃唐太宗臣，你去哀告唐太宗救你，方保无事。”龙王闻言，含泪拜谢而去。

是夜，龙王三更时候，去到皇宫门首。太宗正梦出宫，忽见龙王变作人相，跪倒在前，高叫：“陛下救命！我乃泾河老龙，有犯天条，该魏征处斩，望陛下救我。”太宗道：“既要魏征处斩，朕可救你。”龙王闻言，叩谢而去。

却说太宗梦醒，念念在心，早晨归朝，两班文武皆齐，惟魏征未到。太宗即着当驾官赍旨，诏宣魏征。那时魏征欲进朝，忽见仙吏捧玉旨一道，着他午时三刻，梦中斩龙。魏征才谢天恩，又见圣旨来宣，只得入朝。太宗见魏征到，令众臣退，宣魏征入后殿，令宫人取棋盘，君臣对弈。未审胜负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诗曰：

守诚卜课彻天机，龙王拙计自招非；

唐王受托相保救，故召魏征对弈棋。

### 唐太宗阴司脱罪

却说太宗与魏征弈棋，正当午时三刻，魏征忽然睡着，太宗亦未呼唤。霎时魏征醒来，俯伏在地道：“臣却才晕困，望陛下赦罪。”太宗道：“寡人不罪。”言未毕，只见秦叔宝等拿得一个龙头，掷在帝前。太宗问：“此是何物也？”叔宝道：“十字街头落下一个龙头，微臣不敢不奏。”唐王启问魏征。魏征叩头道：“此是泾河老龙，有犯天条，被天兵绑在斩龙台上。玉旨诏臣处斩，故臣却才一梦斩之，因此头落虚空。”太宗闻言甚恐，勉强令叔宝将龙头悬挂市肆谕众。于是群臣皆退，一时忧闷回宫，身体稍觉不安，是夜二更时分，朦胧睡着，只见龙王高叫：“太宗，还我命来！”扭住下放，得观音菩萨喝开，那龙王径去阴司具告不题。

却说太宗醒来，汗流遍体，口叫“有鬼”。惊得官人太监一夜无眠。不觉天明，百官进朝，不见太宗坐殿，只闻太后召医官入宫，方知太宗有疾。三五日后，众臣等医官出宫，问是何疾。医官道：“圣上脉已出科，疾恐不

讳。”众巨大恐。忽闻太后有旨，宣徐茂公、鄂国公、护国公。三公奉旨，入宫礼毕。太宗道：“朕寝门外入夜就有鬼魅呼号，朕甚恐惧。”叔宝道：“陛下宽心，今晚臣与敬德把守宫门，看有甚么鬼祟？”是夜二人披挂在门，太宗安寝无事。守过几晚，太宗不忍二将辛苦，命画工写出二将形容，贴在门上，夜间亦安妥无事。过一二日，又在后门乒乒乓乓砖瓦乱响，后图魂征真形在后门，前后虽保无事，身体渐重，命至将革。魏征奏道：“臣有一事，可保陛下长生。”太宗道：“病至如此，怎么保得？”魏征道：“臣有友人崔珏现任酆都判官，梦中常与臣相会。臣修得有书，进与陛下，带到阴司，将书付与他，必放陛下回阳。”

太宗接书在袖，遂瞑目而亡，魂灵去至幽府。行至草野之间，见一官跪于路旁，口称：“陛下，赦臣未及远迎之罪。”太宗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微臣姓崔名珏，存日与陛下丞相魏征旧好。”太宗闻言，大喜道：“有劳先生远迎。朕驾前魏征有书相拜。”太宗付书，崔珏开看，知是求加寿。崔珏道：“陛下宽心，微臣管取送陛下还阳。”道未了，十殿阎罗皆来迎接。太宗相见礼毕，分宾主坐下。秦广王拱手言曰：“泾河老龙告陛下许救而反手之，何也？”太宗曰：“朕梦老龙求救，实允他无事。来日朕宣魏征弈棋，不觉他一梦斩之，此是人曹出没神机，那老龙犯罪该死，非朕之过也。”十王闻言，命崔判官取生死簿来，判官急转司房，先把簿一看，见太宗注定贞观一十三年该死，被崔珏将浓墨一笔，把一字上添了两画，遂将生死簿呈上。十王从头一看，见太宗名下，注定三十三年。十王道：“陛下已毕一十三年，还有二十年阳寿，请反本还阳。”太宗听得，躬身称谢。十王差崔判官、朱太尉送太宗还魂。太宗又问宫中老少安否。十王道：“俱安。但御妹寿似不久。”太宗于是再拜启谢道：“转阳世无物可酬，谨以瓜果相奉。”

太宗别十王，那太尉执引魂幡在前，崔珏随驾在后。太宗举目一看，不是旧路，问曰：“路差矣！”判官言：“不差，阴司有来路无去路，今要在转轮殿出身。”太宗一路遂跟他行走，过了阴山等一十八层地狱，又过奈河桥，却到枉死城，只见一伙无头无颈的鬼拦路。太宗吓得慌张，口叫：“崔先生如何？”判官道：“不防。那是六十四处烟尘，七十二处草寇，尽是枉死的。陛下把些钱钞与他，方过得。”太宗道：“寡人空身，实没有钱钞。”判官道：“那河南开封府，有一人姓相名良，他有一十三库金银在此。陛下可立文约，与他借过，回转阳世还他。”太宗闻言，就立字借过金银一库，判官与他给散。道：“陛下转阳世，再做水陆大会，超度这伙孤魂。”于是众鬼散去。判官令太尉摇动引魂幡，过了枉死城。不知从何出身，且看下文分解。诗曰：

魏征梦中斩龙王，太宗未得救其殃；  
老龙不忿阴司告，唐王一旦命申亡。  
幸得判官崔珏救，复增阳寿放还乡；  
路逢怨鬼相阻绝，广借金银买命长。

刘全进瓜还魂

却说唐太宗随着崔判官，朱太尉，脱了冤家债主前进，轮回阶下，判官言曰：“此处唤做六道轮回，一仙道，一贵道，一福道，一人道，一富道，一鬼道，照依阳世所为，令其各进一道。”唐王听说，遂叹曰：“看他道路各别，莫言无报应，鬼神有安排。”判官送唐王直至超生贵道，判官呼陛下曰：“此有出头之处，小判告回。但陛下到阳间，千万做个水陆大会，超度无主冤魂。”着朱太尉再送一程。太尉急请唐王上马，到了渭水河边，唐王贪看双头鱼戏，太尉望那渭水河推下马去，却就脱了阴司经回阳世。

却说唐朝众臣都在白虎殿上举哀，一壁厢让传哀诏，晓谕天下，欲扶太子登基。时有魏征止曰：“且住，不要惊动州县，恐生不测。再候一日，我主必还魂也。”正讲时，只听得棺中连声大叫：“淹杀我也！”吓得无人近前扶柩。当时徐茂公、魏丞相、秦琼、敬德上前，扶着棺材，叫道：“陛下，有不放心处，说与我等，不要弄鬼。”魏征道：“不是弄鬼，此乃陛下还魂，快取器物打开棺盖。”果见里面太宗还叫：“淹死我了也！”此时徐茂公等上前扶起，道：“臣等都在此护驾。”唐王方才开眼。魏征急着太医进安神定魂汤，方才知得人事，当日天晚，请王居寝，各散。

次早，唐王登殿，百官山呼已毕，启奏：“陛下前朝一梦如何许久？”太宗曰：“日益接得魏征书，朕原神出殿，忽见判官崔珏引入森罗殿上，阎君叙坐。他说泾河龙王告我许救转杀之事，朕已明白，阎王急取生死簿看，道我还该二十年阳寿。即着朱太尉、崔判官送回。又遇枉死城中，无数冤魂挡路，幸得崔判官保借河南相老儿金银一库，买转鬼魂，方得前行。判官教我转阳世要做水陆大会，超度孤魂。太尉请朕上马，行至渭水河边，推下水中，方得还魂。”言毕，又出榜招人，进瓜果到阴司里去。又将金银一库，差尉迟公敬德上河南开封府访相良还债。

不数日，均州有个刘全，愿死进瓜。唐王传旨，教他去金亭馆里，头顶南瓜，袖带黄钱，口噙毒药，去到森罗殿，面了阎君。阎王问那进瓜的姓名。刘全陈以籍姓，道：“小人因妻缢死，来贡瓜果。”阎王检生死簿看，说他夫妻有登仙之寿，急令送回。奈李翠莲死久尸坏，魂无可附。阎王道：“唐御妹李玉英，今该促死，可借他尸还魂。”那勾魂鬼入皇宫，把这玉英推倒在地，活捉他魂，却将翠莲魂灵推入玉英身内。皇后惊讶，随报太宗。太宗来叫御妹苏醒。那公主翻身，叫：“丈夫等我一等，你众人不要扯我，我是均州李翠莲，为因施财斋僧，刘全丈夫骂我，悬梁缢死，今蒙唐王钦差阴世进瓜，阎王怜悯，命我夫妻相会，放我两人回来。”言罢，唐王当殿，忽有当驾官奏道：“刘全还魂，门外等旨。”唐王召进，问道：“进瓜如何？”刘全道：“阎君甚喜，又问臣乡贯姓名，知臣妻缢死，急差鬼引妻相会。又查簿说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寿，便差鬼送我还魂。臣在前走，妻在后来，不知妻投何所。但已听得阎君云借唐王御妹李玉英尸还魂，臣不知是甚地方，未能去寻。”唐王听刘全话与御妹相同，借尸还魂之事可信，即敕公主出来认看。那公主一把扯住刘全，道：“丈夫怎不等我？”那刘全不敢相认。唐王

即将御妹妆奁 嫁资赏赐刘全，着他带领御妹回去，夫妻阶前谢恩不题。

却说尉迟公访得相良，是个穷汉，卖水为活。尉迟公将金银送上他门，相良怕受。尉迟公道：“我也访得你斋僧布舍，尽其所有，买办金银纸锭，烧寄阴司，阴司有你积下的钱钞。我太宗皇帝立借字一纸，在幽冥地府里借了你一库金银，今照数送还与你。”相良辞不敢受。尉迟公只得俱本启奏。太宗见本命将金银与他修理寺院，起盖生祠，名敕建国寺，左有相公、相婆的生祠，神前石上刻着“尉迟公监造”。工完回奏，太宗甚喜。却又聚集多官，出榜招僧，修建水陆大会，超度冥府孤魂。

榜行天下，一月之期，有道高僧尽皆至朝。唐王着太史丞傅奕选举高僧，修建佛事。傅奕上表谏止，唐王不听，遂着肖 、魏征、张道源选举一名有大德行者，主坛开建道场。三臣领旨，于众僧中选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。此人是谁？讳号金蝉，只为无心听佛说法，押归阴山，后得观音保救，送归东土。当朝总管殷开山小姐，有胎未生之前，先遭恶党刘洪霸占，父陈先被害，留下小姐。正值金蝉降生，洪欲除根，急令淹死。小姐再三哀告，将儿入匣抛江，流至金山寺大石挡住，僧人听见匣内有声，收来开匣，抱入寺去，迁安和尚养成，自幼持斋把素因此号为江流儿，法名唤做陈玄奘，幸得常供母食，脱身修行不题。

却说三臣选得陈玄奘，引入御前。太宗闻名甚喜，道：“果举之不错，诚为有德行，有禅心。赐作天下大禅师僧官之职。”又赐五彩织金袈裟一件，毗罗帽一顶，教他前赴化生寺，选定吉日良辰，开演经法。玄奘再拜，领旨而出，遂到化生寺里，聚集大小名僧，共计一千二百名。选到本年九月初三黄道良辰开启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陆大会。即具表申奏太宗，及文武国戚皇亲，至期赴会拈香听讲。不知其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诗云：

万古江山已变更，历来数代败和成。

周秦汉晋多奇事，谁似唐王死复生。

### 唐三藏起程往西天

贞观十三年己巳九月初三卯时，陈玄奘大禅法师开讲诸品妙经。那皇帝早朝已毕，率文武出离金銮宝殿，径来寺里参神，俱各拈香。又见法师引众僧罗拜。法师献上祭祀榜文，与太宗看。榜曰：

太宗皇帝选集诸僧，参神讲法。大开方便门庭，广运慈悲舟楫，普济苦海群生，脱

免沉河大罪。仗此良因，邀请清都降阙，乘吾胜会，脱离地狱樊笼。

太宗看了大喜，君臣回朝不题。

却说观音领了如来佛旨，到东土寻访取经善人，难得有德行者。忽闻太宗选举高僧，开建大会，又见坛上的坛主，乃是江流儿和尚，正是极乐中降来的高僧，他原又是佛送投胎的长老，十分欢喜。就将佛赐的锦袈裟、九环锡杖出卖。行不多时，来到东华门前，正遇宰相肖 朝回。那菩萨当街拿着袈裟，迎着宰相。宰相看见光艳，问那袈裟要价几何。菩萨道：“不遵佛法，不敬三室、定要卖他七千两；若敬重三宝，见善随喜，我将袈裟、锡杖情愿送他，给个善缘。”肖 知他是个好人，即下马以礼相见。言曰，“我太宗皇帝十分好善，同我去卖。”肖 同菩萨入见唐王，奏曰：“臣出东华门，

---

妆(zh ng)奁(lián)——原指女子梳妆用的镜匣。这里泛指嫁妆。

偶遇二僧卖袈裟锡杖，臣思法师可着此服：故领僧人来见。”太宗即命展开袈裟，从头细看，果然是件好物，道：“大法长老，实不瞒你，朕今大开善心，内中有一大有德行者，法名玄奘，朕买这两件宝贝赐他受下。端的要价几何？”菩萨闻言，与木吒合掌而言曰：“既有德行，情愿送他。”说罢抽身便走。唐王急令肖 扯住，道：“朕照依原价奉偿，不可推避。”菩萨道：“今陛下明德正善，敬我佛门，况又高僧，有德有行，宜扬大法，理当奉上，决不要钱。”唐王见他苦辞，随命光禄寺大排素宴，菩萨坚辞不受，飘然而去，依旧在城隍庙中隐避不题。词曰：

日落烟迷草树，帝都钟鼓初鸣。叮叮三响断人烟，前后街坊寂静。上刹辉煌灯火，

孤村冷落无声。禅僧入定理残经，正好炼月养性。

却当七日正会，玄奘又具表请唐王拈香。此时善声播满天下，文官武将，宫妃国戚，黎庶人民，无论大小，俱来寺内听讲。菩萨与木吒道：“今日是水陆大会，以一七继七七可矣。我和你杂在众人丛中，一则看他那会何如；二则看他金蝉子可有福穿我的宝贝；三则也听他讲的是哪一门经法。”两人随投寺里。只见那法师在台上，念一会《受生度亡经》，谈一会《安邦天宝经》，又宣一会劝修功果。这菩萨近前，指着宝台厉声高叫道：“你只会谈小乘教化，可会谈大乘么？”玄奘闻言，跳下台来：“弟子失敬，不知师父如何讲？愿闻其详。”忽有司香官急奏唐王，就令擒来。只见二将擒了二人来见唐王。唐王道：“汝既来此处，该吃斋便了。”菩萨道：“你那法师讲的是小乘，超不得生，度不得亡。”太宗正色问道：“你那大乘佛法，在于何处？”菩萨道：“在西天竺国大雷音寺，我佛如来处。”太宗道：“你可记得么？”菩萨道：“我记得。”太宗大喜，教法师引去，请上台开讲。

那菩萨带了木吒，飞上高台，遂蹈祥云，直至九霄，现出救苦原身。唐朝君臣朝天礼拜，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霎时不见金光。太宗命众僧且收胜会：“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经来，再修善果。”太宗道：“谁肯领朕旨意，上西天拜佛求经？”问未了，法师道：“贫僧不才，愿与陛下求取真经。”太宗道：“法师不怕路险途遥，朕情愿与你结为兄弟。”玄奘感谢，誓曰：“不到西天，不得真经，再不回国，永堕地狱。”唐王甚喜，即命回銮，待选良利日辰，发牒出行。

次早，太宗聚集文武，写了取经文牒，用了道行宝印。时有钦天监奏曰：“今日是出行吉日。”又见黄门官奏道：“御弟法师朝门外候旨。”太宗大喜，即宣上殿，付了通关文牒，送了紫金钵盂，途中化斋而用。再选两个长行的从者，又牵白马一匹，送为远行脚力。”你可就此起程。”玄奘谢恩。唐王排驾，与众官送至关外。太宗与御弟曰：“我知你出家人无号，当时菩萨说：西天有经三藏，御弟可指经为号作三藏。”玄奘又谢出关。不知此去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诗曰：

唐王设会度亡灵，感动菩萨说原因。

指引玄奘参圣佛，名号三藏就起程。

### 唐三藏被难得救

却说三藏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。一二日马不停蹄，早至法门寺去住。次日众僧起来，收搭茶水早斋，玄奘穿了袈裟，上正殿佛前礼拜，道：“弟子陈玄奘，前往西天取经，但肉眼愚迷，不识活佛真形。愿佛慈悲，早

见丈六金身，赐真经留传东土。”说罢进方丈进斋。斋毕，那从者整顿鞍马，促赴行程。三藏出了山门，辞别众僧。三藏望西前讲，行了数日，到了巩州城，州县官吏接进城申安歇。

一日，又到河州卫，乃是大唐的山河边界。早有镇边官兵与本处僧道，闻得是钦差御弟，上西方见佛，接至福原寺安歇。安排晚斋已毕，吩咐从者饱喂马匹，天不明就行，及鸡方鸣一唤，与从者出离边界。

这长老心忙大起早了，正好有四更天气，三人连马履着清霜，看着明月，行有数十里。近一岭崎岖难走，又恐错了路径，正疑思间，忽然失足，三人连马跌落坑坎。三藏、从者悚惧，闻得里面哮吼，高呼叫拿。只见狂风滚滚，推来大伙妖邪，将三藏、从者捉了上去。唬得三藏、从者魂飞魄散。魔王寅将军喝道：“将他绑了。”众妖得令，正安排吞食，只听得外面喧哗：“今有熊山君与牛处士二位来也。”三藏看见，前走的一条黑汉，后跟的一条胖汉，走入里面。魔王接进叙罢，各坐谈笑。只见从者绑得痛切悲啼。那汉道：“此三者何来？”魏王道：“送上门来的。”处士笑云：“可待客否？”魔王道：“奉承，奉承。”山君道：“不可尽用，食二留一可也。”魔王即呼左右，把二从者剖腹剜心，剁碎其尸，将首级心肝奉献二客，四肢自食，其余骨肉分散各妖。一个长老几乎唬死。正慌忙间，渐渐东方发白，二妖分散。

不一时，红日高升，三藏昏沉，也认不得东西南北。正在不得命处，忽见一老叟，手持拄杖而来，走上前把手一拂，绳索皆断，对面吹了一口气，三藏方醒，三藏跪拜于地，道谢搭救贫僧性命。老叟道：“你起来，可曾疏失甚么东西？”三藏道：“贫僧二从人，已被寅将军、熊山君、牛处士食了，不知行李马匹在于何处？”老叟用杖指定道：“那厢不是一匹马，两个包袱么？”三藏回头看时，果是他的物件，不曾失落。问老叟曰：“老公公，此处是甚所在？”老叟道：“此是双叉岭，乃虎狼巢穴。你为何堕此？”三藏道：“鸡鸣时出河州地界，不料大早，履霜披露，失落此地。”老叟道：“处士是个野牛精，山君是个熊罴精，将军是个老虎精。只因你体性元明，所以吃不得你。跟我来，引你上路。”三藏将包袱捎在马上，牵马相随老叟经出坑坎，走上大路。却低头拜谢公公，那公公遂化作一阵清风，跨一只朱顶白鹤，腾空而去。只见风飘飘遗下一张简帖，上有四句颂云：

吾乃西天太白星，特来搭救汝生灵；

前行自有神徒助，莫畏艰难报怨经。

三藏看了，对天礼拜，独自孤凄，前往峻岭。行了半日，并无人烟村舍。那时路险肚饥，只见前面虎狼蛇虫，四边围绕，那马又腰软蹄弯，伏倒在地。这等凄楚，自必死。忽然见毒虫猛兽长蛇恶物奔走飞逃去了。三藏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人手执钢叉，腰悬弓箭，自那山坡前转出。三藏跪在路旁，合掌高叫：“大王救命。”那人近前道：“长老休怕，我是这山中猎户，姓刘名伯钦，绰号镇山太保。”三藏道：“贫僧是大唐驾下钦差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，适间众兽阻路，不能前进。忽见太保来，众兽皆走去了，贫僧得脱。”伯钦道：“我在这里，专打狼虎，捉蛇虫是我生涯，故此众兽怕我走了。但你既是唐朝来的，与我都是乡里，跟我舍下去住。”

三藏牵马随行，过了山坡，听得呼呼风响。伯钦道：“是山猫来了。”急忙步往山坡下，与虎斗，不多时，被太保举叉当胸刺倒。伯钦只手执叉，

又只手执虎，拖上路来。同三藏迤迤行住家中，又令母妻出见。那母知得和尚不肯吃荤，整理洁净茶饭款待。那母亲与伯钦道：“明日你父亲周期，就请长老做些好事，念卷经文，后日送他去也罢。”次早又整素斋管待长老，请开启念经。三藏敲响木鱼，先写荐亡疏，后开度亡经、金刚经、观音经、法华经、弥陀经、孔雀经，化了纸马，荐了文疏。佛事已毕，各各安寝。

次早，老母叫伯钦曰：“昨夜你父亲托梦说是亏了长老超度，已脱罪孽，上中华富贵家去投主。”大家欢喜，安排白银二两奉谢。三藏分文不受，但道：“太保肯发慈悲，送我一程，至感。”伯钦同家童送了半日，路过大山，崔鬼险峻。伯钦走到大山之中，道：“长老，你自前去，我且合回。”三藏道：“请再送一程。”伯钦道：“此山唤做两界山，东属大唐所管，这西半边鞞鞞地界，那厢狼虎不依我管，故此告回，你自去吧。”三藏滴泪难分。忽听得山脚下喊声如雷，连道：“我师父来也。”吓得三藏痴呆，伯钦打听，竟不知甚人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诗曰：

三藏被难落深坑，金星救他得保全；

路逢伯钦相留歇，从今渐渐往西天。

### 唐三藏收伏孙行者

却说刘伯钦与唐三藏，又闻叫声“师父”，不知何人。众家童道：“这叫的必是石匣中老猿。”太保道：“是”。三藏问：“是甚么老猿？”太保道：“这山旧名五行山。曾闻说王莽篡汉时，天降此山，下压一个神猴，冻饿不死。这叫必定是他。长老莫怕，同下去看。”只见石匣中一猴招手道：“师父，怎么此时才来？你放我出。我保你上西天去也。”三藏近前，那猴王道：“你是东土唐王差在上西天取经去的么？”三藏道：“我正是，你问怎么？”那猴道：“我是五百年前齐天大圣，只因大闹天宫，被佛压于此处。前者观音菩萨领佛旨意，上东土寻取经人，我教他求救我。他劝我莫再行凶，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，功成自有好处。故此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，我愿保你取经，做个徒弟。”三藏道：“我没斧凿，如何救得你？”猴道：“不用，只要去山顶上，揭开金字压帖，就出来了。”三藏依言复登极顶之处，果见金光万道，有块四方大石，石下贴着一封批，却是“唵嘛呢叭呢吽”六个金字。三藏望西祷祝，将金字轻轻揭下，只闻一阵香风，劈手把压帖儿刮在空中，叫道：“我乃监押大圣者，今大圣的难满，吾等回见如来，缴此封批去也。”三藏望空拜谢，下山对猴道：“揭去封批。”猴道：“师父可远去。”三藏行了七八里路，只闻地裂山崩，那猴马前跪下，道声：“师父，我出来了。”三藏叫：“徒弟，姓甚名谁？”猴道：“我姓孙名悟空。”三藏道：“我与你起个混名，称为行者。”伯钦见有行者，遂此分别。

行不多时，过了两界山，忽然一只猛虎咆哮而来。行者放下行李，耳内拔出花针，变成铁棒，把这虎照头一棒，打出脑浆，再拔毫毛一吹，变成尖刀，剥下虎皮，围在腰间，背着行李，请师父上马前进。长者道：“你那打虎铁棒，如何不见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不知，这棒出自龙宫，唤做天河定底神珍铁，又唤做如意金箍棒。当年大闹天宫，甚是亏他。随身变化，可大可

---

迤(y)迤(c)——曲折连绵。

疏——封建时代臣向君分条陈述事情的文字。



小，其形如绣花针模样，收在耳内，用时方可取出。”三藏又问：“方才那虎怎么不动，让你打他？”行者道：“不瞞师父说，老孙颇有降龙伏虎的手段，翻江倒海的神通，剥这虎皮何为希奇。”三藏暗喜，放怀前行。

不觉太阳西堕，三藏同行者径投庄院借歇。有一老人，看见行者这般恶相，恐是鬼怪，不肯借住。三藏道：“贫僧是唐朝来的，往西天拜佛取经。他是我的徒弟，不必着惊。”老人方肯，即令安排斋饭。饭后各事已毕，师徒与那老儿亦各安寝。

次早起来，斋罢、方才起身。正走多时，忽见路旁唿哨一声，闯出六个剪径人来，唤做眼看喜、耳听愁、鼻嗅爱、舌尝思、意见欲、身本忧，都拥前来，照行者劈面就砍，约有七八十下，行者只当不知。后行者耳内取出花针，变成铁棒，把六人一齐打死，走将来道：“师父请行，那贼已被老孙剿了。”三藏道：“你纵有手段，只可退他去便了，怎么就都打死，如何做得和尚？”三藏只管絮絮叨叨，行者心头火起，将身一纵，只闻呼的一声，回东而去。三藏只得收拾行李，捎在马上，望西前行。

只见山路前有一老母，捧件绵衣，上有一顶花帽。三藏站立路旁。老母问曰：“你从何来，孤凄独行？”三藏道：“弟子奉圣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经。”老母道：“佛在天竺国界，路有十万八千，缘何单人独马，无个徒弟，如何去得？”三藏道：“日前收得一个徒弟，性泼凶顽，说他几句，毅然向东去了。”老母道：“我儿遗下一篇咒儿，唤做紧箍咒，你可牢记，再莫泄漏。又有一领绵布直裰，一顶嵌金花帽，我儿用的，他只做了三日，不幸命短，我今拿来，做个忆念。长老既有徒弟，我把送你。”三藏道：“徒弟走了，不敢领受。”老母道：“东边不远，或者会在我家去了。我去赶上，教他还来跟你，来时，你可将此衣帽与他穿戴。他若不依你使唤，你就动念此咒，不敢行凶乱走。”三藏低头拜谢，老母化道金光去了。

那行者径转东海去见龙王。龙王道：“近闻大圣难满，保人西天取经，今不西去，而复东来何意？”行者笑道：“那唐僧不识人意。只因毛贼剪径，被我打死，他的言长语短，我所以撇他。”龙王道：“张良圯桥三进履，得授天书，后得为神。大圣这等使性，休想得成正果。”行者道：“老孙还去保他！”急出海门腾云，忽遇南海菩萨，道：“孙悟空！怎么不保唐僧，可赶早去！”言罢，各回。

须臾即至，看见唐僧端坐路旁。行者叩头问：“师父，如何在此打坐？”三藏道：“你往何来？我只管在此等你。”行者道：“我往龙王家讨些茶吃。”三藏道：“我今肚饥，那包袱里还有些干粮，取来我吃。”行者解开包袱，取了烧饼，又见光艳衣帽。行者道：“师父把我穿戴也罢！”三藏道：“你若穿戴，与你就是。”行者穿了直裰，戴了帽儿，三藏却默念紧箍咒一遍。行者叫道：“头疼。”连念几遍，行者痛得耳红面赤，眼胀身麻。行者道，“是师父咒我。”三藏：“你怎么欺心？”行者即取出铁棒，将欲下手。三藏又念起来，跌倒在地，不能举手。三藏道：“你今番可听我呼唤么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再莫念了。我愿保你，再无退悔之意。”遂收搭行李，望西而进。要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诗曰：

五行山压孙悟空，三藏收他做伴童；

---

剪径——拦路抢劫，俗称“劫道”。

直裰（du）——僧道穿的大领长袍。

若非紧箍相降伏，顽性未改复逞凶。

### 唐三藏收伏龙马

却说行者伏侍唐僧西进，行经数日，遥闻水声聒耳。行者道：“此处叫做蛇盘山鹰愁涧，想必是涧里水响。”马到涧边，只见钻出一龙，推浪兴风，擢出崖山，慌得行者放下行李，把师父抱下马来，送在高埠上坐。那龙把白马一口吞下。行者转来牵马。地上只有行李，不见马了。行者收好行李，跳在空中，遍看不见。下来报道：“师父，我们马匹断乎是龙吃了，再寻不见。”三藏道：“既是他吃了，如何前进？”行者道：“待我去寻。”揣着铁棒，经临涧壑，高叫道：“泼泥鳅，还我马来！”那龙听得有人叫骂，滚将上来，张牙舞爪。行者轮棒就打。两下斗敌多时，那龙力软筋麻、转身攉于水内。行者又使着翻江搅海的神通，把一条鹰愁清涧，搅似九曲黄河。那孽龙深潜涧底，蟠卧不安，越思越恼，跳出水来。两个又在崖下苦斗。小龙委实难挡，一晃变做水蛇，钻入草窠中去。行者拨草寻蛇，并无行影。

行者念声“唵”字咒语，本坊土地山神一齐叩头。行者问道：“你鹰愁涧里，是那方来的怪龙？怎么抢了我师父白马？”二神道：“这涧中自来无邪，只是何年间观音菩萨来东土访取经人，去救了一条玉龙，送他在此，教他等候取经人，不许为非作歹。不知今日怎么无知，反来冲撞大圣？大圣寻他不见。我知这涧千万空窍相通，想必他钻下水去。不须发怒，要擒此物，只消请观世音来此，自然降伏。”行者道：“若要是去请菩萨，师父饥饿难忍。”说未了，只听得空中有金头揭谛叫道：“小神去请菩萨来也。”那神驾云直至紫竹林中，具奏唐僧失马之故。那菩萨与揭谛不多时到来蛇盘谷，却在半空中留住祥云。只见孙行者正在涧边大骂。那揭谛按落云头，直至涧边，对行者道：“菩萨来也。”行者闻得，急纵云跳至空中，大叫道：“你这个七佛之师，慈悲的教主，你怎么把有罪的孽龙，送在此处成精？教他吃了我师父的马匹，此又是放纵歹人为恶，大不善也。”菩萨道：“那条龙是我亲奏玉帝，讨他在此，专等取经人做个脚力。你说那东土凡马，怎到得灵山佛地，须得这孽龙马方才去得。”行者道：“那龙这般惧怕，如之奈何？”菩萨叫揭谛：“你去涧中叫一声：‘敖闰龙王玉龙三太子’出来，有南海菩萨在此。他就出来。”那揭谛果去涧边叫了两遍。小龙出水，变一人相，踏了云头，对菩萨礼拜道：“蒙活命在此久等，更不闻取经人的音信。”菩萨指道：“这个就是取经人的徒弟。”小龙说：“这是我的对头，他若说出半个经字、唐字，却也自然拱服。”菩萨把那小龙项下明珠摘了，将杨柳枝蘸出甘露，往他身上一拂，吹口仙气，喝“变”，那龙变出原来马匹。又吩咐：“成功之后，超越凡龙，还你金身。”菩萨教悟空：“领他去见三藏。我回海上去也。”行者才落云头，带马来见三藏，道声：“师父，有马，这是菩萨把涧里的龙化做我们的白马。鞍辔俱全。”三藏望空拜谢。行者收拾前行；径投大路而去。

不觉红日西沉，三藏勒马遥观，楼台隐隐，殿阁沉沉。行者道：“赶去那里借宿。”三藏欣然从之。策马前行，直至山门者，长老下马，行者牵了，进入山门，见那殿上书四个大字，是“观音禅院”。三藏即登殿门，俯伏台

---

揣——同“攥”（zuàn），握住。

前，倾心祷祝。礼拜已毕，众僧请入方丈奉茶。

只见两个小童，挽着一个老僧，年有二百七十岁，出来相见，礼毕，只叫献茶。小童拿出一个羊脂玉的盘儿，有三个法蓝镶金茶盅。三藏夸爱不尽。老僧道：“老爷来自东土。可有宝贝借观。”三藏道：“我东土无甚宝贝，就有不能带得。”行者在旁道：“师父，日前包袱那领袈裟，不是宝贝？拿出与他一看。”老僧听说袈裟也来卖弄，遂命取来穿花纳锦刺绣销金之物。行者道：“你且收起，我也取出来看。”三藏止住：“不要与人斗富，恐生不测。”行者道：“放心，放心！”急忙把个包袱解开，取出袈裟抖开，红光满室，彩气盈庭。众僧见了，无不夸赞。那老和尚见这宝贝，果然动了奸心，上前跪下，眼中垂泪，道：“我弟子没缘，这件宝贝方才展开，天色晚了，奈何眼目昏花，不能看得明白；长老若是放心，教弟子拿到后房，仔细一看，明早送还老爷西去。”三藏意在狐疑。行者只管递与。老僧却吩咐众僧扫净禅堂，安设铺盖，送了师徒去睡。

那老僧不肯还此衣，即唤心上徒孙言曰：“我喜这个宝贝，只是无法可谋。”徒孙道：“莫若舍那三间禅堂，放起火来，连马焚之，就是我们传家之宝。”当夜一拥搬柴，把禅堂前后围绕不通，安排放火。三藏师徒安歇已定，那行者虽睡，却是灵通，忽听外面人走不住，喳喳柴响，心中疑惑，悄悄变一蜜蜂。只见众人僧搬柴运草，已围禅堂，只等放火。行者暗道：“果中师父之言！”行者一筋斗，跳上南天门里，寻见广目天王，言借辟火罩儿，保护唐僧。天王不好却他，将罩递与行者，须臾，按落云头，径到禅堂房屋，罩住了唐僧与白马行李。他到后面方丈上坐着，护那袈裟。看那些人放火起来，他便捻诀念咒，吹一口气，须臾风狂火盛，把一座观音院处处烧得通红。

不期火起之时，惊动黑风洞里妖精。纵起云头，直至烟火之下，急入里面时，见一领锦襴袈裟。他即趁火打劫，转回云头，竟转东山而去。行者取了辟火罩，送上天门，交付广目天王，辞别堕云，只见太阳星上。变做蜜蜂，飞入禅堂，现出本相，叫声：“师父天亮！”三藏才醒，穿衣起身，只见照壁红墙，楼台殿宇尽皆煨烬。三藏大惊道：“我怎不知？”行者道：“他众人弄人烧死我们，谋我袈裟。我去弄风回火，烧他还礼，所以保护禅堂，未曾惊动师父。”三藏道：“袈裟何在，敢莫烧了？”行者道：“那放袈裟的方丈无火，我去拿来。”行者牵马挑担出了禅堂，径往方丈。

众和尚见禅堂烧了，如今又讨袈裟，众皆悚惧，那老和尚见烧了房屋，又寻袈裟不见，正在万分焦躁之处，一闻唐僧来取袈裟，进退无方，寻思无计，撞墙而死，三藏心中烦恼，懊悔行者不尽，却在上面念动那咒。行者头疼跌倒在地，只叫：“莫念，管取袈裟还你。”众僧跪下劝解。三藏才住不念。行者忖量半晌，问道：“你这里可有什么妖精？”院主道：“我这里正东南二十里，有座黑风山黑风洞，内有一个黑大王，我这老死鬼，常与他讲话，便是个妖精，别无甚物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放心，不须讲了，一定是那妖望见火光，趁风掳去，等我老孙去寻他一寻。”即唤众和尚过来，道：“你等好生伏侍我师父，看守我白马，倘有一毫差了，照依这个样棍与你看看。”他掣出棍子，照这火烧的砖墙扑的一下，打得粉碎，又震倒了七八层墙。众僧见了，吓得一齐磕头，都叫：“爷爷放心前去，我等决不敢怠慢。”行者急纵筋斗，径上黑风山去。不知袈裟有无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诗曰：

西天取经事堪夸，盘蛇愁涧路途赊；

观音院僧谋宝贝，黑风山怪窃袈裟。

## 观音收伏黑妖

话说孙行者到了黑风山上，忽听草坡有人言语。他却潜踪闪在石崖之下，偷睛观看。原来一个黑汉，一个道人，一个白秀才，都在高谈阔论。正说中间，那黑汉笑道：“后日是我母难之日。我昨夜得件宝贝，名唤锦襦佛衣，明日开宴，邀请道官庆贺佛衣，称为佛衣会好么？”道人笑道：“妙，妙！”行者闻得佛衣之言，怒气难忍，跳出石崖，举起金棒，高叫：“贼怪！偷了袈裟，要做甚么佛衣会，快将还我！”喝声“休走”。举棒就打。慌得黑汉化风而逃，道人驾云而走，只把白衣秀士一棒打死，拖将过来，却是一条白花蛇怪。

径入山寻那黑汉，转过尖峰，只见崖前耸出一座洞府。行者近前，门上横石书六个大字，乃“黑风山黑风洞”。即便轮棒叫道：“快送老爷的袈裟出来！”那小妖急报黑汉道：“大王，佛衣会做不成了，有个毛脸和尚来取袈裟。”黑汉草坡被赶，坐还未稳，又听那话，恼得披挂出门，叫道：“你是甚么和尚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国驾前御弟三藏法师徒弟孙悟空。昨因院内失火，你这厮趁火盗了袈裟，要做佛衣会庆贺。若不送出，推倒黑山，踏平黑洞。”那怪闻言，呵呵笑道“你原来是闹天宫的弼马温。”恼得行者抡棒打去，黑汉躲过，长枪来迎。两家斗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那黑汉撒身入洞，并了石门。行者攻门不开，只得回院，见了师父，道：“袈裟已有根由。”三藏道：“你且吃斋，还去寻取。”行者复驾祥云，径至洞前。黑汉见是行者，两个门内杀出门外，斗到红日西沉，二家手段一样，不分胜负，那黑汉又化阵清风，转回本洞，紧闭石门不出。行者却无计策，只得回院安歇。

三藏道：“这妖如此，怎生取得袈裟？”正商议间，众僧供奉汤水，吃完，行者道：“老孙去也。”须臾到了南海，径投紫竹林拜了。菩萨问曰：“你来何干？”行者道：“我师父投院借宿，却被熊精偷了袈裟，屡取不还，因此来恳菩萨大发慈悲，助我拿妖，取衣西进。”菩萨道：“都是你这孽猴大胆，卖弄宝贝，拿与那小人看见，是以有此。我知那黑汉许多神通，却也不亚于你。也罢，我看唐僧分上，和你去走一遭。”行者谢恩再拜，即请菩萨出门，同驾祥云，早到黑风山前。

只见坡前一个道人，手拿一个琉璃盘儿，盘内安着两粒仙丹，往前正走。行者认得是那黑熊精的朋友，一棒打死。行者道：“这盘上刻那凌虚子所制，想这道人说号凌虚子。菩萨可就变做这道人，我把这丹吃了一粒，变一粒略大些儿，菩萨捧了这般儿两粒仙丹，去与那妖邪上寿，把这大的丸让与那妖，待妖怪一口吞之，老孙便于中取事。”菩萨点头，恍惚之间变做凌虚子。行者心下顿悟，转身变做一粒仙丹。

菩萨拿了琉璃盘儿，径到妖洞门口，小妖都道：“凌虚仙长来了！”一边传报熊精接引，菩萨道：“小道敬献仙丹，敢称千寿。”二人拜毕坐定。菩萨连忙拿这丹盘，道：“大王，且见小道鄙意。”觑定一粒大的递与那妖。妖亦转敬一粒，递与菩萨让毕，那药顺口，一直滚下，现出本相。那妖滚倒在地。菩萨现相，取了佛衣。行者早从鼻孔出去。菩萨又怕那妖无礼，却把箍儿丢在那妖头上。那妖起来，要刺行者，菩萨早已起在空中，念起真语。那妖头痛，丢枪乱滚，满口只叫“饶命”。菩萨道：“我那落迦山后无人看

管，你肯去么？”那妖难禁疼痛，只得跪在地下，告饶性命，愿归正果。菩萨堕落祥光与他摩顶受戒，教他手执长枪，跟随左右，黑熊才收顽性。菩萨吩咐：“悟空，好生伏侍唐僧。”行者叩谢。菩萨带了黑熊回南海。

行者落云，捧着袈裟，忽堕阶前，叫道：“师父，袈裟来了。”三藏大喜，众僧无不欢悦，留住还愿。次早刷扮马匹、包袱、行囊出门，众僧远送方回。

师徒行了五七日，忽一日，天色将晚，只见一村人家，正可借宿。长老催动白马，早到街衢之口，见一少年出街忙走，行者顺手扯住不放，借问此间甚么地方。那人被扯不过，说：“此处乃是乌斯藏国界之地，唤叫高老庄。”行者又问：“你这等忙迫，所干何事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是高太公的家人，叫做高才。我那太公有个女儿，不曾配人，被妖占了，做了三年女婿。太公思想招了妖精，不好说话，日前寻得个法师，不能收降。刚才太公骂我不会干事，教我再去请好法师来。”行者道：“你造化，我们不比别的和尚，其实有些手段，惯会拿妖。你回去上复你家主说，我们是东土唐王御弟圣僧住西天拜佛求经者，善能降妖缚怪。”

高才带至门首，回报太公。太公请进尊坐。行者道：“先前得闻说，你家有个妖精，你可把妖怪始末说与我听，我好替你拿他。”高老道：“老汉无子，止生三女，长名香兰，次名玉兰，三名翠兰。那两个从小配与本庄人家，止有小的招得一婿，说是福陵山人，姓猪。初来时是一条黑汉，后来变了一长嘴大耳朵，脑后有一溜鬃毛，身体粗糙怕人，头脸似猪样子，食肠却又甚大，要吃三五斗米饭。如今又会弄风雨，来与去走石飞沙，吓得左邻右舍不得安生。又把翠兰关在后宅，半年不曾相见，不知死活。”行者道：“这个何难，老儿，只管放心。”随手耳内取出花针，化作铁棒，扯着高老道：“你引我妖精住处看看。”老人引到门首，行者将金箍棒打开门扇，但只见翠兰看见高老扯住大哭。行者道：“你且莫哭。我问你，妖怪何往？”女子道：“朝去夜来，不知何所？”行者道：“你带令爱出去，今老孙在此等他。”

不多一时，一阵风来，只见妖精来了，果然丑陋。行者只推不知，睡在床上装病。那怪不识真假，走进房，一把搂住，就要亲嘴。行者道：“你怎么这等样小家子？我因今日心上不快，未曾起来开门，你可脱衣来睡。”那妖脱衣上床。行者道：“我要出个恭来。”那怪问道：“姐姐何事不快？”行者道：“我爹爹说你云来雾去，没有个着实姓名，亲戚不好说话。”那怪道：“我家住在福陵山云栈洞，姓猪名刚鬃。”行者道：“他要请法师拿你。”那怪笑道：“我有天罡数的变化，九齿的钉钯，怕什么法师、和尚、道士？”行者道：“他说请一个五百年前大闹天宫姓孙的齐天大圣，要来拿你。”那怪道：“既这等说，我去了罢。”穿衣开门，往外就走。被行者一把扯住，喝道：“好妖怪，哪里走！”慌得那妖人画刺一声，扯破衣服，化阵狂风，脱身而去。行者掣棒打下，那怪万道火光，径回本山而去。行者驾云随后赴去。不知赶至何方，再听下回分解。诗曰：

收妖取转锦袈裟，半路又逢一庄家；

猪妖独占人家女，行者持棒赶上他。

---

出个恭——上个厕所，排泄大便。

天罡(gāng)——古书上指北斗星。

## 唐三藏收伏猪八戒

却说行者正行处，忽见一座高山。那怪把红光结果，现了本相，撞入洞里，取出一柄九齿钉钯来战。行者喝道：“泼妖，你是哪里来的？”那妖道：“吾乃天蓬元帅下界。你这个弼马温，不要无礼！”行者举棒，刚鬃提钯，两下自二更时分，斗到东方发白。那妖败阵，又化狂风入洞，闭门不出。

行者又恐师父疑虚，且来报个信息。三藏道：“你去一夜，精怪何如？”行者道：“那妖不比邪怪，原是天蓬元帅临凡，只因投胎错了，嘴脸相猪。夤夜 怯敌，闭洞不出。”高老跪下，恳告除根。三藏道：“妖人到底你去拿来。”行者去到洞门，举棒打得粉碎。那妖道：“不要无礼。我且问你，记得闹天宫时，家住花果山水帘洞里，如今久不闻名，怎么来到这里，上门欺我？”行者道：“我因改邪归正，弃道从僧，保护三藏法师往西天拜佛求经，路经高庄借宿。那老儿因话说起，请我救他的女儿。”那怪闻言，丢钯唱诺道：“我本是观音菩萨劝善，受了他戒，这里持斋把素，教我跟随那取经人，往西天拜佛求经，将功赎罪。我等几年，不闻消息，你既做了徒弟，何不早说取经之事！”行者道：“恐你诡诈。果然要护唐僧，你可烧洞受绑，引你去见。”那怪即依行事。

两个半云半雾到了庄前。高老见了欢喜，就把他女儿调护身体苏醒，仍然无事。那悟空将怪梆缚，参见唐僧，哀告救度，唐僧不允。那猪再三苦告，情愿皈依佛教。唐僧道：“你既情愿皈依正果，做我徒弟，必须改邪归正，再不许你兴妖怪，你随我取经去也。我与你摩顶受戒，就赐你一个法名，名唤猪八戒。”次日天明，唐僧上马，就要随行。只见高老儿出来，挽留唐僧住歇几日，何期如此去之速也。唐僧道：“师徒在此宝庄厚扰，未得酬谢，取经回日，奏上唐王，必来报谢。”高老儿挽留不住。高老道：“小女多蒙活命之恩，生死难报，今具薄赆，当作行头，勿嫌其轻少。”唐僧道：“日食充足，自有行头，何必厚礼赆之，决不敢受。”孙行者曰：“金银之物，师父分文不受；但斋饭点心，长者赐，少者不敢辞。”就排素斋，二人吃了斋饭，就拜辞老者，竟投西天进发。

三人在途，晓行夜宿，过一山又一山，行一里又一里，不觉红轮西堕，心急马行迟。又只见前面有一高山，其山甚是高，崖岩险峻，峻峻层层，甚是巍峨。唐僧拍马加鞭，师徒上山顶而去。忽见山半空中，立着一个老僧，扶着杖，口中作歌道：

道路已难行，巖崖见险谷，  
前面黑松林，虎豹皆咆哮。  
野猪挑担子，水怪前头遇，  
多年老石猴，那里怀嗔 怒。  
你问那相识，他知西去路。

行者闻言冷笑，那禅师化作金光，径上鸟窠而去。长老往上拜谢。行者不喜他说个“野猪挑担子”是骂八戒；“多年老石猴”，是骂老孙。举棒往上乱捣。八戒道：“师兄息怒，这神师也晓得过去未来之事，但看他那‘水

---

夤(yín)夜——深夜。

薄赆(jìn)——赆，临别时赠送的财物。这里指薄礼。

嗔(chēn)——生气。

怪前头遇’这句话，不知验否？饶他去罢！”行者见莲花祥雾近那巢边，只得请师父上马，下山望西而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诗曰：

猪妖受戒拜三藏，从今改过悉从良；

路逢禅师指去路，三人同程往西方。

### 唐三藏被妖捉获

那日正行时，忽然天晚，又见山路边有一村舍。三藏道：“火镜已藏，冰轮来现，幸得道旁有个人家，我们且去借宿，明日早走。”三藏下马，行至门首，慢叫：“施主，贫僧是东土和尚，奉圣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经，适至宝方天晚，欲投尊府借宿。”老儿道：“去不得，西天难取经，要取经在东天去罢。”又道：“一行几众，请至草舍安歇。”三藏道：“多蒙施主不叱之恩。”即命献茶办斋。三藏道：“老施主高姓？”老儿道：“在下姓王。”三藏说：“老施主先前说西天经难取者何也？”老儿道：“经非难取，只是途中艰难行。我们这向西只有三十里路远，有一座山，叫做八百里黄风岭，那山中多有妖怪，故言难取。但长老有这高徒，不必虑也。”款待安排睡下。

次日天晓，老人管待，三众致谢而去。不上半日，果逢一座高山，十分险峻。忽闻一阵狂风大作，有些腥气。只见那山坡下面，一声咆哮，跳出一只斑斓猛虎，慌得三藏跌下马来，倚在路旁。八戒丢了行李，举钯上前，大喝一声“孽畜”，劈头就打，那虎将前左爪抡起，扼住胸膛，在下一抓，滑喇的一声，把个皮剥将下来，站立道旁，喊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吾当不是别人，乃黄风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。今奉大王严命，在山巡逻，要拿几个凡夫去做酒药。你是哪里和尚，敢动兵器伤我？”八戒骂道：“孽畜！我等不比过路凡夫，乃东土大唐御弟三藏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经者。早避他方，让开大路，休惊我师，饶你性命。”妖精那容分说，急近丢个架子，望八戒劈脸来抓。八戒闪过，抡钯就打。那怪手中无器，望下就走。八戒赶去。那怪石丛中取出两口赤钢刀，急抡转身来迎。

两个坡前来往冲撞。行者搀起唐僧，道：“师父你休怕，且坐此等我，老孙去助八戒。”行者掣了铁棒，二下来攻。那怪慌了手脚，使个金蝉脱壳计，打个滚现了原身，依然是只猛虎。行者、八戒赶着那怪，定要除根。那妖见他赶近，又扼着胸膛剥下皮来，铺盖在那卧虎石上，脱其真身，化阵狂风，径回路口。路上那师父正念了《多心经》，被他一把拿住，架长风卷将去了。

把唐僧擒来洞口，按住狂风，双手捧着唐僧，进洞跪下，道：“小将巡逻，遇着东土大唐驾下御弟三藏法师，上西方拜佛求经，被我擒了。”洞主闻得一惊，道：“我闻前者有人传说，三藏法师乃大唐钦差取经的神僧。他手下有个徒弟，名唤孙行者，神通广大，智力高强，怎能勾捉他到来？”先锋道：“有两个徒弟，正赶间，被臣使一金蝉计，把那和尚拿来。”大王道：“只怕两个徒弟上门吵闹，未为稳便，且把他绑在后园定风桩上，待三五日受用不迟。”

那行者、八戒赶虎下了山坡，只说那虎跑倒，坍塌崖前，二人尽力一打，都振得手痛，近前一看，原来虎皮盖着一块卧虎石。行者大惊道：“不好了，料中他计，必定师父擒去！”急急转来，三藏早已不见。行者道：“贤弟，你可去收拾行李马匹，待我去看。”直到黄风洞口，高叫：“妖怪，趁早送

我师父出来，省得翻你窝窠！”小怪报人，大王大惊。先锋点起五十精壮小怪来迎敌。行者棒显威能，那虎撑持不住，回头径逃山坡。八戒听得呼呼声响，回头观看，乃是行者赶败虎怪，举钯盖头一打，鲜血尽流。行者见了，大喜道：“贤弟，亏你接着，不然又走去了。你可守看着行李马匹，等我把这妖怪拖至洞口索战。”行者一手提棒，一手提虎，径至洞口。不知降得妖怪，救得唐僧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诗曰：

师徒跑路天色昏，忽见路旁一小村；  
草庄暂驻留一宿，天明行至岭黄风。  
路逢猛虎相拦阻，行者举棒逞英雄；  
虎使诡计奔逃走，拿去三藏入洞中。



## 孙悟空收妖教师

却说那五十个败残小妖报道：“虎先锋被那毛面和尚打死，拖在门口骂战。”老妖闻言道：“这厮无知，我倒不曾吃他师父，他反打死我先锋。”急披挂出门，高叫：“哪个孙行者？”大圣道：“你外公在此。你好生送我师父出来，饶过你残生！”老妖不听，大战数合。行者遂卖个身外手段，摘一把毫毛，变有百十个行者，围住老妖在垓心。那老妖亦卖一手段，把口望巽地一吸，遂吹一口气，忽然黄风大作，从地下刮起。此风真个利害，把大圣那小行者吹在空中，似纺车儿乱转，大圣只得收上毫毛，又被那老妖劈大圣眼上一吹，两眼刮得紧闭不开，因此败阵走转。

那猪八戒见黄风大作，日月无光，亦不敢动身，正在忧虑，忽见大圣回转，迎道：“哥哥，好大风呵！你救师父如何？”行者摇手道：“利害，利害！老孙与他战到二三十合，两下卖弄手段，被他吹得两眼紧闭，败阵跑转。”八戒道：“这等，怎么救得师父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且等再处，急要寻个眼科先生医眼。”八戒说：“这山坡中哪有郎中？况天色又晚，且要投宿。”

二人收拾行李，上到大路，见那山坡下有一庄家，内有一老者。二人进去借宿，与老者见礼，备言前事。又有苍头献茶办斋吃毕，开了铺盖。行者问：“贵处敢有卖眼药的么？”老者道：“这贱地无郎中，只老夫自己有些点花丸子膏，把与你点点看。”遂取玉簪与行者点上，然后二人就寝。睡至五更，行者抹脸睁眼，道：“果然好药，比往日更光些。”八戒亦开眼，看不见房屋。二人惊得轱辘爬起，见行李与马都在树下，只见树上有四句字云。

庄居非是俗人居，护法伽蓝点化庐。

妙药与君医眼痛，尽心降妖莫踌躇。

行者看完，道：“这伙野神，自换了龙马，一向不曾点他，他反来弄虚头！”八戒道：“哥哥，不要扯架子，他怎么伏你点？”行者道：“这护法伽蓝、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谛、四值功曹，皆奉菩萨法旨，暗保师父。自有了你，再不曾用他，故未点究。”言未毕，又见一老者问曰：“长老何往？”行者道：“往黄风洞收妖。”老者道：“那妖精甚利害，只怕灵吉菩萨。”行者问：“这菩萨在何处？”老者道：“在南直岗上，此去二千里，有一山，名小须弥山，乃是菩萨讲经院。”用手指其去路。行者与八戒看路，那老者化作清风而去。只见遗下一柬帖，上有四句诗云：

上复齐大大圣听，老人乃是李长庚；

须弥山有飞龙杖，灵吉当年受佛兵。

二人看罢，知是太白金星点化。遂命八戒仍看行李，一筋斗打至灵吉菩萨院中。与菩萨礼毕，将上项事细陈一番。灵吉闻言，取过飞龙杖，与大圣驾云，遂至黄风洞口。灵吉道：“那妖怕我。我只在云端坐定，你诱他交战，我好将施力。”行者依言，引诱出老妖交战。那老妖正在吸风，被灵吉将飞尤杖丢下，不知念了甚么咒，变做一条龙，将老妖抓住。妖现真形，却是一个黄尾貂鼠。行者举棒来打。被灵吉救住，道：“勿伤他命，他是灵山脚下得道的鼠。只因为偷吃琉璃盏内清油，怕金刚拿倒，故此走了成精，如来见

他不该死，着我辖押在此。我还要带他解见如来，正明今日之罪孽。”行者闻言，谢了灵吉。

须臾，到林坡中叫八戒牵马挑担，进洞救援师父。二人去到洞中，把那一伙小妖尽皆打死，往后园去救师父。师父道：“你二人怎么捉得妖精？”行者将上项说了一遍，师父谢之不尽。他兄弟把他洞中斋饭吃了，师徒一齐出洞。不知向后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诗云：

老妖黄风甚非常，行者英雄不敢当；  
若非灵吉相降伏，难免三藏一命亡。

### 唐僧收伏沙悟净

唐僧过了八百里黄风岭，正好跑路。忽见一道大水，浪涌波高。三藏忙唤徒弟道：“此大水滔天，又无船只，怎么过得？”言未毕，又见岸边有石碑，横篆三字：“流沙河”。且有四句云：

八百里流沙河，三千弱水深；  
鹅毛飘不起，芦花彻底沉。

师徒正在看碑，河中闻泼辣的钻出个丑恶妖怪，打一旋风，跑上岸来。行者慌忙抱住师父，八戒丢下担子，执起铁钯，与妖战经数十合，不分胜负。行者忍手不住，走近前一棒，那妖躲过，钻入水去。八戒恼得乱跳，道：“哥哥，谁叫你来，那妖险着我手，反被你逐去！”行者道：“贤弟莫恼。我这数日不曾弄棍，就忍不住这些轻薄。”三藏道：“二人休说闲话。但此水既不浮舟，必竟要寻个浅处，方可过得。此处又无人问，还要问此妖，方知深浅。”八戒道：“哥哥，既喜弄棒。这次让你去。”行者道：“贤弟，岸上的让我战，水里的让你战罢，你去对可败不可胜，引他上岸，待老孙好一同拿倒问路。”八戒道：“我去引他，你好生看师父。”言罢，跳入河中，分开水路，径去寻妖。

那妖听得水响，挺杖来战。二人水底战起，战出水面。八戒佯作假败，望东岸逃出。那妖赶将近岸，又被行者一棍，妖又入河。八戒嚷道：“你再忍一棍，可不到手！”行者道：“贤弟莫嚷，还要你去。”八戒再去引他。那妖只在水中，再不上岸。行者道：“八戒弟，你在此看守师父，待我去见观音菩萨求救。”八戒道：“这等，你须急去急来。”行者即纵一筋斗，直到菩萨座前，将前事启上道：“得了猪悟能，又过了黄风洞，今至流沙河，被妖阻绝，不能渡河。因此特来求济。”菩萨道：“你这猴子，又不说出保唐僧的话来。那妖被我劝他善信，取名沙悟净，已曾指教他保护取经人往西天。你说出原因，他自归顺。”行者道：“他在水里，如何得他归顺？”菩萨闻言，在袖中取出一个红葫芦，叫惠岸领受，同孙悟空到流沙河边，叫悟净归顺唐僧后，叫他取向日骷髅，按九宫布列，把葫芦放在当中，就是法船一只，渡唐僧过河。

惠岸与悟空领了法旨，同到流沙。八戒望见惠岸来到，引师父同接。相见毕，行者备以沙悟净原因说与三藏知道，三藏闻言，对惠岸极言感谢。惠岸即向河边，高叫：“沙悟净！”那妖听见叫法名，慌忙出水来看，见是惠岸，笑盈盈相迎，惠岸以唐僧师徒说与他听，遂带他拜见唐僧，谢过前罪。唐僧取过法刀，与他削发受戒。悟净拜了师父，序了兄弟。惠岸取出葫芦，放于中间，叫悟净取下骷髅，放于九宫，变做一只法船，渡过流沙。师徒俱

已上岸，惠岸收起葫芦，驾祥云而去。骷髅化作九股阴风，寂然不见。三藏见惠岸登云，骷髅解化，乃望空中深深拜谢。正是：

木吒径回东洋海，三藏上马却投西；

悟净从人遵佛教，师徒同心见阿弥。

### 猪八戒思淫被难

话说师徒四人跑路，天色将晚，遇有一间大屋。三藏道：“此处好借宿。”叫行者去探问。行者知是神人点化，只不泄漏，径进门去，高叫“借宿”。内有一妇人道：“何人撞入寡妇之门？”行者道：“小僧是大唐来的，在西天拜佛求经。同伴四人，至此天晚，特告老菩萨借宿一宵。”那妇人笑语相迎，道：“那三位在哪里？可去请来。”行者高叫：“师父进来。”那三藏与八戒、沙僧一齐而入。

只见妇人出厅迎接，真个生得美貌，胜如月里嫦娥。八戒一见，两眼偷睃。妇人近前，——见礼已毕，请各叙坐，厚献香茶，复整斋筵。三藏因问：“老菩萨夫君何往，高姓贵名，此处叫甚地方？”妇人道：“此间乃西牛贺州之地，小妇人丈夫姓莫名有，家资颇厚，无奈子嗣，止生三女。不幸夫君又丧，小妇居丧，母女四人，并无男人依靠。长老肯发慈悲心，替我照管家产，娘女肯招四位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三藏闻言，推聋不答。那妇人再三炫售，三藏只是不听。八戒在旁欲心缺缺不已，在那椅子上坐，好似针刺屁股一般，左擦右挨，忍不住走上前，扯了师父一把，道：“师父，这娘子生得十分美貌，你怎么佯佯不睬？真是好呆！何不将差就错，权得一时快活。”被三藏咄喝一声，喝退八戒，道：“出家人不以富贵动心，美色岂足介意？”那妇人闻言大怒，道：“你既不从，你手下人也招得一个，好生无理！急出吾门，不容歇宿。”三藏见他发怒，只得勉强对悟空说道：“你莫若在这里也罢。”行者道：“我从小不晓得干那般事，就让八戒在这里罢。”八戒道：“哥哥，不要耍我，你大家都有操守。”行者又说：“悟净，你在这里罢。”悟净道：“小弟受戒，不干这事。”妇人见众人推辞，转身进去，把门紧闭。

八戒欲心未遂，只管埋怨，说：“师父不会干事，纵不顺从，也权时谎他，拐些茶饭吃了，落得一夜好睡。似这等闭门不听，怎生区处？”三藏道：“宁可清静，不可糊涂，就在阶前站立也罢。”八戒陡心生一计，道：“师父，我和你众人挨这一晚，也不打累，只是这马明日要跑路。哥哥、兄弟你二人看顾师父，我去放放马来。”那呆子急忙解了缰绳，牵起马去。行者知他心中之事，道：“沙僧你伴着师父，我去看他甚么勾当？”摇身一变，变做一个蜻蜓，随着八戒。只见那呆子且不放马，走至后门，见妇人与三个女儿在后门闲望，女儿见八戒来，闪身进去。那妇人问：“小长老，哪里去？”那呆子放下缰绳，深深唱喏，道：“我特来看你。”妇人知他意思，说：“你师父不从，我就把女儿招你。”八戒道：“恐令爱嫌我粗糙，只是我甚会治家，又会佃田。”妇人说：“你既会管家，我对小女说，一定赘你。你进前

---

睃(su)——斜着眼睛看。

炫售——夸耀，卖弄。

缺缺(juéjué)——不满足。

赘(zhuì)——入赘，招女婿。

厅等候，就叫小女出来成亲。”行者听讫，将翅飞到门前，现出本相，先见唐僧，把八戒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八戒转来，师父莫做声，随我耍他一耍。”三藏说道：“凭你。”

少时间，见八戒把马拴下。三藏道：“你马放得饱么？”八戒道：“无甚好草，没处放马。”行者道：“没处放马，可有处牵马么？”八戒闻言知是走了消息，垂头扭颈，努嘴皱眉，半晌不言。只见那妇人开门请进，引三个女儿出来成亲。行者说：“我众人议定，姓猪的作婿。今日是个天恩上吉，就此成亲。”行者与沙僧叫八戒拜了师父，好去成亲。八戒心中实爱，只是口里佯说：“做不得，做不得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这呆子，在后门不知叫了多少娘来，才得亲事完就。何不快快应承，携带我等吃些酒罢。”行者扯住八戒，沙僧扯住妇人，捉八戒拜了岳母。这呆子拜毕，脚趑趄的要望房里去走。那妇人即叫家里设酒，款待三位，说：“列位缓饮，我领舍婿进去。”

八戒进房，急欲就寝。那妇人道：“我三女推逊，实列凭许，莫若你把手帕遮面，由你拿到就是。”八戒遮了面目，双手连拿，左拿得一下柱头，右拿得一下粉壁，道：“岳母，你这里面乱纷纷的，哪里去拿？”那妇人揭起手帕，道：“这三条汗巾，凭你拿一条缚在腰上，叫三女来认是谁的，就是那个成就。”八戒就把三条一齐拿起，原来是三条绳索，把呆子缚俱紧紧的，遂跌倒在地，疼痛难禁。那些妇人俱已散去。

却说三藏、行者、沙僧一觉睡醒，睁眼观看，哪有高楼大厦，却在松坡中睡。三众知是观音点化，合掌拜谢，收拾又行。只听得山中八戒叫：“捆绑我也！望师父救一救，下次再不敢！”三藏听得，着悟空去寻。不知在何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从正修持须谨慎，扫除爱欲自归真；

八戒无禅有凡意，被神绑缚在深林。

### 孙行者五庄观内偷果

话表三人上岭，只见那呆子绑在树上，口叫痛苦难禁。行者向前放下。八戒遂拜过师父，道：“下次再不敢乱为。”谢了行者、沙僧。四人又行，倏至一岭，景物非常。三藏道，“此山胜景，必有灵仙居住。”大家同去游玩一会不题。

却道万寿山有一观，名唤五庄观，观有一老仙，名号镇元子。后园中栽有人参果，三千年开花，三千年结子，三千年成熟，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果子，其形似三朝未满的小孩儿。人若闻得其香，加寿三百六十岁，得吃一个，加寿四万七千年。本山镇元大仙因元始天尊请去讲道，门下二徒，一名清风，一名明月，镇元临行吩咐二徒弟道：“我去后，不日有个故人唐三藏，他是金蝉子，如来佛第二个徒弟。五百年前与他在金盆会上相识，今往西天取经，从此经过，你不可怠慢他，可摘人参果二枚献他。但他有跟随徒弟，你要仔细看顾，莫被他偷吃仙果。”二童一闻师言，谨领法命。

不数日，唐僧来到观中，二童拱手接应，礼毕各坐。二童问曰：“老师莫非唐三藏？”唐僧答曰：“仙童因何知我贱名？”童子道：“我师名唤镇元子，被元始天尊请去，曾吩咐弟子迎接老师，不知仙驾促临，未得迎候。

老师请坐，待弟子去取果子来献。”言罢，二童子往后园，摘得二颗仙果，奉献三藏。三藏一见，惊道：“这是出世孩儿，怎么吃得？”童子备言此果根由，三藏只是不吃，二童亦不能强，拿转房内自食。

那行者兄弟在旁，真个思量，童子又不与他，三人意欲去偷，又怕师父。各设计脱身。行者曰：“我去扫净寝房。”八戒曰：“我去炊些饭吃。”沙僧曰：“我去放马。”三人脱了师父，走去后园中偷吃三个。八戒是个粗人，一口吞吃一个，还有不足之意，又叫行者去摘。行者走出园来，道：“你好不知足，他一万年才结三十果子，吃了三个也够了，还要思量！”二童子正在提防此事，忽听行者言语，慌忙去后园一看，果见去了三个。二童哭声骂出。三藏道：“仙童因何？”童子道：“你这伙贼人，偷吃我果子！”三藏道：“你那果子献我，我不吃，哪个去偷？”童子道：“是你徒弟偷吃了。”三藏高叫：“徒弟俱来。”沙僧听得，叫：“二位哥哥，那事发作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二弟向前，只是莫认。”三藏又叫，三人近前，佯做不知。三藏道：“你等出家人，不要吃暗昧食，吃了果子，就直说出来，陪他个礼罢，莫引他骂。”三人只是不认，那童子只管咒骂。行者恼得心焦，变一个假行者在法堂端坐，自己真身走入后园，使一个推山塞海之力，将人参树拔倒，又转入法堂。二童子说：“这和尚被我等辱骂，也不做声，敢是错数了。”再去后园一看，只见其树倒了。童子惊得跌倒在地。这行者见童子后园去看，知其事必发，促起众人急那镇元子大仙却转本观，不见二童，只见后园门开，近前询问，二童哭声不止。大仙叫他起来，和颜问他树倒之故。童子说：“师父去后，果有唐三藏来，我曾献他二果，他再三不吃，我二人自己各吃一颗。不料他手下三个徒弟走去偷吃三个。我去法堂骂他，恼了他性，却走进园去拔倒此树。”大仙问：“他师徒在哪里？”童子道：“先在法堂。”大仙见法堂没有，急忙赶去。只见他四众在路旁打坐。大仙高叫：“唐三藏好无理！纵容徒弟偷我果子，又纵他推倒我树，是何主意！”三徒做贼心亏，不与大仙理说，各掣出凶器，围住大仙乱打，实不曾伤得一下大仙，反被大仙作法念咒，掀起法衣，将四众一齐张起。跑转观中，叫砖弟绑在法堂，取过水磨金鞭来打。

三藏闻言，两眼流泪。行者密语：“莫慌，待我做解数。”摘了四根毫毛，变作四人形状，他师徒真身又一径跑去。走了一日，行者恐打伤自己假体，收转毫毛。那大仙只见四人无些踪影，乃叹曰：“这猴子曾闹天宫，果是来得，但不可容纵他，免至日后脱大，且还要赶他转来问罪。”复驾祥云赶上，又把法衣张起四众、转到观中。叫徒弟取四应绵布将四人一齐殓起，重加密裹缝，烧起一鼎油锅，要把四众熬死。行者道：“我这几时未曾得滚油洗澡，若承厚意，多赐些油。”口是这等说，心里也怕熬死了师父，还要弄碎他锅才可。只见门外有一石狮子。做个解数，咬破舌头，喷血一口，把石狮变一样形象，仍然绑缚。他自己纵在云端观看，那大仙道：“先熬死行者，然后熬他三个。”叫徒弟抬下锅，三四个近前抬扛不起，说：“这猴精真个结实。”叫起十数余人，把他扛下锅去。那石狮果重，把油锅打得粉碎。众人惊看。见是一个石狮子。大仙又笑又恼，说：“他去了也罢，又弄碎我锅！再回起油锅，就把三藏来熬。”行者云头听得，慌忙走来道：“我拔倒你树，与师父何干。还把我熬。我先前不曾放得屎，恐污坏你的油儿，今干

干净净正好下锅。”大仙佯佯近前，一把扯住大圣。不知把他下锅也不曾，且听后头如何。诗曰：

五庄观内一神仙，后园果品不轻传。  
行者不合偷他吃，引起仙童闹声喧。  
恼发大圣凶狂性，推倒树木走西天。  
镇元转观心烦恼，要把师徒火熬煎。  
刚强果有刚强者，法大还有法大仙。

### 唐三藏逐去孙行者

却说那镇元大仙扯住行者，道：“你的本事，我也知道，但拿在我手，你也难走。好好还我树来！”行者道：“你这老先生，真个小气。只是要活树，何难之有。无故讨这等闹热。你放了我师父、兄弟，我还你树来。”大仙道：“你若活得此树，我就放你师父、兄弟，我还与你结为兄弟。”就把师徒三人放了。行者道：“镇元老仙，你好生替我看顾师父，待我求个仙方就来，”话讫遂纵一筋斗，直至落伽山观音菩萨座前，参拜已毕。菩萨问：“唐僧行至何处？”行者道：“行至万寿山。弟子不识镇元大仙，毁伤了他的人参果树，被他羁住，不能前进。”菩萨骂道：“你这泼猴，他那人参果乃开天辟地的灵根，镇元子乃地仙之祖，你怎么毁伤他树！”行者叩头拜道：“弟子与他说过，只要医好其树，他就放我师徒前去，望菩萨发个慈悲，早救唐僧往西天。”菩萨道，“我净瓶里的甘露，可活仙树灵苗。我给些甘露与你，你把去放在地下，将树扶起，自然茂盛。”行者得了甘露，回转观中，叫大仙、师父同进后园医树，将甘露放在树下，一手扶起树来，只见顿然茂丽，余果尚有。大仙甚喜，回转法堂，着令童子去摘十颗来献唐僧。复安排蔬酒，与行者结为兄弟。

次日天明，行不数里，又至一山。三藏肚内饥饿，叫行者去化斋粮。行者纵身去化。三藏下马，坐在山中，真个高山有怪，峻岭藏妖，顷刻间，一妖变做一个美貌妇人，手提一瓷罐，近前来试唐僧。三藏拱手，侍以正礼。八戒欲火，就有思淫之意，只管自己与他絮絮叨叨。忽然行者到了，睁开火眼金睛一看，见是妖怪，掣起如意棒一打，那妖真身去了，只打死一个假尸在那里。三藏道：“你无故打伤人命，怎得开交？”行者道：“这是妖怪，有害师父之意，我故掣棒打死。”三藏不信，行者叫：“师父，你看他瓷罐内都是许多长尾巴的蛆。”三藏半信半疑。八戒见那妇人生得美貌，忿恨行者打死，却撺唆师父道：“这女子被行者打死，他怕师父打骂，故变这障眼法瞒过师父。此女子岂是妖怪之理。”三藏被八戒一唆，念动咒语，把行者紧倒在地。行者忙叫：“痛杀我也！有话便说。”三藏道：“你平日打死人，还修甚么善果！你急回去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叫我回去。只怕你去西天不成。”三藏道：“我就去西天不成也罢，我只不要你在我身旁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我虽凶狂，心甚慈善，我得你活命，未曾报得你恩。今叫我回去，实难割舍。”三藏听他言语悲切，说：“这次饶你，下次再是这等，我就把咒连念二十遍。”行者道：“三十遍也由得你，只是我不打人就是。”

言未完，那妖又变一婆子来。八戒道：“师父，不好了，你看那一个婆

子赶来，敢先前那妇人的姑嫜？”行者定眼一看，又见是妖，又掣金棒一打。那妖又脱去真形，把假尸打死在路旁。三藏惊下马来，把咒语连念，可怜行者忠心受罪，紧得两眼垂出，忙叫：“师父饶命！”三藏道：“这等劝你为善，怎么只是打人！”行者道：“他是妖怪。”三藏骂道：“你这泼猴，妖怪就这等多！你只是回去，我懒和你讲闲话。”行音道：“师父，我回去不打紫。只是我水帘洞中部下有四万七千妖，我当日衣冠何等巍然，今日削发修善，秉正沙门，跟你做个徒弟，把这金箍勒在头上，哪有面皮返故乡。师父若固不要我，可怜我也跟了你这几年，受尽多少苦楚，望垂半念侧隐，替我松去这箍，万古千秋不敢忘恩。”三藏道：“菩萨只与我紧箍咒，并无松箍咒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既没有松箍咒，万乞海容，带我事奉师父也罢！”三藏道：“我又饶你一次，再莫行凶。”言罢，伏侍师父上马。

原来那妖，行者第二棍也不曾打杀，又变做一个老公公来到。八戒道：“师父，那个老儿敢怕是寻那婆子的。”行者嚷：“八戒不要胡说，待老孙向前去看。”又见是妖，那时，行者想：将欲不打，恐他害了师父，将欲打他，又怕师父念咒。两难，乃自语曰：“宁可我自己受痛，不可害了师父。”却念动真语，惊得前后土神俱来听令。行者道：“你这些野神，你纵此精害我师父三次，这次确要打死他，尔等替我围住，休放走了！”众神谁敢不听他命，四边围住，被行者一棒打死，化做一堆骷髅，脊骨一路字，叫做白骨夫人。唐僧闻说倒也信了。八戒旁边唆嘴道：“师父，他怕老儿说出婆子等事，故他打死他变此模样谎你。”三藏果听八戒一唆，复念起咒来。痛倒行者在地，高叫：“师父饶命。有话快说！”三藏道：“你一连打死三人，凶性不改，急忙回去。”行者叹曰：“咳、咳、咳，他分明是妖怪害你，我倒与你除妖，你反听呆子谗言搬唆，屡次逐我。我今愿去，只是多了这箍儿，你明日有难，又来箍我。”三藏叫沙僧取纸笔，“写了贬书与你，我再箍你来见面，我就堕阿鼻地狱。”

行者连忙接了贬书，道：“师父，不要发誓，你有难，我还来救你。但此去非我本心，难当你这等赶逐，我去则去了，我心上十分痛楚。师父端坐，容弟子拜别。”深深拜了四拜，唐僧并不睬他。那行者泪垂喉哽，吩咐沙僧道：“贤弟，你是个好人，你早晚伏侍师父。倘有妖精拿住师父，你说老孙是他大徒弟，使妖精不敢害他。”唐僧骂道：“你好大的英名，我倒要你遮盖！”行者见他不肯回心，没奈何才去。又嘱咐八戒道：“你这个唆嘴的人，我把师父支付于你，你明日没有师父还我，老孙实不饶你。”言罢，纵一筋斗，直至花果山水帘洞去了。真个是：

垂泪叩头辞长老，含悲留意嘱沙僧；  
一夫拭过坡前草，两脚登翻地上藤。  
上天下地如轮转，跨海飞山第一能；  
顷刻之间不见影，须臾回至水帘边。

### 唐三藏师徒被难

却说行者离了三藏，回到水帘洞口。众猴望见大圣回转，星忙来接迎入

---

姑嫜（zhāng）——婆婆和公公。

唆嘴——挑唆，教唆。

洞中，彼此各陈其情。复设大旗一面，上写“齐天大圣”。重修花果山，重整水帘洞。一时洞中大小妖猴，复得逍遥自在，不题。

却说三藏过了白虎岭，忽见一带林坦，路甚崎岖，三藏腹中饥饿，叫八戒去化斋饭，三藏与沙僧坐在草坡。那呆子去十数余里，并未有一人家，且在草坡中睡着。三藏等至天晚，还不见来，叫沙僧去寻他转来，好去借宿。三藏独坐烦闷，强顿精神，散步行走。只见那一边有一座黄金宝塔，他想塔下必有寺观，遂近前去看。不觉洞门口有小妖，看见他来，就把三藏拿进去，献与黄袍老妖。那老妖问：“和尚哪里来的，还有伴者几个？”三藏不识其意，说：“我是大唐僧人，往西天求经，还有徒弟二人。”老妖闻说，吩咐小妖：“把三藏拿在定魂桩上，待他徒弟同来，慢慢把来啣味。”

且不言三藏逢灾。却说沙僧去寻八戒，只见睡在草坡，沙僧叫醒八戒，说：“哥哥化得好饭，师父说道，没饭也罢，叫你转去，赶早借宿。”二人转至原处，只见行李与马，不见师父。沙僧道：“被你唆去大哥，现今被妖捉去师父，怎么好也！”八戒起身遍看，见南岭下有黄金宝塔，道：“兄弟，不要埋怨。师父想被塔下僧人请去吃斋饭去了，我和你快去，去讨些受用。”二人去至洞口，见绑倒师父。

154 二人吓得各取凶器，就与那老妖大战，步入云端。

那三藏在洞中悲啼。忽见一妇人近前道：“长老哪里来的？”三藏道：“不消问得，你要吃就吃了罢，问我怎的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不吃人的。我是宝象国中国王第三公主，名唤百花羞。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赏中秋，被这妖一阵风来，把我掇在此间，与他做了十三年夫妻。我家离此三百里路，杳无音信相通。不知长老从何而来，被他拿倒？”三藏道：“我是大唐人，往西天求经，闲步至此，被他捉获。”那妇人转过笑脸，道：“你往西天，在我宝象国过。你与我带一封家书，我叫他饶过你命。”三藏道：“这等，甚好，甚好！”那公主修书已完，付与三藏，遂厉声高叫：“黄袍郎。”老妖听得公主叫，星忙按下云头，道：“浑家，有甚话说？”公主道：“我适才在罗帏睡着，梦见金甲神说道，这三个和尚，前世在阎君殿前保我做个人身，今世始得与你配合。看来是我你的恩人，莫若放他去罢，”老妖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就放他去罢。终不然，稀罕这三个人吃。”于是吩咐小妖，送三个和尚出山。

不日，路行三百，走到宝象国中，安歇金亭馆驿，三藏进朝，先投唐王勘合文牒，然后呈上家书，详道公主所言等事。国王闻言，遂开家书一看，恼得两泪交流，即托三藏去收伏妖魔。三藏道：“贫僧无法，实不能降妖。我有二徒，神通广大，或者他可收得。”国王即宣八戒、沙僧上殿，亲以御酒三杯，吩咐二人去收妖魔，救转公主。

二人须臾驾云，去到洞口，叫老妖出洞来战，说出要取公主一事。三人大战数合，八戒战他不过，叫沙僧抵住，“我去出个恭来。”一溜走去草坡打睡。你说如何战他不过？当初因唐僧在洞，有护法神祇助阵，今都在宝象国中保护唐僧去了，二人故战他不过。八戒逃去，沙僧被老妖捉倒，绑入洞中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行者方回水帘洞，三藏师徒复遭凶；

幸得公主行方便，唐僧脱却虎牢笼。

宝象国王开书看，八戒沙僧复争锋；

呆子败阵奔逃走，沙僧捉入宝塔中。



## 猪八戒请行者救师

却说那怪把沙僧捆住，也不曾杀他。暗想公主来经一十三年，今陡然走出消息，必是唐僧去说。要赶去到宝象国害了唐僧，然后杀他徒弟。遂变成一个年子弟，去到宝象国中，进朝面见国王。

那国王和唐僧正在坐叙，忽闻报说：“三驸马来到了。”举头见他生得伶俐，亦不敢疑他是妖。两下行礼已毕，国王问：“贤婿成亲多年，怎么今日才来见我？你当初因何配合小女，你家住何村，有甚姓名？”老妖叩头道：“臣是城东碗子山坡月庄人家，离此三百里，自幼好习弓马，打猎戏耍，因向日猎至深山，忽见一虎驮着一个女子，被臣兜弓一箭，射倒老虎，将女子带转庄上，茶水灌转，因与臣配合。臣故感虎之恩，将虎放了。不知那虎变成一精。不日大唐有个取经唐僧被他吃了，又心生计，谋侵公主未遂。风闻变做假唐僧，在陛下这里搬说是非，公主故令我来拜见。”国王被他谎信，说道：“这里是唐僧么？”老妖说道：“这个正是十三年前的虎精。”道：“借过半盞净水，臣就要他现出本相。”国王命官取水与驸马。那老妖接水，望唐僧一喷，遂变成一个老虎，惊得国王众臣皆走，被将军校尉一顿乱打，幸有伽蓝等神拥护，才不曾打死。后被众人将铁索拘在铁槛之中。

国王传旨，设宴银安殿，请驸马于银安殿歇下，着美女十八个奉酒。老妖饮至三更，大笑一声，现出本相，伸开簸箕大手，拿一个女子吃了一口，余皆惊散乱逃，躲在短墙檐下，夜深又不敢惊动国王。那老妖自斟自酌，吃一口人肉，又喝一杯酒。那银安殿与金亭馆相近，唐僧白马在槽中吃草，听得师父被难，又知那妖精在银安殿饮酒，一时思之道：“小龙，此时不救师父，功果休矣！”遂将身一跳，变一个美色妇人，到妖怪面前说道：“驸马老爹爹，莫伤我命，我来奉唱。”老妖见唱了一首，说：“你会舞么？”小龙道：“会舞，只是没有刀。”老妖取出钢刀一把与他。小龙接刀，舞了上一下二，左三右七，遂望老妖一刀。那妖躲过，拿起插烛的满堂红大战一场。小龙使个解数，飞刀一斩，被老妖接了刀，拿起满堂红打了后股一下。小龙跑走，复变白马，在槽吃草。

不说小龙败战。却说八戒草坡睡醒，知得沙僧被捉，且走转金亭驿中，不见师父，只见白马在槽，遍体出汗，后腿红肿。八戒失惊道：“是甚人打坏师父的马？”那马忽然吐出人言，吓得八戒逃走，被马一口咬住衣服，道：“二哥，你莫怕。”八戒道：“贤弟，今日说话，必有大不祥之事。”白马备言师父与己被难之事，说：“你在草坡打睡，遇难不救，汝非忠也。”八戒道：“非是我不忠。沙僧被捉，你又被打，我又战他不过，师父又被他变了形相，不如大家散伙也罢。”白马说：“二哥，你休言此事。你还去花果山请大师兄来，他还有降妖魔的法术。”八戒说：“贤弟，你就叫我去请别人也罢了，若大师兄，他和我有此气，怕他不听我。”白马说：“他去时还说来救师父，你厚放肚皮，还去请他来。”八戒听罢，驾云直至水帘洞口，去请行者。不知他肯来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意马心猿都失散，金公木母尽凋零。

黄婆伤损通分别，道又消疏怎得成。

## 孙悟空收妖救师

却说那八戒进水帘洞，见礼已毕，说言师父被难，沙僧被捉，白马被打，各事详陈一遍。行者道：“我临时曾叮咛你来，说若遇妖魔，就说出我的名字，怎么又不说？”八戒思量道：“请将不如激将，莫若承此激他。”道：“我不曾说你倒还好，只为说了你名字，他道正要拿行者来剥皮锉骨。”行者闻言，恼得心烧，纵筋斗云，与八戒立至那老妖洞口，把老妖两个儿子一起拿了。公主来说，行者把好言安他说：“我一定救转你去，你莫疑虑。”言罢，放出沙僧。沙僧出洞，一见行者复来，满面皆春，极言感谢。行者道：“闲言休题，你二人且抱此儿子去见老妖，说老孙在此等战。”

八戒、沙僧径至银安殿，见老妖酒还未醒，二人把儿子丢将下去，跌成泥，道：“你这妖怪，我大哥孙行者在洞中等战。这是你的儿子，已被我等杀了。”老妖闻言大怒，星飞回转洞口，见行者披挂等候，那妖怪举宝刀便砍，行者掣棒棍对面相迎，战经五六十合，被行者使一个高探马的势子，卖一下叶里偷桃的手段，望妖怪头顶上一棒，打死那妖在地，化作一阵黑气上天。行者抹开火眼金睛一看，知是上界奎木狼下界。又见洞口亦一溜青气，知公主亦非凡女，乃被衣殿前的玉女，与奎木狼有夙缘，故配合一十三年。

行者进洞，转带公主去到宝象国中。那国王甚是欢喜道：“你师父在铁槛中。”行者近前去着，众人皆见是虎，惟行者见是师父，笑道：“师父，你嫌我行凶作恶，你怎做出这等模样？”言罢，将法棒一指，乃现出本相，定性睁眼，见是行者，道：“悟空，你从哪里来也？”沙僧侍立左右，把前后详陈一番，三藏谢之不尽。国王整治斋宴，酬谢师徒，宴罢又行。

唐僧复得行者，师徒从今一心相投，共去西方。又见高山嵯峨，正在难行之处，忽见绿坡上有一樵夫，高叫：“西进长老，听我一言。此山名唤平顶山，山有一洞，名唤莲花洞，洞有二妖，一名金角大王，一名银角大王。闻说二妖打听得甚么取经唐僧，元神完足，正要画影图形捉他生吃。你等若是取经者，行路须要小心。他有五件宝贝，甚是利害，谨记，谨记！”言毕，忽然不见。行者睁开火眼金睛，望云端一看，见是日值功曹。遂纵云赶上，骂几声毛鬼：“你有话不直说，这等变化怎么！”功曹道：“大圣休恼，那妖甚是利害，须要提防。”行者闻言，叱退功曹，按落云头道：“师父，此山精怪猖狂，弟子怕去，不如让我回去也罢。”三藏道：“贤徒，你休恼我昔日之言。还须你放心保我。”行者道：“我本无不尽心，只愁寡不敌众。”三藏道：“还有八戒、沙僧，悉由你调遣。”行者道：“这等，让八戒向前打听，沙僧在后保护师父。”

八戒正去打听，只见银角大王与群妖手之一图画，有师徒形影。妖见八戒来到，见合图中一相，就掣宝贝来杀，八戒举钉钯架住。斗有二十回事，八戒被藤萝绊倒，被群妖捉进洞去。不知八戒存亡吉凶，下文分解便见。正是：

顶山妖魔难收灭，万种灾生不易除：

八戒打消遇妖捉，不知性命果何如？

### 唐三藏师徒被妖捉

---

夙(sù)缘——素有的缘分。

嵯(cu)峨(é)——山势高峻的样子。

却说那怪将八戒拿进洞去，金角说：“这猪精要他则甚，还要去拿唐僧。”银角道：“也不要放他，把他浸在后园塘中，浸去皮毛，然后把来做鮓。”众小妖把八戒抛在水里不题。

却说唐僧三众正在盼望八戒，那银角与众妖立在岭上，见唐僧师徒来到，行者前走，沙僧后跟。银角将手一指，唐僧在马上打一寒噤，连指三指，就打三个寒噤。三藏愈加心怯，道：“徒弟，我打寒噤，必定是妖来。”行者闻言，掣起金棒，奋勇前进。那妖道：“果然好个大圣！若与他斗棒法，不能捉他师父，必竟要善善图他。”遂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年老道士，跌在路旁，高叫：“长老救命！”三藏惊问：“老先生因何？”那妖假说虚情，道：“我是山背清幽观来，与徒弟在人家祈福回归，不料被虎咬去徒弟，我又伤了左足，故不能行。”三藏道：“我让马你骑。”妖道：“我脚痛，跨不得马。”三藏叫行者驮他。行者知是妖怪，自忖：我若打他，师父又恼，不如驮他在后，缓缓摆布他。行者驮上肩，叫：“师父，前行些。”方才离远了三四里路。

行者正欲害他，原来那妖已知道了，遂念一咒，遣得须弥山压来，大圣左肩承了，毫不着意；又遣得峨嵋山压来，大圣右肩承了，又不为意。肩起两山，忙赶师父。老妖也吓得汗流，复念真语，又遣泰山劈头压住。大圣脚软，压得七孔流红。妖见压倒大圣，赶去擒拿三藏。沙僧挡住，大战一场。那妖展开大手，把沙僧挟在左肋下，右手拿着三藏，脚尖钩着行李，口咬着白马，一阵风回到莲花洞里。

金角见了大喜，说：“兄弟，你不曾拿得他有手段的行者来也。”银角道：“哥哥，不必忧虑，被我遣三座大山压住，寸步也不能动，方才拿得唐僧。”金角道：“这等，造化，造化。只是那行者五行山也压他不死，他若不死，还怕吃他师父不成。”银角道：“我自有计。且把猪八戒捞上水来，吊在东梁，沙僧吊在西梁，唐僧吊在中间，白马扣在槽上。叫精细鬼、伶俐虫拿着红葫芦、玉净瓶，径至山顶，把二宝底朝天、口朝地，叫一声孙行者，他若应声，就装他里面，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符封倒，他就一时三刻化成脓了。”

且不说那小妖领宝。却说大圣被压，早惊动五方揭谛功曹，忙叫动本山土神，道：“你这野神，怎么把山借那妖压住大圣，他明日出来，怎肯饶你。”那土神恐惧，同揭谛遣开三山，放出大圣。行者跳将起来，掣起铁棒起来，道：“这野神，你倒不怕老孙，却怕妖怪！”土神道：“那妖神通广大，念动真语，拘我等在他洞里，轮次当值。”大圣听言，正在感叹，见那旁放出霞光，忙问土神：“他那边什么放光？”土神道：“想是那怪差小妖拿出宝来降你。”行者又问他：“洞中常有甚人往来？”土神道：“他爱的是烧丹炼药，喜的是全真道人。”

言未讫，见二小妖将近。行者叱退土神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老真人。小妖一见，问：“老善士，何处到此？”行者道：“我是蓬莱山到此，寻个徒弟传道。”小妖道：“传我二人也罢。”行者问：“你二人往哪里去？”妖道：“我是莲花洞，我家魔王拿得甚么唐僧，他有一个徒弟，名行者，被山压倒。我拿红葫芦、玉净瓶去装他。”行者问：“怎么装得？”二妖备以银

角吩咐的言语，详说与他听，行者就起意谋他的。遂来腰上拔一根毫毛，仍变一葫芦，道：“你的只装得人，我的还装得天。”二妖听得，就肯把葫芦、净瓶来换，只叫：“师父，你装与我看看，我肯把两件和你互换。”行者却低头念咒，叫游神奏过玉帝，借天一装，助我收妖。游神上奏玉帝，忽见哪吒奏道：“天怎么装得，请玉帝降旨，到北天门问真武借他皂雕旗，闭了日月，当做装了一般，助老孙收妖。”玉帝依奏，哪吒借了皂旗，在南天门外相助，游神急往大圣耳边报知，道：“哪吒来助功。”行者仰面，见哪吒手执皂旗，乃道：“我装天了。”妖道：“装便装，只管阿棉花屎。”行者念咒，将葫芦抛起。哪吒遂把皂旗一展，霎时黑暗。小妖惊得忙叫：“师父，快放出天来，莫闷死我也。”行者复念真语，哪吒收了皂旗，日色重光。小妖就把二宝即换了假葫芦。行者得了二宝，纵上云端，谢了哪吒不题。且在云端看小妖转洞，不知怎么区处，且听后面如何。

三藏八戒与沙僧，被妖捉获实堪怜；  
大圣压在三山下，土神开山得脱生。  
小妖拿宝来收伏，换得行者毛一根；  
三藏果是金蝉子，感动哪吒闭了天。

### 孙行者收伏妖魔

却说那两个小妖见行者去了，笑盈盈说：“也把天来装一装看。”把假葫芦住上一抛，行者在空中收转毫毛，葫芦不见。惊得二妖在草坡中东摸西摸，哪里去寻，慌忙回转洞中，正见二魔同坐饮酒，小妖哀告其事，妖魔知是行者拐去，道：“你这无用小妖，且在旁听罪。”金角道，“二宝即被行者拐去，如何取得？”银角道：“还有三样宝贝：七星剑，芭蕉扇，幌金绳。这绳现在压龙洞老母收下，就着巴山虎、倚海龙，去请老母来吃唐僧肉，带幌金绳来拿行者。”

不觉行者把宝贝变小放在耳朵，复变苍蝇，在旁听见，慌忙赶出洞去，掣起如意棒，打死龙、虎二妖，扯下一根毫毛，变一个巴山虎，自己变一个倚海龙，去至洞中，请得老妖，行至半路，仍把一棒打死，搜了幌金绳，又把毫毛一根，变作老妖，来莲花洞口，众妖接进，二魔近前叩头，行者屈身挽起。那八戒在梁上，望见行者尾巴，叫：“师父莫慌，才来老妖是行者变的。”行者听得，道：“孩儿请我来吃唐僧肉，我实不吃，只爱猪八戒的耳朵下酒。”八戒听见，骂道：“遭瘟的，你要割我耳朵，我喊出你事来。”

只被八戒这句言语，走出风来。银角掣起七星剑一砍，行者现出真形，两个大战一场。行者战至中间，拿起净玉瓶，大叫一声“银角妖”。这妖怒气一应，被行者装进去了，又得了七星剑，小妖慌忙报知金角，那金角掣起芭蕉扇赶来，行者也不接战，见妖一到，抛起幌金绳，望老妖一套，不知老妖有个松绳兜，缚别人就紧，缚自己就宽，被老妖反把行者套倒。这行者先得二宝，被他变小，放进耳朵。七星剑不曾变得，被老妖拿转宝剑，照光头砍了十数刀，行者头皮红也不曾红。老妖仍把吊起在梁，且进后堂饮酒。

八戒道：“哥哥，你吃我耳朵么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莫笑，你还要我来救。”须臾，却被他变小身子，溜将下来，拿了幌金绳，变一个假的吊在梁上，自己变做一小妖，到魔头背后，偷了宝剑，忽碍动老妖，那老妖又掣芭蕉扇赶

来。此时老妖怒气满胸，不理清浊，把扇望离宫一刮，烈火遍起，围住行者在洞中，被行者把一根毫毛，变做一个假的火中，自己走转洞中。见有些小妖在洞中看守，行者掣棒一发打死。魔头只说烧死行者，欢喜转洞，只见尸横满地，惊得忙入洞中去看。行者潜身藏了。魔头闷睡在案，行者魑魑的盗了芭蕉扇。五宝俱已到手，藏匿停当，复持棒一打。老妖赶得逃往压龙洞去不题。

行者放下唐僧与八戒、沙僧，将他洞中洁净茶米炊吃。欲行，忽见老妖统得压龙洞中众妖，又统外家亲戚狐阿七几个来战。此妖没有宝贝，怎是行者兄弟对手，把众妖一齐打死。四圣收拾行李正走，忽见路旁一瞥者，来取宝贝。行者细看，原是太上老君。行者叫声：“老仙何事！”老君遂见真形，说：“葫芦是我盛丹的，净瓶是我盛水的，宝剑是我炼魔的，扇子是我扇火的，绳子是我系腰的。那金角是我看金炉的童子，银角是我看银炉的童子。只因偷了我宝，走来下界为妖。阿七亦是狐狸精，今皆被你除去，可将宝贝还我。”行者道：“既是你老仙的，就付还你。”老君接宝上天。不知唐僧几时见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老君回归兜率宫，逍遥直上九重天；

唐僧四众奔西去，几时取得宝经旋。

### 唐三藏梦鬼诉冤

却说孙行者收妖，还宝已讫，四众又行多时，三藏凄怆感怀，道：“自离长安，寒暑四五年矣，怎么还不得到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宽心，此才出大门哩！”正言谈间，只见红日西沉。三藏道：“此处有一座大寺，可在此借宿。”四人径至山门外，见上写有“宝林寺”三字。四众径入法堂，与本寺僧人礼毕话完，僧人献上茶饭，整顿铺盖，伏侍四人就寝。

三藏睡至三更时候，梦中闻得禅堂外叫声：“师父救命！”梦中抬头一看，见是个含冤的汉子，是个帝王模样。三藏问，“你是何方人氏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乌鸡国国王，到此四十里。因前五年干旱，朕正欲祈求，忽有终南山来一道士，能呼风唤雨。朕请他求雨，顷刻大雨滂沱，朕得他救了生灵，因与他结为兄弟。过了两年，他思夺我荣华。一日，同到御花园中八角琉璃井边，他将朕推下井中，用石盖住，上栽一株芭蕉，他就变做我相。文武官人都不能辨，被他占去朕的江山。”三藏道：“你去阴司告他。”那人道：“他神通广大，四海龙王和他有亲，十殿阎王与他相好，因此无门投告。”三藏道：“这等，我亦无如之何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乃冤鬼，敢来见你，因夜游神一阵风送来，道我灾星已满。说你手下有个徒弟孙悟空，法力广大，可以收妖救朕。”三藏道：“岁月已久，文武官妃不信，纵我徒有手段。反说我等欺邦灭国，却不是画虎刻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有亲生太子，三年未曾入宫，妖人恐他母子论出长短。明日出山打猎，师父定然与他相见，可把我冤情说与他知。他若不信，我留下一件金厢白玉珪，此物可以为记。此是我生

---

离宫——皇帝在都城之外的宫殿。

魑魑（xì x）——暗中。

瞥（g）——眼睛瞎。

画虎刻鹄（hú）——画虎不成，反像天鹅。鹄，天鹅。

前佩的，今妖人三年没有此宝，他反说被求雨的道人拐去。你明日把此物与太子看，他自然听信，我今不敢等久，还要去宫中托梦与皇后。”言罢，三藏惊醒，原来是一梦。就叫醒行者，把梦与他详说。行者道：“我就与他报仇，”三藏道：“他还遗下一件金厢白玉圭为记。”行者道：“这等我有一计了。我拔下一根毫毛，变个匣子，装起此宝。我变作三寸长的小子，亦放在匣中，你捧在手中当堂坐下。我先引得太子来此参佛，他见你不起身，必然骂你。你就说不要骂我，我有宝贝在身，故不惧你。他必然问是何宝，你取出我来，我与他说了详细，然后以白玉圭为证。”师徒言谈不睡。

待至天明，行者别了师父，去乌鸡国中一看，果然妖气弥漫。行者正发感叹，忽听炮声一响，太子出山打猎。行者见他放了鹰犬，扣了弓箭，遂变做一白兔乱跳。被太子开弓一箭，行者把毫毛夹住他箭。太子见射中了白兔，星忙来赶。行者引至寺门，把箭插在门上，自己跳入匣中。三藏捧起，当堂坐下。太子赶至门口，见箭在门上，心中疑恐是神，进寺参神，嗔恼唐僧倨傲，不起身迎接，厉声大骂。三藏道：“我乃东土唐僧，身带有宝，故不跪你。”太子道：“有何宝？”三藏道：“我有仙童，能知几千年过去未来的事。”太子道：“你取来我看。”三藏忙开匣盖。行者跳出来。太子道：“这星儿能知甚事来！和尚说你可知过去未来。”行者道，“万事皆知，待我说与你听，你本是乌鸡国太子，五年前荒旱，你父王祈雨，终南一道士善呼风雨，你父王与他结为兄弟。这是有吗？”太子道：“有的。”行者道：“如今称孤的是谁？”太子道：“非父王而何。”行者哂笑不已。太子道：“如何只笑？”行者道，“人众不便言，”太子将人马来门外扎住。行者正色道：“坐位的是祈雨的。”太子道：“胡说！”行者将身一变，那匣不见了，却将白玉圭献与太子。太子道：“奇哉！”行者道：“莫漏去消息。我昨买宿，师父梦见你父王，说被他推在御花园八角琉璃井中，他变作你父王的模样，无人知识。故我特引你到此，诉此衷情，你既认得白玉圭，怎么不替父王报仇！”太子闻言，心伤疑惑。行者道：“不必疑惑，请回本国，问母便知真假。你只要单人独马进城，从后宰门到宫中见母亲，须悄语低言，怕走漏消息，你母子性命难保。”太子依说，吩咐：“人马在此扎住，我去就来。”此去不知有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鬼王夜谒唐三藏，悟空解化引婴孩；

太子闻言心怀虑，急回后宫问母娘。

## 卷四

### 孙行者收伏青狮精

那太子别了行者，往后宰门径进，至正宫娘娘宫内。娘娘前亦四鼓得梦，正在思忆垂泪，心上十分疑惑。只见太子跪在面前。娘娘急忙挽起，道：“孩儿，你三年被父王阻绝，不得见面，今因何事进来？”太子道：“母亲赦罪，孩儿敢讲。”娘娘说：“子母间怎么罪你，只管说来。”太子于是喝散宫人，问母亲三年前与父亲宫帏之事何如，三年后与父亲宫帏之事何如。娘娘听说，惊得魂飞魄散，道：“孩儿，我正在疑惑此事，你今听我道来：

三载之前温又暖，三年之后冷如冰。

枕边切切将言问，他说身衰力不兴。”

太子闻言，乃以父王托梦求救的事细说一番。娘娘亦曰：“我夜四鼓一梦，梦见你父亲说，求什么唐僧救他。今果有此事，你急去请圣僧扫妖救父。”太子复以白玉圭与母，遂急至宝林寺中请行者。只见行者在东廊下，摇摇摆摆耍子。太子近前，双腿跪下，道：“此事果真，望师父急救一救。”行者闻言，挽起太子，辞别师父。叫八戒于是夜二更时分，同去后园井中取尸。

二人驾云到园中芭蕉树边，听得土地发语道：“此尸已三年，我将定颜珠放在他口，故未损坏，只要一个下去驮起来。”行者听完，叱退土地。八戒把嘴开土下井，驮得死尸上来，径至宝林寺中，行者请师父吩咐八戒、沙僧看守死尸。他走太上老君宫中去求回生丹。

老君见他来到，道：“徒弟，谨看仙丹，那猴子又来了。”行者道：“我不偷你的，你有那回生丸，把几个丸送我。”老君道：“你要当饭吃，我一丸也没有。”行者听言，翻身就出。老君忙叫：“转来，你这猴子手脚不稳，不如把丸送你。”行者道，“你知得手段，何不拿出来？我与你四六分分也强。”行者得了仙丹，笑辞而去。急到宝林寺中，以仙丹放入死尸口中，须臾轱辘爬起，拜谢唐僧师徒。行者叫他佯作挑担的僧人。

四五人离了寺中，行至乌鸡国中。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等在后，待我向前答话。”行者领众等直到玉阶前，那妖魔正在殿上，问：“是何方和尚，见孤怎么不跪？”行者道：“我是大唐钦差僧人，在西天求经，我乃大邦天使，见你小国诸侯，理是如此，何言不跪！急换关文牒来，多把盘费送我出门。”那妖半恨，且把宝象国文关一看，召见牒上只有四个名字，今有五个人来，道：“你那行童必是拐来的，你好好供上姓名脚色，然后行牒。”行者向前道：“我那行童耳聋口哑，我来代供。”行者道：

“供状行童年且迈，耳聋声哑家私坏，祖居原在此间人，五载之前遭破败。天无雨，全斋戒，终南忽降全真怪，呼风唤雨显神通，然后暗将他命坏。推下花园深井中，阴侵龙位人难解。达吾来，功果大，起死回生转世界。要把妖人受灾殃，力扶真主接帝代。”

魔王听罢，吓得望空逃走。行者叫：“师父，请国王登位，指教他夫妻子女文武官僚相认，我去云端捉妖！”八戒，沙僧一同助阵，三僧正把那妖围住，忽然见文殊菩萨来到，叫：“行者莫伤他命，他是我坐下青狮，因乌鸡国王有三年水星之难，青狮去索他三年，你今收了此功，我领他转去。”言罢，那妖变了青狮，菩萨乘于背上回去。正是：

狮转玉台山上，宝莲座下听经文；

总是妖怪将人害，你是国王他是怪。

## 唐三藏收妖过黑河

却说行者三人转至朝中，见他君臣妻子相认已讫，师徒验了关文就行。那国王厚礼相谢，三藏却辞不受，两相拜别而去。

行将半月，又有一高山，山上有朵红云，直贯九霄，结聚一团火气。行者一见，忙师父下马，三人各执兵器围住。那妖在云中望见，说：“此僧人能识妖气，莫若善计图他。”遂变做一童子，吊在路旁，高叫：“师父救命。”三藏抬头一看，见是个孩童，就叫八戒取下他来，行者止之下听，那妖下树，诉出千般苦楚，道：“我住在前面松涧坡红家，因强人杀死父母，把我吊在此间，今得师父救下，衔环当报。只是我被强人打伤，不能走路。”三藏吩咐行者驮他，行者驮起怪物后，言道：“你这怪物，欲害我师父，说我不晓得。”那怪知行者识破机关，将身一提，重有千斤。行者因他变重，把他掼将下来，怪物脱去元神，掼死一个假尸，向前去呼起一阵狂风，把三藏摄将去了。

行者连忙赶来，只见八戒、沙僧，不见师父，三人遍寻不见，关通当坊土地，细问妖怪出处。那山前山后土地皆来叩头，报说：“此处叫做枯松涧，涧边有一洞，叫做火云洞，洞中有一魔王，是牛魔王的儿子，叫做红孩儿。他有三昧真火，甚是利害。”行者听说，喝退土地，吩咐沙僧看守行李，与八戒同进洞中去寻。

那小妖望见行者来到，慌忙报知魔王。那魔王吩咐小妖，推出五轮小车，排下五方，遂挺枪杀出。与行者战经数合，八戒助战，魔王走转，把鼻子一捶，口中喷出火来，一时五轮车子烈火齐起。八戒道：“哥哥快走！少刻把老猪烧得囫圇，再加香料，尽他受用。”行者虽然避得火，亦有些怕烟，二人只得逃转。沙僧见他二人败转，道：“二位哥哥先战，小弟看得分明，那妖手段亦只平常，只是多了那火。大哥莫若去借些水兵，克倒他火，必能取胜。”行者依言，往东海借得水兵三百，又杀进洞去。两下大战之际，那妖又放出火来。水兵涌波倾浪，竟不能灭他的火。

行者又收转众兵，复令八戒去请观音菩萨，不觉魔王在洞口，望见八戒，知他必是请观音，遂变做一个假观音，在海口等候。八戒不知真假，遂跪于座前，被他把索子捆了。带转本洞。行者见他去久不还，知他必是被妖捉获，遂吩咐水兵皆散，他自己径至落伽山，拜见菩萨，细陈前事。菩萨闻言，唤木吒到李靖天王库内，借取三十六把罡刀，呼行者拿着净瓶，一同来魔王洞口。菩萨叫行者去战，引他来到眼前，自有发落。行者进洞去战，菩萨把净瓶化作一海，三十六把刀化作莲花，菩萨坐于花上。那妖与行者交战，行者假作败走，妖怪赶来，行者躲于菩萨背后，妖怪把菩萨一刺，菩萨化作祥光，步入云端。妖怪见他去了，乃走在莲花朵上坐倒。菩萨解去莲花，现出刀尖。妖怪当痛不过，情愿摩顶受戒。菩萨遂与他刺头去发，医好刀口。妖物反说菩萨是个掩样法术，又抡枪望菩萨一刺。行者掣棒架住。菩萨就取出一个金箍一抛，遂变做五个，套在怪物身上，头载一个，四肢四个。菩萨将手按住行者金箍，念动咒语，紧得怪物地上乱滚。菩萨住口，怪物略略好些，又提

---

(zh u) ——从一侧或一端托起。

掼(guàn) ——扔。



枪来刺。菩萨见他心恶，把杨柳蘸一点甘露洒去，把怪物两手合拢，那妖不得手开，方去纳头下拜。菩萨即令木吒送刀上天，令行者倒干净瓶，她带童子三步一拜，拜转珞伽山。行者进洞，救出猪八戒和师父。

四众又行一月，忽见一道黑水滔天，并无舟楫。师徒正在感叹，只见那旁有一小舟。沙僧向前高叫：“梢子渡人。”那梢子原是水妖变的，遂把小舟慢慢摇将近来。八戒见船小，就说自己保他师父先过，叫行者，沙僧踏云。三藏果与八戒先过，船至中间，水怪呼起狂风，把小船沉了。行者望见妖气腾腾，知是水怪害师父，急令沙僧去寻。沙僧寻至水怪门边，见上写着“洛水神府”，闻那妖吩咐小妖，蒸熟唐僧，去请二舅爷来上寿。沙僧忍不住心头火起，掣起铁杖打去。那妖见是沙僧打来，拿起用鞭相迎，二人战到二十余合，沙僧寻个破绽，引他上岸。水怪不赶，只叫：“快去请舅爷来。”沙僧听得，急上岸说与行者知道。

二人正在猜疑舅爷是何人，忽见黑河水神拜求大圣，速些救命。行者问：“你是何神？”水神道：“小神是黑水神府。客岁五月，西海来一水怪，甚是无状，占了我水府，伤害我水族，望大圣救我一救！”行者道：“我也被他捉去师父、师弟，听得他要讲什么舅爷，不知舅爷是何人？”水神道：“西海龙王是他母舅。”行者听言，叱退水神，就驾筋斗至西海，撞见一个黑鱼精，捧着一请帖，被行者打死黑鱼，拿了帖子，径入龙宫去，敖顺龙王慌忙迎接，尊坐茶毕，行者道：“敖顺，你知罪吗？”龙王道：“小龙没有罪。”行者道：“你纵外甥捉我师父蒸吃，还说没有罪。请帖现在为证。”龙王闻言，惊得魂魄散乱，连忙跪下道，“那厮是舍妹第九个儿子。因妹夫行雨犯罪，被魏征斩了，舍妹无处栖身，是小龙带他到此，其余八个尽皆良善，各镇一方，只这厮不善，旧年才令去镇黑河，不料他作恶无方，有犯大圣。希饶小龙之罪，即令小儿去拿他问罪。”行者听完，挽起龙王，道：“这等亦不干你事。且饶你，可急去收剿此厮，救我师父、兄弟。”

敖顺就差太子摩昂，同行者领水兵去捉。行者别了龙王，同摩昂来至黑河，那小龙见表兄带水兵来洞，必非好事，就提铜鞭来斗。两下战经数合，被摩昂捉倒，绑见大圣，放下唐僧、八戒。行者道：“你救出我师父、兄弟，此怪你带转去叫你父王问罪，我不杀他。”摩昂带转水兵不题。那黑水河神得坐本洞，深感大圣之恩，就将上流挡住，放干了水，引唐僧师徒行过西岸。不如向后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
魔龙英雄今朝毕，水神自此镇里波；

禅僧有教朝西域，彻地无波过此河。

## 唐三藏收妖过通天河

却说师徒过了黑河，行至车迟国中。是国三五年前干旱，国王召请僧道祈雨。后有三精，变做道士：一号虎力大仙，一号鹿力大仙，一号羊力大仙，祈求得雨。国王因宠爱道士，废灭僧人。

大唐三藏师徒正欲进城改换关文，忽有一和尚，见他师徒进城，止他莫进去，道：“此国轻僧重道，恐遭道士赶逐。”行者不听，同师父、兄弟径至国王殿前，只见国王与道士同坐。行者近前道：“我乃大唐僧人，往西天求经，特到你国，换过文牒。”国王听说，已肯用印行文，那道士在旁说：“陛下莫听他诳言，岂有凡人能往西天，不可与他关文。”行者遂与道士争

辩。忽有荒旱表进，国王着退奏官，就要立坛求雨，说：“你二位不要争辩，求得雨者为上。若国师求得，再加封赠，僧人求得，发牒加赏。”言毕，国师先登坛祈求，雨势将临，被行者喝退雨神。国师只得下坛。行者登坛，念动真语，一时大雨倾盆。国王正欲发文，被道士止住，道：“求雨不见手段，我要和他隔板猜枚，高台坐禅，若他赢得，方放他去，”行者道，“我就与你斗法，”两下各显神通，猜枚坐禅，道士皆斗不过。虎力道：“我和你赌个头首，各持宝刀，斩下头来。”行者就拿宝刀先斩，被虎力差上神揭去，行者颈上就伸出一个头来，依原如相。虎力亦斩下头来，行者摘一毫毛，变做一只黄犬，咬去道士斩下现头，就生不出来，一时鲜血淋漓，变做个毛虎，一国居民骇视。

鹿力近前道：“我师兄该死，此尸被和尚儿做虎形。我还与他割肠洗肠。”行者听说，就将刀开腹，拿出肠肚，洗净放腹中，皮又合包如故。鹿力又把腹开，被行者又拔一毫毛，变做老鹰抓去，一时就倒，变成一个白鹿死了。羊力慌忙近前道：“大哥先被黄犬咬去了头，二哥被鹰抓去了肠，待我与牠油锅洗澡。”国王就令校尉烧起油锅，行者纵身跳进锅内，反复沐浴已毕；羊力亦下锅浴洗，念龙广赦咒，油冷如水。行者知他有咒，即令火德神咒起烈火，把羊力烧死。众校尉报知国王。国王哭道：“此你自己招非，实非朕罪。”行者上前道：“国王莫哭。此道士是三个兽精，只因你时运未到，还怕害你。今得我除了，实为大福，还要哭他怎的？”国王听言，酬谢唐僧师徒，即付关文送行。

他师徒别了国王，行经几月，又遇一道大河，河畔有一石碑，上写“通天河”三大字，又有十个小字：“经过八百里，亘古少人行”。师徒又遇天晚，不能渡河，转至一人家借宿，乃是车迟国元会县陈清、陈登家中，陈清兄弟正做个预修已完，只见四众进门，厚待斋饭。三藏承敬，问：“老丈，今设斋因着何事？”陈清垂泪答问：“敝处通天河边，有一感庙，每年要一儿一女祭赛，今年轮到我家，我与舍弟老年娶妾，我生得一男，年方六岁，名唤陈关保；舍弟生得一女，年方五岁，名唤一称金。要把我儿子与侄女去祭神道，故此大设预修，超度儿女。”师徒闻言，痛悼不已。行者道：“我救你也！”陈清道：“这怪甚是灵通，能识真假，就买别人童女也替不过，怎么救得？”行者道：“叫你令郎、侄女出来我看，我与兄弟脱换他相，替你祭神罢。”陈清闻言，叫出童女，行者与八戒将身一纵，行者变做男童，八戒变做女童，连陈清亦不能辨。行者、八戒复转原形，道：“变得象吗？”陈清兄弟道：“变得象！只怕师父不肯替。”行者道：“君子无戏言，岂有反悔。”陈清听行者准诺，叫合家拜谢三藏师徒。行者叫他：“藏了自己男女，把我二人照依往年，安排送入庙中，我自有区处。”言讫，二人变做男女。陈清把金盒盛着，叫家僮扛出去。陈家众人备办香纸，送入庙中，祈祷已毕，众人散去。

行者抬头一看，不见神像，只见一个金字牌，上写“李义大王灵位”。忽然阴风一阵，那妖走入庙来，盔甲戎装，森严猛烈。近前就拿行者来吃。行者与八戒现出原身，各持兵器赶上。那妖不曾带得刀剑，只是跑走。行者道：“我二人乃唐僧徒弟孙行者、猪八戒，你敢吃我！”妖怪听得名字，慌忙跳下通天河中。行者道：“兄弟莫赶，且向陈家去歇。”陈老、三藏正在打听消息，只见二人转来，陈家连忙献出斋饭，行者、八戒吃完，备以妖怪陈说一番。陈老极言感谢，言罢，各已就寝。

那妖被二人赶逐，回到水宫，说此祭祀被他灭了，必竟要害他师父报仇。想他必渡过此河，就心生一计，发起寒风，大雪滚下，把通天河冻结，厚冰上可过人，那唐僧在陈家睡起，吃了早斋，听说通天河冻结，辞别陈家，行至河边，果见冻结。四众一同过河，行至中间，妖撞开河面，三藏堕落水中，行者跳在云端，八戒、沙僧捞起行李、白马。行者按落云头，问：“八戒，师父捞得吗？”八戒道：“师父不叫唐僧，叫做姓沉名到底。”行者道：“这又是昨日那灵感妖怪摄去师父，我和你且把行李白马寄在陈家，再来寻取。”三人转至陈家，道及师父被难。陈家二老甚是惊恐。行者道：“老丈莫慌！此必是那怪嫌我灭他祭祀，故把我师父摄去。我行李白马寄在你家。我等去捉了此妖，和你这里绝断此祸。”陈老闻言，满心欢喜，忙献斋饭。三人吃完，各取兵器、径去河边寻师。不知怎么救得，且看下回如何。正是：

误踏层冰伤本性，大舟脱漏怎周全；

三徒同去寻消息，未知何日救师旋。

### 观音老君收伏妖魔

却说行者三人别了陈老，至河边寻师。八戒与沙僧下水，直至河底，见有一楼台，上写“水鼋第”。八戒知是妖怪居住，同沙僧杀进洞中。与那妖大战数合，八戒知不取胜，与沙僧卖个破绽，走出岸去。那妖乘风赶出水面，被行者一棒，惊得怪物复入水中。八戒、沙僧再去索战，只是闭门不出。行者知无计可施，径去请观音菩萨来降。

观音见行者来请，遂提花篮偕行者同到通天河边，以丝绦系着花篮，去下水中，念动真语，收起篮来，却盛得一尾鲤鱼。行者细问原因。菩萨道：“此是我莲花池中鲤鱼，不知何日走出成精。我今将篮盛他转去，你下去急救师父。”行者领命，救出师父。忽见水面浮出一个老鼋，实有四丈围圆，高叫：“师父四众，我渡你过河。”行者骂道“你这水怪，又来欺心！”老鼋道：“我非妖怪，我得你逐去妖精，今得取转水鼋第居住，深感你恩，故来渡楫。我若有虚情，此身就化做血水。”行者忙叫师父辞了陈家，叫兄弟收拾行李，承于鼋背，渡通大河。三藏上岸，合掌称谢。老鼋道：“我不要谢，只要你替我问问如来，我何时脱得本壳，换得人身？”三藏允诺，老鼋下水。

师徒又行不多时，又到一山。三藏在马上，见那旁有庵观寺院，叫行者去化斋饭，行者举目一看，忙叫：“师父，那座殿宇有妖气，必非人家。我去别处化来，你三众在此坐下，切莫乱动，”行者去后，三人不听他言，走在寺边去看。八戒叫师父、沙僧在外，他进门去化斋。八戒进到屋内，不见一人，只见桌子上有三件织锦直裰，八戒拿将出来，道：“师父，里面没有一人，止遗下此三件直裰，被我拿来。”三藏叫八戒送去还他，八戒不听，叫沙僧一同穿起。二人穿未完，就如绳捆一般，放声大叫，早惊动魔王，被他把三人一齐捆了，遂吩咐小妖，净洗三人去蒸不题。

却说行者化饭至原处，不见三众，举目一看，又不见那边先前屋宇，知那必是妖怪，把他三人摄去。正是感叹，只见几个土地跪在面前，高叫：“大圣爷爷，你师父、师弟被魔王捉去。”行者问是何妖。土地道：“此是金兜山，有一独角儿大王，他神通广大，你快去救他，少刻莫被他杀了。”大圣道：“我化得有斋饭，你众神替我收下，等我救出师父，献上与我。”行者

言罢，掣棒寻至魔王洞口。那魔王望见行者来到，即拿长枪来杀。交战数合，行者被魔王抛起一个白灼灼圈子，套去行者金棒。行者空手，只得跑转。他思忖无计，走上天廷，借得若干天兵来战，俱非这魔王对手。

行者说：“靠人不济，还要自己。”遂将身一变，变成一小虫，走入魔洞巡看。寻着自己金棒，私自藏在耳朵。又听得鬼魔说道：“不怕天兵，只怕老君。”行者得之在心，星忙奔入老君宫中，陈及妖事。老君遍寻宫中，原来走下一头青牛，带去金刚圈子，老君星忙与行者同到金兜山，令行者与他索战，战至中间，老君念动真语，高叫：“畜生，还不转家！”那怪听得主人声，还现出真形，被老君取了金刚圈，别了行者，乘牛而去。行者进洞，救出师父、师弟，四众又行。忽路旁高叫：“圣僧吃斋。”不知是何人叫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心猿使尽千般计，屡救师父脱难中；

观音提鱼回海上，老君乘牛兜率宫。

### 昂日星官收蝎精

话表路旁叫喊者，乃金兜山土地，递出行者先前所化的饭，与他师徒充饥。他四众吃了，别却土地，又趑步忙行。忽遇着一道小河，有一女梢子撑渡。渡过西河，上岸已毕，三藏叫口渴，令八戒河边取些清水止渴。八戒拿钵盂去取，三藏吃了一半，余者八戒吃干。行不多路，二人腹中疼痛，行者知是误吃凉水。只见路旁有一人家，四众进去借宿，有一婆子出来接进。行者备以吃水得疾之事，与婆子说明，那婆子道：“我国乃是女人国，只要吃了子母河的水就怀胎。今你师父吃了，亦是有胎。”行者道：“这等，怎么解得？”婆子道：“正南街有一解阳山，有一窟泉水，可以解得。只是今有一个如意真人管顾，去取泉者，要花红表礼相换。”行者道：“多少路去？”婆子道：“三千里路。”行者听说，叫沙僧取钵盂同去。

一霎时，到了洞边，果见有一道人。行者门前施礼。道：“我乃大唐僧人唐三藏大徒弟孙悟空，因师父得疾，特来求些泉水医疗。”道人听得，怒云：“你这厮无理！我乃牛魔王哥子，你前日赶逐我侄儿红孩儿，正要寻你报仇，还要讨什么泉水！”言罢，挺枪大战。沙僧见他二人鏖战，正在井边，取了凉水，叫声：“哥哥，泉水到手，莫与他战。”道人听得，心慌手乱，被行者棒打倒在地。同沙僧送泉水转至借歇人家，疗好师父、八戒。

四众又行，路走三四十里，早到西梁国中。三藏道：“徒弟落了馆驿，进去改换关文。”四众投下迎阳驿中。三藏与驿丞见毕，道：“我乃大唐僧人，往西天求经，今到你国，改换关文，相烦驿官与我传奏。”驿丞闻言，见三藏生得标致，遂进朝奏知女皇帝，女帝听讫，就着当驾官赉彩球招婿赘三藏。行者见有此事，先对师父问曰：“闻女帝要招师父，莫若将计就计，只说肯成亲事，但要改换关文，与徒弟往西天求经，关文到手，你说送我三人，送至城门，我使下定身法，把他众人禁住，我等扶你上马，可不两全其美。”言未完，只见当驾官到，三藏接过丝鞭，师徒一同进朝。

女帝带领多官出城，迎进殿上。三藏备以行者所言，对女帝详说。女帝闻言甚喜，即着光禄寺排宴，差着行官用符印毕，将关文付与行者。女帝偃着三藏，同三徒赴宴已讫，三徒告行。唐僧对女帝说：“我要送我小徒一程，嘱咐些心事。”女帝道：“贱妾陪伴。”于是一国文武拥护女帝，送行者三

人出城。行至城外，行者念起真语，把他众人定住，抢过唐僧上马。不曾行走，那旁闪出一个女子，叫一声：“三藏”，起一阵狂风，把三藏摄去。行者见师父摄去，解开定身咒，三众驾云寻觅。依着妖气，赶至一块大青石屏边，上写“毒敌山琵琶洞”，沙僧看守行李，行者、八戒打进洞去。

那妖正在调弄唐僧，忽见行者、八戒，遂挺三股钢叉大战。那妖放了什么倒马毒，行者叫头痛，八戒叫嘴痛，败阵走转。沙僧见二兄哀哀叫痛而转，三人正困无策。忽然头上一道金光，行者见是观音菩萨，三人一齐跪下，云及师父被难之事。菩萨道：“此妖是蝎子精，三股叉是他前脚，倒马毒是他后脚，甚是利害。你去上界请昴日星官，方能降伏。”三人尚未起头，菩萨化金光而去。

行者即去请昴日星官，请得星官一到，遂变做五六尺高的雄鸡，立在石屏背后。行者进洞，引出那妖，二人大战至中间，被星官高啼一声，那妖就现出本形。星官连叫三声，那妖死得没气。行者又将一棒打烂，星官脱却鸡形升天。行者救出师父又行。不知向后怎的，且听下回如何。正是：

割断尘缘离色相，推开金海悟禅心；  
三藏若非无神定，怎得生命转帝京。

### 孙行者被弥猴紊乱

话说师徒离了琵琶洞，行至一山，遇强人挡路，要讨买命钱。被行者掣起金棒打死两个，余皆逃散。三藏痛骂“泼猴狠毒”，说辞他转去。行者道：“我千磨百难，只是因你，缘何又要辞我？”长老闻言，忍怒又行。只见天色已晚。四众同转人家借宿。幸遇门前一老者，三藏近前唱喏，哀求借宿。老者允诺，四众同进，斋毕就寝，睡至五鼓。

原来此老有一儿子做强人，被行者逐散，此时聚伙回归叫“开门”。老者起来开门，众强人皆进，就见有一白马，忙问：“此马是何人的？”老者说：“是大唐僧人的。”那强人闻言，大喜道：“那厮打死我头目，今遭我手。”老者听得此言，欲行方便，道：“列位且进后堂，莫惊醒他们。”众人皆进后堂。老者叫醒四众，说道：“我有一儿子不才，业与贼人为友，今带一伙强人回家，说要害你师徒，你四众快走。”三藏闻言，道：“我不曾谢得长老，请问高姓，容后补报。”老者道：“我姓杨名善，你且莫问我，四众快走！”于是师徒收拾出门。只见强人来寻，不见马匹，星忙赶上。被行者掣起金棒，一顿打死。惊得三藏堕马，连念紧箍咒，把行者紧得眼胀头痛。行者连声哀告，叫“师父莫念！”三藏住口，骂：“你快回去，莫作恶多端，明日误坏我事。”行者哀告不去。三藏又要念咒，行者只得驾筋斗而去，驻在云端，道：“我得师父救命，一日不忍舍割，还要去见他。”又按落云头，跪在马前，三藏又念咒语，行者只得走退，好行者！还不变心，又去珞伽山告诉菩萨，以三藏责他的事，逐一陈上，菩萨道：“你且住我台下，唐僧不日有难，少不得又来寻你。”

话分两头。却说三藏赶去行路，肚中饥渴，令八戒化斋饭，去得好久不见回转。又令沙僧去催。三藏一人坐在草坡，饥渴焦躁，忽然响亮一声，只见行者跪路在旁，递上一杯凉水。三藏不吃，又念动咒语，被行音抡棒向背

后一下，三藏闷倒在地，把行李一手提去。八戒、沙僧转来，见师父闷倒在地，二人慌忙救转，扶往前村人家借歇。三藏说：“偶被行者打倒，拿去行李。”八戒、沙僧喝骂：“泼猴不良！”三藏道：“我与八戒权此人家借住。叫沙僧去水帘洞，将好言和他取转行李。”

沙僧领命，驾云行至洞中，蓦地进去。见行者打开包袱，取出关文细看。沙僧忍不住，叫了一声：“师兄！”行者道：“贤弟到此何干？”沙僧道：“师父令我来取行李。”行者道：“行李不还你，我今又寻得一个唐僧，我又有了兄弟，我明日起程，也去取经，你若不信，我请师父你看。”果然后堂叫出三个：一个唐僧，一个八戒，一个沙僧。沙僧见自己假形，就掣宝杖打死，径跑珞伽山见菩萨。

去到菩萨台前，正欲告诉，又见行者在旁，就掣杖一打，行者敛身让过。菩萨喝住悟净，道：“有话但说，缘何动手？”沙僧跪下，一一诉出上项等事。菩萨道：“你莫屈他。悟空这几日在我身旁，半刻未离。”行者闻得此言，就辞了菩萨，与沙僧同去水帘洞看。二人来到洞口，果见有一假的。两下掣棒相持，沙僧不辨真假，无以助力。回见师父，把打师父的假行者详说一遍，“后我就到观音菩萨台下诉说，又遇真行者，我复与真行者同转洞口，他二人真假相持，我不曾取得行李。”八戒闻说，知他二人必斗出洞外，“待我趁风去拿行李。”八戒驾云而去不题。

说那两个行者，打至天宫、地府、观音座前，众神皆不能辨。后打至如来佛前，方被如来识出。适然观音又到，乃言出此事。如来道：“此假行者，乃是十类外种，有四个妖猴，一名灵明石猴，一名赤尻马猴，一名通臂猿猴，一名六耳弥猴。此变行者，正六耳弥猴也。”那妖听说就走，被如来举起钵盂罩倒，除了此精。叫观音送行者去见唐僧。须臾，菩萨带行者到唐僧歇处，吩咐唐僧收留行者，复变金光而去。三藏正送菩萨，又见八戒拿行李回转，道：“水帘洞果有一个假唐僧、假八戒，被我打死，拿转行李。”言罢，四人又行。不知向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，正是：

中道分离乱五行，降妖聚会合元明；

神归心舍禅方定，方识祛降丹自成。

### 题圣印弥勒佛收妖

却说四众又行，忽至火焰山，师徒不能过去。幸有土神发语，指教大圣去翠云山，与牛魔王借芭蕉扇来一扇，可以熄得此火，大圣道：“他被我逐去孩儿，怕他不肯。”土神说：“魔王今不在家，你变做魔王去拐。”行者叱退土神。变做魔王，径至翠云洞，拐那蕉芭扇。不觉魔王抵家，闻得行者拐去扇子，星忙赶至中途，多得天神地祇助功，得了扇子，扇开火焰山。径至祭赛国金光寺安下。

只见本寺塔下几个僧人，身带枷锁叫苦。三藏审问因由，那僧人道：“我寺这个宝塔，当年放光，外邦俱皆仰望，历来进贡，不觉前三年，忽下一阵血雨，此塔无光，外邦不贡。我国君王吃恼，说我僧人偷去宝贝，塔故不光，把我一寺僧人，俱已打死，只有我这几人未死，常时打限取招。我等实不知来由，如何招得！”三藏闻言，令行者上塔去看。行者上至塔顶，只见有二

---

尻(k o)——古书上指屁股。

妖精，被行者拿倒，带下塔来，审问原因。那妖道：“我是黑鱼精，一个鲑鱼精，因乱石山碧波潭万寿龙王招得一驸马，先年游行至此，大显法力，下了一阵血雨，污了宝塔，偷了塔中舍利子佛宝，在龙宫放光取乐。他说不日齐天大圣至此寻宝，着我二人来打听，不料遇着师父。”行者听完，叫师父一日进朝，换过关文，说明此事。

四众带二精进朝，面见国王，先已倒换关文，然后以偷宝之事，一一陈说。国王闻言甚悦，即时赦却金光寺中僧人，又托行者、八戒去龙宫取宝。行者、八戒带得二十小妖，驾云而去。行者至龙王门首，先把二妖割耳割鼻，放他进去通报。小妖报知龙王，驸马领兵来战。行者提棒，八戒暗助。驸马败阵，走入龙宫。龙王披挂抵敌，被八戒一钯凿死。驸马怒气赶来，现出真形，乃是九头飞禽。八戒引他上岸，二人大战，适然撞着二郎出猎，行者忙叫助阵。被二郎一弓射死鸟精。行者谢了二郎，去龙宫取了宝贝，带见祭赛国王，把宝还于塔上。四众领关文又行。

过了八百里荆棘山，又遇一阵阴风，把三藏摄进石崖。有六个老者，二女子：一号十八公，乃是松树精；一号弧直公，乃柏树精；一号凌空子，乃桧树精；一号拂云子，乃竹竿精；一号赤身鬼，乃枫树精；一号杏仙郎，乃杏树精。女子乃丹桂、腊梅。把三藏昏迷了一夜，得行者、八戒寻至，将此树精一齐打死，救醒三藏。

又行多月，遥望一座高山，三藏忙问行者，行者道：“象似雷音寺一般，只是又有妖气，恐是妖怪变的。”三藏闻说雷音，就不顾妖怪，星忙策马向前。八戒、沙僧后跟，行者止之不住。三藏到山边，果见寺门上写着“小雷音法堂”，果有佛祖。三藏同八戒、沙僧一齐跪下。只有行者晓得，掣起金棒，望妖佛一打。忽然跌下一铙钹，把行者罩倒。妖现本相，道：“此是小西天，我是黄眉大王。”喝令小妖，把三众捆了不题。

却说行者罩在钹下，千方百计，不得出外，遂呼动伽蓝、揭谤，叫他上天救助。伽蓝等神取上界二十八宿来至，方救出行者，打破金钹。惊动老妖挺枪来战，众天兵一齐对阵。老妖手段高强，腰间取出一匹棉布抛起，把行者、天兵都包在布中，老妖收兵转寺，将行者、天兵吊在梁上。被行者使个遁法，脱下己身，然后放出师父三众，天兵众神。不觉惊动老妖，领兵追赶，又抛起布来，被行者先见走脱，把天兵、师父又捆进寺去。那行者正因无策，忽见一道金光东来，弥勒佛祖亲至，叫：“悟空莫忧，我来救你。此妖是我台下黄眉童子，偷去我的人种袋，故此善能装人，又偷去我钹子。你今去与他交战，我化一所瓜园在此。你引他赶来，你遂变做一瓜，我摘你献与他吃，然后由你摆布。”行者依言去战，不知佛祖念了甚咒，那妖果一直赶来。行者变做一瓜，弥勒佛摘与妖吃。行者进他腹中，就翻搅起来。那妖疼倒在地。弥勒现了本形，取去布袋，得了金钹，方叫行者出来。叱转黄眉童子本形。行者深深拜谢，弥勒带童子化金光而去。行者救出师父、师弟，放出天兵，两下分别各去。不知几时得见如来，且听下回说话。正是：

无挂无牵逃难去，消灾消瘴脱身行；

只因圣朝求经卷，受尽几多苦与刑。

### 三藏过朱紫狮驼二国

话表四众过了小雷音寺，来至一岭，有三百里无路。乃是一条污秽坑土，

名稀屎洞。忽遇大蟒拦路，被行者掣棒打死，八戒变出猪形，把嘴掉开秽物，引师父三众过了稀屎洞。

行至朱紫国中，师徒进朝，倒换关文，正遇朱紫国王因折凤得疾，行者采药医好，细问国王因何失去王后。国王道：“朕三年前与妃子在御园赏花，忽然昏迷，有一什么太岁将我王妃摄去，因忧成此病。”行者闻言道：“我去拿此妖来，与你取转王后。”言未毕，驾云而去，那国王惊骇不题。

却说行者寻至麒麟山獬豸洞，高叫：“我是朱紫国来取王后娘娘的！”那妖挺枪来战，战经几合，腰间取出三个金铃：一个出沙，一个出火，一个出烟。杀败大圣，转洞自叹道：“摄来朱紫国王的王后，不知他身上怎么尽是刺荔，并未做得半刻夫妻。今又差人来取，被我战退，且放下金铃，略睡片时。”不料行者败阵不忿，变一个苍蝇，飞在老妖背上，一句句听得仔细，见他放下金铃，昏迷睡着，遂变出原形，盗去金铃。早惊醒老妖，蹶足赶上。行者把金铃摇动，烟、火、沙齐出。老妖怪无处躲逃，忽见观音菩萨来救，高叫：“悟空住手。”行者慌忙跪接，菩萨道：“此妖是我座下金毛吼，因看守神失职，走出此妖，我今喝转他原形，你将金铃挂在他项下。”言毕，妖见真形，菩萨带回南海。行者进洞，救出王后。又忽见张紫阳仙真来到，高叫悟空，道：“王后身上衣服是我的棕团，怕妖淫他，我故把贴在他身，变成刺荔，今他难星已满，叫他脱下衣服还我。”两下交付已毕，行者带王后还于朱紫国，以妖精、菩萨、仙真之事，说与国王。国王听说，深欲厚谢。三藏师徒不受，只领关文又行。

四众行了几日，三藏道：“今日天晴，我自己去化斋吃，你等在此坐下。”众徒不敢却。他一人行至盘丝岭，岭下有一洞，洞边有一濯垢泉，七怪正在浴水。望见三藏来到，遂把洞化作茅庵。三藏只说是人家，径自进去化斋，被七怪放出丝绳，将三藏绑住，又去浴水。那行者、八戒正来寻师，却见七怪在水浴洗，把衣服放在崖上。行者知是妖怪，变作老鹰在树，听得那妖道：“洗完去蒸和尚。”行者心中就恼，把衣服一应抓去，八戒见行者抓去衣服，他就变一泥鳅下水，在那女怪阴户口左冲右撞。七怪当痒痛不过，只得上岸，各跑转洞中。吩咐七个虫精，叫做蜜、蚂、蝉、蝎、蜡、蜻七虫，把守洞门。七怪逃入黄花观。

这行者三众来教师父，只见七虫在门，被三众打死，救出师父又行。却走到黄花观，只见有一道相迎。方才坐下。忽听得后堂叫声“师兄”。道士进去，见七个女怪道：“此四个和尚，正是先前追逐我的，望老兄念同窗之情，替我报这些仇也。”道士依言，即以毒药献茶内。适然行者出去放马，把三藏、八戒、沙僧一齐毒倒。行者转来，见害倒三众，即掣金棒，把道士乱打。那些女怪又放丝绳，要捆行者。这行者摘七根毛，各变本相，执金棒把丝绳连搅，只见搅住七个蜘蛛。行者收上毫毛，将七个蜘蛛尽皆打死。那道士奋勇报仇，与行者大战。早惊动十花洞篾篮婆，使一法术，降伏道士，却是一条蜈蚣精。行者忙问：“助阵者谁？”篾篮答道：“我是昂日星官之妻，我是鸡母王，故能伏此蜈蚣精。我有仙丹在此，你拿去救转师父、师弟。”付丹已毕，遂驾云而去。

行者救转三人，烧了观宇。师徒又行，倏到狮陀国。原来此国君臣被三个妖魔吃了，占坐此国。他师徒不知，进城去改换关文，被魔王一齐绑倒，吩咐小妖蒸熟来吃，行者使一个缩身法子走脱，去西方拜见佛祖，详说师父被难。如来闻言，领文殊、普贤同至狮陀国收妖。先令行者引战。行者提棒



进城，那三妖合力杀出，被文殊、普贤念动咒语，收了青狮、白象，各跨坐下。如来收了大鹏金翅鹞。三妖既除，佛归西天。行者救出师父、师弟，四众趑步西行。不知向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真经必得真人取，意缓心劳总是虚；  
若非诸神相护拥，凡胎焉能得到西。

### 三藏历尽诸难已满

却说唐僧师徒行至比尼国，闻说国王宠爱一新妃，纵色过度，元神消瘦，请得二真人炼丹，要孩儿心肝调药，一国孩儿皆遭殃。三藏闻言垂泪。行者道：“师父莫哭，此道人必是妖精，我和你进朝去换关文，定要识破此事。”二人进朝，投下关文。只见国王、新妃同道人并坐，正要活取孩童心肝。行者且不换关文，忙骂道：“妖道无知，你惑君害民，罪孽何深！”将欲举棒，那妖化阴风，把新妃一起摄去。国王忙问原因。行者道：“我是大唐僧人，到此改换关文，见你被二妖迷惑，我今识破计策，他化阴风而去。”国王道：“你识认妖，可捉得吗？”行者道：“我立时就拿个。”言毕，遂驾筋斗而去。

且不说一国君臣惊骇。只说行者随阴风赶去，起至草坡，与二妖大战三合，被行者一棒打倒，却是一个白鹿精，一个白狐精。行者带二精回见国王。国王又愧又喜，深感行者除妖救民。欲留师徒坐宴。三藏坚辞，换过关文又行。

不多日，投宿禅林寺。忽有一女怪，把三藏摄去。行者挺棒蹶赶，赶至一洞，名曰陷空洞。那女妖忽跌下一个腰牌，被行者拾起，见上写“李靖天王幼女”。行者得了此牌，径上宝德关见李靖天王，责他闺门不紧，纵放幼女为妖。天王茫然不知，适哪吒言曰：“父王缘何忘觉，此妖是向日孩儿在阵上捉的金鼻白毛鼠，父王令孩儿莫杀，后以幼女呼之，此必是他在下界为妖。待孩儿同行者去收伏妖精。”言毕，二人即驾云来至洞口，行者向前引战，后被哪吒擒倒，解转上界问罪。

行者救出师父，四众日夜星驰，走过钦法国，又至隐雾山折岳连环洞。有一南山大王挡路，要拿三藏。被行者变做三藏，把三藏化作行者。魔王误捉行者进洞，把他绑在梁上，忽然睡着。被行者松了绑索，掣起金棒，打死老妖，乃是一个艾叶花皮豹子。一洞小妖被行者打死。

又保师父前行，到了天竺国凤仙郡，安歇暴纱亭。忽被豹头山虎口洞一妖，把行者三人兵器摄去。行者虽神通广大，无了金棒，亦无措手，正在踌躇，忽见妙岩宫太乙救苦天尊叫声：“悟空，我来救你也！”行者星忙哀告：“万乞老仙一救。”天尊走至洞口，高叫：“金狮速现真形。”那妖听得主公喝，慌忙现出原形，乃是九头狮子，被天尊骑于胯下，取出三件兵器，付还行者兄弟。天尊跨狮升天。三藏师徒离了凤仙郡，过了玉华城，一路平安。

又到金平府慈云寺住，正值正月十五日，本寺僧人留三藏观灯。是夜同三徒与本寺僧人游至一桥，那桥名金灯桥，桥上有三盏大灯，其香异常。三藏问僧人曰：“此灯是谁人家的？”僧答曰：“此是居民良善，每年要三缸酥油燃灯。今夜三更时分，佛祖来此受灯，其年大熟。”言未毕，一阵风响，众人皆散。僧人邀三藏转寺，道：“佛祖来也！”三藏道：“正要参佛，今夜他来，我岂避他。”三藏辞僧先转，他与三徒在桥等着。只见三尊佛来，

三藏星忙下拜。三佛将灯熄了，把三藏摄去。行者随后赶上，遇着四值功曹，解有三羊。大圣骂道：“这野神不护师父，且来赶羊？”功曹道：“我解三羊，与你师父开泰。你今师父被青龙山玄英洞三个妖精，假充佛祖收灯，把你师父摄去，你去青龙山救师父莫迟。”行者闻言，叱退功曹。只见八戒、沙僧又到。三人打进洞去，只见三个牛精，带一伙小牛乱跑杀来，又把八戒、沙僧捉去。行者见是牛精，必要本宿方能降伏，即去上界请得角木蛟、斗木獬、奎木狼、井木犴四星，同至青龙山，与牛精大战。牛战不过，奔入西海。西海龙王敖广，与太子摩昂，领水兵助战，把三头犀牛收服。行者谢了天兵、龙王，救出师父。

行到布金寺借歇，吃斋已毕，夜同一年尊长老在后堂坐下，三藏忽闻悲哭之声，问僧曰：“何处有哀声？”老僧叫退众人，密与三藏语曰：“去年春月，不知何处来一女子，昏迷在我后堂。他说是天竺国王之女，被风摄至此间，叫小僧送他回去。小僧没有力量，恐反招灾祸，故把一间空房歇他，叫他装做疯疾，使我众徒不敢犯他，每日递饭他吃。此事实难处决。老师大邦圣僧，明日进天竺国，望乞替我明白此事。”言毕就寝。

天明行到天竺国中。原来那国王旧年与王后同公主在御园赏花，被一怪把公主摄去，变做一假公主，在朝一年。今知得唐僧到国，欲求元精，故屡奏国王，立彩楼于十字街头，抛鞭招婿。适然师徒到国，倒换关文，那怪知得，一见三藏，就把丝鞭抛入三藏袖中，吩咐众宫人把三藏拥上金銮殿。国王看三藏仪容俊拔，就令阴阳官站班，叫三藏与公主同拜天地。行者见公主头有妖气，知是精怪，念动真语，把众文武定住，他上前扭住怪女，道：“这泼妖！你欺瞒国王犹可，缘何又贪我师父元阳，着我金棒！”那怪脱下衣服，拿起砧杵，与行者交战，被行者赶得无路逃躲。忽见嫦娥高叫：“悟空，饶他命！”行者道：“玉女因何救他？”嫦娥道：“此妖是我月中玉兔。因向日搗药不精，被我贬他下凡，不料他偷我砧杵为妖。我今收他回去，你饶他命。”行者道：“玉女分上我就饶他。”嫦娥喝转玉兔原形，带回月宫。行者转见国王，叱退多官定身咒语；以玉兔事对国王详说一遍，又云公主现在布金寺内，叫国王着车驾迎进京。

且不说国王迎接公主。却说三藏领过关文，离了天竺国，行到铜台府地灵县，投宿一斋戒人家，姓寇名洪，一子寇梁，欲留三藏师徒久住。三藏计算行程，已离家十四年矣，岂肯久住。催促三徒，急离寇洪之家不题，却说一伙强人，是夜打劫寇家财物，打伤寇洪。其子寇梁进县告被失状，县官差官兵同寇梁四乡捕拿。不意三藏离了寇家，转在一破庙住宿，忽闻强人说道，打劫寇家财物，来庙分赃。被行者打退强人，收起财物。三藏说：“我和你深沐寇家恩爱，可将此财物送转他家。”言罢，四人出门，只见官兵来至，寇梁见了财物，叫起捕兵，把唐僧四众捉倒。不听分辨，竟送县官勘问。适然县官迎接上司，且把唐僧师徒收监。

行者知道师父难星将满，只有今夜一夜难星，他故不显神通，陪师父同坐一夜。三更时候，吩咐众土神去县官府面前与寇梁面前托梦，说：“我师徒打退强人，送转财物，反被累赘。叫他明日速速发放。”土神领命，二家托梦去讫。不觉天晓，县官正要发放四僧，又见寇梁送进解状，也要救出四僧。于是师徒脱难，径上雷音。不知见佛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地洞能存凶恶事，天高不负善心人；

逍遥稳步如来佛，只到灵山极乐门。

### 三藏见佛求经

话表唐僧四众脱难，来到佛地，胜境非常，经声载道。三藏马上舒怀。行者言曰：“师父，遇见假佛尚且下拜，至此怎不下马？”三藏闻言，慌得翻身跳下。早见一仙童，迎入玉真观，有许多仙真皆来相见。本观安排茶饭，款待已毕。令仙童烧汤与圣僧沐浴净身，天明上灵山参佛。三藏坐禅，等到天明，众僧指引他师徒到了凌云桥。只见一梢子撑一只无底船来接。行者知是佛祖替师父脱凡，就先跳上船。三藏见船无底，不肯上去。行者叫八戒、沙僧，同扶师父上船。三藏方才上船，落脚船底一沉，行者慌忙扯起，三藏犹且报怨。行者道：“师父莫怨，此是佛祖替你脱凡胎。你不信，下流尸骸是何人的？”三藏举目一看，正将垂泪，船已到岸。行者忙扶师父上岸已毕，船果不见。三藏于是欢悦。

四众直至灵山上，到了雷音寺，四众躬身而进。只见两旁四金刚，八菩萨，三千揭谛，十八伽蓝，如来坐在中堂。三藏带三徒一一行礼已毕，呈上求经文牒。如来看完，开怜悯之口，言曰：“弟子听言：你东土物广人稠，多贪多杀，多淫多欺，不遵佛教，不向善缘，故皆堕落幽冥，变成物类。虽有孔丘仁义之教，怎奈有放辟邪侈之徒，总难超脱灾孽，我有三藏真经，一藏说天，一藏说地，一藏度亡，共三十五部，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篇，诚修真之经，正善之门。”遂吩咐阿难、伽叶引唐僧师徒去经库领经卷。不意阿、伽二尊者要唐僧讨人事。三藏道：“没有。”二尊者道：“白手怎能取经！”行者放声道：“我与你见佛祖。”二尊者忙止住，道：“我是戏言，你来领经。”三藏连忙向前接经，一卷一卷包裹停当，转交二徒。

三藏转至佛前及各菩萨一一拜谢已毕，四众登程回转。幸那经库阁上有一尊燃灯古佛，见二尊者以假经付与唐僧，心甚不忍，忙差白雄尊者赶唐僧转来，取过真经。他四众未转多路，只听一阵香风，半空中一双手来抢去马上经卷。行者连忙赶上，只见经本落地，都是白纸。三藏啼哭不已。行者道：“师父莫哭。此必是阿、伽二尊者未得人事，故以假经谎我，此抢经者必是何神指教我等，转去见佛神。”四众一齐转至佛前，评说二尊者付假经之故。如来道：“经果不非传，经果不非付。待我与二神说过，叫他付你真经。”三藏得了真经，师徒拜辞如来。

方转出寺门，观音合掌拜佛祖言曰：“当日世尊命弟子到东土寻取经人，限五千零四十日要真经到东土。今他走了一十四年，算来只少八日，他步行怎生得到？望我佛祖赐他步云转国，方不过限。”如来闻言，即命部下金刚驾云送他转京，交付经文，领他四众复转西天。金刚领法旨出门，高叫：“取经僧人，我领如来法旨，引你回东土。”三藏闻言，依着金刚，行了一步，在云端径回东土。但不知回东土怎么出脱真经，再看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
见性明心参佛祖，功完行满即飞升；

来时凡骨凡胎重，回去身轻脚亦轻。

### 唐三藏取经团圆

却说金刚送圣僧去后，那揭谛、功曹见观音菩萨，言曰：“向日我等承法旨，暗护唐僧取经。今功成完满，将他灾难簿呈还菩萨。”菩萨看簿，见路走十万八千，难逢八十次，还有一难未了。即忙吩咐功曹、揭谛，去叫金刚，把他放在通天河西，再难他一回，再驾云送他回京。功曹、揭谛领命前去，与金刚言毕上项等事。

忽然三藏师徒堕落通天河西。四众骇然。行者道：“来时得老鼋渡过，正在此河边。”言未毕，只见老鼋叫：“师父，我来渡你。”他师徒仍旧踏上老鼋背上。将到东岸，老鼋问曰：“师父，替我问如来寿数吗？”三藏茫然无对。老鼋知他未问，就将身沉下水去。原来他徒弟白马，俱能浮水，只有三藏，见今亦脱凡胎，被八戒一手挽住，只是湿了经卷。他师徒取在石上一晒，不觉经尾粘破。至今《本行经》不全，职此故也。三藏哀叹。行者解曰：“师父莫忧，此正造化忌全之说也。”言毕，只见金刚又来，驾云送他师徒东行。

岂知太宗自唐僧去后，在西安关外建一座望经楼。太宗正出朝登楼，忽见三藏师徒正到。金刚道：“汝等下界，待我在云端等汝，复回西天。”言毕，四人从空而下。多官报知：“陛下，圣僧回也。”太宗亲自下楼迎接，乘龙车同三藏进朝。太宗坐殿，唐僧师徒跪在丹墀。帝问曰：“此三人何也？”三藏道：“贫僧路上收的徒弟。”朝拜已毕，太宗赐僧坐下，问：“有经卷吗？”三藏令三徒取出经卷来献。三藏接过递与太宗。太宗见此经毫光灿烂，甚是欢喜。又见他三徒相貌异常，问：“此三僧，何处人氏？”三藏曰：“大徒弟姓孙名悟空，二徒弟姓猪名悟能，三徒弟姓沙名悟净；此白马乃西海龙王之子小龙是也。小僧在路，多得三徒法力，多谢此马劳苦，多得三界四府神人扶侍，路走十万八千，灾逢八十一回，时光度过十有四载，方能取得这三十五部正真经。”太宗闻言，惊骇称谢，令光禄寺开宴款待四众，亲递御酒三杯。

宴罢，唐僧带三徒回转洪福寺，参谢当时师父诸佛，行礼未毕，急闻太宗宣四众到雁塔寺看经。他师徒才到雁塔寺中，只见太宗带多官在寺等候。三藏一到，命各寺僧人抄出经文，原本付御库收藏。唐僧正将开坛诵经，听得金刚催转西天。于是师徒四众连白马一齐登云而上。太宗与多官望空拜谢。

且不说太宗另召僧人，再做水陆大会。且说金刚领众师徒回转西天，参见如来，将法旨金票销缴，如来叫唐僧近前受职：“汝原是我二徒弟，名唤金蝉子。只因不听讲法，发汝转生东土，令汝取经，普化世人。今成功果，升汝为旃檀功德佛。孙悟空忠心救师，升为斗战胜佛。猪悟能挑担有功，升为净坛使者。沙悟净看马有功，升为金身罗汉。白马驮负圣经有功，升为八部天龙王。”四众、白马谢恩退班。惟白马起身，即去皮毛，变成金龙，绕在佛堂柱。自是我五众皈依正果，位入仙班。后有钦遵佛教者：

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。

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

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

愿生极乐国，惟此报一身。

---

职——由于。

丹墀(chí)——古代宫殿前的石阶涂成红色叫丹墀。

旃(zhān)檀——古书上指檀香。

## 玉帝设宴会群臣

却说隋朝炀帝临天下。忽一日，玉帝降下玉旨，在三十三天兜率宫设宴，会浮天君、张天君、许天君、立天君、葛天君等。众天君得旨，各各依次而到。朝见山呼毕，玉帝曰：“孤立极有五百劫，昼夜勤劳。细观孤之中天，不如西方之万一。今会卿等，欲图一路而得往西方境界，脱离劫数，听佛说法，则孤万无忧也。欲行不能，今会卿等能代孤设得一路者，卿之功也。”众真君奏曰：“在凡修仙七世，并无破戒，方为陛下。在凡入道九世，先要破戒，方转西方。陛下原是修仙，安能入得西方？欲脱生死，不免去凡胎出家修行，方能成佛。如其不然，则不能也。”玉帝闻奏，不觉放声长叹，便有思降之意。忽见对面有一金花树，毫光灿灿，有金花起。玉帝问曰：“前面是什么毫光闪闪，令人可爱。”葛天君出班奏曰：“此非别物，乃是南方巽宫九重天外，刘天君家内，有一金花树，其名曰接天树。其树能聚诸宝贝，此是宝光起，方才有金光照耀。”玉帝闻奏，即宣南方火德君进朝，命去刘天君家讨此天树。众臣退朝，星君谢恩出朝，直往南方巽宫刘天君家讨接天树不题。

却说刘天君正坐之间，忽见使到，接入坐下。刘天君问曰：“使命大人至此，有何旨意？”星君曰：“圣上设宴，忽见贵宅宝树，毫光闪闪，圣上爱之，命下官造府，要讨此物。”刘天君曰：“要此安敢不从？但吾世代接续有此树，树中有七宝常时而出。圣上若要此树，恐动之，七宝散去，不会有光，又恐不发。其实无用。烦使命大人回奏玉帝，免致害却此物可也。”使命闻言告退，回奏玉帝，奏明前事。玉帝闻奏，大怒言曰：“吾为一天之主，倒不及刘天君家有此树，能生七宝，光现照人，妙不可言。”又问众臣曰：“其树要何人常得享用？”众臣奏曰：“此树惟有刘天君家子孙方得管理享用。”帝闻奏。忽然失声叹曰：“如何能得到他家做个子孙，得享用此物，孤心足矣！”众臣听罢玉帝之言，个个大惊，出班奏曰：“圣人不乱言。圣上既出此言，必当改位投胎。”玉帝心意，只想那接天树，不顾降生之苦，亦答曰：“依卿之言，孤去则谁为主？”众臣又奏曰：“陛下三魂化身，当指一魂化身，去降生投胎。”玉帝闻奏，听说要他三魂指一魂去，不觉下泪。众臣奏曰：“陛下圣言一出，安可食之？无信不立，陛下宜速发旨。”玉帝曰：“虽孤今日指一魂化身降生，何日完之？”众臣奏曰：“陛下勿忧。功成完满，依旧还原。”玉帝只得指一魂化身，众臣各起一道金光，直送往刘天君家去降生不题。

却说刘天君与红莲公主在后花园赏玩，偶见一道金光自天心而降，内有四门天王、八大金刚、九条青龙随行，捧一个金盘，盘内捧着一个孩儿前来，直到园中。公主问刘天君曰：“此是什物？”刘天君曰：“必是一大贵人有难，欲投胎托生者，我与夫人当拜之。”公主听夫之言，即焚点好香，二人虔诚礼拜。只见金光渐渐而近，投入公主怀中。刘天君大喜，望空拜谢。不过一月，红莲公主有孕，说与天君得知，天君大喜，言曰：“既是有孕，其孕必是贵人也。”时光似箭，不觉一年矣。至元皇三年九月初九日，异香满

室，公主忽然疼痛难禁，生下一子。四方八面，云聚雾罩，不能见人。使婢出报天君，天君大喜。即取名叫做刘长生。

光阴如梭，又过三年。长生一日问父母曰：“我家有好宝物否？”父母曰：“我家有接天树，毫光闪闪，紫气腾腾，善生七宝。前数年玉帝爱之，亦曾来讨不与。”儿曰：“有此好宝，可去看看。”刘天君不阻，与长生去园中看接天树。长生入园中，果见其树，毫光冲汉表，紫露入云霄。心中大喜，朝日将香致于树下，供养接天树不题。

却说树中原有多宝如来、宝胜如来，妙色如来、广胜如来、离布里如来、甘露王如来、无量寿如来，以上七宝如来常存此树，才有此好处。众如来见玉帝出身在此，如此殷勤供养，不敢当供，商议而去。长生一日又入园供养，那树皮叶欲枯，无一毫光。长生大惊，观之良久，自言曰：“昨日来有宝，今日为何无矣。必有其故，且看明日有无。”言罢出园不题。

却说七宝如来不知玉帝来意，见玉帝朝夕殷勤供奉，众人商议，即入三清殿去问三清天君，察玉帝来意。如来到三清殿，见三清天尊，相见礼毕。众如来言曰：“某七人世居此府。今有数百余劫，不知玉帝来此投生，每日虔诚供养某七人。某七人不敢当玉帝供养，离接天树，径到宝殿请教。不知玉帝来意为何？”玉清、上清、太清三清天尊叹曰：“我若不说，汝等果不知之。玉帝因一日设宴群臣，见对面金光灿灿，不知是你七人金光现。玉帝一见，即问群臣。群臣奏说是刘天君家接天树。玉帝见有宝光，便起贪心，着使去取不得，又问众臣，说：‘这树我甚爱之，今讨不来，要甚人方得此树？’众臣奏说：‘他家子孙，方得此树。’玉帝闻奏，贪心不止，忽然失声叹曰：‘若能得为他子孙，得享此树，则心足矣。’众臣听说大惊，即奏玉帝，要其降生。玉帝无奈，只得将一魂指一化身，投入刘天君家去投生。今见汝七人，乃前贪心未了，故见汝等以厚币供之。今玉帝因贪心混入尘劳，圣心欲绝，恐难复归，倘万一不然，亦是因慕汝等而起，汝等亦不便。汝七人可着一人，变做道人，去劝他修行；着一人又变做一道人，在于接天树下，待那长生若来供养，见树枯而不耀，必然有怒，若见你在树边，必说宝是你盗去，害杀那树，要计较你之时，汝可显出神通，点化他修行便是。”众如来听罢，拜辞了三清天尊，变作一道人，故意来到刘家树下坐定不题。

却说长生头一日到后园，见树欲枯，宝光顿绝，心甚忧闷。第二日又到后园，其树渐渐欲死，绝无毫光，心中大怒。忽见一道人在树后。长生向前扯住言曰：“我只道其树因何而死，宝贝绝无，原来是你这野道盗去！”那道人半言不答，只微微冷笑而已。长生大怒，扭出后园于厅堂中审问。其道人只又是微笑而已。长生见问不答，用棍乱打，棍已断又不叫苦；又用刀斩之，刀又断，道人变一道金光而起。长生大惊，望空拜曰：“不才不识老仙，误犯仙体，乞恕前罪。”那仙答曰：“某非别人，乃是你树中七宝之身，入在你家常出七宝者。”长生曰：“何故倚树为光？”仙曰：“某兄弟七人，为天宫无宝，故倚树化身，显耀三十三天，以显神通。”长生曰：“你今要去何故？”众如来曰：“前者天宫无宝，则我兄弟显耀；今者天宫多宝，不见我等神通，某等要去耳。”长生曰：“天宫若宝多，望众如来带我去。”众如来曰：“欲到天心，当别恩爱。如存贪爱，则难行矣。”长生曰：“若众仙长肯不见弃，小人拜别父母就来。”众如来答曰：“可。”长生即入后堂拜辞父母。要入三十三天。刘天君与红莲公主苦留不住。已见九重天内，忽然一道黑云，渐渐而近，起一阵狂风，将小儿抱出宫外。黑云一散，刘天

君夫妇不见了孩儿，大哭一场不题。

众如来将长生抱出宫外，直引去三清殿见三清，众如来称说前事。三清见长生，长生下拜，三清请起列坐。三清曰：“你可认得我等是甚人？”长生曰：“平素未面，不认列位仙长。”三清笑曰：“你知尔自己前生是甚人？”长生曰：“小子其实不知，望众仙长明以告我，倘得仙缘有分，没世不忘。”三清曰：“你可在我后堂照天镜中，照看你是甚人。”长生即往后堂镜中一照，见镜中是玉帝相对。心中大惊，出告三清曰：“小子往镜中一照，镜内却是玉帝形象。莫非前身，原是玉帝乎？”三清曰：“然。”长生曰：“我前身若是玉帝，缘何又出三十三天，九重天外投胎？”三清曰：“你是玉帝身内一魂，因前生见到刘天君七宝树放光，便起贪心，甘脱生死，故即堕出九重天外，以了贪心。”长生曰：“何得再复前身真正之身？”三清曰：“此亦不难。汝要复前真正之身，除非要修行为正，学道全真，才能返本还原。”长生曰：“今在天上，往何处修行！”三清曰：“天中无苦，欲要如前，除非入凡。”长生曰：“仙胎焉能入凡？”三清曰：“汝若肯苦心修行，中界有一蓬莱山，乃天下第一名山，等我众人作法，将汝打下中界便是。”长生曰：“茶饭谁侍？”三清曰：“饥食青松，渴饮甘泉。”长生曰：“修行得复原身，情愿听教。”三清即于袖中取出如意花一根，吩咐长生闭了两眼，用手望长生一打，打入中界蓬莱山中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哥阁君臣游猎

即说哥阁国成安王一日出下圣旨，同文官张明、李滔，武官刘飞虎、郑正等，两班文武，整顿弓箭，前往蓬莱山，去游山打猎。众臣领旨，各个披挂随驾而行不题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长生自从被三清打下蓬莱，立一茅庵修行，饥食青松，渴饮甘泉，不敢擅离半步。在山修行，有二十年矣。一日正在山中打坐，山中各兽，被国王军马赶追，俱至长生禅端前，跪者跪，拜者拜，叩首者叩首，鸣者鸣，叫者叫，俱有悲惨惊慌之状。长生虽未见国王追赶之情，观各兽之惨容，若有似投人之状。长生问各兽曰：“某观汝等之来意，莫非有难，望吾救汝等乎？”于是众兽各点头鸣。长生曰：“既如此是，可居某山后避之。”各兽闻言，急急走入庵后躲避。不一时，成安王同众臣蜂至。王问长生曰：“汝在此可见有兽来此否？”长生端坐不应。又问，长生又不应。王大怒，遂传旨，令武臣去其四肢。长生又微微而笑不应。国王大怒，向长生言曰：“汝敢笑我不能去汝之头乎？”即命武士将此道人分尸万段，霎时间云迷天地，依然本身，合足又为原人。国王大惊，合掌下拜言曰：“寡人凡夫肉眼，不识天仙，有犯天条，乞天仙发慈悲之心，赦寡人前过。请天仙同寡人回朝，寡人辞群臣，同天仙到此修行。”长生叹曰：“陛下就是仙人，何求道乎？”国王再三哀告，求长生回朝，一心要出家修行。长生拈笔题诗一首与国王，国王览云：

自入蓬莱二十年，饥食青松渴饮泉；  
我在本庵遥望见，陛下当时亦仙源。

---

没（mò）世不忘——终身不能忘记。

投人——投奔别人，求得帮助的意思。

国王览毕，又叩首曰：“天仙诗云，寡人原亦是仙班之人。今寡人失了本来面目，乞天仙大发慈悲，同寡人回朝，指引寡人迷路。”长生曰：“陛下既有出家之心，野人同陛下回朝。”国王大悦，同文武随长生回朝。文武各散，国王同长生祖师，在净乐宫宴斋。正宫皇后乃是玉堂公主，闻国王接着天仙到殿，甚有威灵，即出宫参拜祖师。观见祖师堂堂一表，人物清奇，唇红齿白，便有眷恋之心。将言戏之曰：“天仙这许美貌，得我明日生下一个太子，有此秀气，妾心足矣。”祖师闻言大惊，作诗一首答曰：

道在红尘月世修，全凭戒行作根由；

官人要我为非事，今生难会再来求。

祖师言罢，护法神在半天，见祖师出再来求之句，料其凡心未绝，变一宫女，即从空中下宫来点化祖师，即向祖师坛前问曰：“你道我是谁？”祖师曰：“你是宫中宫女。”护法神曰：“汝尚不知，我乃是你护法神朱礼是也。”祖师曰：“你变宫女来此为何？”护法神曰：“我在半空，听知你许皇后诗中，誓愿再来之句。自古圣人不乱言，乱言要堕轮回，去与皇后结发，完前诗句，方能复入佛境。”祖师听罢大哭，那宫女腾空而去，祖师哭成一病，不过七日而身故矣。成安国王听知大哭，即备棺椁葬紫金山。又不过七日，那正宫皇后见祖师身已死，思量伤感，亦一命归泉矣。国王大哭，亦具棺椁葬于紫金山。国王即立邓妃为后。祖师化一道金光，投入邓妃胎中。邓妃于甲午年十一月十八日午时，生下祖师，形貌端正，人物秀丽。成安大喜，取名叫做玄明。

却说正宫皇后死后，亦去一富家出世，其家姓李。当日生下之时，满室通香，取名叫做香娘。祖师为国太子，大定三年大婚。即选香娘为后。一日，国王升殿，有西蕃国名哥里天儿者，进一铜鼓，厚有一十二寸，遣使进到哥阁国中，传表官进上国王。使臣奏曰：“我主有旨云，国无定例，要分大小。言我国有铜鼓一只，厚有一十二寸。我主命进伊国，伊国有人能射透此鼓者，便为上邦。若射不透便为下邦。递年纳贡我国。”国王闻言大怒，出下圣旨，问谁能射得铜鼓者，官上加官。镇国将刘飞虎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出班奏曰：“我主勿忧，西蕃进来此鼓，臣能射得。”王大悦，赐御酒三杯，当殿射之。刘飞虎谢恩，在殿上挂起铜鼓，左手挽弓，右手搭箭，一箭射去，其箭只入铜鼓半寸，满面羞惭，俯伏金阶。国王十分烦恼。玄明太子年方七岁，在宫中听说，出宫奏曰：“此鼓别人射不得，要孩儿方才射得。”国王曰：“蕃鼓厚有一十二寸，适才镇国将刘飞虎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尚射不得，你今年才七岁，焉能有此气力？”太子曰：“人不论大小，父王高枕勿忧，看儿射之便见。”国王大悦。太子将蕃鼓吊上高处，在金殿上离百步之外，左手挽弓，右手搭箭，叫过蕃使，向前问曰：“倘我若射得此鼓透；你当如何？”蕃使曰：“年年朝贡汝国。如射不得，要贡我国。”太子喝曰：“鼓射一透，汝头亦要落地。”蕃使想太子不能射得，微微冷笑。太子言罢，看定铜鼓一箭射去，其箭没羽，将铜鼓射透。众将喝彩，国王大悦，太子即命斩此来使，将首级号令。太子叫过蕃卒，吩咐云：“本当亦斩汝等首级，留汝等狗命回去，叫你国王火速前来进贡，免我国征讨。”众蕃兵惊得胆战心慌，抱头鼠窜而走。国王设宴，大会群臣不题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太子提兵退蕃军



却说蕃王哥里天儿升殿，左班文臣毛搭海、李一云，右班将军剑开破兀术、顺清。众文武山呼毕，传表官报说：“蕃卒回翰。”蕃王宣进。蕃卒奏说哥阁国太子射透铜鼓，斩使命事。蕃王大怒，传旨即出动蕃兵五万，差毛搭海押兵，剑开破兀术为先锋，顺清为副将，各赐御酒三杯，谢恩出朝，一直望哥阁国发进不题。

却说哥阁国王年六十有一，见太子有能，大宴群臣，禅位与太子，太子百拜即位，年才一十三岁，将为定大元年。众臣朝见，太子设宴，共乐太平。未有三个月，一日太子升殿，传表官奏曰：“今有西蕃哥里天儿，用毛搭海押兵，统蕃兵五万，杀到俺国。”太子闻奏大怒，即令保驾将军赵士能总兵，马孟明为先锋，李士级为副将，与蕃军对敌。赵士能谢恩出朝，统兵来到剑关下寨。次日平明，两军对阵，蕃将兀术出马，南军孟明出马。二人大战，马孟明大败，走入关内。次日赵士能亲自督大军出战下关。蕃将毛搭海亦押兵出。自辰至未，南军大战蕃将不过，大败走入关中，紧闭不敢出战。即差人持表奏知定大王。大王接得表章大怒，欲自出征。众臣奏说不可。定大王曰：“朕若不去，何以计之？”众臣奏曰：“朝中未有主将，望我王可出一榜文，倘招得一员上将，何愁战蕃将不退。”定王依奏，即出了皇榜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天尊点化玉帝

却说妙乐天尊在空中，见玉帝化身降生在哥阁国为王，自思若不去点化，度他修行，恐破金身，则难还原矣。言罢，即在云端上摇身一变，变一道士。即下凡来，到五凤楼前去揭榜文。次日定大王升展，传表官奏道：“有一道士前来楼前揭榜。”定王传命宣进。道士到殿，山呼毕。王问曰：“卿揭孤之榜文，来见寡人，卿有何能退得蕃兵？”道士奏曰：“臣虽不才，曾得异人传授，能令飞沙走石，呼风唤雨，何愁蕃兵。臣能一战破蕃兵如风偃草。”国王闻奏大悦，问道士曰：“卿此行要多少兵随卿出战？”道士曰：“不用一人。”国王曰：“蕃将数十员，蕃兵五万，卿奏不用一人，单身而行，孤恐卿寡不敌众。”道士奏曰：“陛下不必忧虑，小臣自有分晓。”国王听罢大悦。

道士出朝，直至交剑关，与赵士能相见已毕。来日平明，蕃兵又在关下索战。小军飞马来报说蕃兵围关辱骂。道士即别了众将，于关楼上面披发仗剑，手持一把七星剑，捧一碗清水，口中念动真言咒语，吩咐大开关门。一霎时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自空而来，一直打向北方。道士在关喝号。南兵看见，一涌杀出助战。蕃兵走避不及，手足慌乱，打得头破脑裂，百无一生。可怜五万蕃兵，一个个不能走脱，后仰止余先生观到此处，有诗叹曰：

飞沙一起石濛濛，雄兵叫苦乱如蜂；

云散不闻蕃将语，惟见尸骸满阵中。

却说妙乐天尊作法，用飞沙走石，霎时间打死蕃兵五万，不留一命，领众回转朝中。定大王升殿，传表官奏说道士得胜回朝。定大王大喜，宣进山呼毕。王曰：“寡人天下，非卿不能保矣。寡人封卿为一品当朝，拜国师。”

---

偃(y n)——倒下。这里指被风吹倒。

道士曰：“臣不愿为官。”王曰：“卿不愿官，莫非要金宝美女？”道士曰：“臣不要此。”王曰：“然则卿要何事？”道士曰：“臣今平服蕃邦，欲终南山见师父，过十余载再来请受封。”王闻言，只得随道士，传旨命众文武官送出朝门。道士辞别而去。

不觉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玉帝化身，在哥阁国为王享太平天下，有十年矣，生有一子。一日，妙乐天尊在天宫打坐，见哥阁国王渐渐灭了本来面目。自思我十年前曾助金阙退兵，亦欲度金阙还原，因其无子，今有子矣，若不速度，恐害金身不便。言罢即下凡来，入见国王。国王曰：“卿今来意，欲为官否？”道士立于金阶云：

“常闻汉武帝，爱及秦始皇；  
俱好神仙术，未逢引境郎。  
君得闻道者，尚迷不付量；  
急别恩和爱，免堕见无常。”

国王听罢大惊，问曰：“卿何人也？”道士曰：“天中人也。”王又问曰：“何以至此？”道士曰：“为君至矣。”王又曰：“为孤何事？”道士曰：“贫道见君久恋富贵，不知回头，闻君立册太子，不日必别人世矣。贫道不忍见闻，实欲指陛下免死之路，弃去恩爱，撇富贵，了贪心，则可免死。”王曰：“如得此路，恩莫大焉。乞师明以教我。”道士曰：“如有真心出家，可即离殿字拜我为师。”王闻言降阶下拜。道士端坐不动，曰：“我先往，勿得食言，可速来也。”言罢出朝。王起送之。国王回朝，回至殿上、文武众臣，俱伏金阶启奏曰：“幽冥之事，难以准信，我王焉可听道士之言，而弃万乘之国乎？”王闻奏，如风过耳，半言不听。王即传旨宣太子入朝即位。太子阻父大哭。满宫闻此消息，俱各向前，千言万语，解劝不听。国王立意出家，太子只得即位。宫娥各散，国王与皇后太子，不忍分别。国王作诗一首云：

绣锦江山焉舍别，恩爱妻儿不忍离；  
犹恐稍迟无常到，割脱凡尘免着迷。

国王题罢，皇后、太子徘徊眷恋，不忍分舍国王。国王心如铁石，无半点泪下，一心只要出家。众文武同太子送出朝，至三十里，思音太子大哭。国王曰：“吾儿不必下泪。为父者去心难留，他事不必言，惟以社稷为本，孝道为先，勿使民被其累矣。”言罢，与太子分别而去。太子闷绝于地，众文武扶太子上马，回朝即位，国号为开明元年。太子大赦天下，众臣拜贺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国王去蓬莱山修行

却说国王自别了文武、皇后，太子。孤身行了一日。天色将晚，忽见道士自前面而来。国王下拜。道士曰：“子来矣，事定矣。”国王曰：“师父，弟子一心出家，何事不定？”道士曰：“汝国富矣，今去矣。”国王又答曰：“师父，弟子一心出家慕道，何思复返故国享受？”道士又曰：“山中苦矣，饥又寒矣。”国王又答曰：“弟子一心求师，何惧寒苦。”道士微笑言曰：

---

速度——及早劝其出家修行。

去——离开。

“弟子既有真心出家，跟我入蓬莱山。”国王唯唯领命，随后直至蓬莱山中。但只见：

桃红柳绿满眼，青山隐隐堪夸，耳听鹤唳猿啼，真乃神仙造化。青松嫩柏屏列，云

连山上奇花。岩中瀑泻甚交加，无易万年景价。

却说妙乐天尊变一道士，引得国王，在蓬莱山中，建一茅庵，日夜与国王讲经说法。一日，天尊救国王坐炼之功，恐国王凡心未了，心生一计，言曰：“我今爱食一桃，汝可下山去买来供我。”国王唯唯应诺，即离山中去买桃不题。

却说妙乐天尊见国王下山去买桃，即摇身一变，变一美貌年少女子，去街上卖桃。国王见女子捧桃来，近前问女子买桃。女子曰：“我此桃乃是一个树只生得一个桃，要卖千两黄金。”国王笑曰：“纵是一树结的，亦不值千金。”女子曰：“你若不出千金，妾乃寡居，见君堂堂一表，愿奉桃与君，成就一对夫妇如何？”王曰：“贫道乃出家之人。”女子曰：“出身还俗，古之常理。妾家颇有千金之富，君若不弃，足可以享用矣；君若执迷，恐悔之不及。”国王亦不答话，别了女子，从四门去寻买红桃，遍处没有。又见那女子又捧桃来，向前言曰：“君勿错过，后会难逢。”王不答。女子又曰：“君今实意不从，肯与妾接来生缘，妾即将此桃送君。”国王自思曰：“来生之事，那里去会，许之不妨，如其不许，则无桃矣，怎生回得见师父？”遂对女子言曰：“来生可许，今上决难从命。”女子笑曰：“君既肯许来生，妾桃付君，君勿失言。”国王接过桃来欢天喜地自言曰：“若不许他来生，安得此桃？”喜之不胜。回至山中见师父，将桃献上天尊。天尊变回本相，接过桃来，言曰：“弟之下山买桃，为何破戒？”国王大惊，答曰：“师父是何言也，弟子下山，未有一毫差错，安得破戒之事乎？”天尊笑曰：“你曾与女子许再世之愿有乎？”国王答曰：“不敢瞒师父，弟子下山买桃，遍处未有，只有一女子捧有桃卖。弟子向他买，她要弟子与她成就夫妇之情，才肯卖那桃与弟子。弟子不肯。那女子又云，说你今生不肯，许下我来生宿缘，我桃子亦送你。当日弟子若不许他，又无桃得回见师父，只得许他来世之事。此弟子出于无奈，安有实心许之？此事明明弟子之谎言，何得为之破戒？”天尊又笑曰：“弟子汝迷矣。自古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安有可谎者。汝今既许那女子结来世之缘，前功废矣，又要堕入凡胎。”国王闻言大哭，言曰：“可免得否？”天尊曰：“学道之法严谨，天地无私，安可免得？务要再生修炼，方能入道。”国王叩头问曰：“若不能免，望师父发慈悲之心，堕一没恩爱处，早得仙道。”天尊曰：“哪有没恩爱之所？汝今种有善根，正因念头差错，方才要堕汝。今若去投胎降生，来生必得入善之门，不必忧矣。”国王曰：“师父，堕弟子往何处投胎？”天尊曰：“我慧眼观见，西霞国王行善三代，今未有嗣，方建醮求嗣，堕汝去此处降生也。”国王听罢大哭，绝食七日而终。天尊将国王肉身掷入海中，与鱼蟹食之，完舍身之愿，即招转三魂七魄，送去西霞国中投胎不题。不知后来如何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天尊二度玉帝

却说西霞国王李天富，年至四十无子。一日升殿，聚众文武议曰：“寡人今年满四十，未有一子传位，当如何之？”文官彭良、彭理、周士荣，武官郭春、日日吉众臣奏曰：“臣等闻祈嗣者，惟许天醮有验。我主可虔心斋

戒建醮，天赐一子，未可知也。”国王依奏，即着殿前指挥孟英搭坛，择日建醮。至吉日，莫善玄皇后同国王亲自登坛行香。天尊慧眼一见，将三魂七魄掷入皇后肚中。醮罢一月，皇后果然身怀有孕，国王大喜，大宴群臣。

不觉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莫善玄皇后身怀有孕三年零六十日，未见分娩。国王一日升殿大怒，宣皇后出宫问曰：“古来孕妇十个月而生，今汝怀胎许久，谅其必是不正之胎，心中怀疑，欲杀汝矣。”皇后大惊，奏曰：“臣自我王建醮后，承君宠爱，身怀有胎，安有不正。乞我主容臣回宫三日，若再生，愿自尽见陛下。”国王息怒依奏。皇后回宫，两行珠泪，叹曰：“妾本无他意，未卜前生作何孽。今生嫁与极贵之尊，四十无子，偶然怀此异胎，丧吾命矣！”言未毕，忽然腹中呼曰：“娘勿忧。我乃善人投胎，父王有怒，可奏说昔日太上老君，曾在母肚中八十三年。”皇后听罢，言曰：“虽然昔有太上老君之说，你是善人股胎，此时你父亲不信，限我三日。纵你是好人，若不降生，三日后汝父将母戮之，不孝自然。”儿又在腹中答曰：“母亲勿忧，不才今夜戌时离怀，只恐惊动老娘。”皇后曰：“你可快快降生，母死无怨矣。”言罢，肚中隐隐而痛，嘖嘖然有叫产之生，宫娥纷纷然趋侍。俟至酉未戌初，祖师离了母腹，乃是紫雪元年三月初三日戌时降生，毫光闪闪，满室异香。宫娥进看，却是一男子。宫娥出奏国王。国王亲自排驾进宫，吩咐抱太子出看。宫娥将太子抱出，国王御眼观看，只见太子生得容貌端正，心中大喜，次日平明升展，大排筵宴，欢宴群臣。众臣庆贺，国王大悦，即代太子取名叫作玄晃太子。众臣退朝。

不觉光阴易过，转眼西霞国王又享十五年太平之基矣。一日，国王升殿，众臣朝罢。国王曰：“孤今年五十有八，年亦老矣，懒治国政。今者太子长成，孝道可观，堪为一国之主。孤今传位于太子玄晃矣，尔等之意如何？”众文武俯伏奏曰：“我主慈爱之君，太子孝顺之主，岂有不可？”国王大喜，即宣出太子。太子至殿，山呼毕，国王亲捧国玺付太子。太子行二十四拜，跪接玉玺。国王退入养老宫，太子转身即位，大赦天下，宴众群臣。出旨选三十六宫、七十二妃。自十五岁登基，治太平基业一十五年。正宫皇后范氏，生下一子名继昌，年有一十二岁，聪明伶俐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妙乐天尊自送祖师三魂七魄去西霞之后，有三十年，恐祖师贪心不厌，迷却本来面目。一日在云头，看见国王要去拜会，驾一祥云坠下西霞国城外，欲要转祖师回头。远远遥望，见国王摆驾而来，天尊将身一变，变作一道士，在路旁坐下，不言不语，若泥壁如来。前官喝去不动，回奏国王。国王曰：“若不惧孤者，莫非是一有道德者？待孤驾至一观。”驾到道人身旁，道人亦不动身。国王见道人容貌端正，自思必是好人。吩咐手下住驾出辇，来与道士施礼。道士动身回礼毕。国王问曰：“道士因甚坐于路上，不言不语，必有其故？”道士曰：“臣无他故，见陛下走错路头，欲来指陛下迷路。”王曰：“寡人有前官引路，何曾有错，要卿指示？”道士曰：“前官只能指阳间今生之路不错，臣来指陛下阴间来世之路。”王曰：“听卿之言，能指来生之路，莫非仙乎？”道士曰：“山人也。”王又曰：“卿何以知来世？”道士曰：“夫知今生即知来世，知乐极即知生悲，知聚会即知离别。莫言来世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王又曰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道士曰：“昔日梁武帝曾有诗云：

---

辇 (ni n) —— 专指皇帝乘坐的车子。

名利虚花水上鸥，酒色财气似牵牛；

眼前逍遥容易过，久后终是一枯骸。”

王听罢，言曰：“卿既知超生免死之方，请回孤朝中，指示孤之来因。”道士闻言，假作战惊之状，大哭奏云：“臣因十岁出家，今四十有五，未曾敢错了念头，决不敢入地狱之门。”国王闻言大怒，呼驾前指挥韩通斩道士。道士容貌不改，奏曰：“斩贫道不妨，且问我主原是甚人降生？”王曰：“吾不知之，汝知之乎？”道士曰：“贫道安有不知？”国王曰：“汝乱言可知百世，将何以考？分明是汝脱死之言。”道士大笑曰：“安无考证，将言抵死。”国王曰：“将何以证？”道士曰：“可命取水一盆，照之便见。”国王闻言，即命韩通取水一盆来到。道士请国王去照。国王一照，见一仙与玉帝对镜讲话。道士问曰：“陛下曾见甚物否？”王曰：“无他，止有一仙与玉帝讲话。”道士曰：“请王再照。”王又照见小盆有一头牛，在田耕锄。道士又问曰：“此回见什物否？”王曰：“亦无他，止见一头牛，在田中耕锄。”道士曰：“陛下省得否？”王曰：“不知。”道士曰：“玉皇大帝乃陛下一魂化身。仙人乃陛下今生可修者。陛下今生不修，来世即为牛矣。此现三世之形容。”国王听罢，心中疑道士行妖法，谎说他修行，传旨令韩通向前斩道士。道士见韩通近身，吹一口气，将韩通吹倒在地，驾云腾起半空中。国王一见道士腾空，悔之不及，望空下拜，欲求赦前罪过。道士在半空微笑吟云：

“富贵谁不欲，贫穷谁所受？贫修而能富，富迷终受穷。泰极终遇否，否极有泰来。

贵高难免死，乐极见悲哀。畜前人所目，人后畜中排。君不离乐处，难免为牛态。成畜如此若，万劫不复回。”

国王听罢大惊，伏地告曰：“寡人愿归依仙长，欲离国中，何处修行？”道士在空中答之：“真心归佛道，早入灵鹫山。”国王唯唯依命，于青华亭上坐下，对群臣言曰：“孤今弃国出家，去灵鹫山，汝等众臣，不必随驾，可回朝立孤太子继昌即位，各以忠心扶国。”众臣俯伏奏曰：“天下修行者多，岂有凡胎能为仙者？况且陛下为君，视民如子，焉有轮回随畜之报？此必妖术无疑。乞陛下参详参祥，免有他日之悔。”王曰：“寡人去心难留，非卿等可谏，死不入国，不必多言。”众臣只得从旨。又奏曰：“陛下此去，当用数百人为保驾，臣等方才放心。国王笑曰：“孤在国，知有此躯，出家则不知矣？何用保驾？卿等不必再言。”众臣只得眼送国王，至望不见处，众臣回朝。

国王孤身一人，入在山中。妙乐天尊先在石岩壁下坐定。国王一见拜曰：“乞师父指引弟子迷路。”天尊曰：“子来矣，可起立于旁，听吾说法。”天尊即将本来面目，阴阳地狱轮回说了一遍，再将苦行、坐忘本身修炼，又说一遍。国王俯伏拜谢。天尊又曰：“可对天受戒。”王即对天跪下。妙乐天尊又代国王受五戒，讲经说法。天尊驾云上天而去，撇下国王一人在山修炼，饥食青松，渴饮流泉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众臣回见皇后、太子，从头将遇道士驾空，国王入灵鹫山一事，说了一遍。皇后、太子大哭，即欲排驾同太子去寻国王，众臣奏曰：“天下不可一日无君，娘娘若要去寻回国王，必须先立太子即位，七七四十

---

省(xing)得否——醒悟、明白了没有？

谎——用谎言欺骗。

九日，然后方可离朝去寻国王。”皇后依奏，即立太子继昌即位，国号为嗣祥元年，大赦天下，设宴群臣。至四十九日，皇后命太子去灵鹫山看父。太子升殿，传下旨意，吩咐排三乘车驾：一乘自坐，一乘太后坐，一乘空行，候接父回。又吩咐大小官员，各带好香，一路焚点。又吩咐驾前指挥李通、吴进，带三千御林军保驾，直至灵鹫山。众臣得旨，吩咐一队队整齐队伍笙箫鼓乐缓缓而来，直抵灵鹫山下，满山寻之不见。后去到一处，四面青松，左有鹤舞，右有猿吟，有一大石壁，深八丈余，里有一座，国王坐在团上，不似人形，骨瘦如柴。皇后、太子向前看见，相抱大哭，众臣无不伤感。皇后、太子跪告父回，国王但默默而坐，半言不答。只见一刹时间，风云大作，对面不见人。一阵狂风，将国王不知吹去何方。云收雾散，皇后、太子一看，不见父王。太子大哭。众臣向前奏曰：“云雾迷漫，乃天意拆散我王恩爱。今者不知去向，难以寻觅。太后可同圣上回朝。出榜张挂，有人知国王去向，再作商议，不然则难寻矣。主母、陛下恸之枉然。”太子依奏，只得同母回朝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祖师得道见帝

却说太子回朝，妙乐天尊从半空中同国王下来，妙乐天尊曰：“汝可用心修行，三年后若有功，则我来矣。”国王唯唯听命，昼夜勤苦坐炼，饥则食松，渴则饮水。时光易过，不觉三年满矣。妙乐天尊一日到来，问曰：“弟子知道乎？”王曰：“不知。”又问曰：“知世事乎？”王又答曰：“不知。”又问曰：“知生死乎？”王又答曰：“不知。”又问曰：“知有身乎？”王又答曰：“不知。”天尊见国王天地间之事，俱不知之，识其心死入道，微微笑曰：“功成矣。”王曰：“何得成功？”天尊曰：“子莫知之心灰矣。”王曰：“吾更当如何？”天尊曰：“赐汝五道祥云，入中天参玉皇。”国王听罢，叩头拜谢。同天尊上天。先至三清阁参见三清，三清庆贺。次日早朝，玉帝升殿，众真君朝罢，三清出班奏曰：“臣有妙乐天尊，收一弟子，乃西霞国王修行得道者，来见我主。”玉帝听罢，命宣进。国王三呼毕，帝问众仙：“当封何爵？”众仙奏曰：“此是我主一魂化身，任主自裁。”玉帝闻奏大惊，叫国王抬头，一见国王美貌，心中大悦，即封国王金阙化身荡魔天尊，造一九天迁软府，掌管本天宫，管三十六员天将，赐过黑龙袍一领，七星剑一把，七宝冠一顶，绣墩同坐，同入同行。国王谢恩。玉帝大设筵宴，庆贺朝散不题。

却说上帝次日去太阳宫，邓化出接祖师，上帝见并无三十六员天将，问邓化曰：“玉帝封某在此掌管三十六员天将，为何不见一将？”邓化禀曰：“原日乃是玉帝一魂化身掌管，因其意贪，堕去凡间，无人在此，故此天将俱下凡间去了。”祖师曰：“既有此情，某当来日面君。”不题。

却说次日平明，玉帝升殿。祖师奏曰：“蒙我主着臣去太阳宫管三十六员天将，因无主管，俱走下凡矣，乞我主上裁。”玉帝闻奏，问众臣曰：“祖师奏此，当复何如？”众臣曰：“太阳宫既是祖师掌管，天将若走下凡，自就令祖师去凡间收归天曹，则为妙矣。”帝依奏，即着祖师去凡间收天将。祖师谢恩出朝，心下十分忧闷，因不知众天将去向，不若去见我师妙乐天尊，以问其故。思罢，即入兜率宫。妙乐天尊正在禅坛打坐，祖师向前打个和合。天尊曰：“弟子到此为何？”祖师曰：“非为他事而来，蒙圣上封去太阳宫，掌管三十六员天将，弟子去时，一个也无。回奏玉帝，帝问众臣‘众臣奏帝命弟子自去收复带归，弟子下凡不知去向，敬来请问师父。’天尊曰：‘我若不说，你不知之。你有四十二年灾难未满，故有此事而来。天将此回亦收不得，更要投胎入凡，受尽苦难，才得入极乐之界。’祖师曰：‘今从何处投生！’天尊曰：‘目今净洛国王无子，善胜皇后烧夜香当天求子。汝今化一道金光，去投入皇后胎中，后日长成，修行功满，那时方得入天曹享用。’祖师听罢，只得拜别，化一道金光，飘飘荡荡，飞入净洛国来。

善胜皇后正在御园烧夜香，忽然睡去。那一道金光投入皇后腹中。皇后即梦见吞一红日入腹，身怀有孕。不觉十个月满，开皇二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午时，净洛国皇后生下太子，太子在后肋撞出，皇后气绝。妙乐天尊念动咒

---

道——此指宇宙万物的本原、本体。

更——再、又的意思。

语，即吹气入皇后左肋，皇后渐渐返魂，区省人事。满宫中尽是紫雾罩住，有九条龙吐沫，待太子沐浴毕。一时间妙乐天尊带龙腾空而去，宫中如旧。宫娥出奏国王。国王大喜，命抱出太子，见其眉目秀，骨格希奇。国王大悦，即代太子取名，叫作玄元太子。

不觉春去秋来，光阴迅速。祖师于净洛国投胎，年有十四岁矣。有一年，净洛国元宵放灯，国王升殿，太子出来奏父王，要去看灯。父王曰：“你乃一东宫，不可夜出观灯。”太子曰：“儿扮为民，去看便回。”国王依奏，即着指挥汤伯同太监四名，保太子出朝，去市观灯。太子正出朝门，行不一箭之路，但见：

灿烂花灯高挂，笙箫管乐喧天唱。彩娇娥胜天仙，饮乐壶浆欢庆。

太子同汤伯转过南街，见几个饮酒醉人东倒西歪，不省人事。太子又转过北街，亦见几个在花街上孟姐家作乐，二人争风，打将起来。太子又转过东街，又见一人在街上偷人银袋，被人乱打无休，打得叫天叫地。太子看罢，猛然大声叹曰：“如何免得酒色财气四事，则我何必为君？”有天上斗母元君，因云霄下凡，变一道士，以探人心，遇见太子出此言，向前揖而答之曰：“贫道方才听见客官说，要脱酒色财气四事，尊非要求得此方？贫道有之。”太子曰：“汝何以脱得？”道人曰：“贫道弃父母，别妻子，随缘度日，可不是脱得？”言未已，旁边指挥汤伯，但见道士出此言劝太子，咬牙欲斩道士。道士一见，驾祥云腾空半天，现出本身，言曰：“道本无根，要人自寻；若恋富贵，恐昧真灵。吾非他人，乃斗母元君也。”太子一见，望空拜曰：“弟子情愿弃江山出家。”那道士曰：“吾去矣，君不进来，天宫无位。”太子大惊，同汤伯回朝。次日平明，国王升殿，太子出朝，奏遇道人事，欲去修行。国王曰：“今者天下妖邪多矣，岂有天仙来凡度人？吾儿不可执迷，江山之贵不享，而慕望外之事乎？决不准汝之奏。”太子又奏曰：“神仙之说，往往有之，修行之事，自古流传，安可不信真言，而昧正道。但他日一旦而逝，无常迅速则何以改前过。乞父王赐臣离宫出家，倘他日功成，则九族可超升矣。”国王见太子执意要出家修行，心中大怒，即着校尉郑才，将太子囚去冷宫受苦，候其回心，然后赦出。郑才即将太子囚去冷宫，王退朝。

太子入到冷宫，思想叹曰：“若无阴阳，岂有昼夜？若无天堂，岂有地狱？前夜见者若邪，则无劝我修行之心，必有思意。前者道士又说他是斗母元君，若是元君点我修行，见我被囚，必来救我。若不烧起好香，当天祷告，请元君到此，指引我修行之路，有何不可？”想罢，即点动好香，当天祈祝。告词未罢，元君在云头叫曰：“太子，汝今被父囚禁在此，某谅难以脱之。不若从父之命，弃却修行，早作脱身之计。”太子曰：“弟子自从幸遇师父，心无变异，虽死不从父命，倘父将某苦禁于此，有死而已。何肯悔言而听父乎？”元君曰：“汝果有真心出家，此处非修行之所。”太子曰：“既非修行之所，安能脱身而往他处乎？”元君曰：“汝若肯去，离城有八十五里，有一山名武当山，那里可以行修。”太子曰：“焉能去得？”元君曰：“可闭着两眼，同汝离此。”太子即闭两眼，元君驾一朵祥云，将太子抱在怀中，离了冷宫，直到武当山。但见：

青山隐隐石壁，柳绿飘飘奇花；四周山色胜玉，真乃神仙造化。

却说太子同元君到山，拜元君为师，朝夕讲经说法，坐炼修行不题。



话分两头，却说次日国王升殿，校尉郑才奏说：“不见了太子。”国王大怒，斩了郑才，十分烦恼，有文武赵全、孙越、冯元、王龙、王荣一班臣子，出班奏曰：“我主若要寻回太子，可出下榜文，于四方张挂，有人知太子者奏知，赏金千两，留得太子者加封官职。”国王依奏，即出下榜文，于路上各处张挂。忽一樵夫姓陈名春，住在武当山下，日前见一人，同一道人入山中去。今闻朝中不见太子，出有榜文，自料前日见者，必是太子，去揭榜文，奏知国王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太子头挽阴阳髻

却说一日国王升殿，传奏说：“武当山樵夫陈春见太子，揭榜来见我主。”王命宣进，山呼毕，王曰：“卿既揭榜见孤，曾见太子否？”陈春曰：“小民日前见一人，同一道士入武当山去，臣思是太子，特来奏王。”王曰：“汝既见二人入山，汝可引路，孤即今指挥汤伯，校尉黄钟，同五百金甲，将卿为引路官，去武当山寻见太子，回来重赏。”陈春谢恩出朝，同指挥等直往武当山进发。入山中，见太子头梳阴阳角髻，端然坐在石壁之下。众军向前山呼，太子并不发一言，默默而坐。汤伯吩咐金甲将向前去扯太子回朝，只见一霎时间，天昏地暗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自北方而来，对面不能见人，沙石乱纷纷撒将下来。金甲将大惊，同汤伯等抱头掩耳，走回朝中。

次日国王升殿，汤伯同陈春、黄钟入见，国王问曰：“卿等到武当山，曾见太

太子被戏下武当子否？”汤伯奏曰：“臣到武当，果见太子坐于岩壁之下。小臣吩咐金甲将向前去请太子回朝，太子半言不答。一霎时间飞沙走石而来，对面不能见人。臣等只得走回，奏知我主。”国王听罢，言曰：“既太子在武当山，寡人即再着陈春为引道官，同文武群臣，带御林军三千，排驾接太子回朝。”众臣谢恩出朝。次日会齐众僚友，陈春为引道官，一路而行，直抵武当山进发。来到武当山，入见太子，山呼毕，太子曰：“劳动众卿远来，有何话说？”众臣奏曰：“臣等领国王旨意，特来接千岁车驾回朝。”太子曰：“未离国则可，今者谁家慕道，安敢忘佛法而归俗，天地无私，若有一念不静，可不自取其罪乎？”众臣等奏曰：“某等闻人子出家学道，先蒙不孝。今者千岁执意不回，国主老矣，又无再裔即位，昼夜忧心。倘有危时，则何人可为披麻执杖者？又何人可为嗣位之主乎？太子安保不被卿啄之议论，众口之公谈乎？如此则千岁学道未成，而不幸之名则先成矣。众臣乃千岁之赤子，安敢匿过，见而不言乎？乞千岁参详参详。”太子闻众臣之言，忍不住腮边下泪，亦言曰：“父王无子即位我亦知此久矣。曾问我师，师云，我父王令岁当生一子即位。众卿回奏我父，不必忧虑，卿等请回朝罢。但吾既出家，安有再入朝之理？卿等为臣为子者，尽忠尚不能尽孝，何况出家之人，不能顾父母之劬劳乎？倘得天从人愿，他日入道，则我父母皆为佛矣。如其不然，事由天定，亦不能保其议论也。卿等勿复多言，作速

---

劳动（láo-dong）——烦劳。

唧啄——指背地里毁谤。

匿过——隐瞒过错。

劬（qú）劳——勤苦、劳累。

回朝，尽忠辅主，以尽臣职，倘他日我母有弟长成嗣位，亦赖卿等辅政。”众臣见太子不从，立意出家，只得拜辞回朝，一路而回。不知后来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太子被戏下武当

却说净洛国王升殿，众臣回朝，俯伏金阶奏曰：“臣等到武当山见太子，千言万语解劝，太子如风过耳，不肯回朝，臣等见太子执意，以我主无嗣事奏之。太子云，曾闻师父说，陛下皇后怀孕，今岁该再有一子即位，臣等只得回朝，奏知陛下。”国王见奏，叹曰：“彼若执意不回，难以再去。若云孤后更有一子，亦未可准信，此皆非卿等之罪也，樵夫得其报信封为巡检之职，众臣各赐白金一斤，免朝三日。”众文武谢恩退朝。不觉光阴迅速，春回秋暮，净洛国皇后果又生一太子。国王大悦，取名叫作玄虚。后来长成，即净洛国王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祖师辞众文武回朝，在山静炼修行，有二十年矣。这武当山后，原有当山圣母，一日自思曰：“我蒙天尊吩咐，着我在山后，暗伴祖师修行，查其行事。不想其人自从入山至今有二十年矣，无一毫破戒，功成广大。我不免今夜变作一美貌女子前去戏他。倘得那人春心一动，与我交合，那时我神通广大，游遍天下，可不美哉？”思罢，念动真言，摇身一变，变一女子，却似西子重生世，犹如观音降山来。三寸金莲，轻移莲步，娇娇袅袅，转过祖师禅坛之前，假作悲哭之声，叫道：“师父可看天面，救奴一救。”祖师正在禅坛上打坐，忽然哭声近，祖师猛然抬头一看，却是一女子，心中大惊，问曰：“小娘子因甚到此？天将晚矣，可速出去。”女子答曰：“妾为母病，回家看母，迷失道路，来至此处。幸遇师父可发慈悲之心，与妾在此宿过一夜，明日寻路回去。”祖师曰：“此处乃修行之所，止有岩壁下放一禅床，安能住宿？况小娘子又是女流之辈，古云男女授受不亲，小娘子可就天色未晚，速出此处，去山下寻一店安歇，明日回去，可不妙哉？”女曰：“奴乃女流，若去投宿，有不便处。况奴常有一疾在身，受寒腹痛，今日天气又冷，虽此处宿不得，奴今到此，乞师父发慈悲之心，将衣带放开，把奴抱在师父怀内，倘得一夜旧疾不发，亦感师父恩德。”祖师曰：“阿弥陀佛，是何言也！贫道修行有二十载矣，勿言不近女色，即男子未尝连榻，决难从命。”女子见戏祖师不动，一时间假作悲声，叫：“腹痛难当，师父乞救奴一命。”祖师如若不闻。女子又叫曰：“师父出家人，逢灾救灾，逢难救难，出家之人，何故个铁打心肠。”祖师听久，见其叫得可怜，问曰：“汝旧时腹痛，当用何法治之？”女子曰：“在家略痛，要我丈夫之手挪挪便好；痛甚，要我丈夫腹对腹相挨片时才愈。今者到此疼痛，丈夫又未在此，无人代奴挪挪。乞师父代奴挪一挪，若得见母亲一面，当以死报。”祖师曰：“我乃出家之人，叫我近小娘之身，此事决难。”女子又叫曰：“师父，古云救人一命，胜造六级浮屠。若不快挪，奴必疼死矣。”祖师见其叫得可怜，只得近前，用手挪一会。女子又叫曰：“疼甚，虽挪疼不止。古云救人救到底。望师父解开衣带，与奴对合片时，奴疼即愈。”祖师曰：“若是如此，有死而已，决难遵命。”大步行出月光之下，叹曰：“吾离国家，修行二十余载，未逢有道，反被人缠，终非了日，不如下山去，又作别计。”言罢，亦不顾女子而去，移步下山，女子见师发怒下山，大惊言曰：“吾有罪矣。”

其人修行二十余年矣，天书将至，吾今戏了他，倘此人一去，前功废矣。妙乐天尊知之，则我怎了？不如摇身变一老婆子，去路上点化他转，以释前罪。”说罢，口念真言，变一老婆子，将朽木化成一铁杵，驾云抢至前面，在路旁石上，磨来磨去。

祖师忿然下山，正行之间，见前面一老婆子，将铁杵石上磨。祖师住立细想，不知作何使用。近前问婆子曰：“贫道见老安人将此铁杵在此琢磨，不知作何使用？”婆子曰：“老身为女孙问我讨花针用，家下无矣。老身只得将此铁杵磨成花针，与孙女用。”祖师闻言笑曰：“铁杵何日成得花针？勿废了神思。”婆子曰：“老身亦知难成，前言既出，许女孙磨成花针，安可半途而废？料耐心磨成必有一日也。”祖师听言，亦不再问，遂行。圣母见此回打他不转，又变一老子，驾云去三里之外，一手用一铁槌，一手用一锥子，在岩边锥岩。祖师至，见老子锥岩，不知其意，又向前问曰：“老官用锥在此锥岩为何？”老子曰：“衰老为耕旱田数石，无水应田，故将此锥锥开岩沟，透水应田。”祖师闻言笑曰：“何日成之？”老子曰：“古云：心坚石也穿。何愁不成？衰老用功锥岩月有余矣，若因汝一言而弃之，可不废却前功，则不能穿石也。衰老不听汝言，再加勤力之劳，终有一日成功，安可废矣？愚细详度，决不困汝一言而半途而弃却前功也。”祖师听罢，踌躇半晌，自言曰：“下山以来，见磨杵、锥岩者二事皆难，皆言不肯因一言而废前功。我是个出家之人，因一妇人，忿怒下山，而弃前功，不如仍回山中再修，看后如何。”思罢复回山中修行。那当山圣母见祖师心回，复入山中，大喜，仍变回本相，依旧在山后去躲避不题。

却说妙乐天尊在云端见祖师功成，渐入仙道，但未去五脏中之脏。天尊显出神通，念动咒语，从空中指出两个瞌睡虫飞去，打在祖师身上，祖师一时睡去不省。天尊即唤出割肚神，即将宝剑一把，吩咐叫他剖开祖师腹中。剖肚神得令，即将祖师衣带解开，当胸一剖，将肚肠取出。天尊吩咐将肚肠放去岩下，用石盖住，将衣衫一幅，放入腹为肚，飞带一条为肠，用线缝合。又取出还魂丹一个，放入祖师口中，叫剖腹神回避。天尊念动真言，一时间祖师省来，见天尊在旁，祖师连忙起来礼拜，言曰：“弟子有失远迎之罪。”天尊曰：“教汝勿得夜寝，何昼寝之？”祖师曰：“弟子往日自觉心静，昼夜不寝，未卜今日为何日觉困倦？一睡不省。”天尊曰：“再不可如此。”祖师曰：“从今改过。”天尊曰：“汝更炼数年功，必入仙位。我赐宝剑一把付汝，常要随身，倘遇邪魔，持起即去。”祖师拜谢，天尊驾云而去。祖师不知被天尊换却肚肠，日夜照旧苦炼，打坐修行，自觉渐渐身轻，常有五色云光罩体，四面禽兽来朝，昼夜听经闻法。

本山有一小儿，乃是竹竿精。自从祖师到此修行，朝夕闻法，略有神通。一日变成一女子，自西路而入，悲悲哭哭，向前叫师父救命。祖师曰：“小娘子因甚到此？”女子曰：“因丈夫逼妾改嫁，妾不肯从，自后门逃出，意欲回娘家。不想行错路头，来到此处。天色晚矣，大雨淋漓，无处安身，乞师父容妾过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祖师曰：“我此禅坛上，乃是诵经说法之所，难以相从。”那女子不听师言，欲入禅坛。祖师恐是鬼怪，将宝剑举起，欲把女子斩死，祖师大惊，看时却是一大竹竿，师才释然。

不觉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祖师复入山修行又二十年矣。一日，又有一螻精变一女子，满身披孝，哭哭啼啼，来到祖师禅坛之前，低头下拜。祖师问曰：“小娘子从何而来？下拜贫道做甚？”女子答曰：“妾身一家六口，

因得瘟疫之疾，连丧四人，今仅存幼子，年才三年，又病在床，无门可投。闻师父在山诵经说法，修行四十有年，必得正道，敬来相投，乞师父早发慈悲之心，去妾寒家，得念一卷真经，倘若救得妾身一子，万载不忘。来世脚环而报也。”祖师听罢，便有怜悯之心，问曰：“去汝家路有多少？”女子曰：“不远，只有五里之遥。”祖师问曰：“汝住处多少人烟？”女子答曰：“只奴一家。”祖师曰：“若只汝一家，贫道乃出家之人，难以从命。”女子曰：“古云：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有何不可乎？”祖师再三下去。那女就在禅坛之前悲悲哭哭，再三告恳。祖师端然不动，垂目而坐。女子自午哀哭至西，天色将晚。女子曰：“师父既不肯光降，妾到此多时，天色晚矣，不能返家，如之奈何？”祖师曰：“小娘子速回，亦可去得。”女子曰：“师父执一不肯去，妾安敢苦缠。但山下大路，奴到自己行得，山中之路，奴今迷矣，乞师父指引出山，奴自回去也罢。”祖师闻言，只得离下禅坛，带了宝剑，从先行引那女子出山去。至半山，那女子向后扳住师父两肩，言曰：“妾脚酸痛，乞师父扶行几步。”祖师大惊，答曰：“贫道出家四十有年，身体未拈一人，安可扶小娘子？但从缓而行。”女子又曰：“师父之言是也。但妾脚果行不动，若师父下肯扶妾下山，不如同师父回转山中，到禅坛上宿一宵，明日妾自回去也罢。”祖师两皆不能从命。那女子又曰：“扶又不可，回又不可，妾观师父一表非俗，人物清俊，妾一时春心荡漾，乞师父济妾一时之欲，妾自回家如何？”祖师听罢，亦不答话，拔步自回。那女子显出神通，赶至近前，将祖师一把扯住，用钉身法言曰：“奴今出乖露丑，到如落花有意，君何作流水无情？”祖师被女子缠住，自觉身中沉重，不能醒解。猛然思起腰中宝剑，即时取出拔起，那女子不见，祖师神复如旧，回入禅坛不题。

却说妙乐天尊在云端，每见祖师心神不动，巍然正气。一日玉帝升殿。妙乐天尊奏曰：“今有陛下一魂化身，复修成功，无毫发凡心，陛下当速差神将，引至天曹，着位领职。”玉帝闻奏大悦，即着东方青龙，南方赤龙，西方白龙，北方黑龙，中央黄龙，捧驾妙乐天尊领皆。再着西方太白金星捧印一颗，内篆“玉虚师相”四大字。再着卷廉将石谷执旗一把，下凡迎驾。众臣谢恩出朝而行不题。

一日祖师于岩上梳头，霎然想起血身无用，自觉意懒，头亦不梳，撇向后面，沉吟半晌，将身视下岩去，那岩下却有十余丈深。耳闻天书一到，五龙捧起祖师，祖师见旨到跪接。宣读旨曰：

古云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善恶有报，乾坤无私。朕观玄元苦修四十余载，无毫发动念，诚心可知，当入天宫之位。寡人今差五龙捧驾，金星持印，石谷执旗，封卿为五虚师相北方玄天上帝，管三十六员天将，八十二化身。年逢九月九日、十二月念五，巡游天下，验察善恶。原位太阳宫，禄享千钟，入西天受戒而升九族，叩头谢恩。

祖师听读罢，叩头谢恩毕，回身梳洗，发不能上。祖师大惊，妙乐天尊曰：“弟子不知此意，天书到后，形下能改，安能再梳。”祖师拜谢。妙乐天尊驾云上天。次日平明，玉帝升殿，妙乐天尊带祖师见帝。玉帝问卿是谁？天尊奏曰：“这是臣领旨前至武当山，带来玄元见驾。”玉帝见奏大悦，降

---

脚环而报——传说东汉杨宝救了一只黄雀，某夜有一黄衣童子以四枚白环相报，谓令宝子孙洁白，位登三事（古官名）。后以此比喻感恩报德。

济——成（事）。

阶扶起祖师，赐锦墩同坐，大设御宴，赏劳群臣，传旨送祖师去太阳宫不题。

次日祖师到太阳宫升道公座，门吏报众天尊拜贺。祖师请进相见毕，正谈论间，忽见北方怨气冲天。祖师大惊，问诸天君曰：“弟子才到此上界，因何有此怨气冲天，倦倦不息？”众天君曰：“上帝有所不知，此是中界隋汤帝无道，昏迷杀人，故有此气不散。”言未罢，又见四方妖气冲起。祖师又问曰：“又有妖气起，此是为何？”众天君曰：“妖气者乃上帝部将，在中界四方作乱，故有此妖气也。”祖师曰：“妖怨二气冲天，非祥瑞也。不宜久容，当要何如处之？”众天君谓曰：“如得一人有神通，去中界收尽二气，其功莫大，如此三界宁矣。”祖师曰：“妖气既某步将，何惜一行？来日某当面君下凡，收尽二气，岂不为美？”众天君各各大悦，告辞回洞不题。

却说玉帝次日升殿，祖师出班，朝靴踏地，象简当胸，奏曰：“臣昨到太阳宫，见中界有妖怨二气冲天，臣观非上界祥瑞，当以除之。闻说者云，妖气乃臣部将在中界四方作乱，臣愿下凡，收回部将，除邪灭妖，回见陛下。”五帝闻奏大悦，即赐三台七星剑一把，黄金锁子甲一件，火丹五百丸，封为北方真武大将军之职，御酒三杯，谢恩出朝。祖师离上界，去三清观辞三清。相见毕，三清问其来故。祖师将奏玉帝去中界收妖事说了一遍。三清问曰：“更有谁同去？”祖师曰：“弟子自去，又无副将，今者故来请教，当复如何处之？”三清曰：“此亦不难。当日你在武当修行之时，曾脱有肚肠于山中石岩之下，肚成龟怪，肠成蛇怪，在中界作乱。汝若到凡，取此二物为将，方能成功。”祖师闻言，拜别驾云下山。念动咒语，变一道士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师下凡收二怪

却说龟蛇二怪，一日在水火洞中玩赏，蛇言曰：“我与兄生于武当岩下，几衣头角。今日神通广大，变化无穷。如今只少一位夫人同乐，小弟心下十分不悦。”龟怪曰：“贤弟说得有理，可吩咐小妖前去各家查看，谁家的美貌女子，拿两个来享用便了。”二人大悦，即吩咐小妖前去打探不题。

却说曹州太守林彪，生下一女，名金菊小姐，年方二九，青春年少，生得唇红齿白，十分美貌。又有推官赵谏，亦有一女，年方二八，名唤娇娘，体态妖娆，眉清目秀。一日同太守小姐金菊，在花园中玩花，被小妖打探看见。回报二怪，二怪即时驾妖云，一伙前来。果见二女在后园中玩赏，生得十分美貌。二怪大悦，显出神通，念动咒语，一时狂风大作，对面不能见人，众梅香俱被吹倒。二小姐相携，正欲走出后园，被二怪各抱一个，驾云而去。一时风停雾散，众梅香不见了小姐，各个大惊，只得出报太守、推官。二人大惊，商议吩咐手下礼房写牒，二人亲自坐轿去城隍庙，烧牒到城隍，城隍得牒，即时着小鬼无常，出牌前去，拘本府各处山神土地前来。不半日，众土地俱到。城隍升堂，众土地跪在案前，问：“都爷有何吩咐？”城隍曰：“本府太守林彪、推官赵谏，各有一女，一日在后园玩赏，一时不见二女，到我处烧牒，指称不知是何方妖怪抢去。汝等各管一方，必知何方妖怪，故着汝等来问。”众土地禀曰：“我等山中俱未有妖，惟武当山有二妖，想是他抢去。”城隍问曰：“二怪是谁？”土地曰：“一个乃是龟怪，一个是蛇怪。”城隍又问曰：“武当为何有二怪？”土地曰：“昔年净洛国王太子玄元，在此山中修行。一日成功，换那肚肠在岩下。其肚肠先受灵气，年深月

久，肚成龟怪，肠成蛇怪，正在那山中作乱甚惨，必是他拿去。”城隍曰：“汝可去查来。若果是他拿去，叫他速还二家去。”土地曰：“那二怪食人无厌，神通广大，安肯还他？”城隍曰：“若此如何？”土地曰：“若要取二女子，除非天兵出战，围绕水火洞门，或者还肯，不然难取。”城隍依言，即点本部神兵，直至武当山围绕洞门，喊杀连天下题。

后分两头。却说龟、蛇二怪捉得二女子回来，欢天喜地，大设筵宴，欲逼那两个小姐成亲。那小姐虽死不从，蛇怪欲食之。龟怪曰：“贤弟勿性急，难怪他不从，他乃闺门室女，被俺们一时间捉来，啼泪未干，安肯就与俺们成亲，可吩咐小女妖伏侍一月半月，自然心回意转，何必慌忙。已拿到我洞中来，如今怕他走上天下成！”蛇精听罢大悦，即吩咐女妖伏侍。

龟蛇二妖正在饮酒，洞门外喊杀连天。小妖慌忙报曰：“今有本府城隍，闻二大王捉小姐到洞，统起神兵前来，口口声声叫大王放出二小姐便罢，半言不肯，杀进洞中，寸草不留。”龟、蛇二妖听罢大怒，起动本山妖兵，杀出洞门，立住阵脚。二妖大骂曰：“汝乃凡间一臣子，见汝尽忠，令在幽冥为司神。我等乃天地生成，闻法成功。洞中缺少夫人，捉太守、推官之女，与汝何干？擅统兵围我洞门？”城隍曰：“妖魔好大胆！汝生祸胎，府推二官牒至我司，安得不代他究其下落？好好放出二小姐，万事俱休；半言下肯，少刻间捉上天曹，有口难言。”二妖听罢，举枪直刺城隍。城隍挺刀来迎。自午至酉，不分胜负。二妖显出神通，龟变成大山，蛇盘于大山上，杀将下来，城隍不能抵敌，大败而走。二妖亦不去赶，收兵入洞。

城隍走至本司，十分忧闷。武当土地禀曰：“都爷不必忧虑，某日前问得有一神，乃是玄天上帝。玉帝命他下凡除妖气，今变道人，在三清观息住。此必有神通者，都爷可去投告此人，若得他来，必然收得此二妖。”城隍听罢，即去三清观见祖师。祖师曰：“城隍到此何为？”城隍曰：“下官为武当水火洞二妖，捉去本府太守林彪一女，推官赵谏一女，有牒到本司。本司兴兵去取，杀他不过。闻说上帝降凡除妖，特来投告上帝，乞救二女之性命，早发慈悲之心。”祖师听罢曰：“汝可回去，我即往水火洞中去。”城隍拜谢而去。祖师念动真言，手持七星剑，驾云直到水火洞来战。小妖报知二妖，二妖出洞。看祖师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手持七星宝剑，身穿黄甲锦袍；眉清目秀体金光。若问何神降世，原是真武大将军。

道人高声叫曰：“二妖不得无礼，某奉玉旨降妖，快速归降，免遭天戮！”二妖曰：“汝归上界，我在凡间，我辈与你何仇，寻吾作对？”祖师曰：“天律云：‘为妖迷失人家子女，食人骨肉堕入酆都，五百年方得为畜。’汝辈倘不自省，尚敢无礼？”二妖见说，心中大怒，持枪杀进。祖师将剑一指，指出丙丁火。龟属水，一见真火便走；蛇乃火星不怕，更加精神杀上来。祖师又将剑往北方一指，指出壬癸水。蛇见真水一至，不能挡，便走。祖师见二妖走了，打入洞中，见二女悲悲哭哭。祖师问其故。二女子将玩赏被捉来事，说了一遍。祖师曰：“小娘子二人不必悲哭。吾乃北方玄天上帝真武将军，龟、蛇二妖被吾赶走了。你二人可闭了两眼，送你回去。”二小姐闻言拜谢，闭了两眼。祖师念动真言，驾两朵祥云，送二女子回曹州府中。金菊见父。林彪问曰：“汝去有三日，不见汝影，为何又得回家？”金菊曰：“女儿同小姐娇娘去后园玩赏，霎时狂风一至，对面下能见人，被武当山二妖名龟、蛇者捉去。我父牒至城隍，城隍杀妖不过。后得上界玄天上帝真武将军杀退二妖，驾云救女儿回家，才能得命见爹爹。”太守大悦，又问：“救你

其人形象如何！”小姐曰：“其神形来，生得唇红齿白，发披于后，白面三须，紫袍玉带，手持七星剑。”太守听罢，即出堂请推官相见。少刻，推官到，相见毕。太守将女回言得真武将军相救之事说了一遍。推官曰：“令爱之言与小女对下官说者一字相同。今得天神救护，当立一庙以谢之才是。”太守曰：“长官言之有理。”即着徐德循鸠工庀村，于北门外建一庙宇，三厦五栋。塑一神像，披发执剑。太守同推官小姐合家去进香拜谢。有人去祈祷者，万感万应，至今香火不绝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二妖被祖师赶走，无处安身，十分恼恨。蛇妖曰：“到此肚饥难忍，一时又没安身之所，不如兄长变作渡船，我变竹篙，在此三里溪等有人过渡，载至半江，沉而食之，权作安身之计，岂不美哉？”龟妖大悦，即变渡船、竹篙，侍候不题。

却说祖师送二位小姐回家，复来赶二妖。驾云在半空中，见二妖变作渡篙。祖师微微冷笑，立住云脚，下凡变一道士，向前将身跳入渡中，拿住那篙，慢慢撑至半江。龟妖大喜，正欲显神通，便作欲沉之状。祖师一见念动真言，手持三台七星剑，身长万丈。蛇妖变篙被祖师捉在手中，心中大惊，翻身一跳，跳下水中。龟怪变出本相，将祖师欲沉下水底。祖师显出神通，头顶三十三天，足踏五湖四海，将龟蛇踏在溪底，不能得脱。那蛇妖一见，腾上半空，喊一声说：“有天书到。”祖师闻有天书到，把手接天书，那龟妖即时走出。祖师见龟妖走了，知是中计，悔懊不及。不知那妖走往何处，祖师沿途寻觅不题。

却说二妖得脱，商议走入一古井中躲避，等有人打水，欲拿人吃。本坊土地大惊，正要去告社司，路逢祖师前来，土地跪接。祖师问曰：“你在此坊曾见龟、蛇二妖下落否？”土地禀曰：“龟、蛇二妖今在本处井中，欲害村民，小神正欲去禀社司。”祖师曰：“不必去禀社司，引我去井边便是。”土地即引祖师至井边。祖师拔出三台七星剑，念动真言，望井中一指，那二妖走出井外，与祖师对敌。祖师又用剑自南方一指，北方一指，水火俱到，二妖大败而走。祖师赶去，那二妖走入莲藕之中。祖师赶近一见，取起莲藕在手，乱乱而砍至尾。二妖躲在内中大惊，摇身一变，将身化粟米大，祖师扳下一粒来，正是二妖藏身之处。二妖下地便走，祖师见二妖走了，又赶至一石榴树。正见二妖走在石榴树上，去石榴中躲避。祖师一见，将三台七星剑自南至北一指，水火俱到，石榴枝叶摇动，红光耀人，将树带根罩起，二妖怕见水火，不敢走脱。祖师念动咒语，水火大作。二妖在内，龟怕火，蛇怕水，难禁火烧水淹，只得连声叫苦。祖师曰：“愿降否？”二妖连声答应，愿归顺上帝。祖师住了水火。二妖出见祖师，拜伏在地。祖师曰：“汝二人甘心肯降否？”二妖曰：“永随上帝，不敢反异。”祖师曰：“汝既倾心肯降，各现本身形象，与我一看。”龟、蛇得令。蛇变原形，生得独角金鳞铁骨，龟形生得背有九宫八卦，三眼三尾。祖师见现出真形，用七星剑押住，取出火丹二枚，与二妖各吞一枚，吩咐曰：“汝二人适才食我火丹在腹，久后若有反乱，呼声火发，汝命即死。”二怪拜服。祖师带上天曹，见玉帝奏明前事。玉帝大悦，即封龟、蛇二怪为水火二将，常随祖师行法。祖师同龟、蛇谢恩毕，玉帝又曰：“下界黑气冲天，更有何人？可去收尽黑气。”祖师

---

鸠——纠合。

庀(pí)——备办。

出班奏曰：“小臣不才，愿再往下凡，收尽黑气回朝。”玉帝闻奏大悦，即赐御酒三杯。祖师谢恩出，同龟、蛇二将到三清殿中见三清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师下凡收黑气

却说祖师领旨，去三清观见三清。上清曰：“汝今到此，有何意见？”祖师曰：“弟子收得水火二将，回见玉帝。玉帝见下界黑气冲天，传下旨意，差人去收。弟子领旨，欲去下界收黑气。不知气起之处，当要何以收之，敬来求师父指引迷途。”上清曰：“其气自北至南，自西入东，非止一端之气，乃众邪作乱，故有此气。”祖师曰：“何乃聚有此气？”上清曰：“此气乃是黑煞神在世间作乱，自称为黑面山王，手下有七员将：一名李便，二名白起，三名刘达，四名张元伯，五名申仕贵，六名史文恭，七名范臣卿。煞神自己姓赵名公明，号作文明。其人自离上界，走往凡间，无人拘束，朝夕作乱，扰害生民，但其人当日下凡之时，法宝未曾带去，其人今同手下七名神将，在徐州府风清洞安身，吃人无厌；常常令小妖在河边巡，有人过河者，捉而吃之。自今徐州府西安巷，有一姓詹名立升者，其人行善积德，外出为客。他自汝成道后，塑汝神像，也供养汝之香火，今者又欲出外，为有要事过河，公明着一员将在河逡巡。那詹立升欲过此河，必遭其害。你今下凡，火速先至河边，一则救那人之性命，不负供养汝之善心；二则收此魔军，岂不美哉？”

祖师听罢，乃顿首叩谢，离三清观，吩咐手下水火二将，俱各摇身一变，变着三个客人，在河边叫梢子搭船。只见长江中划着飘飘然一叶小舟而来。那船头有一梢子，手持竹篙，将船儿缓缓撑近岸边，冲出一阵黑气来，黑气中藏有七人，俱欲向前要捉祖师三人等。祖师见妖气一近，显出神通，手持三台七星剑，左有水将，右有火将，杀得众妖大败，不能抵挡，抱头鼠窜；走入清风洞中，将前事一一禀知。赵公明闻言大怒，自己披挂出阵，正遇祖师，骂声不绝。祖师曰：“你乃上界煞神，何不守分，走下凡间作乱？有犯天条，好好下马拜降，带上天曹，万事俱休，半言不肯，少刻间一命难存。”赵公明闻言大怒，手持铁鞭，望祖师便打。祖师举剑来迎，战至三巨余合，不分胜败，赵公明沉思半晌，暗暗吩咐手下李便，变出本相，乃是一条虎尾播鞭，其鞭有三十二节，长有三十三丈，用之者轻如鸿毛，被伤者重如泰山。显出神通，与师对阵。祖师一见，即吩咐蛇精变出真相，身长三十二丈，盘卷鞭上，将鞭紧紧缠住，重若泰山，险些儿将李便缠死。李便被蛇精缠得气紧，只得变出本相脱离蛇身便走。祖师赶杀将来，公明不敢抵敌，回洞不及，驾一朵祥云而走。祖师杀入洞中，吩咐龟蛇二将曰：“今日孽畜一败，驾云必去四十里外而下，你二人火速驾云去四十里外等候，蛇精可变一座大山，龟精变茶枣一个。将此七星剑变成一观，名叫通仙观。我自己变作一个道士，在观中念经。那孽畜必来我观中吃茶，汝便滚入他腹中，那时方能取得此孽畜。”龟蛇二将得令，即时同祖师驾云，去到一地，名叫作万松林，依次坐定。祖师变道士在观中念经。

那赵公明被祖师杀败，走去清风洞，无处安身，腹中又饥，望见前面有一观，经声响亮，果入观中，见道士，接入法堂坐下，那公明饥饿难当，一进观中，便叫讨饭来我吃。道士曰：“客官何处到来？本观午饭吃尽，晚饭



未炊，只有茶可奉。”公明曰：“茶亦拿一杯来我吃，然后火速去做饭来吃，我腹中饥了。”祖师将龟变枣子，放在茶杯中，与公明吃。公明挑枣入口下腹。祖师见枣入公明口中，祖师问曰：“赵公明，认得我否？”公明曰：“你是何人，识我姓名？我认不得你。”祖师曰：“既认不得，待我变出本相来，”祖师回身变出本相。公明一见，便欲逃走，祖师叫龟精在腹中抓将起来，公明叫苦连天，跌倒在地。祖师曰：“汝适才吃我那枣，乃是我部将龟精变的。汝若肯降我，吾将此二粒丹子与你吃，叫龟精出来；汝若不肯，你命休矣。”公明闻言。连声叫上帝救命，情愿归降。祖师即付火丹二枚与公明吃下，叫龟精出来。赵公明拜服，祖师大悦。公明即招回七员将来见祖师，黑气归服而行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再听下回分解。

祖师遇着金刀难

却说上界黑虎神，乃是赵公明部将，见主不在，亦变作一个少年女子下界，于深山中藏身。常于路旁假装悲哭，千计百较拿人吃。一日变一女子，在路旁烂泥中悲悲哭哭，叫苦连天，见祖师来，叫：“救命，救命！”祖师同赵公明水火来到，见一女子在烂泥中叫救命，祖师知是妖精，用右手一扯，那妖精大惊便走。祖师赶近，用七星剑一指，那妖变出本相，却是一个黑斑大虎。公明一见，向前用鞭便打，那虎见是主至，跪倒在地告饶。公明带虎见祖师，祖师大喜不题。

却说玉帝升殿，妙乐天尊奏说，祖师下界收得赵杀神、黑虎等。玉帝大悦，即着天尊领玉旨下凡，封公明高土神赵府大都督，金轮如意执法赵元帅，左手执索伏虎，右手执鞭避邪。公明谢恩。天尊回转天曹，祖师同公明水火二将又去收黑气。

却说黑气是关羽有一沙刀成精，号为金烈将军，内有刀兵三千，俱能变为人形，在天台山居住。若有人在山下过者，拿入山中，用刀砍为肉泥而吃。一日，祖师巡行黑气到天台山，那刀精变成一人，身长脚小，遍体金光。祖师见有金光遍身，知是妖精，腰中拔出三台七垦剑砍去，那刀精一见来迎，斗上百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刀精显出神通，一时间满阵飞刀四起，渐渐逼近。祖师不能抵敌，被飞刀刺入体中，死于阵内。沙刀精见祖师伤死，收转刀兵，入天台山去不题。

却说水火二将、赵公明三人，见祖师被刀伤死，心中烦恼。水将曰：“我与你兄弟们在此，眼睁睁地看着也是枉然。小弟愚见，不如赵兄守住祖师尸首，我同蛇弟去上界见三清，看是要如何救得祖师。”赵公明曰：“贤弟主见极是，我在此守，汝二人火速前去。”

水火二将别了赵公明，驾上云端，直往上界，到三清观中，入见三清，拜倒阶下。三清问曰：“汝二人跟随汝师下凡收黑气，到此为何？”龟、蛇精将遇刀精飞刀前事说了一遍。三清法王听罢，即传法旨，宣妙乐天尊到观。妙乐天尊入，参见毕，太上老君言曰：“你弟子玄元下凡，遇沙刀精，被飞刀伤死。水、火二将为此求救。汝可作速下凡，救醒汝弟子，收了沙刀精，若不速救，过了一旬，化为血水，永不复原。”天尊唯唯领诺，同水、火二将辞了三清，回转殿内，降下凡来，前到尸边，念动真言，把身内神气聚集于祖师尸口中，连呵气三口。祖师渐渐醒来，看见师父，回身下拜，谢师父救命之恩，问师父刀精之事。天尊曰：“此非别妖，乃普庵祖师名下一个徒弟的法宝，走下凡间作怪。”祖师曰：“普庵禅师徒弟是谁？”天尊曰：“乃三国时人，姓关名羽，字云长是也。”祖师曰：“弟子闻云长只是三国时一义勇之士，安得入天曹受封为神？”天尊曰：“弟子有所不知。凡间但有忠臣孝子，正直无私者，俱有土地查册填奏，寿数终则入上界，论功而爵，乐享天禄之报，何其无矣。昔关羽生于三国之中，忠义不忘，遭吕蒙诡计，死而不屈，烈烈阴风下散，聚于云端。夜遇普庵祖师静坐，神言一发，则关羽堕下坛前。普庵法师即与之受戒为徒。一日普庵成道，带上天曹。玉帝封关羽为忠义大将军，日把天门，夜管酆都，因西天如来说法，关羽乃知有轮回之苦，托疾奏主，密同周仓、关平，在西天闻法，不敢带沙刀前去，留在家

中。不想此孽畜见主不在，走下凡间作怪，弟子若要收那沙刀精，要去西天见关羽，叫他自来，方可收得此物。”祖师闻言大喜，送了师父，吩咐赵公明同水、火二将在此守住、自己驾一朵祥云，往西方见如来。

如来正在雷音寺中讲经说法，见一朵祥云至，如来对关羽曰：“上帝有难，来见汝矣。”关羽曰：“见弟子为何？”如来曰：“少刻便知。”言未毕，上帝从外而入，拜于坛下。如来降阶扶起，问曰：“上帝到此来见，先已知矣，请坐。贫僧呼关羽来，上帝详言之便是。”上帝曰：“诺。”如来呼关羽见上帝，参见毕，祖师将沙刀之事说了一遍。关羽曰：“某刀作怪，蒙上帝光降召某，安敢推辞？但某一心慕佛法至此，闻经未悟，安可去得？容其开悟便行。”如来曰：“弟子有所不知。上帝乃玉帝一魂化身，因贪心不了，而堕下凡间，今已复回金身。汝乃臣子，他乃主，主欲臣死，不得不死；父叫子亡，不得不亡，他今既来，安有不去之理？”关羽曰：“去则当去，闻法未完，何缘再会？”如来曰：“法虽未完，汝在此即拜上帝为师，生生世世，不入尘劳，不须闻经说法，亦可脱轮回之苦矣。”关羽闻言大喜，谢了如来，吩咐关平、周仓回家，转身拜了祖师。祖师大悦，辞了如来，同关羽离了西天，驾云下凡，与水人二将、公明来相见，众皆大悦。

次日平明，关羽于天台山前呐喊连天。那刀精正在洞中饮酒，见洞外呐喊，心中大怒，披挂走出洞门口。只见关羽身長九尺三寸，面如重枣，身穿绿袍，坐一匹赤兔马，杀气腾腾，刀精抬头一看，见是主将，骨软如绵，变出本相，倒于地中。关羽向前用手一拿，持回见祖师。祖师大喜。奏知玉帝。玉帝旨到，封关羽为崇宁王道太真君朗灵关元帅之职，照旧日把天门，夜管酆都地狱，巡游抄察；左手执金烈沙刀，右手执紫微敕印，左脚一擂神，右脚一火车，助上帝降魔。关羽谢恩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师收雷田二将

却说祖师又收得了沙刀精，同水火等又行至雍州地方。忽见妖气闪闪，又有怨气冲天。祖师抬头一看，见一老人悲悲啼啼而来，祖师向前问曰：“老长者哭为何事，这般悲切？”老人曰：“老夫此处乃是雍州地界。老夫姓孙名皓，一家七口俱斋三月三日。”祖师问曰：“斋三月三日为何？”老人曰：“老夫闻言说，有一人为武当山中修行成道，今已上天，我等求其福庇，故斋他的生日。”祖师曰：“既斋他生日，你乃是一个善人，亦无害于你才是。汝为何今日有这等悲哭？”老人曰：“哭者非为斋事而哭。老夫此处不远有一山，名叫神雷山，近来有一妖，头带道冠，鬼头三眼，手用一槌，自号为新兴王。其妖色心最重，但有本处人家，若有室女欲择日过门成亲，先一日务要送入他山中过了一夜，次日方有命行嫁。若不送去，自然有害，当自山中而出，打死那行嫁女子一家。老夫有一女孙名唤金莲，亦择明日行嫁，商议亦要送去。孙女又不肯去，若女孙不肯去，则我一家难保，故此悲哭。”祖师曰：“我学有法术，能除妖怪，你不必悲哭，我教你便是。”老人闻言便拜。祖师即吩咐老人回去，用心持斋，整点孙女行嫁，不必挂心。老人拜谢回家。祖师唤过关帅，吩咐叫他变作一个女人。祖师自己变成一老人，直到雷神山洞门口。那新兴王一见老人送女子至，大喜，正欲出洞抱女子入洞，祖师大喝一声，关帅变出本相，杀入洞中。那妖回手不及，被关帅杀入洞中，捉住押见祖师。祖师即与火丹一丸吃下，收在部下为将。

同关帅等又行不过三十余里，此处有一山，名落魄山。山中有一洞，名三了洞，洞中有一大王姓田名华，常令小妖下山巡哨，若有人过此山者，用讨金银买路；若无金银买路，遣雷神打死，大风吹入洞中，取心肝泡酒吃。一日小妖正在山前拦路，祖师同众将至。小妖上前拦住去路，要问祖师等讨金银买路。祖师见妖气迷空，知拦路者是妖怪，取出三台七星剑一砍，小妖便走。祖师赶至洞前。小妖走入洞中，报知田华大王，禀说前事。田华大怒，即时于洞中作法，神雷飞起，打出洞门。祖师一见，用七星剑一指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其雷不动。田华见雷不动，出洞亦不答话，提枪望祖师便刺。战祖师不过，正欲走入洞中，被赵帅丢起火索缚了，解见祖师。田华连声求赦，愿降祖师，祖师大喜，取出火丹一丸与田华吃了，收于部下。祖师收得二将。写表奏知玉帝，玉帝大悦，即封新兴王与田华二人为雷开、苟毕二元帅，各执一令，随师降妖。新兴、田华谢恩。

祖师又与众将随路而上，至七十里外，遇一老人，姓张名万，见祖师一起众人，如道人一样，向前施礼问曰：“列位尊师要往何处？”祖师曰：“我等师徒，于路降邪。”老人曰：“列位既能降邪，老夫敝处有一山，叫作头隔山，山内有一妖怪，并不见形，但见人有好物美色，用风吹入洞中享用。师父等果有法术，可去收此妖，与民除害。”祖师听罢，别了老者，带众将前至斗隔山，喊杀连天。只见洞内闪出一人，生得赤发獠牙，用着风轮，手提大刀，望祖师便砍，祖师一见，举剑相迎。战至二十合，广泽不能胜祖师，念动真言，风轮中狂风大作，祖师众将欢散，将祖师吹在三十二天之外。祖师大惊。吹到一处，见有一大殿，殿上有一匾，书“无生殿”三字。入殿门内，见一人头戴道冠，身穿道袍。祖师向前行礼，动问称名。道人曰：“某姓戚名兆，道号水台仙人。”祖师将收妖被风吹一事，说了一遍。道人听罢，微笑曰：“汝乃金阙化身，尚未识此术？”祖师曰：“贫道实不知之。”仙人曰：“此风乃北风清气，是此人执掌，聚在一处，用之害人，散之则天下人自清凉。某有一丸，乃收千百劫之风火炼成，汝可带去，若战之时，则风吹你不动。”祖师接过仙丹，拜谢离殿，驾云转回斗隔山。与众将相见，言前事，众将各各欢喜。次日平明，祖师将丹含在口中，到山前请战。广泽大王又用风轮吹祖师，祖师端然不动。广泽见吹祖师不动，大惊，措手不及，被众将向前拿住，叩头愿降。祖师大悦。玉旨到，封广泽为风轮周元帅，随师行道。不知后来如何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师收瘟过火焰山

却说山东宁海县，出一妖怪，不见其形，招人之梦，说他姓张名健，行种痲痘之瘟，害民家幼童。若有些儿下到处者，便种害痘害痲，害死人家子女。

且说祖师至此，见一道妖云自半空中而来。云中有一人，眉清目秀，头带二郎盔，押着三个孩子。祖师一见，拔出三台七星剑，当空便砍张健。张健大怒，拔刀来迎。战至五十合，一般平折。张健曰：“我与你无干，汝在上界，我在中界，何不守分？”祖师曰：“为汝行瘟害民，某特来收汝。”张健闻言，亦不答活，又与祖师战。被祖师招动众将，一拥杀进。张健不能抵敌，大败走入洞中，紧闭洞门不出，祖师用计叫蛇精变作一个孩子，于洞门口泣哭，小妖捉入洞中见张健，张健料是捉来者，便欲开口食之，被蛇精

变出本相，一滚入腹，在肚中爬将起来。张健受痛不过，倒在地上。蛇精在腹中言曰：“汝好好开洞门，接我师父等入洞便罢，半言不肯，我在汝腹中爬死你。”张健连忙开了洞门，接师父等众人入洞中，跪在地下告饶。祖师大悦。付火丹一丸与他吃下，叫蛇精爬出来。玉旨一到，封张健为尽忠张元帅，手执瘟槌，随师行法救民。祖师离了宁海县不题。

却说离县有百余里，有一山，名火焰山。来此天色已晚，祖师等欲在此山中歇息，忽见妖云一道，众皆大惊。只见一妖头戴道冠，手持火轮刀，前面一个小妖，手持一面红旗，上书“水难城大王谢仕荣”八十字，自半空杀来。关张二帅一见，向前抵敌。仕荣吐出真火，毫光闪闪，热气冲人杀来。关、赵二帅大败。祖师见二将大败，拔出三台七星剑助战。仕荣亦吐出火来。祖师一见，念动真言，叫过龟将，用六星剑自北一指，指出坎中真水。一直杀去。仕荣属火，见真水一至，其火自灭，遍身寒冷，大败走入洞中，闭上洞门不出。祖师见仕荣不敢出战，心生一计，叫龟精变成一个小妖，自空而下，于洞门口与众小妖打起来，扭见仕荣。龟精变出本相，水涌满洞。仕荣大惊，走出洞门，被祖师用剑一指，坎中真火滔天，涌塞洞中。仕荣不能得出，身上又寒，小妖叫苦连天，俱被浸死。惟仕荣浸得战战兢兢，进退无门，被田华杀入洞中，向前捉住见祖师。祖师问仕荣曰：“愿降否？”仕荣被水浸得七八将死，只得归服。祖师显出神通，将坎中取出三分真火，聚成一丸，付仕荣食，亦为表奏知玉帝。玉帝大悦，差驾前掌令官责玉旨，封仕荣为火德谢天君，手持金鞭，架火轮刀，随师行教。仕荣谢恩，与众将离了火焰山不题。

却说祖师离火焰山，来到此处，有一崑崙山，山内有六个妖魔，自号为天地日月年时六毒。常于路旁放毒害民。有人过此者，无不受伤。祖师来至崑崙山前，见妖怪拥起，对众将曰：“此处妖怪非比等闲，内有光彩，其中必有毒气，各宜仔细。”道犹未了，只见一阵狂风吹来。祖师手持三台七星剑挡住，被毒气对面冲倒，不省人事。众将逃散。少刻间，毒气退去，众将聚集寻祖师，见祖师闷于地中，不省人事。各各大惊。关帅等面面相看，亦无救师之策，遂向众将曰：“列位看住师父尸首，某往上界见三清求救。”众人曰：“诺。”关帅即驾云往上界，见三清拜伏，将师受毒闷倒之事，说了一遍。三清曰：“此是崑崙山朱彦夫手下六员副将，名六毒神，走出毒袋于山下作怪，要救汝师，除非去崑崙山叫得朱彦夫去，方可救得。”关帅曰：“恐弟子去，彦夫不肯去救我师。”三清曰：“汝去，他焉肯行，其人有一法宝，名被毒袋，最是利害。我等同汝去，先救醒汝师，自去见他，倘下肯降，汝师去收回六毒之时，当以计收之。”关帅听罢大喜，同三清驾云直至崑崙山。见毒气罩定祖师，昏昏不醒。三清念动真言，用扇一扇，将毒气扇散。三清用净水于祖师身上周旋而洒，连呵三气，祖师微微醒来，开目看见三清，祖师连忙下拜。三清曰：“汝被迷失者，为受六毒之气，若要收除此毒，除非去崑崙山顶祈得朱彦夫，除得此毒。”祖师曰：“当用何术除之？”三清曰：“汝若出战，其人必开毒袋装汝诸将。我有宝扇一把，名曰逍遥扇，历千百劫来，诸气邪妖俱不敢近，一扇即灭。汝可拿去，付汝部将谢天君，其人原是火德星。倘遇战之时，若见彦夫开袋，叫他即带我宝扇入袋，用火烧出来，即时将毒袋烧破，不能装汝，方收得此人。彦夫若降，此扇送入上界，不许有误。”祖师听罢，叩首拜谢。三清驾云回转天宫。祖师即吩咐谢天君依计而行。

次日平明，祖师驾云，同众将去到崑崙山顶，入见朱彦夫。朱彦夫端坐不动。祖师向前施礼，彦夫在座上昂然问曰：“来此者何人也？”祖师曰：“某乃北方真武将军，领玉旨下凡收黑气。”彦夫曰：“收黑气到此为何？”祖师曰：“山下有六毒之害，闻说是汝部将作乱害民。烦汝去收之。”彦夫曰：“汝既领旨收黑气，又与我将作对，不能收他，何敢来我处见我？”祖师曰：“我领旨收尽妖黑之气，无非为玉帝出力，与民除害。今叫汝去，则亦何其出此之言。”彦夫曰：“不许汝再胡说。如不速去，某有一法宝，能装尽汝等，七日而化为脓水。”谢天君听罢，忍下住心头之火，向前便骂彦夫。彦夫亦不答话，取出装毒袋丢起。众将俱走。

216 惟谢天君端然执扇立于阶前，被毒袋装住。祖师等杀转，与彦夫大战。谢天君于袋中用火烧将出来。彦夫见袋烧破，大惊，被谢天君用扇对头上一扇，彦夫不能走脱，跌倒在地。众将捉住，彦夫拜降。祖师用金丹一枚，补起毒袋，取出火丹，与彦夫食下。玉帝旨下，封彦夫为管打不信道法朱元帅，手执金槌，带五毒袋，随师行道。朱彦夫谢恩，禀师下山，将毒袋扯开，把六毒尽收入袋里，回见祖师。祖师大悦。彦夫曰：“某今收尽毒气，恐天下人日后将杂邪之气，呼为六毒之气，借我名假收毒气，某愿除去假行之人。”祖师曰：“可。”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师入天宫收华光

却说祖师正欲同众前行，忽见一朵祥云降下，乃是西方太白金星，有玉旨到，宣读云：

朕自卿入道，满心欢悦，中界黑气，今以渐斩。朕不料华光不改原心，打朕太子，今又放火烧南天宝德关，天宫大乱。众臣举卿乃北方壬癸之水，能除南方丙丁之火，可收华光。见旨火这前行，不得有违！

祖师谢恩接旨，吩咐众将，同太白星驾云直入天宫关内，正遇华光。祖师拔出三台剑喝曰：“来者何人！不得无礼！”华光答曰：“某乃在此名胜，好酒贪花，号作花酒马灵官是也。”祖师曰：“莫非昔日华光么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祖师曰：“玉帝有何亏你。敢放火烧南天关？”华光曰：“汝在北方，我烧南方，与你何干？”祖师曰：“某奉玉旨捉汝，好好受缚便罢，半言下肯，少刻叫你化力乌有。”华光乃火性之人，闻言亦不答话，手持长枪，望祖师便刺。祖师显出神通，头顶三十三天，脚踏五湖四海。华光一见，亦变作三头六臂，与祖师大战，祖师招动众将，四边杀进。华光大败，走去北方。祖师赶去，华光一见，丢起三角金砖。祖师用旗一卷，将金砖收了。华光心焦，又将风火二轮撤去，又被祖师用七星剑收了。华光惊慌，又用火丹丢起，又被卷了。华光进退无路，拼命死战。被祖师驱动北方壬癸水，将华光淹倒在地，用降水棍压住四肢，不能动弹，华光乃是如来面前灯花堆积，后如来念动真言咒成，华光乃火之精、火之灵、火之阴，以此遇见北方壬癸之水，故不能脱，被上帝捉住。祖师曰：“你这畜生，不知世务，汝有何神通敢打太子？今被某捉住，有何理说？”华光被水压住，四肢不能得动，哭曰：“弟子因邓化所逼，出于无奈，只得如此，今日被上帝捉拿，乞发慈悲之心救我。”祖师曰：“汝若肯改邪归正，我收汝在我部下为将。”华光连声应曰：“上帝若肯救我，情愿归顺，永不敢反。”祖师即取出聚水珠一颗，化成一粒，叫华光吞下：“我便救你。”华光只得吞下。祖师咐曰：“那米乃是我聚水

珠化的，你今吃入肚中，后若有反意，我念动咒语，你肚中水滚起来，汝七日化为水。”华光曰：“蒙上帝救命之恩，永随左右。”上帝听罢，即将降水棒拿起，放了华光。华光告曰：“蒙师父收留，无奈天兵要捉我紧，如何得脱天曹？”祖师曰：“汝乃是火星，可向南方而走。”华光曰：“弟子法宝俱被师父收去，如何去得？”祖师即取前法宝还华光。华光别了祖师，走下中界。

祖师回见玉帝，入朝山呼毕，玉帝曰：“朕召卿捉华光，捉得否？”祖师曰：“臣亦曾收了华光。”玉帝曰：“既然收了，何不解见朕问罪。”祖师奏曰：“臣观华光非故造反，乃因事逼不已，乞我主宽恩，容华光去中界助收黑气，若有功之日，将功折罪。”玉帝依奏。祖师又奏明玉帝下凡收黑气。玉帝闻奏大悦，亲自把御酒三杯，挂彩出朝，祖师谢恩，同众将离了金殿。出南天宝德关，降下凡来，照旧同众将巡路而行。来到一处，乃是怀州府管下。在村中见一汉子，悲哭而来。祖师向前问曰：“尊翁所哭为何？”那汉子曰：“某姓李名舟方，敝处因前年新有一妖，夜间托村中人梦，说他姓党名归籍，身生得黑色，叫众人要立庙与他。若逢过年端午要人三牲酒醴去祭他；如不依他，一日要去我村中五人。众人当日不信，果应其梦，村中三日，连死一十五人。众人只得祷告，起一庙与他祭赛，果然一年平安。今年近端午，那妖来托村中众人之梦，说他今年不要三牲酒醴，要我女儿送去庙中周载于他。说明年对日放出。如不肯，他将村中人尽行害死。某止有一女，如不送去，则害他众人性命。端午之日，众人要来我家，抢去庙中。我进退无路，因此悲哭。”祖师曰：“尊翁不必悲哭，某等师徒数人有法术，能治得此妖。”李舟方闻言下拜。祖师曰：“不须拜，放心回去，自有分晓。”舟方别了祖师回去。祖师唤过朱彦夫，变为一个女子，自变李舟方，吩咐将埋伏庙侧，送入庙中。小妖稟知，党归籍大悦出洞，欣然下阶抱女子入洞。被祖师变出本相，拔出七星剑，朱元帅又变出本相，那党归籍正欲逃走，被蛇精于架上跳下卷倒在地。党归籍叫苦连天。祖师曰：“愿降否？”归籍连声愿降。祖师取出火丹一枚，与归籍食下，放火烧庙，拜表奏帝，封党归籍为考较党元帅，手执笠槌，随师降魔。归籍谢恩毕，祖师又同众人前行不题。

却说那村中人见庙中火息，人民无灾，各各望空拜谢。祖师慧眼看见，驾云回转，见众民偕舟方拜曰：“非道真则我一村人俱受害矣，请问师姓名。”祖师写下“北方真武将军”六字，驾云上半空，披发于后，脚踏龟、蛇，手持三台七星剑。众人仰头一看，各各下拜。霎时间不见。村中人立起一庙，塑祖师神像供养不题。

却说西安府有一地名黑松林，有一妖姓康名席，头戴二郎盔，三绺须用瓜锤，在仁圣岩中兴妖作怪。祖师同众将来至黑松林，康席变一强寇拦路，要问祖师讨金宝肉食买路，师说：“我等是出家之人，哪有金宝肉食？”康席曰：“既无，敢连应我三声，放你过去。”祖曰：“果无宝肉，十声敢应。”康席见祖师应声未罢，念动咒语，半空中飞出一铜钟，将师盖倒，康席回洞。众将向前扛抬不起，各各忧闷。叫蛇精去见妙乐天尊。天尊问蛇精曰：“汝随师降妖，来此为何？”蛇精将帅被钟盖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天尊即同蛇精下凡，念动真言，取出净水一碗，向东一洒，东风将钟吹开。祖师死于其中。天尊将还魂丹一粒入祖师口中，连呵气三口，祖师醒来拜谢。问妖怪之事。

天尊曰：“此怪与后洞烟道士通家相好。他今不在洞，不知何去。吾变作道士，蛇精变作仙丹，某送去，那怪必不疑忌。食我之丹，收却此妖便了。”祖师大喜，同众将在黑松林山下等候。

天尊摇身一变，变一道士，蛇精变仙丹，送去。小妖报知康席，康席出接。道士曰：“久闻台范，闻大王昨日劳心，敝洞炼有仙丹二粒，不敢自食，敬送一粒奉大王增百年。”康席大喜拜谢，接过仙丹，吞下肚中。天尊曰：“汝识我么？”康席曰：“何其痴狂说话？我与你久处知交，何言不识？”妙乐天尊曰：“某非道人。”变出本相，与康席看，康席一见大惊。天尊曰：“汝才食那仙丹。乃我蛇精变的，因汝用钟盖祖师，故来收汝。”康席不信。天尊呼一声蛇精，那蛇于肚中应声，爬将起来。康席腹中疼痛，跌倒地下。天尊曰：“愿降否？”那妖肚痛不过，只得说降。天尊叫祖师入洞，取火丹一丸与康席食下，叫出蛇精。妙乐天尊驾云奏玉帝，封康席为仁圣康元帅，手执金斧，助师降魔下题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师得紫微化身

却说贵州府一村中，有一桥，名曰通神桥。桥下有数万鬼兵，夜深则出，天明不见，叫声凄惨。有一为头者，姓庞名乔，头戴金圈。此桥黄昏至夜深，无人敢过桥行船。若有行船过桥者，则鬼兵扯入水中而吃，其尸不见，此地方之人，俱不敢过桥，艄人不敢驾船。祖师同众将至桥边，黄昏时候与众将安歇桥中，一更时分，只见阴风飒飒，鬼声惨惨。祖师曰：“弟子，此处又有妖怪，各宜仔细。”言未毕，众鬼兵上桥，把众人便扯。被祖师等持刀相砍。众鬼卒走入水中。龟、蛇、金烈沙刀杀入水中，众鬼报知庞乔。庞乔杀出洞来，正遇龟、蛇二将，大战一场。龟、蛇抵敌不过，走上岸来。庞乔赶上，正遇朱元帅，大杀一阵。朱元帅将五毒袋丢起，将庞乔装入袋中，解见祖师，叩头归顺。祖师将人丹一丸与庞乔食下，写表奏帝。旨到封庞乔为混烝元帅，手持金刀，随师收妖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天上紫微星有难，堕落凡间，于西川高林长者家中出世，不觉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已十五载。紫微长大成人，取名叫作高员，生得堂堂一表，人物清俊。隋炀帝元嗣，一日文武议论。鲁平叔出班奏曰：“主公未有太子，只有公主名玉胜者，今已长成，可招一个驸马，以为见喜，或有太子，未可知也。”炀帝依奏，传下旨意，高结彩楼。高员亦未婚配，闻朝廷招驸马，亦至彩楼下行走。公主一见高员，人物清雅，即抛玉丝鞭，招高员入朝。炀帝大悦，封高员为驸马之职，大设御宴群臣。次日，隋炀帝升殿。传表官奏说，边关有告急表传上。炀帝在御案一看，却是北方蕃王作反，兵犯边关，炀帝大怒，问众群臣。鲁平叔奏曰：“臣观国中新招驸马，可为押兵，杨礼之子杨擒虎者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可为前锋。方可退得蕃兵。”帝依奏，即宣杨擒虎同驸马押兵出朝。驸马去至关前，与蕃将那达答儿大战，那达答儿战擒虎不过，大败而走，驸马催兵杀去，蕃将死者不计其数。蕃王走回北方。驸马带兵回朝见帝，帝大悦，但日夜所忧者，为无子即位，终日建醮，炀帝自不登坛礼拜，日夜宫中作乐，生计欲刮天下民财。

忽一年七月七日，天上有一星堕入驸马府，皦光闪闪，此星正是紫微星。



驸马睡去，梦中朝金阙而回，故有此星。炀帝于宫中饮酒，看见大惊，不识是星，问内臣曰：“此怪落于何处？”群臣奏说落入驸马府中。帝大怒。次日升殿，召驸马入朝，山呼毕，帝曰：“孤招卿为驸马，三载未见所出，昨日见一物，白光闪闪，堕入卿宅，必是妖怪。”传下旨意，欲斩驸马。驸马大惊，叩头奏曰：“臣乃西方人氏，高林之子，安是妖怪？乞我主留臣残命，再过一载无子，甘受其罪，臣决非妖怪。”帝怒息依奏。驸马出朝，众臣朝散。驸马回府与公主言说前事。公主大惊，每夜于后园烧香祈嗣。一日于后园睡去，西方太白金星托玉胜公主梦曰：“汝父无道，应该绝嗣。汝夫乃天星，因得罪玉帝堕凡，今亦皆无子。”说罢而去。玉胜公主醒来，次日对驸马说太白金星托梦之事。驸马大哭，别了公主，于后堂自缢身死。公主看见，大哭一场，入朝奏帝，具棺椁葬埋不题。

却说驸马缢死，魂魄飘飘荡荡，土地见是紫微星，欲带见阎君。正遇祖师寻黑气同众将前来。土地出接，奏知驸马之事。祖师叫土地带来相见。驸马将前事一一说了一遍。祖师写表奏知玉帝。玉帝赦紫微星前罪，封紫微为烈性九天降生高元帅，左手执青铜剑，右手执金盆，金盆内束发紫金冠一项，随师降妖。高员谢恩不题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师收五雷五音

却说西川有一山，名曰察思山，山中人起有一庙，庙中有五个神像，俱有姓名，名周昌、赵广、史定、刘泽、裴渐。祖师同众将巡黑气至，忽遇大雨。祖师同众人入庙避雨。正欲坐下，见妖气腾腾。祖师大惊，仰面一看，见有五个神像能动，自己五人打将起来。祖师正欲同众人走出庙门外欲行，见天一时变黑，云雾迷人，雷声大响，震动天地。祖师举步不能动，头疼眼花，闷倒于地。关帅大惊，向前将祖师背走出庙，不省人事。众将烦恼，议叫高帅驾云去请妙天尊来救祖师。

却说妙天尊正坐在长生殿，忽见高帅至，问曰：“汝随师降邪，来此为何？”高帅将入庙被雷霆之事，说了一遍，天尊曰：“庙中五人者，乃是五雷神，要自己相打，才有雷声。既师被害，不省人事，你可火速去东天，请五雷的主人来，方收得此怪。”高帅曰：“他主人是谁？”天尊曰：“雷主姓邓名成，号为天君，在太华宫住，可火速前去。”高帅辞了天尊，直到大华官见邓天君，参拜毕。天尊曰：“闻汝从北将军降黑气，到此为何？”高帅曰：“某随我师降妖，去到一处，有一庙内，有五位神，一时间自相打架，雷声一起，我师走出庙门，不省人事，便问天尊。天尊说是天君管下部将，乞天君发下令，可即收降五雷神，救醒我师。”天君听罢，即同高帅下凡。诸将相见毕，天君作法，含水口中，于祖师面上一喷，祖师醒来，拜谢天君。天君于庙门大喝一声，手执令牌一照，五雷神跪于天君面前。天君用手自南方一指，指出五个雷公，尖嘴鸡翅，手执尖锤近前，那五神变出真形，却只是五个鼓，五雷神押住。天君曰：“此五雷，我不留，随汝去降妖。”祖师大喜。天君回转太华宫。祖师又得五雷同行。

去到一处，有一山，名曰白石洞。洞内有一妖，原是江真人名下用的一管笔成精，取姓田名乖，手下又带有一十二员小

将：一名山妖，二名水怪，三名石妖，四名岩妖，五名金妖，六名木妖，七名土妖，八名火妖，九名泥妖，十名沙妖，十一名人妖，十二名星妖。管理一法之宝，乃是一个纸簿，约有三十余张，极有神通。若遇见人来，展开，人自入簿中，常带入洞食之。一日田乖出洞，正遇见祖师。师徒下曾提防，被部下二妖将簿展开，把祖师众人俱装入簿中，带回洞内。田乖大喜，吩咐手下备席，欲取出祖师等众人出来下面。祖师等众将在内，听见大惊。马元帅曰：“不妨，此簿乃是纸的，我有火丹在身，你等各执器械等候。”言罢，马帅取出火丹，周帅用动风轮，簿中火仗风威，风仗火势，烧将起来，将簿烧穿，众人各执兵器杀出。田乖拿簿逃走。祖师、邓元帅、高元帅出来未及，被田乖连簿带去。众帅查不见师等三人，十分烦恼。众人商议，去见三清，拜伏告前事。三清听罢，即宣妙乐天尊到殿。三清曰：“汝弟子目今有难，被田乖收入簿中，不能得出，众将来求救，汝当去救他。”天尊曰：“要救他三人出簿，此物是江真人法宝，除非去请江真人来此，方能救得。”三清曰：“汝可火速同众将去。”

天尊别了三清，去到白岩山山顶。天尊入庵见真人，真人出接恭迎，拜毕。天尊曰：“汝法宝可在否？”真人答曰：“我的法宝，付田乖收管在洞里。”天尊曰：“既在，可取一观。”真人入洞去寻不见，真人大惊，出见天尊，告诉不见。天尊笑曰：“汝用磨练功夫，受五百劫得此宝，亦不留心管理，某正为汝宝而来。”真人曰：“天尊为某宝而来，必知吾宝下落，乞指教寻之。”天尊曰：“北方真武将军领玉旨下凡收黑气，来到白岩山，遇汝将田乖，将收宝打开，把吾弟子拿入簿中去。汝尚不知。可火速救出吾弟子，取回法宝，免犯天条。”真人闻言大惊，前同天尊去到洞前，叫出田乖，田乖闻是主人至，即带一十二员妖将出迎江真人。真人一见田乖等即时变出真形，三眼青面獠牙，喝一声，那十二员妖精俱变出原形，田乖亦变出本相，却是一枝大笔，叫苦在地。真人大骂田乖，将纸簿用手一指，指出祖师等三人，捉住田乖。真人收了法簿，吩咐田乖归顺祖师，别了天尊回洞。天尊叫过田乖随师行法，别师回转大曹。祖师付火丹一丸与田乖食下，随路而行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卷四

### 祖师收遮天帐

却说祖师别了真人、天尊，与众将行下一日，又到一地方，有一山名紫华山。山中有一洞，名黄沙洞。洞内有一妖，姓雨名田，其人是龙身鬼头，有一法宝名曰遮天帐，有妖兵五千，常于紫华山前作乱，扰害生灵。祖师等正来到山前，见妖云一道而来，内有一人，鬼头龙身，手执遮天帐，丢上半空，对面不能见人。师等大惊。霎时间将祖师等一卷，卷入帐中，插于地下，不能得脱。只有邓天君、辛天君在后，未曾被卷，逃走驾云上太华宫，见妙乐天尊告诉前事。天尊曰：“此事非别宝作怪，乃张安天君南天帐作怪。你二人不必忧闷，我同你二人去见张天君，叫他去救汝师便是。”言罢，同二人去自某宫见张天君。张天君在宫中打坐，见天尊等三人至，天君接入，问其来意。天尊将前事一一说了一遍。天君曰：“此某之罪也。天尊不必降凡，某同二位去便是。”天尊听罢大悦，别了张天君回张天君同二人驾云于半空中一望，只见一朵黄云不散，却是那遮天帐幔倒众人，张天君叫邓、辛二人下云，与雨田厮杀。二人听令，各执器械出战。雨田一见，便点动小妖出战。大战三百合不分胜败。张天君在云端一见，用剑一招，含水一喷，喷出本相，却是一倒雷令牌。张天君就执了令牌行法，口中念动真言，用手一招，将遮天帐招动，指出真形，却是一面黄旗。张天君用手一扯，扯出祖师等师徒。祖师离了遮天帐，见张天君正问其故，邓、辛二将将前事说了一遍。祖师大喜，张天君即放手，叫雨田归顺祖师。张天君回转天曹，奏知玉帝。王旨到，封三天君为雷门，邓、辛、张元帅主雷，到成判府辛江县，与张安各管雷门。祖师大喜，付火丹与食。又玉旨到，封雨田为降妖怪邪雨元帅，手执雷令黄旗，常在祖师前后，随师行教。祖师亦付火丹食下，同众人又随路而行。

行至一地，名黑虎山。那山中有二大神：一个姓任名无别，一个姓宁名世夸。用一把月斧，在凡间遍害生灵，常作怪拿人于洞中，作肉包而食。一日，祖师同众人来到黑虎山，那二妖一见，取斧丢起，变化无穷砍来。马元帅见斧一起大惊，即时丢起火丹，将玉斧炼落于地。马元帅又用金钟盖倒，捉住二妖，解见祖师。二妖叩头愿降。祖师付火丹与二人食下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玉帝差使灭村人

却说祖师又得了任、宁二将，心中大喜。又同众将行不数日，来到一处，有一地方，名天火山。山中有一妖，姓刘名后，手用飞鞭，脚踏火车。山下百姓，每年用童男童女祭赛，若无祭赛，常常发火烧人房屋。此年为头会首，姓李名山，在贫家买得一对童男童女，送至洞前，正欲去祭刘后。那童男童女不识人事，奈父母无钱，卖他出于不得已。临祭之日，于庙门首大哭起来，祖师等正来到庙前，向前问其缘故。童男童女哭诉前事，祖师大惊。马元帅在旁听罢，心中火起，解了童男童女，手执金枪，打入庙中。正遇刘后手执飞鞭来迎。二人大战。被马元帅丢起金砖，将刘后打倒在地，提见祖师，祖师大喜。刘后叩首愿降，祖师收留，付火丹与对后食下。写表奏知五帝，封刘后为王府天君，手执飞鞭，脚踏火车，随师行道不题。

却说玉帝一日升殿，斑竹村中灶君出班奏说：“斑竹村中有三百灶火，百姓俱不行善，恶人为生，作恶非常，不信天地。”玉帝闻奏大怒：“准奏。即宣行瘟使者钟仕贵，领旨降凡行瘟，灭了斑竹村一村人民。”仕贵领旨出朝，下中界，土地迎接，钟瘟神曰：“五帝闻奏大怒，说这一村人民不信善事，可灭，差某下凡，你可将我此药明日巳时，放于各井中，与众人饮水，则尽瘟死他一村人民。”土地禀曰：“这里人果不信善，该灭，其中只有一人，姓雷名琼，卖豆腐为生，其人为人心好，常种善根，施舍心重，此人不可害他。”使者曰：“善人当救，余者不可卖放。”将药吩咐土地。土地接了药，变一老人，去到井边等候。正遇雷琼来打水作豆腐，土地于琼背后曰：“此水你多担些去，明日巳时，此水放药，吃人会死，吃不得。”琼听见回头一看，不见其人。琼大惊，心中忖曰：“若天降之神，明日入药于井，害却一村之人，吾安可知而隐之，偷存自己性命？不若宁作我死，倘若救得一村人，亦是老夫阴功。古云：‘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’”

次日自天光一起，直至井边等候，看果如言否？果见一老人，手拿一包药而来，正欲放入井中。琼向前一抢在手，土地大惊，正欲抢回，那老子一气吞下；即时瘟死于地，四肢青黑。土地大惊，即时带此老子三魂六魄，上天宫去见玉帝。玉帝闻奏感叹，封雷琼为威灵瘟元帅，头戴百姓帽，赐金花一朵，金牌一面，内有四字“无拘霄汉”，出入天门无忌，下界助师。雷琼谢恩奏帝，赦一村人民，玉帝准奏。雷琼回转斑竹村，托村中人梦，个个改过行善。雷琼投见祖师。祖师大喜，带众人又来到一处，乃是陕西。有一山，名赤云山。山中有一妖，姓田名文，兴妖作怪。祖师等正到，瘟帅见田文作怪，瘟帅将琼花撒起。琼花乃天地正气使成，一起邪气不敢作怪，却只是一个玉杯，一个铁筒。雷琼捉见祖师，祖师大悦，即赐雷琼管用。

离了赤云山，同众将一路而行，来至一地，名灵弥山。山中有一洞，名清幽洞。洞主姓石名成，其妖头戴二郎盔，白面唇红，手用法宝雷鞭，能驱动物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生肖助战。邓、辛、张三人来到，一见各用法宝丢起。石成措手不及，被捉见祖师，石成磕头归顺。祖师大喜，写表奏知玉帝，玉旨封为神雷石元帅随师。

又行到一处，乃是聚虎山。山中藏有二妖：一个姓王名铁，白面长枪，一个姓高名铜，手拿双五斧，常变虎于山下涧旁。若有人从山下过者，即时拖上山来，慢慢而食之。师差赵帅出战。赵帅与他杀上九百余合，不分胜败。赵帅丢起火索，黑虎王铁丢起飞枪，差动东山神虎下来争咬赵帅，高铜用玉斧丢起，差动西山神虎，又来助战。赵帅不能抵敌，大败而走。灵官马帅一见，将火丹丢起空中，把那一群妖，烧得十伤九死，逃躲入门。马帅又丢起金钟；将二妖盖倒，捉见祖师，祖师大悦。写表奏知玉帝。玉旨到，封为虎丘王、高二元帅，随师行教不题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孟山放囚入仙道

却说广西府牢中犯人甚众。有一禁狱

---

姓孟名山，在府当禁子。有一岁，年终十二月二十五，众囚于禁中悲悲哭哭，惨声震天。孟山问曰：“汝等往日不哭，至今日各各悲哭为何？”众囚曰：“我等本非好人，亦有一点孝心，至年终不见父母，思思切切，故有此哭。”孟山道：“吾听汝等之言，便觉心酸。我不如行个方便，放你们回去过年，待等下年正月初五，你各人惧要到来，勿误我事。”各人拜谢，纷纷发愿而去。至次年正月，果然即来相聚，投入禁中。孟山将监簿点过，八百名都在，孟山大悦。自此起每至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当放囚回家。次年正月初五日来，众感其德。

一日，孟山曰：“汝等若肯改过，出去为好人，我今放汝等走何如？”众囚曰：“禁官若肯放我等，安敢再去为非？只是你救得我众人，你命难保，我等何敢走去？”孟山曰：“汝等若是能改非为善，我自有脱身之计，不必挂我。”众囚听罢，各各拜谢，渐渐走出牢门远去他方。约有月余，知府姓滕名公义，下牢不见半个人。知府大惊，问孟山。孟山禀说曰：“是小人放去，不日就来。”知府大怒，将孟山打了四十，着令去寻那八百名囚人回监。孟山受刑，带枪一把，出禁门而行。直至一瓦当山，将枪顿于地叹曰：“今日虽本官责我，我亦无怨，舍一命而救八百残生，安有怨意？”正欲撞枪而死，土地变白兔将枪扯倒。孟山连撞三次，白兔扯倒三次。五帝一闻其情，即时差浮天君赍玉旨，封孟山为酆都孟元帅，戴百姓帽，插金花一朵，手执黄龙枪一把，青云一朵，敕往北方助师。孟山入朝谢恩，拜见祖师，祖师大喜。

又行到一处，名陈沙地。其地有一妖名杨彪，于陈沙地作怪，食人无厌。在地下开无数地坑，若有行路之人，到黄昏时候过此，跌下坑中，杨彪便捉而食之。祖师同众将正行之间，见妖云四起，罩定陈沙地。祖师曰：“前面有妖云四起，想必有妖在其间。众将谁敢出马降妖？”言罢，赵帅当先杀进，翻身跌下石坑中，难与杨彪战。祖师见赵帅跌下坑中，大惊，执剑向前正欲打救，连自己亦跌下坑中。水火二将连忙赶上，跳下坑中，背了祖师。水将作法，变一条逆龙，将地坑开成大河，杀将出来。妖见地坑崩开，止欲逃走，措手不及，被赵帅捉住，押见祖师。玉旨到，封杨彪为地祇元帅，手执武士，助师行道。祖师大悦，付火丹一丸，与杨彪食而同行。

离了陈沙地，来到一地，名龙门寨，有一妖姓李名寨龙，作起妖法，把住祖师等去路。被朱元帅在前丢起五毒袋装住，押见祖师。玉旨到，封作先锋李元帅，手执铜锤，包巾勇字盔，相随祖降邪。李帅谢恩，叩见祖师。祖师付火丹一丸与李帅食下。不知后来如何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师过太保山降邪

却说祖师离了龙门洞，又到紫清洞。有一妖姓副名应，把住去路。腰间有一法宝，名照魔镜，若抛起一烁，人自然头目昏花。祖师正同众人前行，那副应当头拦住去路，众将各执器械捉他，副应一见，抛起照妖镜，众将忽觉头目昏花。祖师大惊，亲自杀出，妖又用镜，祖师即将剑自南方一指，指出丙丁火炼其镜，不能用，被祖师向前捉住，副应叩头愿降。祖师付火丹与副应食下，写表奏帝。玉旨到，封为纠察副元帅，随师降邪。

祖师又行至一山，名叫太保山，山中有一十三个妖精作怪，号为十三太保。一年要本地人备十二个童男童女祭赛，害人无数。一名超文，二名吴卿，三名周旺，四名彭干，五名范意，六名张申，七名李路，八名王礼，九名吴安，十名刘刚，十一名田能，十二名沈侑，十三名朱立。此十三人皆有神通。若遇天兵出战，他只要将手打自己之身，敌军满身疼痛，俱被捉获。时逢五月初五日，众太保相邀出游，见祖师等至，拦住去路。众将各见妖精，皆争先杀出。那妖精只用手自打自，众将俱叫疼痛，龟蛇二将见打忙把祖师背起，马元帅连忙来助祖师。祖师说曰：“我虽走脱，此妖必定速追，但不知是何妖精有些神通？”马帅曰：“我想惟有三清真人方识其中之事。”祖师同马帅即去至三清观，拜见三清，备言其事。炒乐真人曰：“这妖非别物，其物生主，见在南北界为神，其人姓殷名高，请他去方降得那些妖精。”三清听罢，即吩咐炒乐真人去南北界水火山见殷高不题。

却说殷高正在镇守南北界水火山，见真人赍法旨到，连忙出接入，参见毕，真人曰：“金阙化身，为因下凡收黑气，去到太保山，遇见一伙妖精，不能收伏，来投三清。三清法旨令汝前行助师，不可有违。”殷高听罢，离了南北界，同师来到太保山，见黄旛、豹尾二人把住去路。殷高叹曰：“这孽畜我多时不用你，你就在此兴妖作怪！”高殷即时作法，将杀气吐出，遍地金光，现出太岁真形，三面四手。那二妖不能走动，露出真形，却是枪里两把豹尾。殷高取了，同祖师来到太保寨，正见十三太保。殷高出战，与十三太保大杀一阵。殷高大败，回见祖师。祖师忧闷，殷高曰：“祖师不必忧闷，某虽不胜他，我有师父撒真人，现住南天洞。我去见我师父，若得他来，必能降伏此妖。”祖师曰：“汝既有令师，火速前去求救。”言罢，殷高别了祖师，直至南天洞玄教宫，见撒真人。真人正坐，殷高参见拜罢。撒真人曰：“弟子慌慌忙忙，来此为何？”殷高将太保之事说了一遍。真人曰：“真武是金阙化身，吾与你同去助他，若他人则不可行。”真人言罢，收拾法宝同殷高来见祖师。祖师相见大喜。

次日平明，殷高同真人出阵，喊杀连天，那一十三人亦披挂出阵，与殷高大战。正要行法捉殷高，被撒真人将法宝水含中中一喷，取出白红二索，丢起半空，把那十三太保尽串作一串，露出真形，却是十三个骷髅骨。撒真人于骨中每一个人火丹一丸，吩咐殷高：“头戴一个骷髅，项挂十二个骷髅，你可同师行道。”殷高领命，祖师拜谢。撒真人别了祖师，驾云而去。奏知玉帝，玉旨到，封殷高为地司统杀太岁，至德尊神光武上将殷元帅，掌管天下诸神杀。殷高谢恩，同师而行不题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师河南收王恶

却说有个萨真人，名首坚，行医救民。一日来至河南，见一庙，名叫做都管庙。庙神姓王名恶，每年六月六日，要地方人民备羊十牵，牛十牵、猪十只，酒十坛祭赛。如无，行瘟害民。地方人民排作会首者，一样家贫，俱典妻卖子卖女，十分可怜。真人知此事，放一把火将庙烧了。王恶见真人神光出现，不敢抵敌逃去。萨真人烧了庙，往徽州去。王恶叫小妖行瘟，可怜一村百姓，十家人烟九家病，夜间托百姓梦，叫百姓造庙还他，如若不造还他，他放火烧人房屋。百姓昼夜惶惶。一日，王恶出游，见一家姓孙名寿，有一女年方一十八岁，十分美貌，于夜间变一后生去迷那女子。那女子名千

金，被迷一月有余，不似人形。家下大小十分忧闷。

一日祖师来到河南，入孙家投宿，见孙寿闷闷不悦。祖师曰：“我等师徒是出家人，来此投宿一宵，明日便行。长者为何不悦？”孙寿曰：“非师父等借歇，我不欢喜。舍下有一事挂心，故此不悦。”师问曰：“何事？”孙寿曰：“吾有一女，年方十八，不知被甚鬼迷了，夜夜来此，道他有神通，故此忧闷。”祖师闻言大怒，谓孙寿曰：“贫僧当与长者捉此妖，以报长者。”言未了，忽强风一起，半空中现出一人，身長九尺，面如黑铁，手抡金鞭。孙寿曰：“正是此人。”祖师闻言，即令马元帅与他交战。华光领命，手持主枪，走上云端大骂曰：“你这泼妖快下马纳降，与我押上天曹便罢，半言下肯，少刻一命难存。”王恶大怒，抡鞭便打。二人在半空战上三百余合，未分胜败。王恶现出神通，将金鞭丢起，千千万万金鞭堕下。马元帅亦将金砖丢起。二人又战上有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祖师拔出宝剑来助战。王恶力怯不能抵敌，收了金鞭，大败而走。华光放出火车、火鸦、火丹，从后追赶。祖师将剑一指，那妖化一道金光而走。

走到徽州府，又遇萨真人在此行法。看见王恶，心中大怒。言曰：“这妖精又在此来！”真人手持令牌，念动咒语，那妖不能走脱，被萨真人捉住。着一天将押去见祖师。天将押王恶见祖师，言曰：“本宫知化身来此收黑气，故收此将来顺祖师。”祖师大喜，付火丹与王恶食下，写表奏知玉帝。玉旨到封为豁洛王元帅，赐金牌一面，上写“赤心忠良”四字，遵从法令，随师行教。王恶谢恩。祖师曰：“汝性最刚，既为好人，倘前心不改，安能受得赤心忠良四字，心有不足之处，玉帝问罪，后日悔之晚矣。”王大笑曰：“大丈夫一言可以兴邦，知过必改，便为好人；安有不便之处，小将蒙师父收留，自今以后，我不受钱，不容情，有人行吾法者，吾当保护其身，有索人钱者，吾就打死他。”祖师笑曰：“你言虽是，亦要慈悲为本。”王帅唯唯领命。

祖师与众臣言曰：“某日离天曹下凡，今经三十余载，四方黑气可以收尽。某夜来细观，惟有西方尚有妖云不散。”叫朱帅吩咐曰：“更有西方妖云不散，汝可用五毒袋去收尽而回。”朱帅得令前行，去到西方，丢起五毒袋，不能收那黑气。回见祖师说前事。师自又同众将齐去，各用法宝丢起，其气更冲。祖师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！待我去问师父妙乐天尊，再作道理。”说罢，去见妙乐天尊。天尊曰：“汝来此为何？”祖师曰：“弟子下凡收气，今已将尽，惟西方尚有一朵黑气不散，弟子师徒不能收得，故来投师父指示。”天尊曰：“那黑气乃是妖星，今在释教天中。不能得出，故此难收。若得一成道佛子相助，方可收得。”祖师曰：“哪有佛子？”天尊曰：“此去雪山有一太子，虔心修行，乃是楚王之子，今已成功。你可先去见焰灯佛受记，为释教弟子。后托焰灯佛去接那雪山太子来。那时方可收释教天中黑气。”祖师拜谢，别了天尊下凡，吩咐邓帅众等在凡间地方等待，自同马帅也住西方去参拜焰灯佛。

焰灯佛一见祖师、马元帅，即问曰：“玄天是无量拜佛，马元帅乃是妙吉向如来佛在西天极乐世界，来此为何？”祖师曰：“弟子神通微细，敬来参拜尊师。”焰灯佛曰：“汝是妙乐天尊弟子，又是金阙化身，何必拜贫僧为师？”祖师曰：“要归正果，当习五十三参之道。”焰灯佛受拜毕，笑曰：“弟子汝来意下拜，不知汝为西方星之气，故来拜我。此事要我接雪山太

子来，便能除却此气。”焰灯佛即令文殊、普贤前去接太子。文殊、普贤曰：“他乃是凡夫修行，未知功成如何，安可轻易接他？”佛笑曰：“汝二人既然不信，将变一物试之便见。”二人领命而行。文殊变鹰去，普贤变雀去。二人来到雪山。太子净坐禅坛打坐，文殊变一鹰打雀去投太子。太子一见那雀，抱在怀中。鹰赶来，口出人言曰：“我打那雀，你救入怀中去，我今要吃你救他，肯舍肉与我吃么？”太子曰：“汝饥，既要吃我之肉，此处无刀可割，你去采一枝利竹来，我自割肉与你吃。”鹰闻言飞去。又变一虎，赶一只白兔而来，兔又来投生。太子一见，又救入禅坛，从而避之。虎又出人言曰：“你救他去，则我饿死，你不能两全。”太子曰：“兔小不能救你之饥，汝可在下面去，等我堕下与你吃。”虎听罢下去等候。太子于禅坛中堕下，一霎时间天花盖地，忽起金莲，将太子接上西天，入见焰灯佛。参拜受记毕，与祖师相见。师曰：“烦师兄带某下凡降妖，当有厚报。”太子曰：“贫僧初入西方，未有神通，安能助人？”焰灯佛曰：“祖师乃金阙化身，汝可同他下凡，收尽黑气回来，入中天听经未迟。”太子叩谢，同祖师下凡，见众将毕。

次日平明，祖师同太子于西方界中，喊杀连天，叫妖精早出纳降。忽见妖云在道近前，内有一和尚出阵，号作铁头将军。师曰：“观汝光头褊衣，项挂佛珠，必是天中之人，何故走下凡间，放黑气于下界，遍害民生？”和尚曰：“我归我处，你来寻我，非我寻你。”抡起铁钵，望师便打，师持剑相迎。祖师战妖不过，方欲近前，那妖一见，真气一至，便走入铁衲洞中。祖师驱动众将，一直赶去，将洞门紧紧困住，众将各用法宝打入洞中，俱不能伤他。太子将骷髅打动，那妖在洞中头昏眼花，走出洞门，被李帅捉住，押见祖师。那妖不肯归顺。马帅曰：“孽畜不顺，铁乃金之类，火能克金，某将火炼死这孽畜。”妖曰：“好耍好耍，与我净炼些，我决不顺汝。”众将又曰：“既火不能烧他，铁必惧泥，吩咐泥星化成一堆黄泥，火烈于内，将那和尚丢入其中。”那妖听罢叹曰：“不能如此，我顺我顺。”祖师大悦，付火丹一丸与他食下，送太子回上天曹，去见焰灯佛听经。玉旨到，封为猛烈铁元帅，手执铁棒，随师行道不题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师收得雷电神

却说祖师离了西路，又行一处，名石雷山，其山中藏有诸雷神，常常出现见人：五方雷公将军，八方云雷使者，五方雨雷使者，雷部总兵行雷。此山前有一长者，姓实名元，有二女，一个年有一十六岁，二个年方一十四岁，在家内吃饭。一日切冬瓜食，将冬瓜瓢中子丢在灶厨下沟内；雷使者于半空中看见，只说是饭，便责那女子有罪，即时行雷公，打死那二个女子。雷公看时，不是饭，却是冬瓜子，悔之不及，领见雷使，言明前事，使者曰：“事到今日，将错就错，我度你归天公便了。你二人名是谁？”女子曰：“我名叫做朱佩娘，妹子朱李娘。”雷使曰：“我今度你姐妹二人，将雷电镜二面，与你收管，号影刀娘。我要打人，你先放电光，照得明白，又将骷髅一个、扇一把与你朱李娘，号做月李娘，打动人不能行走。”二女子领命不题。

却说祖师至石雷山，只听雷霆之声，电光闪闪。祖师向前用剑一指。大



喝一声，各雷使俱出。一见祖师俱跪倒在地。祖师问其故，众雷使曰：“我等皆因兄弟不舍分离，玉帝命于此处受劫。”祖师曰：“你等顺我否？”雷使曰：“某等兄弟身无可依，又闻祖师乃金阙化身，敢有不从？”祖师闻言大喜，曰：“你等既肯顺吾，吾收汝等在部下为将。汝等兄弟不忍分离，春夏震南，秋冬震北，以得全汝兄弟之情。”众雷使闻言大喜，拜谢归顺。祖师写表奏知玉帝。玉旨到，封朱佩娘为雷部电母，朱李娘为月李天君。又于东北天界，请风伯师、雨伯师二人，带风令雨令随师行教。封雷公九天霹雳大将军。祖师大悦。

见中界黑气俱尽，人民安乐，众将入三十三天，朝玉帝，奏说前事。玉帝大悦，赐绣墩同坐。玉帝曰：“今幸黑气收完，卿可带众将去守把南天宝德关。不可迟误，恐有妖往下界扰乱。”祖师谢恩。五帝加封祖师为混元九天万法教主玉虚师相玄天上帝、荡魔天尊。上管三十六员天将，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与众将同游下界，巡察善恶。赐金波天曹御酒二杯，玉帝亲送出殿。祖师谢恩而别，点齐部将上任，大设筵宴，赏劳三军，把守天门，来受万方香人，无量寿佛。

御封玄帝部将姓名于左，  
计开：

万法教主神功妙济许真君，海琼白真君，果严教主济微傅教祖元君，洞玄教主辛真君，清微教主魏元君，混元教主路真君，都掌金轮如意赵元帅，关羽封为显灵关元帅，龙兴玉田黄封为苟毕二元帅，龟蛇封为水火二将，张健封尽忠张元帅，庞乔封混炁庞元帅，副应封为纠察副元帅，正一灵官马元帅，朱彦夫封管打不信道朱元帅，催庐二将军，李伏龙封先锋李元帅，雨田封降妖辟邪雨元帅，邓成、辛江、张安封为邓、辛、张元帅，任无别、宁世夸封为二太保，刘俊封为玉府刘天君，雷琼封为威灵瘟元帅，石成封为神雷石元帅，广泽封为风轮周元帅，谢仕荣封火德谢元帅，商委、师旷封聪明二贤，康席封为仁圣廉元帅，高员封为降生高元帅，孟山封为酆都孟元帅，王铁、高铜封为虎丘王、高二元帅，王志封九州豁洛王元帅，雷公封为九天霹雳大将军酆都章元帅，杨彪封为杨元帅，殷高封地司太岁殷元帅，铁头封为猛烈铁元帅，朱佩娘封为雷部雷母，朱李娘为月李天君。

### 祖师复下凡间救苦

却说武当山扬子江中，有水螺精、马精、蜗精、箴纆精，众精见祖师在凡间，不敢作乱。闻师上天，众精于江中兴波作浪，遍害客商，怨气冲天。祖师在宝德关看见，心中大怒，言曰：“斩草除根。我下凡间四载，扫清黑气。不想又有此四妖潜于江山。今见某上界，又在凡间作乱。古云，‘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。’”即时作法，变出八十二般化身，取出一身，同众帅把守宝德关，真身离了上界，直入武当救民。

来到扬子江边，祖师作法。指出三昧真火，炼干江水。众精见水干，滚上岸看时，却是祖师于岸上手持七星剑作法，众精一见便走。祖师赶上，杀未十合，众精俱死。惟有蜗精、箴纆精走了，不能捉得，又未知下落。祖师十分忧闷，只得回转天曹，管理众帅，把守天门。指一化身，复下凡间，于武当山镇守二精，救济万民，若有官船过江有难，祖师披发持剑，现身半空中救之。江中五湖四海龙王，都来朝贺。官员客商，常常得救。塑祖师一个神像于武当山下，立一庙宇供养，祖师托百姓夜梦，又塑三十六员天将，手持降魔七垦剑，脚踏滕蛇，八卦龟。凡有官员人民行船过江，祖师常常现身

救护，各各得救。到江边过者，俱入庙中行香，香火不息。

至入于我朝永乐爷爷三年，黄毛鞑子反叛，我主大惊，点兵迎敌，大败而走。正在危急之间，忽然半空现出一人手执宝剑，带有三十六员大将，驱动风雷黄蜂等兽，当头杀去。把黄毛鞑子头目答里庆、答里贺、高木儿、邓甲虎尽皆杀死。永乐不知何神，得胜回朝。差使去上清宫请将张天师至殿。我王问曰：“朕与鞑子交兵，一战而败。正在危急，忽见空中有一神，披发仗剑，白脸长须，带有三十六员天将，内有龟蛇等相随，自北杀来救朕性命，杀死鞑子，朕今得回朝，欲报那神救朕之恩，未识何方之神，故此召卿来见朕，实为此事，卿必识之。”天师奏曰：“若披发有龟蛇者，非别神，乃是北方真祖上帝。”我主闻奏大喜，曰：“卿识是玄天上帝，香火今在何处？”天师曰：“其神自成正果，救济万民，遇灾救灾，逢难救难。行船有过者，皆得其救。各商原立有一庙宇，在武当山下。”我主曰：“百姓尚知报恩，朕之天下身命，俱得此神之力，安可忘之！卿既奏原有庙宇在武当，朕来日排驾亲去武当行香，观其神像，立庙报答。”传下旨意，即统朝中文武天师，来至扬子江武当山。

我主排驾入庙行香。见祖师相貌与我主前见相似，心中大喜。行香毕，回朝大宴众文武。出下旨意，着金总兵督工，隆平侯领夫匠三万，去武当山建造金殿，塑祖师金身，起三十六殿，七十二宫。鲁班下凡助工，不一年殿宫神像俱全，总兵、隆平侯回朝，上造殿完表章。我主大悦，连升总兵三级，选天下有德的道士四十八员奉为道官。我主着天师去建七日十夜大醮，自去上香礼拜。隆平侯出班奏曰：“陛下今已建立庙宇，塑师神像，无下感陛下之诚，但恐日后进香者多无钱粮供应，星官又缺食禄，非久计矣。乞我主大发慈悲之心，用何处钱粮赐舍，以成万载之香火矣。”我主闻奏大喜，出下旨意，赐香灯田五百顷，麦米田百顷，但有倒损，尽皆修理，永享万万年香火。我主在武当正欲设宴群臣，忽报江中浮起一钟，飘飘而来，我王传旨，命武大抬进大殿，却是七宝铸成铜钟，声闻百里。我主看见，即时大喜。即离了武当山，排驾同众文武官员回朝。

武当山祖师大显威灵，逢难救难，遇危救危，四海风平波息，民感神恩。人家孝子顺孙，求伊父母，无子求嗣者，无有不验。名扬两京一十三省，进香祈福者，不计其数。有虔心者，半空中自然飘飘然飞大红缎，张挂于身上，名曰挂彩。天下万民，不论男妇小儿，或有一步一拜者，纷纷然而来，口念无量寿佛。万感万应。至今二百余载，香火如初，永受朝拜。天下太平。

